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九號註冊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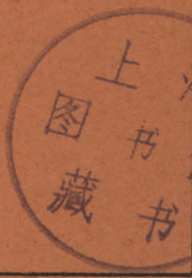
蔡東藩著

兩晉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二冊

(1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558B

第二十六回 詔江東愍帝徵兵 援靈武麴允破虜

420 文

却說秦王業入居長安，已閱一年，長安新遭喪亂，已不滿百，荆棘成林，太子詹事閻鼎與征西將軍賈生職掌內外，又未免挾權專恣，未協輿情。漢梁州刺史彭蕩仲被疋襲死。見前回。蕩仲子天護，糾合羣胡來攻長安，疋出拒天護，竟至敗回。天護從後追擊，時已日暮，疋誤墮澗中，士卒奔散，無人撈救，再經天護等亂投矢石，眼見是一命歸陰了。天護既得殺疋，引衆自歸，長安還得無恙。偏扶風太守梁綜調任京兆尹，與鼎爭權，鼎將綜殺死，另用王毗代任。綜弟梁緯，方守馮翊，梁肅又新任北地太守，聞兄遇害，當然不服。索綝麴允本來是倡義勤王，應稱功首。及秦王入關，反被閻鼎做了首輔，專攬大政，兩人亦暗抱不平。綝與梁氏兄弟又係姻親，因即共同聯絡，說鼎擅殺大臣，目無主上，一面上牋秦王，請加嚴譴，一面號召黨與，即行聲討。鼎慮不能敵，出奔雍城，爲氏人竇首所殺，傳首長安。事功未就，便自相殘害，怎得不亡。於是麴允索綝纔得逞志。允領雍州刺史，綝領京兆太守，承制黜陟，號令關中。至懷帝因問得達長安，秦王業舉哀成禮，由麴索兩大臣及衛將軍梁芬等奉業即位，是謂愍帝。傳旨大赦，改元建興。命梁芬爲司徒，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索綝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尋即加綝衛將軍，兼官太尉。公私只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但用桑版署號，將就了事。嗣復命瑯琊王睿爲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且詔諭二王道。

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遭之。朕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遂，肝心分裂。昔周召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二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率秦涼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

安，左丞相率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并後應，同赴大期，克成元勳，是所至望，毋替成命！

是時瑯琊王容，保守江東，無心北上，得新皇詔旨，但遣使表賀，不願興師。前中書監王敦，由洛陽陷沒以前，已出任揚州刺史，幸不及禍。容召爲軍諮祭酒，及揚州都督周馥走死，見二十三回。容又令敦復任揚州，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不受容命，均由敦會師往討。斬華軼，逐裴憲，威名寔盛。荊州刺史王澄，屢爲杜叟所敗，走奔沔中。見二十四回。他與敦爲同族弟兄，因即致書乞援，敦轉達瑯琊王容，容令軍諮祭酒周顛往代，召澄爲軍諮祭酒，且遣敦接應周顛，同討杜叟。敦乃進屯豫章，爲顛後援，澄既得交卸，回過豫章，與敦相見。敦自然接待，共敘親情。惟澄素輕敦，敦素憚澄，此次澄遭敗衄，尙傲然自若，仍把那舊日驕態，向敦凌侮。敦也是一個殺星，至此怎肯忍受？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佯請澄留宿營中，盤桓數日，暗中實欲害澄。澄尙有勇士二十人，執鞭爲衛，自己嘗手捉玉枕，防備不測。敦不便下手，復想出一策，宴澄左右，俱令灌醉，又僞借玉枕一觀，澄不知有詐，出枕付敦。敦奮然起座，指澄叱責道：「兄何故與杜叟通書？」澄亦勃然道：「那有此事，有何憑據？」敦置諸不理，即召力士路戎等，入室殺澄。澄一躍登樑，嗷嗷罵敦道：「汝如此不義，能勿及禍？」敦指麾力士，上樑執澄。澄雖力大，究竟雙手不敵四拳，終被路戎等拏下，把他搯死。澄固取死之道，但敦之殘忍，已可概見。

太子洗馬衛玠，素爲澄所推重，時正寓居豫章，見敦忍心害理，不欲久依，乃致書別敦，奔投建業。未幾即歿，年纔二十七歲。玠係故太保衛瓘孫，表字叔寶，幼時風神秀異，面如冠玉，當時號爲璧人。驃騎將軍王濟，即王渾子，爲玠舅父，亦具丰姿，及與玠相軼，嘗自歎道：「珠玉在側，使我形穢。」又輒語人道：「與玠同遊，好似明珠在側，朗然照人。」至玠年已長，好談玄理，語輒驚人。王澄雅善清談，每聞玠言，必歎息絕倒。時人嘗謂：「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平子即澄表字。玠妻父河南尹樂，廣素有清名，廣號冰清，玠稱玉潤，翁婿聯鑣，延譽一時。懷帝初年，徵爲太子洗馬。玠見天下將亂，奉母南行，到了江夏，玠妻病逝，征南將軍山簡，待玠甚優，且將愛女嫁爲繼室。玠納婦山氏，又復

東下，道出豫章，正值王敦鎮守。敦長史謝鯤，相見傾心，歡談竟夕。越日，引玠見敦，敦亦嘆爲名士。別敦後，轉趨建業。江東人士，素聞玠有美姿，聚觀如堵。瑯琊王睿，擬任以要職，偏玠體羸多病，竟致短命。玠被人看殺，語足解頤。謝鯤哭玠甚哀，人問他何故至此？鯤答道：「棟梁已斷，怎得不哀呢？」玠不過美容善談，非必真命世才，後人稱道不置，傳爲佳話。故隨筆敘入。

且說王澄、衛玠，相繼死亡，瑯琊王睿，乃別用華譚爲軍諮祭酒。譚先爲周馥屬吏，走依建業。睿嘗問譚道：「周祖宣，覆字祖宣。何故造反？」譚答道：「馥見寇賊滋蔓，神京動搖，乃請遷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馥。馥死未幾，洛都便覆，如此看來，馥非無先見，必謂他有意造反，實是冤誣。」睿又道：「馥身爲鎮帥，拒召不入，見危不扶，就是不反，也是天下罪人呢？」譚亦接着道：「見危不扶，當與天下人共受此責，不能專責一馥呢。」睿默然不答。自問能無愧衾影否？參軍陳頤，數持正論，犯顏敢諫，府吏多半相忌，就是睿亦恨他多言，竟出頤爲譙郡太守。不信仁賢，故卒致偏安。

既而長安忽又有詔命到來，當由睿接讀，詔書有云：

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寃，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率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旂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略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探悉寇踪，具知平陽虛實。且幽并隆盛，餘胡衰破，顧彼猶恃險不服，須我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此處，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若已至洛陽，則乘輿亦當出會，共清中原。公宜思弘謀猷，勸濟遠略，使山陵旋返，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曜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寢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召，以隆中興也。東西懸隔，跂予望之！

睿讀罷詔書，躊躇半晌，始接待劉蜀、蘇馬，與他會談。略說：「江東粗定，未暇北伐，只好寬假時日，方可興師。」

云云。劉蘇二人，亦不便利勸，當即告辭。容使他賈表還報，便算覆命。當時惱動了一位正士，竟從京口謁容，願假一偏師，規復中原。這人爲誰？乃是軍諮祭酒祖逖。江東如祖逖二少雙，故從特筆。逖字士雅，世籍范陽，少年失怙，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惟輕財好俠，慷慨有氣節。後乃博覽書史，淹貫古今，旋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意氣相投，共被同寢。夜半聞雞鳴聲，蹴琨使醒道：「此非惡聲，能喚醒世夢，披衣起舞。」有時與琨談及世事，亦互相策勵道：「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我與足下，當相避中原呢。」已而累遷至太子舍人，復出調濟陰太守。會丁母憂，去官守喪。及中原大亂，乃挈親黨數百家，避居淮泗，衣服糲食，與衆共濟，衆皆悅服，推爲行主。瑯琊王睿，頗有所聞，特徵爲軍諮祭酒，使戍京口。逖常懷匡復，糾合驍健，謀爲義舉。聞睿兩得詔書，仍未北伐，乃毅然入謁，向睿進言道：「國家喪亂，並非由上昏下叛，實由藩王爭權，自相殘賊，遂致戎狄乘隙，流毒中原。今遺黎既遭酷虐，人人思奮，欲掃強胡，大王若決發威命，使如逖等志士，作爲統率，料想郡國豪傑，必望風歸嚮，百姓亦其慶來。蘇中原可復，國恥可雪，願大王毋失時機。」是英雄語。容見他義正詞嚴，倒也不好駁斥，乃使爲奮威將軍，領豫州刺史，給千人糧，布三千疋，惟不發鎧仗，使逖自往招募。明明是願助兵。逖也不申請，當即辭歸，便率部曲百餘家，乘舟渡江，駛至中流，擊楫宣誓道：「祖逖若不能澄清中原，便想渡還，有如大江。」語至此，神采煥發，非常激昂，衆皆感歎。及抵江陰，治鐵鑄械，募得二千餘人，然後北進。并州都督劉琨，聞逖起兵渡江，慨然語人道：「嘗恐祖生先我着鞭，今祖鞭已進着了。」看官聽說，這時候的劉琨，已由愍帝拜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琨志在同仇，但苦力弱，當時曾奉一謝表，說得感慨淋漓，略云：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符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穀爲元帥而定霸功，漢高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說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踪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

灑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有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豫聞前訓，恭謹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以死自效。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委日茂，容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但尙蒙塵於外，越在秦郊，烝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權假位號，未報涓埃，得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使獲聘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營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抽擢，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便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深懼阻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殉柏舉，而成復楚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績，臣雖頑鈍，無詛古人，其於披堅執銳，致身寇讎，當惟力是視，有死無二，受恩圖報，謹拜表陳聞。

琨上表後，適值漢石勒從子石虎爲勒所遣，率衆攻鄴。虎長七尺五寸，勇悍好殺，善戰無前。勒嘗因他生性兇殘，意欲殺虎，還是勒母王氏從旁戒勸道：「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且容忍爲是。」真是養虎貽患。勒乃罷議，屢使虎領兵爲寇。鄴中守將劉演，係劉琨兒子，據守三臺，見前回。被虎攻入，演奔廩邱。琨乃令演爲兖州刺史，暫借廩邱爲汛地。同時有三個兖州刺史，一爲司空荀藩所遣，叫作李述，一爲瑯琊王睿所遣，叫作郗鑒，第三個便是劉演。琨因寇氛日亟，復議出師，即約同代公猗盧，會敍陞北，共謀擊漢。猗盧乃遣拓跋普根進屯北屈。琨亦進據藍谷，使監軍韓據領兵攻西平。漢主聰使劉粲等拒琨，劉易等拒普根，關陽等助守西平。琨見漢兵有備，又復退還。漢兵仍未撤回，爲戰守計。劉聰更命中山王曜，西攻長安。曜遣降將趙染爲先鋒，驅兵大進。愍帝忙遣麴允爲冠軍將軍，出次黃白城，堵禦漢兵。允與染交戰數次，均皆失利，再加曜軍從後繼進，關東大震。愍帝又授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引兵助允。染聞索綝復至軍前，即向曜獻策道：「麴允索綝，先移繼至，長安必定空虛，若往掩襲，一鼓可下了。」曜亦以爲

奇計，立撥精兵五千，歸染統帶，使襲長安。染從間道繞出，直趨長安城下。長安果然無備，更兼染兵銜枚夜進，尤不及防。

三更已過，愍帝在秦宮酣寢，忽有衛士入報，說是漢兵已入外城，嚇得愍帝夢中驚醒，慌忙披衣起牀，走奔射雁樓。幸喜內城各門還是緊閉，城上有衛卒保守，未曾失手，因此染不能攻入，只在龍首山麓縱火大噪，焚掠諸營。待至天明，染始退屯逍遙園，晉將麴鑿自阿城引兵入援，殺退趙染，乘勝追擊，馳至靈武。剛值劉曜統兵前來，染得了援軍，自然殺回麴鑿部下，只五千人，怎能抵敵得住？頓時奔潰，逃還阿城。曜與染就在靈武紮營，擬休息一宵，再攻長安。不料到了夜半，營外突然火起，滿寨皆紅，曜從睡夢中躍起，倉皇對敵，部衆都睡眼朦朧，穿了軍服，不及持械，攜了刀槍，不及衣甲，那外兵似潮湧入，如何阻攔？漢冠軍將軍喬智明不識好歹，儘管向前堵截，突被來兵裹住，四面攢刺，截斃帳中。漢兵無從搶救，越加心慌，彼此都逃命要緊，亂竄出營。曜與染亦料不可支，統從帳後遁去。到了晨光熹微，漢壘已都掃光，單剩了一堆屍骸，約莫有三五千名，來兵得勝而返，爲首大將，乃是晉尚書左僕射麴允。允料曜恃勝無備，乘夜劫營，果得了一大勝仗，奏凱還師。倒戰而出，曜與染奔還平陽，好幾月斂兵不動。

惟估據襄國的石勒，銳圖幽并，想出許多計策，既欺王浚，復給劉琨，竟先將幽州奪去，然後規取并州。幽州都督王浚，自洛陽陷沒後，設壇祭天，假立太子，自爲尚書令，布告天下，托言密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適前豫州刺史裴憲，由南方奔至浚，命憲與女夫裴松，並爲尚書，大張威令，專行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王豹等，會同鮮卑部長段疾陸眷，係務勿摩子，務勿摩，見前十六回。及疾陸眷弟四禪、文鴛，從弟末杯，率衆三萬，共攻石勒。勒出戰不利，奔還城中。末杯輕入城圍，爲勒所獲，勒卽以末杯爲質，遣人至疾陸眷處求和。疾陸眷恐末杯被殺，不得不允從和議，遂用鎧馬金銀，取贖末杯。勒召末杯與飲，格外歡暱，約爲父子，復厚贈金帛，送還疾陸眷軍前。疾陸眷感勒厚惠，復與石虎訂盟，結爲兄弟，誓不相侵，引兵自去。王昌等失去厚援，當然退歸。

石官記着王浚與段氏，本來是甥舅至親，相約爲助，浚曾嫁女與務勿塵，故稱甥舅。斷了一臂，全體皆僵。父子且不可惜，遑問甥舅？浚尚不以爲意，反與劉琨爭冀州。原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民，尚屬冀州管轄，至是因王浚苛暴，趨附劉琨，所以浚憤憤不平，竟把討勸各軍撤回，與琨相距，往略三郡。琨不能與爭，只好由他張威，三郡士女，俱被浚兵驅逐出塞，流離顛沛，奄斃道旁。浚且欲自稱尊號，戕殺諫官，遂令強虜生心，伺間而入，這叫自作孽，不可活呢。小子有詩嘆道：

無才妄想建雄圖，縱虐殘民毒已逋。
天網恢恢疎不漏，誅兇手迹假強胡。

欲知王浚後事，且看下回詳敘。

瑯琊王睿，兩次受詔，仍按兵不進，彼以江東爲樂土，姑息偷安，已爲有識者所共見。祖逖志士，擊楫渡江，實爲當時第一人物，但大廈將傾，斷非一木所能支持。他如江左夷吾，名未副實，餘子碌碌，尤不足道。其稍稱勇武者，則又如王敦輩之殘忍好殺，致治不足，致亂有餘耳。若愍帝草創長安，即遭內訌，預兆不祥，稱尊以後，麴索二相，智不足以禦寇，才不足以保邦，靈武之役，得敗劉曜，第一時之幸事耳。彼王浚劉琨，名爲健將，又自相齟齬，互構爭端，要之晉室之敗，在一私字，在一爭字，諸王營私則相爭，大臣營私則又相爭，方鎮營私則更相爭，內訌不已，而夷狄已入據堂奧，舉國家而盡攫之，可哀也夫。

第二十七回 拘王浚羯胡吞薊北 斃趙染晉相保關中

却說王浚驕盈不法，意欲稱尊，商諸燕相胡矩。矩婉言諫阻，致拂浚意，被徙爲魏郡守。燕國霍原，志節清高，浚屢徵不就，再使人誘令勸進，原當然不從，浚竟誣原謀變，派吏拘原，梟首以徇。北海太守劉搏，及司空掾高柔，相繼相繼，又爲浚所殺。女夫叢崧，最得浚寵，尚有掾朱碩，表字邱伯，亦專事諛媚，甚愜浚心。兩人朋比爲奸，貪婪無度，

北州有歌謠云：「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郎。」又有一謠云：「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彭祖卽王浚表字。浚又令棗崧督率諸軍，出屯易水，復召段疾陸眷，與同討勒。疾陸眷已與勒有盟，那裏還肯應召？浚引爲深恨，使人賫着金帛，往賂代公猗盧，令討段氏，再檄鮮卑部酋慕容廆，發兵助討。猗盧遣子六修往攻，爲疾陸眷所敗，退還代郡。獨慕容廆所向皆捷，得取徒河。慕容氏已見前文。先是河洛人氏，北向避亂，俱往依王浚，嗣見浚政

刑日紊，往往他去，作塞外游。外族以段氏慕容氏爲最盛，段氏兄弟，專尚武力，不禮文士，惟廆喜交賓客，雅覽英豪，所以士多趨附，遠近如歸。廆嘗自稱鮮卑大單于，至王浚，承制封拜，授廆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名號，廆却不受。此次奉檄攻段，並非甘爲浚使，不過段氏盛強，亦中廆忌，所以樂得賣情，出兵拓土。他部下却有許多人物，分任庶政，河東人斐嶷，代郡人魯昌，北平人楊耽，爲廆心腹。廣平人游遂，北海人逢羨，渤海人封抽，西河人宋奭，河東人裴開，爲廆股肱。平原人宋該，安定人皇甫岌，皇甫真，渤海人封奔，封裕，並典機要。會稽人朱左車，秦山人胡母翼，魯人孔萼，皆爲賓友。又平原宿儒劉讚，爲東庠祭酒，令子軌帶着國冑，北面受業，居然習禮講讓，用夏變夷。葉容之興，實基於此。幽州從事韓咸，監護柳城人謁王浚，盛稱廆下士愛民，無非是借廆諷浚，誘令改過的意思。不料浚竟翻起臉來，叱他私通外族，喝令斬首。

嗣是人心益離，往往叛入鮮卑，再加幽州一帶，連歲饑饉，不是旱災，就是蝗災，百姓非常困苦。浚尙縱令棗崧諸人，橫征暴斂，荼毒生靈。古人有言：「木朽蟲生。」爲了幽州衰敝，遂致漢將石勒虎視眈眈。他還未敢遽行動手，擬先遣使往覘，探明虛實。僚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見前文。致書王浚，以便通使。勒乃轉咨右長史張賓。賓答道：「浚名爲晉臣，實圖自立，但患四海英雄，不肯依附，所以遷延至今。將軍威振天下，若卑辭厚禮，與彼交驩，猶懼未信，況如羊陸抗衡，能使彼相信不疑麼？」勒躊躇道：「如右侯言，將用何術？」賓說道：「苟息滅虜，勾踐沼吳，俱見春秋左傳。前策具在，奈何不行？」勒聞言大喜，便令賓草就一表，特遣舍人王子春董肇，賫表詣浚，又使帶去許多珍寶，

半獻王浚，半贈裴崧。子春與肇，領命至幽州，當由王浚召入，問明來意。子春格外謙恭，拜呈表文，浚即取表展覽，但見紙上寫着：

勅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其誰？勅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欲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勅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勅微忱，亦當視之如子也。謹此表聞。

浚覽表畢，禁不住喜笑顏開，再由子春等奉上珍物，都是五光十色，價值連城，好鉤餌。便命左右一概全收，使

子春等左右旁坐，歡顏與語道：「石公亦當世英雄，據有趙魏，今乃向孤稱藩，殊爲不解。」我亦不解。子春本是辯士，隨口答道：「石將軍兵力強盛，誠如聖論，但因殿下中州貴望，威振華夷，石將軍自視勿如，所以願讓殿下。況自古到今，胡人爲上國名臣，尚有所聞，從未有突然崛起，得爲帝王。石將軍推功讓美，正是明識過人，殿下亦何必多疑呢？」欺弄王浚即此已足。浚頓時大悅，而封子春等爲列侯。子春等當然拜謝，退就賓館。又將禮物一份，贈與裴崧，託

他善爲周旋。崧滿口應承，入與王浚商議，遣使報勅，厚贐子春與肇，偕使同行。

既到襄國，勅先將勁卒精甲，藏入帳後，唯用羸卒站立，開府接使，北面拜受來書。浚使亦略有禮物相遺，內有麈尾一柄，勅佯不敢執，高懸壁上，且對浚使道：「我見賜物，如見王公，當朝夕下拜呢。」隨卽款宴，浚使待如上賓，挽留了好幾日，方纔送歸。復遣董肇奉表與浚，約期入謁，當親上尊號，并修牋傳達裴崧，求封并州牧，兼廣平公。浚使返報，具言勅形勢寡弱，款誠無二，再經董肇接踵到來，奉表遞牋，喜得王浚翁婿二人，如癡如狂，一個是候補皇帝，一個是候補宰相，指日高陞，說不盡的快活了。恐怕要請君入彀。

石勒部署兵馬，將赴幽州，唯尚有一種疑慮，遲延未發。張賓入問道：「將軍果欲襲人，須掩他不備，今兵馬已經部署，尚延滯不行，莫非慮及劉琨，及鮮卑烏桓等部落，乘虛襲我麼？」勒皺眉道：「意原是如此，右侯有無妙

策」賓答道：「劉琨及鮮卑烏桓，智勇俱不及將軍，將軍雖然遠出，彼亦未敢遽動。且彼亦未知將軍一往，便能速取幽州，將軍輕騎往返，不過二旬，就使彼有心圖我，出師掩至，將軍已可歸來，自足抵禦。若再恐劉琨路近，變生意外，何妨向琨請和，伴與周旋。琨與浚名爲同寅，實是讎敵，萬一料我襲浚，亦必不肯往援，兵貴神速，幸勿再延！」料事如神，可惜所事非主。勒躍然起立道：「我所未了的事情，右侯能爲我代了，還有何說？」遂命軍士夤夜起程，親自督行，所有與琨求和的書函，統委張賓辦理。

賓替勒修牋，遣人達琨，無非說是「去逆效順，討漢自贖」等語。與對待王浚不同，便是看人行計。琨得牋大喜，移檄州郡，謂「勒已奉牋乞降，當與代公猗盧共討平陽，這是累年積誠所感，得此效果」等語。彷彿做夢。勒在途中接得消息，越發放心前進，行至易水，爲王浚督護孫綽所聞，忙馳入白浚，請速拒勒。浚笑語道：「石公此來，正踐前約，如何拒他？」說至此，旁立許多將佐，齊聲進諫道：「羯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謀，不如出擊爲是。」浚不禁動怒道：「他既有心推戴，正應迎他進來，汝等反謂可擊，真正奇怪。」道言未絕，又由范陽鎮守游統奉書至浚，略言「石勒前來，志在勸進，請勿多疑」云云。看官，你道游統何故上書原來統已陰附石勒，賣主求榮，所以特地報浚，藉堅浚信。浚越以爲真，便下令道：「敢言擊勒者斬！」將佐乃不敢再言。浚且預備盛筵，俟勒入府舍時，替他接風。

過了兩天，勒已率兵馳至，天適破曉，叫開城門，尚恐內有埋伏，先驅牛羊數十頭進城，假稱禮物，實欲堵截街巷，阻礙伏兵，待見城內空虛，乃麾衆直進，立即四掠浚。左右亟請抵禦，尚未邀允。但浚到此時也覺驚惶，或坐或起，形神不安。勒率衆升廳，召浚出見，浚還望他好意相待，昂然出來，甫至廳前，即被勒衆七手八腳把浚拘住。浚無子嗣，只有妻妾數人，被勒衆入內搜劫，牽出見勒。浚妻乃是繼室，年齒未暮，尚有姣容。勒拉與並坐，始令兵士推浚入廳，摸人妻而見其夫，太屬淫惡，但莫非由浚自取。浚且慙且憤，向勒罵道：「胡奴調侃乃公，爲何兇逆至此？」勒猶笑道：「公位冠元臺，手握強兵，坐賭神州傾覆，不發一援，反欲自爲天子，尚得謂非兇逆麼？況聞公委任奸貪，殘虐百姓，賊害

忠良，毒徧燕薊，這纔叫做真正克逆呢。」說着，卽派部將王洛生，率領五百騎兵，先送浚往襄國。浚被押出城，憤投濼中，又被騎兵撈起了，桎梏匆匆去訖。勒收捕浚衆萬餘人，一律殺死。

浚將佐等均詣勒帳謝罪，餽賂交錯，獨尙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未見往謝。勒使人召至，面加訶責道：「王浚暴虐，由孤親來討伐，首惡已擒，諸人俱來慶謝，二人乃甘與同惡，難道獨不怕死嗎？」憲接口道：「憲等世仕晉朝，得蒙寵祿，浚雖羸悍，猶是晉室藩臣，所以憲等相從，不敢有貳。明公若不修德義，專尙威刑，憲等自知應死，也不願求免了。」言畢，卽掉頭趨出。勒急忙呼還，待以客禮，惟拏下棗崧、朱碩，責他納賄亂政，推出梟斬。游統自范陽進見，

滿望功成加賞，不料勒叱他不忠，也命斬首。應該處斬，足爲實主義者戒。又籍浚將佐親戚，多半是積貲鉅萬，只裴憲

荀綽家內，有書百餘箱，鹽米十餘斛罷了。勒語僚屬道：「我不喜得幽州，但喜得二人呢。」遂令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甘心事羯，終非好漢。分遣流民，各還鄉里。一住二日，便擬旋師。授尙書劉翰爲幽州刺史，使他居守薊城。臨行

時，燬去晉宮，挈着浚妻，馳還襄國。途次被浚督護孫緯邀擊，勒衆敗潰，惟勒得逃還。連浚妻都不知去向了。又不知作誰家婦。勒回至襄國，尙有餘忿，立將王浚梟首，函送平陽。漢主聰加授勒爲大都督，兼驃騎大將軍，封東單于。

樂陵太守邵續爲浚所署，屯居厭次。續子又爲勒所虜，使爲督護，且令又往勸續降。續因孤危失援，暫且附勒。渤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且語續道：「大丈夫當思立名全節，君爲晉臣，奈何從賊自污呢？」續悽然謝過，并說明苦衷，行當自拔。可巧幽州留守劉翰，亦不欲從勒，特舉城讓與段匹磾。匹磾爲段疾陸眷弟，已見前回，疾陸眷與勒聯盟。獨匹磾心下不願，仍與劉琨通書，不忘舊好。故劉翰邀他守薊，情願去位。匹磾遂貽邪續書，招使歸晉。續卽覆稱如約。或謂續不宜背勒，自害嗣子。續泣答道：「我出身爲國，怎得顧子廢義呢？」當下與勒相絕，卽遣劉胤往報江東，願聽瑯琊王睿驅遣。睿用胤爲參軍，遙授續爲平原太守。石勒聞續負約，竟殺邵又，發兵攻續。續忙向薊城乞援，段匹磾令弟文鴛引衆援續。續被圍，幸得文鴛援兵，纔能退敵。且與文鴛追至安陵，虜勒所署官吏，并驅回流民。

三千餘家，然後還兵。

劉琨得悉幽州軍報，始知爲勒所給，懊悔無及，乃復遣人詣代，與猗盧約同攻漢。猗盧方有內患，不遑赴約，琨亦只好罷休。會有長安使至，傳示詔書，並報稱關東大捷。琨暫留來使，詢明大捷情形。原來漢中山王劉曜自被麴允擊破營寨，與趙染奔回平陽。見前回。他却整繕兵甲，休養了好幾月，又復從平陽出發，欲寇長安。曜進屯渭汭，染進屯新豐。晉征東大將軍索綝引兵出拒，行至新豐相近，早有虜諜報入染營。染奮然道：「前次誤墮詭計，致與中山王敗退，今彼復敢前來，定是到此送死了。」長史魯徽道：「晉室君臣，亦知強弱難敵，只因我軍入境，不得不拚死來爭。古語有云：『一夫拚命，萬夫莫當。』將軍幸勿輕視。」染瞋目道：「強盛如司馬模，我一往取，勢如摧枯，索綝一小豎子，不足污我馬蹄，怕他甚麼！」時已天晚，卽欲出營殺去。又經徽好言攔阻，勉強按住忿火，宿了一宵。次日早起，便率輕騎數百人，前往迎戰，且揚言道：「擒住索綝，還食未遲。」一面說，一面麾兵急進。到了新豐城西，正與綝軍相遇，兩下不及答話，便卽廝殺起來。綝見染兵不多，却也生疑，但素知漢兵強悍，未可輕敵，因先壓動前隊，與他交鋒，約有兩個時辰。染兵已經枵腹，氣力不加，偏綝驅出後隊的生力軍，一擁齊上。逢人便斫，見馬便截，好像削瓜切菜一般，把染兵斬殺殆盡。染亦受傷，撥馬奔回。後面追兵不捨，險些兒被他殺到，還虧魯徽遣兵援應，方得保全。回營，染且悔且歎道：「我不用徽言，致有此敗。」既而又咬牙自恨道：「回去無面目見徽，不如殺死了他，免我生慚。」如此狠毒，禽獸不如。

計畫已定，方馳入營門，兜頭撞着魯徽，幾似讎人相見，格外眼紅，一聲喝令，竟將魯徽擊下。徽悵然道：「將軍不聽忠言，愚復致敗，乃復忌賢害士，欲快私忿，天地有知，能令將軍安死，枉席麼？」荆梁裁模降虜心術可知，微若果有智識，引避不暇，乃甘爲屬吏，死亦自取。染越加動惱，竟令殺徽。再向曜率衆數萬，從間道趨向長安。

愍帝因綝報捷，方加綝驍騎大將軍承制行事，不防漢兵又進逼都城，連忙使麴允出禦。允至馮翊，與曜染交戰一場，不幸敗績。當夜收拾敗卒，再劫漢營，避實擊虛，殺入漢將殷凱營內。凱慌張失措，被允擒斬。及曜染整兵出

救允已退去，懼恐復爲所襲，乃移攻河內太守郭默。默嬰城固守，被圍月餘，糧食已盡，乃向懼乞糴，願送妻子爲質。懼得默妻子，總道默已願降，乃給糧與默。那知默得了糧米，仍閉城拒懼。懼將默妻子沈死河中，督兵再攻。默亦部繳之流亞，故彼輩不肯從略。懼因使人夜縋出城，馳往新鄭，向太守李矩乞援。矩令甥郭誦迎默。誦聞漢兵勢盛，不敢遽進。會劉琨遣將劉肇帶領鮮卑五百餘騎，入援長安，道阻不通，乃還過矩營。矩邀肇同擊漢兵，漢兵最怕鮮卑騎士，不戰自去。河內纔得解圍。默率衆依矩，遠避敵衝。懼已退屯蒲坂，獨染轉攻北地，由麴允移師赴救，再與染對壘爭鋒。染夜夢魯徽彎弓注射，負痛驚醒。翌晨出戰，被允誘入伏中，四面突出，弓弩手弦聲齊響，箭如飛蝗。染雖然兇悍，那禁得萬鏃飛來，霎時間集矢如蝟，倒斃馬下。餘衆多死。這一次射斃悍虜，總算是大獲勝仗了。劉琨聞報，送還朝使，又向愍帝上表道：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肇轍，神人同情，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張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麴允、驃騎將軍索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揚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崱函無度，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倫，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與鮮卑猗盧約討平陽，適羯奴石勒，以詭計掩入薊城，大司馬王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塙駭懼。唯圖自守，又猗盧國內，適有變患，盧雖得誅姦臣，已愆成約，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維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心。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勸不梟，臣無歸志。比者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當有至者。臣願首啓戎行，身先士卒，得憑陛下威靈，使獲展微效，然後隕首謝國，歿亦無恨矣。臣琨謹表。申錄琨表，以揭其忠。

愍帝得表，復遣大鴻臚趙廉持詔，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軍事。琨辭去司空，拜受都督，且進加封猗盧爲王，好教他感激圖報，共討劉聰。小子有詩咏道：

一木難爲大廈支，枕戈泣血勉扶持。臣軀未死心猶在，敢掬丹忱報主知。

欲知愍帝是否依議，且至下回再詳。

王浚劉琨，俱爲石勒所賺，墮入狡謀，但琨尚可原，而浚不可恕。琨之意在於討漢，故聞石勒之請降，卽以爲強虜可平，喜出望外，智雖不足，忠實有餘。所不能無譏者，坐視幽州之陷沒，不能忘私耳。王浚身爲晉臣，坐擁強兵，旣不能宣勞王室，復不能堵禦強胡，信貪夫戮正士，種種罪惡，史不勝書，其爲石勒所侮弄，非不幸也，宜也。見拘堂上，委命強胡，謾罵亦何補乎？趙染本爲司馬模僚屬，乃背模降虜，反訛詆然以殺模爲能，勦豐之敗，不聽魯徵，反殺魯徵，兇橫至此，寧能久存？此其所以終遭射死也。要之夢夢者天，昭昭者亦天。惡報昭彰，近則在身，遠則在子孫，人亦何苦逆天行事，自貽伊戚乎哉？

第二十八回 漢劉后進表救忠臣 晉陶侃合軍破亂賊

却說愍帝得劉琨申請，加封猗盧爲代王，許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向劉琨借材，請撥并州從事莫含，作爲參軍。含不欲去琨，琨乃語含道：「并州單弱，外鄰二寇，如我不才，尙得保存境土，實賴代王爲援，我傾身竭貲，奉事代王，且使長子爲質，無非欲爲國家雪恥，卿奈何徒顧小誠，轉忘大體呢？」含乃往依猗盧。盧優禮相待，常與參商大計。惟盧有少子比延，最爲暱愛，意欲立以爲嗣，因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且將六修母廢去。父子兄弟，互生嫌隙，所以禍機暗伏，內外不安。盧亦防有變動，所以不能遠出，助琨討漢。

漢主聰自恃強盛，恣意奢淫，旣將晉懷帝酖死，復把小劉貴人收入後庭，仍爲貴人，食品必備具珍饈，居處必

窮極奢麗，左都水使者劉攄，失供魚蟹，將作大匠靳陵，奉命築造溫明徽光二殿，逾限不成，均梟首東市。又嘗出外游獵，朝出晚歸，觀魚汾水，用燭繼晷，中軍將軍王彰犯顏直諫，幾致斷首，還是彰女王氏入宮爲上夫人，見二十五回。代父乞哀，乃貸彰死罪，囚入獄中，再經聰母張氏恨聰濫刑三日不食，太弟又與河內王粲與槻切諫，還有太宰劉延年，率領百官伏闕固諍，方將王彰釋放。聰欲立左貴嬪劉英爲繼后，母張氏究嫌同姓，不使繼立。因納弟寔二女徽光麗光入宮，先使他竝爲貴人，然後命聰擇一爲后。聰爲母命所迫，沒奈何指定徽光。會劉英父殷得病身亡，英悲憤兩迫，鬱極致病，醫藥罔效，也即與聰長別。玉殞香消，聰乃立張貴人徽光爲后，進后父將軍寔爲光祿大夫。纔閱數月，聰母張氏又歿，聰后徽光哭姑甚哀，累得體瘠血枯，竟化做一場春夢。渺渺芳魂，返入冥途。仍至乃姑前侍奉去了。究其紅顏沒福，或由劉英爲祟，亦未可知。徽光已逝，麗光本可繼立，但前此册立徽光，全由聰母作主，此時聰母已逝，眼見得中宮位置，被那劉家女奪去。劉英女弟劉娥已由右貴嬪進爲左貴嬪，挨次上升，即得爲后，聰大加寵愛，特命造一鸚鵡樓，鸚鵡風同爲藏嬌計。廷尉陳元達上書諫阻道：

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開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勦絕其祚，眷佑皇漢，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乃建南北二宮，今光極殿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二殿以後，足以容六宮，列十二尊矣。陛下龍興以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加以軍旅數萬，餽運不息，飢饉疾疫，死亡相繼，兵疲於外，民怨於內，爲民父母，果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鸚鵡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況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粟漸疏，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孝文皇帝承高祖指漢高帝劉邦之業，惠呂息役之後，四海之富，天下之殷，粟帛流行，尚惜

皇后放懷！」應有此狀，應有此言，但幸由劉后賢明，得成佳話。

內侍奉命復入，聰再覽表文，只有結末數語，料想是官樣文章，也無心細閱，便召任顥等上堂，賜令旁坐，從容與語道：「朕近來微得狂疾，往往喜怒失常，不能自制。元達原是忠臣，朕未及細察，幸諸卿能規我過失，竭誠效忠，朕且愧對諸卿，怎敢再違忠告呢？」任顥等聽了，聰言無非將改過不吝的套話，說了幾句，引得聰沾沾自喜，饒有歡容。當下指使左右，將元達開鎖，賜給衣冠，亦令旁坐，取后表出示道：「外輔如公等，內輔如皇后，朕可無後憂了。」遂改稱逍遙園為納賢園，堂為愧賢堂，且笑顧元達道：「本意當使卿畏朕，偏今日使朕畏卿了。」非畏元達，實畏劉后。元達等拜謝而出。

小子演述至此，還要補敘數語。當元達抱樹時，左右意存觀望，不亟曳出，這是經劉后着人暗囑，教他延挨時刻，好得進表，否則一個元達，怎能抵得住數人，就使力大如虎，也早被牽出斬首了。補添數語，免使閱者指摘，且更見劉后之賢。但劉聰雖似好賢，終不免荒淫敗德。劉后聰明機警，可諫乃諫，不可諫亦只好聽他做去。至嘉平四年正月，即

晉愍帝建興二年。

天象地理相繼告變，有三日出自西方，徑向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為陂池，水赤如血，有赤龍奮

身飛去。最奇怪的是流星起自牽牛，入紫微垣，狀如龍形，墮落平陽北十里，化為一肉，長三十步，闊二十七步，臭達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究是何物，可惜當時無博學家考究詳明。平陽內外，譁稱怪事。漢主聰亦不能無疑，乃召公卿等入問休咎。陳元達及博士張師，同聲進對道：「陛下問及星變，臣等恐吉少凶多，不久將至。若後庭內寵過多，

三后竝立，必致亡國敗家，願陛下思患預防，毋自取咎！」此不滿聞聰私議，因有此諫，若謂流星化肉，應地無此微。聰搖

首道：「天變無常，難道定關人事麼？」說着，拂袖入內，縱樂如故。適劉后有娠，常患腹痛，等到十月滿足，勢將臨盆，非常難產，暈死了好幾次，經醫官竭力救治，才得分娩。不料生下兩種怪物，一是半紅半白的怪蛇，一是有角有頭的怪獸，蛇獸竝出，驚倒左右，霎時間蛇即竄去，獸亦遁走，不知去向。愈出愈奇，令人不可思議。有人躡迹尋視，到了隕肉

處，蛇獸俱在，似死非死，也不敢下手掩捕，惟還報都中，益稱奇異。劉后既遭難產，又出重驚，當然釀成危症，挨了數

日，氣絕而亡。如此賢后，似不應遭此奇疾，這想是爲劉聰所累。那隕肉却也失去，哭聲亦止。漢主聰最愛此，后，喪葬儀制，格外從隆，予諡武宣，并將后姊劉英，亦追諡爲武德皇后。

二劉既死，尚有四小劉，統想承恩邀寵，求躋后位。聰已將四小劉挨次序進，最長的進位左貴嬪，次爲右貴嬪，不滿立后問題，還未解決。一日，至中護軍靳準宅中，飲酒爲歡。準呼二女出謁，由聰瞧着，好似那仙子下凡，嫦娥出世，不由的拍起案來，連聲叫絕。準趁勢面啓道：「臣女月光，月華，年將及笄，倘蒙陛下不棄葑菲，謹當獻納。」恐是一條美人計。聰喜出望外，卽夕載二女入宮，普施雨露，合抱衾裯，徹夜綢繆，其樂無極。翌日卽封二女爲貴嬪。月光尤爲妖媚，無體不騷，引得聰魄蕩神迷，愛逾珍璧。過了旬月，竟立爲繼后。又過了數月，復因左右兩側劉貴嬪侍奉有年，不便向隅，特册左貴嬪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通鑑載月華爲右皇后，今從晉書及十六國春秋。加號皇后，靳月光爲上皇后。真是後來居上。校尉陳元達，上言：「三后並立，適如臣慮，將來必有大患，務乞收回成命。」聰不肯從。且調元達爲右光祿大夫，陽示優禮，陰實奪權。已而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宴，尚書令王鑒等，情願讓位元達，乃復徙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

元達復居諫職，仍常監察宮廷。得閒便諫，可巧查得一種穢史，遂援了有犯無隱的故例，確鑿陳詞，遞將進去。聰取覽奏牘，乃劾上皇后靳氏，私引美少年入宮，與他苟合等情。看官試想天下沒有一個男兒，漢不恨妻室犯姦，聰雖寵愛月光，聽了犯姦二字，也不禁忿火中燒，便趨入上皇后宮內，痛詈月光，并將元達原奏，隨手擲示，令他自閱。月光情虛畏罪，只好嗚嗚咽咽，哀乞求憐。偏聰置諸不理，拂袖竟去。到了次日，竟有內侍報聰，說是上皇后服藥自盡。聰又不禁追念前情，急去臨視，見他顰眉淚眼，尙帶慘容，頓時愛不忍釋，又抱屍大哭一場，纔令棺殮。從此由悲生憤，深嫉元達，無論甚麼規諫，都置若罔聞。甚且益肆荒淫，終日不出，但命子粲爲丞相，纔掌百揆，一切國事，俱委粲裁決便了。

惟聰雖不道，餘威未衰，石勒劉曜進退無常，終爲晉患。愍帝孤守關中，勢甚岌岌，只望着三路兵馬，合力勤王。建興三年二月，命左丞相容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劉琨爲司空，詔使分遣，加官進爵，無非是勸勉征鎮的意思。無如琨在晉陽，介居胡羯，一步不能遠離，保自上邽出據秦州，收撫氐羌，軍勢稍振，但也無心顧及長安。容雖奄有江左，比并州秦州兩路較爲強盛，可奈一東一西，相去太遠，河洛未靖，荆湘又亂，中途被阻，未便行軍，所以詔書日迫，容總以道梗爲辭，須俟兩江戡定，方可啓行。樂得推諉。小子查閱晉史，那時沿江亂首，莫如杜弢，次爲胡亢，杜曾，杜弢已見前文，見二十四回。胡亢係前新野王歆牙門將，歆死後將佐四散，歆死弢得之難，見前文。亢至竟陵，糾集散衆，自號楚公，用歆司馬杜曾爲竟陵太守。曾技勇過人，能被甲入水，不致沈沒，所以亢恃爲股肱，常使他出掠荆襄，荆湘人民，既苦杜弢，復苦胡亢，杜曾當然不得寧居，流離失所。荆州刺史周顛甫經蒞鎮，便爲杜弢所迫，退走潯水城。揚州刺史兼征討都督王敦屯兵豫章，見二十六回。急檄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等，合兵討弢。弢正進圍潯水城，由陶侃督兵往援，使明威將軍朱伺爲前驅，擊弢衆。弢還保冷口，侃語朱伺道：「弢必步向武昌，掩我無備，我軍亟宜還郡，扼住寇蹤，毋中彼計。」說着，仍遣伺帶着輕騎，從間道先歸，自率步兵繼進。伺至江陵，城尚無恙，正在城外安營，遙聞喊聲大震，料是弢衆前來，不禁大呼道：「陶公真是神算，有我在，此看賊能搖動我城否？」當下按轡待着，不到片時，弢衆已至，伺卽壓騎殺出，迎頭痛擊，反使弢意外驚疑，倉猝對敵，兩下裏正在酣戰，不防後面又來了一支步兵，各執短刀，殺入弢陣，弢前後受敵，立卽潰散，遁歸長沙。伺會同步兵，追至數十里外，擒斬千人，方纔回城。這支步兵，不必細問，便可知是陶侃帶來。侃使參軍王貢向敦告捷，敦欣然道：「今日若無陶侯，使無荆州了。」遂表侃爲荆州刺史，令屯沔左。周顛自潯水城退至豫章，仍奉瑯琊王命令，召還建業，復任軍諮祭酒，不消細敘。

惟侃使王貢由豫章西還，道出竟陵。竟陵城內的杜曾，已因胡亢好猜失衆，潛引故都督山簡參軍王沖，襲殺

胡亢，併有亢部，貢想乘機邀功，徑入竟陵城。詐傳陶侃號令，授曾爲前鋒大都督，使擊王冲。冲本在山簡麾下，因病歿夏口，所以聚衆爲亂。杜曾聞王貢言，樂得轉風使帆，將冲擊死，即令貢報答陶侃。貢作書寄往沔左，但言曾願投誠，未及矯命情事。侃乃徵召杜曾，曾見來札中，並無前鋒大都督字樣，未免啓疑，不肯應召。貢亦恐矯命事發，或至得罪，索性直告杜曾，且與曾合謀襲侃。侃那知兩人密謀，未及防備，幕被杜曾潛兵突入，害得全營大亂。還虧命不該絕，僥倖逃生。百密難免一疎，可見行軍之難。王敦得報，表奪侃官，以白衣領職。侃復邀同周訪等，進破杜弼，敦乃復奏復侃官。已而侃又爲弼將王真所襲，敗奔溝中，得周訪援，方將王真擊退。杜曾王貢與弼聯合，到處劫掠。王敦又令陶侃、甘卓等，併力擊弼，大小數十戰，弼衆多死，乃遣使詣建業，向睿乞降。睿不肯許，弼已窮蹙，因再貽南平太守應詹書，託他代爲解免，當圖功贖罪。詹將原書轉呈建業，並稱弼有清望，應許他悔惡歸善，藉息兵鋒。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往受弼降，赦免前愆，令爲巴東監軍。弼已受命，偏征弼諸將，未肯罷兵，仍然攻弼不止。弼不勝憤恨，拘害王運，又復爲亂，分遣部將杜弘、張彥，掩襲臨川、豫章。臨川內史謝攜被殺，豫章亦幾被陷沒，幸周訪擊殺張彥，遂去杜弘、豫章，復安。陶侃專攻杜弼，弼使王貢挑戰，橫足馬上，狀極囂張。侃出馬遙語道：「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毫無禮義，卿本善人，奈何背我助逆？難道天下有白頭賊麼？」謂爲賊不得至老。說至此，見貢斂容下足，易倨爲恭，便不與交鋒，還入原壘。夜間乃遣使慰諭，並截髮爲信，誓不記讎。貢遂趨降侃營，侃推誠相待，令貢反襲杜弼。弼驟爲所乘，不能抵敵，除逃以外，無別策。但貢與弼麾下將佐，均已熟識，當時向衆大呼，降可免死，並可加官，於是人人解甲，個個投戈，單剩弼一人一騎，狂竄而去。貢收降衆報侃，侃不戮一人，擇尤錄用，餘皆給貲遣歸，遂乘勝進復長沙。後來追索杜弼，竟無下落，想已是走死荒野了。小子有詩歎道：

漂搖風雨滿神州，日下江河亂未休。
戡定荆湘非易事，論功應獨讓陶侯。

杜弼已死，只有杜曾未除，逃匿石城。丞相瑯琊王睿，得了長沙捷報，承制頒給赦書，分賞諸將，欲知底細，容待

下回說明。

陳元達虜臣也，劉娥虜后也，一淪左衽，一偶番主，就使有善可稱，亦似在無足重輕之列。然孔子春秋中國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無畛域之見存於其間，故春秋一書流傳萬世。依例而推，則如元達之直諫劉聰，不得謂非忠臣，劉氏之疏救元達，不得謂非賢后，善善從長，惡惡從短，固史家應有之要旨也。杜弼爲逆，胡亢杜曾又復從亂，亂逆之徒，人人得而誅之。陶侃周訪甘卓等，合兵進討，義在則然，但侃尤爲忠勇，故敘侃較詳，敘訪卓則皆從略，詳略之分，均具深意，是又閱者所當體察也。

第二十九回 小兒女突圍求救 大皇帝銜璧投降

却說瑯琊王 睿，因杜弼走死，湘州告平，遂進王敦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封漢安侯。外如陶侃以下，無甚超擢，唯樊岐有差。敦既握六州兵權，得自選置官屬，權勢益隆。當時江東一帶，內倚王導，外恃王敦，曾有王馬共天下的謠言。實是王牛並非王馬。

荆州刺史陶侃，最稱有功，反中敦忌。侃却未悉敦情，但知平亂，復引兵往擊杜曾。適愍帝派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領荆梁益寧四州軍事。猗自武關南下，由杜曾至襄陽，往迎，曲致殷勤，且娶猗女爲姪婦，竟與猗分據漢沔，作爲犄角。及侃赴石城攻曾，也未免恃勝生驕，視爲易取。司馬魯恬諫侃道：「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杜曾非可輕視，公當小心將事，毋中彼計。」侃不以爲然，徑向石城進發。到了城下，麾兵猛攻。曾多騎士，突然開門，縱騎突出，衝過侃壘。侃率衆搶城，不遑顧後，那知前面由曾殺出，後面又有騎兵返擊，幾至腹背受敵。爲曾所乘，還虧侃軍素有紀律，臨危不亂，纔得勉力支持，但兵衆已戰死了數百人。曾見侃力戰不退，也不願返守石城，因下馬別。侃亦不欲進逼，由他自去。

時晉廷因山簡已歿，見前回。續派襄城太守 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駐節宛城。杜曾自石城出走，引衆往

攻苟崧，突將宛城圍住。崧不意寇至，頓時慌亂，又兼兵少食寡，勢難久持，不得已向外乞援，爲解圍計。當時襄陽太守石覽爲崧故吏，崧卽繕就書函，擬遣人送達襄陽，求發援兵。偏僚佐不敢出城，得了崧命，都面面相覷，默立不動。崧急得沒法，只得據案歎歎，驀見一垂髫女子，從屏後出來，振起嬌喉，向崧朗稟道：「女兒願往！」寫得突兀，崧驚起俯視，乃是親女苟灌，年祇一十三齡，不由的歎息道：「汝雖願往投書，但身爲弱女，如何突圍？」灌奮答道：「城亡家破，同時畢命，果有何益？女兒年雖幼弱，頗具烈志，倘能突出重圍，乞得援兵，那時城池可保，身家兩全，豈不甚善？萬一不幸爲賊所困，也不過一死罷了。同是一死，何若冒險一行？」說至此，竟把兩道柳眉，登上眉稜，現出一種威毅的氣象。旁邊站立的僚佐，都不禁暗暗喝采，嘖嘖稱奇。自知愧否，灌又向外召集軍士，慨然與語道：「我父被囚，諸君亦被困，譬如同舟遇難，共慮覆亡，我一弱女子身，不忍同盡，所以自願乞援，今夜卽擬出發，如有與我同志，卽請偕行。退賊以後，我父不惜重賞，與諸君共享安樂，願諸君三思！」言未畢，卽有壯士數十名，踴躍上前道：「女公子尚不惜身命，我等怎敢自阻？願爲女公子先驅！」全從義憤激起。灌又顧語僚佐道：「灌冒昧求援，往返必需時日，守城重責，我父以外，還仗諸公。」僚佐聽了，也不好再爲推諉，便卽應聲如命。灌乃與勇士立約，準至夜半出城，自己入內籌備。

到了黃昏時候，飽餐一頓，便卽束住頭巾，縛緊腰肢，身穿鐵鎧，足着蠻靴，佩了三尺青虹劍，攜了兩把繡鸞刀，出至堂上，辭別乃父。苟崧瞧着，好似一個女俠模樣，不覺又喜又驚，便囑語道：「汝旣願往，我也不便阻汝，須要小心爲上。」灌答道：「女兒此去，必有佳音，願父親勿憂！」全無一些兒女態，真好英雄。崧乃遞與乞援書，灌接藏懷中，卽奮然告別道：「女兒去了！」此四字勝過易水荊軻。

一聲招呼，都上前聽令。灌命大衆上馬，自己亦跨上征鞍，馳至城邊，潛開城門，一聲驅出。杜會營外，只有偵騎巡邏，見城內有人出來，忙卽報知杜會。待會撥兵出阻，灌等已穿壘過去。會兵相率來追，被灌指麾壯士，回殺一陣，砍倒

曾兵數名。究竟夜深天黑，咫尺不辨，曾兵亦何苦尋死，樂得退還。

灌得馳至襄陽，入謁石覽，呈上父書。覽見灌是個少女，却能突圍求救，自然另眼相看。再經灌詞氣慷慨，情致脫誠，當即滿口應承，即日赴援。灌尙慮覽兵未足，再代崧草書，遣人飛報尋陽太守周訪，請他爲助，自與石覽兵衆，還救宛城。城中日夕望援，見有救兵到來，歡聲四譟，荀崧即督衆出迎。灌引覽至城下，被杜曾兵阻住，當即躍馬衝入，且戰且前。覽軍隨進，奮力突陣，荀崧亦已殺出，裏應外合，即將杜曾兵擊退。崧覽並馬入城，灌亦隨進。未幾又來了一員小將，帶兵三千也來援崧。杜曾見救兵陸續到來，料知宛城難下，見機引去。看官欲問小將爲誰，乃是周訪子撫。崧迺撫入城，與覽並宴，席中談及乃女突圍事情，覽與撫同聲讚美。從此灌娘芳名，遂得傳誦一時，稱揚千古了。力爲巾幗襄揚。

石覽周撫辭歸本鎮，不在話下。惟杜曾退次順陽，遣人至荀崧處上牋，有一乞求撫納，討賊自效一等語。崧因宛中兵少，恐曾再至，不得不覆書允許。陶侃聞報，亟貽崧書道：「杜曾凶狡，性如鷓鴣，將來必致食母，此人不死，州土不安，足下當記我言，幸勿輕許。」崧不聽侃言，果然杜曾復出，進圍襄陽，虧得襄陽有備，無懈可擊，曾始退去。侃將還江陵，欲至王敦處告別，部將朱伺等，俱向侃諫阻，謂敦方見忌，不宜輕往。侃以爲敦不足懼，慨然竟行。見敦以後，果爲所留，別用從弟王廙爲荊州刺史。侃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共請留侃，敦當然不許。攀等相率恨敦，竟率徒黨三千人，西迎杜曾，同襲王廙。激使爲變，誰其尸之。廙奔至江安，調集各軍討曾，曾既得鄭攀等人，復北合第五猗來攻王廙。廙又爲所敗。王敦嬖人錢鳳，素來嫉侃，遂誣稱攀等爲亂，實承侃旨。看官試想，敦既與侃有嫌，又經錢鳳從旁媒孽，頓時起了殺心，披甲持矛，擬往殺侃。轉念一想，不便殺侃，又復回入。再一轉念，仍要殺侃，又復趨出。輾轉至四五次，爲侃所聞，竟昂然見敦，正色與語道：「使君雄斷，當裁制天下，奈何遲疑不決呢？」言畢，趨出如廁。未幾大險，但看下文梅陶等之說，想侃已與接洽，故有此應。

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並入諫敦道：「周訪與侃，乃是姻親，相倚如

左右手，豈有左手被斷，右手不應麼？願公慎重爲是！敦意乃解。釋甲投矛，命設盛筵，召侃同宴，且調侃爲廣州刺史。侃宴畢，卽行，惟侃子瞻尚留敦處，由敦引爲參軍。

先以廣州人民，不服刺史郭訥，另迎前荊州內史王機爲刺史，王機見二十四回。機至廣州，恐爲王敦所討，因遣使白敦，情願轉徙交州。敦却也允諾，故令侃往刺廣州。偏機收納杜曾將杜弘，杜弘見前回，聽了弘言，仍欲還取廣州。可巧陶侃馳至，擊破王機及杜弘，機走死道中，弘奔投王敦。廣州平定，侃得進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至齋外，夜運百甓至齋內。左右問爲何因，侃答道：「我方欲致力中原，不宜過逸，今得少暇，欲借此芻勞，免致筋力廢弛呢。」左右乃服。只是鄭攀等與虞相拒，尙未了結，俟至下文再表。

且說漢中山王劉曜，奉漢主聰命，復出兵寇掠關中。晉愍帝令麴允爲大都督，率兵抵禦，索綝爲尙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保守長安。曜至馮翊，太守梁肅棄城奔萬年。馮翊爲曜所得，再移兵攻北地。麴允出至靈武，因兵力單弱，不敢輕進，再上表長安，乞請濟師。長安無兵可調，只得向南陽王徵兵。南陽王保與僚佐商議，行止僚佐皆說道：「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不如且斷隴道，見可乃進。」從事中郎裴詵道：「今蛇已整頭，頭可斷不可斷麼？」詰問得妙。保實不願援長安，但使鎮軍將軍胡崧爲前鋒都督，待諸軍會集，然後進援。恐不耐久待了。麴允待援不至，又表請奉帝就保。索綝從中阻議道：「保得天子，必逞私圖，不如不去。」就保亦危，不就保益危，看到下文，是綝已隱有異志了。乃不從允議。但促允速援北地，允不得已集衆赴救，行至中途，遙望北地一隅，烟燄蔽天，彷彿大火燎原，不可嚮邇，心下已未免驚疑，又見有一班難民，狼狽前來，便飭軍停住，問及北地情形。難民答道：「郡城已陷，往救恐不及了。且寇鋒甚盛，不可不防。」說畢，卽踉蹌趨去。允聽了此言，進退兩難，不料部衆竟先駭散，不待允，卽奔回。允也只好拍馬返走。其實北地尙未陷沒，由曜縱火城下，計惑援兵，就是一班難民，也是漢兵假扮來給麴允，允不辨真僞，竟墮曜計，回至礪石谷，又被曜衆殺到，此時還有何心對敵，連忙奔竄，走入靈武城內。麾下不過數百

騎兵還算戴頭歸來是一幸事，允頗忠厚，惜無斷制威不足服人，惠不能及衆，所以諸將慢法，士卒離心。直揭病根，瑕不掩瑜。安定太守焦嵩，本是由允薦舉，嵩却瞧允不起，很是倨傲，至是允遣使告嵩，飭即進援。嵩冷笑道：「待他危急，往救未遲。」遂却還來使，但言當會齊人馬，然後趨救。允亦無法催逼，只好束手坐視。

那劉曜已攻取北地，進拔涇陽，渭北諸城，相繼奔潰。曜長驅直進，勢如破竹。晉將魯充、梁緯等沿途堵禦，均爲所擒。曜素聞充賢，召令共飲。且勸充道：「司馬氏氣運已盡，君宜識時變計，能與我同心共事，平定天下，不難了。」充愴然道：「身爲晉將，不能爲國禦敵，自致敗覆，還有何面目求生？若蒙公惠，速死爲幸。」曜連稱義士，拔劍付充。充卽自刎。梁緯亦不肯降曜，也被殺死。緯妻辛氏，亦在戍所，同時遭擄。辛氏形容秀麗，儀態端莊，曜不禁艷羨起來。便好言慰諭，想把他納爲妾媵。獨不怕羊氏吃醋麼？辛氏大哭道：「妾夫已死，義不獨生。况烈女不事二夫，妾若墮節，試問明公亦何用此婦？」曜亦歎爲貞女，聽令自殺，命兵士依禮棺殮，與緯合葬。魯充遺骸，照樣辦理。忠臣烈婦，並得千秋，死且不朽了。特筆。

曜遂率衆逼長安，西都大震。愍帝四面徵兵，朝使迭發，并州都督劉琨擬約同代王猗盧，入援關中。偏猗盧爲子所弑，國中大亂。小子於前回起首，曾敘及猗盧寵愛少子，黜徙長子六修，并及修母，嗣因六修入朝，猗盧使下拜六修。六修不願拜弟，拂袖竟去。猗盧飭將士往追，將士亦不服猗盧，縱還新平城。偏猗盧尚不肯干休，督兵往討。六修佯爲謝罪，夜間竟掩襲父營，猗盧未曾預備，再經將士離叛，一闕散去，單剩猗盧一人逃避不及，竟爲亂軍所害。猗盧從子普根，居守代郡，聞得猗盧死耗，仗義興師，往攻六修。前次爲猗盧廢長立幼，因致輿情不服，此次聞六修以子弑父，又不禁激起衆憤，俱來幫助普根，同討六修。究竟人心不死。六修連戰失利，旋即伏誅。普根嗣立，國中尚未大定，當然不能助琨。琨孤掌難鳴，怎能入援長安。瑯琊王睿，路途遙遠，又一時不能西行，只有涼州刺史張寔，遣將王該，率步騎五千人入援。

寔係涼州牧張軌子，軌鎮涼有年，始終事晉，每遇國家危難，輒發兵勤王，晉封爲太尉涼州牧西平公，愍帝二年六月，軌寢疾不起，遣令諸子及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思寧家，已而軌沒，長史張璽等表稱世子寔繼攝父位，愍帝乃詔寔爲涼州刺史，襲爵西平公，賜軌諡曰武穆。軌能忠督，故特表明。涼州軍士得着玉璽一方，篆文爲「皇帝行璽」四字，獻與張寔，寔承父命，不敢背晉，卽將玉璽送入長安，并奉上諸郡方貢，有詔命寔都督陝西軍事。寔弟茂拜秦州刺史，及長安被圍，寔乃遣王該入援，但該帶兵不多，眼見是不能却虜，安定太守焦嵩始與新平太守竺恢、弘農太守宋哲等，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會監守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也募衆入救，同至羈上，探得曜衆甚盛，仍不敢前進，作壁上觀。南陽王保遣胡崧帶兵進援，崧尚有膽力，獨至靈臺襲擊曜營，得破數壘。索綝、麴允並未遣人犒賞，崧懷恨退去，移屯渭北，未幾竟馳還槐里。曜見晉軍各觀望不前，樂得麾衆大進，攻撲長安。麴索兩人保守不住，卽由外城退入內城，外城遂致陷沒。曜復攻內城，圍得水洩不通。

城中糧食已盡，斗米值金二兩，人自相食，或餓死，或逃亡，唯涼州義勇千人入城助守，誓死不移。太倉有麴敷十餅，由麴允先時運入，舂碎爲粥，暫供宮廷，尋亦食盡。時已爲愍帝三年仲冬，雨雪霏霏，饑寒交迫，外面的鉦鼓聲，刀箭聲，又陸續不絕，日夜驚心。愍帝召入麴允索綝，與商大計。允一言不發，只有垂淚。綝想了多時，但說出了一個「降」字。綝前時爲模復讎，約同起義，尙有丈夫氣象，胡爲此時一變至此。愍帝亦不禁涕泣，顧語麴允道：「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看來只好忍恥出降，藉活士民。」允仍然不答。忽有將吏入報道：「外面寇兵勢甚猖獗，恐城池不能保守了。」索綝便搶步出去，允亦徐退。愍帝長嘆道：「誤我國事，就是麴索二公。」隨卽召入侍中宗敞，叫他草就降條，送往曜營，敞持牋出殿，轉示索綝。綝留敞暫住，潛使子出城詣曜，向曜乞請道：「今城中糧食尙足，支持一年，急切未易攻下，若許綝爲車騎將軍，封萬戶郡公，綝卽當舉城請降。」曜不禁動怒，叱責綝子道：「帝王行師，所向惟義，孤將兵已十五年，未嘗用詭計欺人，你前時何故紿允？」必待他兵窮勢極，然後進取。今索綝所言如此，明明是晉室罪臣，天

下無論何國，不講忠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誅，果使兵食未盡，儘可勉力固守，否則糧竭兵微，亦宜早知天命，速即來降，何必欺我！說着，即令左右將繚子推出，梟首徇衆，送還城中。繚得了子首，當然悲哀，惟自己總還想保全性命，沒奈何遣發宗敞，使詣曜營乞降。

曜收了降牋，令敞返報。愍帝委實沒法，自乘羊車，衝壁輿櫬，馳出東門。羣臣相隨號泣，攀車執愍帝手，哭聲震地。何益國事？愍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掩面泣歎道：「我智不能謀，勇不能死，難道就隨主出降，北面事虜麼？」說至此，即向愍帝前叩別，且啓愍帝道：「願陛下好自珍重，恕臣不能追隨陛下。臣今日死，尚不失爲晉臣呢。」素繚其聽！拜畢起身，用頭撞門，頭破腦裂，倒地而亡。愍帝到了此時，已無主宰，意欲不去，又不好不去，乃徑詣曜營。接見愍帝，居然行起古禮，焚櫬受璧，暫使宗敞奉帝還宮，收拾行裝，指日東行。

越宿，曜入長安城，檢點圖籍府庫，令兵士入迫愍帝及公卿等遷往曜營。又越一日，曜派將押同愍帝等人，送往平陽。愍帝登漢光極殿，漢主聰早已坐着，由愍帝稽首行禮。麴允伏地痛哭，觸動聰怒，命將允拘入獄中。允即自殺。還是與吉朗同時殉國，較爲清白。聰授愍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贈麴允車騎將軍，旌揚忠節，獨責索繚不忠，處斬東市，斬得爽快。一面下令大赦，改元麟嘉，命中山王曜假黃鉞大都督，統領陝西軍事，進官太宰，改封秦王。於是西晉兩都，一併覆滅，西晉遂亡。總計西晉自武帝稱尊，傳國三世，共歷四主，凡五十一年。小子有詩嘆道：

洛陽陷沒已堪哀，誰料西都又被摧。
懷愍相隨同受擄，徒稽史迹話殘灰。
西晉雖亡，尚有征鎮諸王，能否與廢繼絕，且至下回再表。

以十三齡之弱女，獨能奮身而出，突圍求援，如此奇女子，求諸古今史乘中，得未曾有，本回力爲摹寫，尤足使女界主色。吾慨夫近世女子，躬身學校，假平等自由四字爲口頭禪，居然侈言愛國，要求參政，會亦聞有苟灌之實心實力，得保君親否耶？他如梁緯妻辛氏，秉貞抱節，不肯苟全，誰謂中國婦女，素無學識，以視今日之略識之無，眼高於頂，自命爲士女班頭，而反蕩檢踰。

閑，不顧道德，吾正不願有此奇邪之學識也。麴允索綝，奉愍帝而續晉祚，復降劉曜而亡晉室，出爾反爾，自相矛盾，而索綝尤爲不忠。允之死，已有愧魯允。吉期諸人，綝之被殺，并有愧麴允等是一死，而或則留芳，或反貽臭，奈之何，不辨之早辨也。愍帝謂誤我事者，麴索二公，其言誠然。或謂愍帝用人不明，未嘗無咎，然愍帝年未及冠，又繼流離顛沛之餘，情有可原，迹更可憫，而索綝之罪，不容於死，試證以荀女梁妻，其相去爲何如乎？

第三十回 牧守聯盟奉牋勸進 君臣屈辱蒙難喪生

却說長安陷沒，愍帝被擄，蕩蕩中原，又變了沒有正主的國家。霸上屯着的援兵，都已遁還，就是涼州差來了王該，也收回義勇，與黃門郎史淑同去。迴應前回，一絲不漏。當愍帝出降前一日，淑曾親受詔命，賡着愍帝手書，加拜

張寔爲涼州牧，承制行事。且詔中有云：「朕已命瑯琊王容，繼攝大位，願公協贊，共濟多難。」云。淑得先入王該營中，所以與該同往。行到姑臧，就是涼州治所，當下入見張寔，報明愍帝被擄情形。寔辭官不受，大哭三日。又遣司馬韓璞等，率步騎萬人，東往擊漢，并貽南陽王保書。有云：「王室多難，不敢忘死，況朝廷傾覆，天子蒙塵，東向悲憤，死有餘責。今遣璞等討賊，願公即日會師，同建義舉。寔當唯命是從。」這書亦付璞帶去。璞至陝西，爲寇所阻，自思手下只有萬人，怎能敵得過數萬漢兵，不如見機引還，尚保萬全，乃麾兵徑歸。就是寄保一書，亦不得達。惟涼州一帶，幸由張氏鎮守，尙得無恙。先是關中有童謠云：「秦州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長安失陷，漢兵四掠，氏羌亦乘隙蠢動，騷擾隴右。雍秦兩州人民，十死八九，惟涼州得安，果與歌謠相符。弘農太守宋哲，自長安奔至建康，田瑯琊王容接見，哲從懷中取出愍帝詔書，南面宣讀。容下階跪伏，但聽哲讀詔道：

遭遇迤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率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

寒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奔潰，因令平東將軍宋哲，詣丞相府，具宣朕意，使攝萬幾，恢復舊都，修繕陵廟，以雪大恥而報深讎，是所至望，丞相其毋辭！

詔既讀畢，容起身接受，留哲在府，暫復述及長安情狀，容乃入易素服，出次舉哀，且移檄四方，擬即北征。西陽王羨，係前汝南王亮第三子，見前文。曾從容渡江，容承制拜爲撫軍大將軍，至是邀同僚佐牧守，上牋勸進。容不肯從，羨等再三固請，容慨然流涕道：「孤乃皇晉罪人，惟有蹈節死義，誓雪國恥，得能濟事，尚可自贖，且孤本受封瑯琊，若諸賢見逼，再四不已，孤只有仍歸原國便了。」你亦知罪麼？但恐言不由衷，徒然欺人。說罷，便自呼私奴，命駕歸國。羨等不敢再勸，但請依魏晉故事，稱爲晉王。容乃允諾，擇日即晉王位，設壇西郊。屆期受僚屬參謁，改元建武。建武在平陽，容既不欲稱尊，何必急急改元。號建業爲建康，頒令大赦。除殺祖父母及劉聰、石勒等，不從此令外，悉數有免。

遂備置百官，立宗廟社稷。有司請立王太子，容愛次子宣城公衷，意欲爲嗣，因商諸王，導道：「立子應該尙德否？」導主張立長，謂世子紹與宣城公朗儁相同，但立長較爲順理，幸勿亂序。容乃立世子紹爲王太子，次子衷爲瑯琊王，奉恭王後。恭王名覲，見前。使鎮廣陵。紹與衷同爲宮人荀氏所生，頗得容寵，唯容妃虞氏，素妒荀宮人，荀氏不免怨望，爲容所聞，遂致見疎。虞妃無子，至容爲晉王時，又已去世，所以立紹爲嗣，紹雖見立，荀氏仍不得加位，但追尊虞氏爲王后，這也無容細評。西陽王羨，受封太保，外如征南大將軍王敦，進爲大將軍，領江州牧，右將軍王導，進爲驃騎將軍，領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左長史刁協，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爲吏部尙書，軍諮祭酒，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尙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餘亦封拜有差。王敦辭去州牧，王導因敦外握兵權，亦辭去中外都督，賀循亦自稱老病，辭去中書令，容皆准如所請。惟改任循爲太常卿，循爲江左儒宗，明習禮儀，頗爲容所推重。還有刁協，歷仕中朝，熟諳舊事，容亦隨事諮詢。江東草創，百爲待舉，一切興作，多由二人決議，纔見推行。

未幾，又來了一個名士，姓溫，名嶠，字太真，乃是故司徒溫羨從子，本是祁縣人氏，父愴爲河東太守。嶠生性聰穎，博學能文，年十七時，已有盛名，州郡辟召，均皆不就。後爲東閣祭酒，補授潞令。平北大將軍并州刺史劉琨，妻係嶠從母，琨因引爲參軍，遷擢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拒擊石勒，輒有戰功。琨進官司空，復任嶠爲右司馬。小子嘗閱世說新書，亦稱世說新語爲劉宋臨川王義慶所著。載有嶠艷史一則。嶠元配王氏，早年病歿，從姑劉氏有一女，秀外慧中。

劉氏囑嶠覓壻，嶠自有婚意，但佯答道：「佳壻難得，若有人似嶠，可能中意否？」劉氏道：「不敢望汝，但教品學少優，便可將就了。」過了兩三日，嶠卽入報道：「已得佳壻了，門地恰也清高，壻現爲名宦，與嶠相似。」劉氏大喜，嶠卽取出玉鏡臺一枚，作爲聘物，劉氏當然收下。到了婚期，嶠引導彩輿，往迎新嫁娘，劉家還道嶠是媒妁，待以常禮，及劉女登輿，嶠亦隨回，竟令彩輿擡入己家，居然改穿吉服，自作新郎，與女交拜禮畢，入房，女用手自披紗扇，顧嶠大笑道：「我原疑是老奴！」嶠亦笑道：「如嶠可得配卿否？」女本來慕嶠，自然樂允。舊中表作爲新夫婦，相親相愛，更逾常人。惟看官不要誤作琨女，琨妻是嶠的從母，俗例叫姨母，若劉氏是嶠的從姑，乃是姑母，與姨母不同。爾雅謂父之從父姊妹爲從姑，母之姊妹爲從母。這事雖無關時勢，但古今傳爲韻事，所以小子也隨筆敘入，見得嶠風流自喜，確是一個不羈才。

至長安陷沒的時候，琨爲石勒所攻，奔入薊城，當時也有一段情事，不得不補敘明白。漢主聰使劉曜攻長安，復使石勒攻并州，雙方並舉，免得琨入援。長安勒進陷，郿守將劉演遁往段氏。演守郿，見二十六回。勒復進圍樂平，太守韓據向琨求救，適琨子遵，因代有內亂，見前回。引着代將衛雄、箕澹等，并及人馬牛羊，趨回晉陽。琨得了資助，卽擬出兵拒勦，箕澹謂代衆新附，不宜輕用。琨急欲平寇，不從澹言，且使澹率代衆爲前趨，往救樂平，自屯廣牧爲後援。澹中石勒埋伏計，喪失兵馬一大半，走還代郡。韓據亦棄城他竄，并土大震。那石勒確是利害，又從問道襲晉陽，留守長史李弘，竟舉城降勦，於是琨進退失據，不得已奔往薊城，投依段匹磾。匹磾已領幽州刺史，見五十二回見。

琨來奔，很加契重，與琨約爲兄弟，並結姻好，兩人遂歃血同盟，期復晉室，一面檄告華夷，邀同太尉豫州牧荀組，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寧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邵續，兗州刺史劉廣，東夷校尉崔恣，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並推晉王容爲晉主，同心討漢，就是漢將曹嶠，佔據齊魯間郡縣，自守臨淄，築廣固城，因與石勒有隙，也去漢附琨，願戴晉王。琨卽令溫嶠南赴建康，奉書勸進。嶠奉令卽行，母崔氏不願嶠往，牽住嶠裾，嶠絕裾徑去。未免太忍，但爲出行，亦屬難辭。兼程至建康，王道周顛等素聞嶠名，迎入客廳，問明來意，嶠取牋出示，導等大喜，卽引入見容，容面加慰勞，且取牋展覽道：

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烝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多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維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羣臣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霸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維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奔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罹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懼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鉞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依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訟獄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兩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挾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嗣，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幾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已殆，曠之浹辰，則萬幾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圍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竝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待睹神人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廷，與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敢布腹心，幸乞垂鑒！

容旣覽畢，半晌纔說道：「主上播越，正臣子見危致命的時候。奈何敢妄竊天位呢？」遂留嶠在建康，另遣使賈逵覆書，語云：

豺狼肆毒，薦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於王位，以答天下，庶幾迎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弈世之寵，極八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迴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醜醜類，動靜以聞。

琨得晉王容覆書，便與段匹磾商議，先討石勒，再擊平陽。匹磾推琨爲大都督，自爲琨副，聯名檄州郡牧守，會師襄國，且發兵出屯固安。俟集各軍，備匹磾從弟末杯得勒厚賂，多方阻撓，各州郡牧守，亦多徘徊觀望，未聞出師。琨與匹磾只好付諸長嘆，同歸薊城。總之晉亂已甚，天怒人怨，大勢一去，無可挽回。漢主聰原是不道，但勢力強盛，連虜二帝，晉室王公，半多束手，有幾個侈談匡復，或力不從心，或言不由衷，全局似散沙一般，怎能毅然進討，問罪平陽呢？建武元年十二月，漢主聰復弑愍帝，簡直如屠戮犬豕一般，從臣只死了一個辛賓，總算是孤忠耿耿，碧血千秋。

這愍帝遇弑原因，全是聰子粲一人主張，說將起來，又有一番顛末，應該約略敘明。自聰多內寵，不理朝政，凡事皆委粲辦理，且加封晉王。粲不但欲代父統，並想奄有中原，做一個華夷大皇帝，惟事有先後，第一着下手，非除太弟不可。又在東宮，亦竊竊自危。一日，天忽雨血，東宮延明殿中，下血尤多，又且驚且憂，轉問太傅崔遐，太保許遐，兩人齊聲道：「天象已明示殿下，須要流血一次，方可安枕，試想主上立殿下爲太弟，無非暫安衆心，今已屬意晉王，任爲相國，權勢威重，高出東宮，殿下若再容忍過去，位必難保，且有不測的危禍，故不如先發制人，免爲彼算。」又遲疑不答。兩人復並說道：「今東宮衛兵，不下四千，相國輕佻，但教遣一刺客，便足了事，餘王並幼，有何能爲？若殿下有意，二萬精兵，叱嗟可致，一鼓入雲龍門，衛士必倒戈相迎，正無煩費力呢。」又終不從。這却不能告。

東宮舍人荀裕，竟入告漢主聰，報稱瑋遐勸太弟謀反，聰立收瑋遐入獄，尋卽誅死，別使冠威將軍卞抽，率兵監守東宮，禁朝會，又非常憂懼，上表乞爲庶人，請以晉王粲入嗣。抽將表捺住，不使上達。又雖未被廢，已等囚奴，從前又妾靳氏，爲護軍，靳進從妹，與役吏宣淫，被又窺透姦情，殺死靳氏，且屢次嘲準，準暗生忿恨，嘗至粲處進讒，謂又將謀變，竊發有期。粲不禁着急，向準問計，準說道：「主上愛信太弟，若猝然相告，未必肯信，不如撤回東宮監守，使太弟仍得交通賓客，太弟素好待士，必不加防，俟探得間隙，下官乃可舉發，再將太弟往來賓佐，拘住數人，利

誘威迫，不怕大獄不成！一 貪王狡謀，大率如此。粲喜從準言，便令卜抽引兵撤回。又還道是相國有情，得免禁錮，那知他是請君入甕的詭謀。

漢主聰更加糊塗，沈酒酒色，好幾月不出視朝，後宮佩皇后璽綬，多至七人，以斬月華爲正皇后，又揀了一個宮人樊氏，使侍巾櫛。樊氏係聰母張氏侍婢，生小入宮，垂髫後妖媚無比，使得偷霑雨露，仰沐皇恩。聰寵愛逾恆，竟令他爲上皇后，做了斬月光的替身。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想聰必熟讀此詩。 從來女子小人，往往有連帶關係，宮中既有若

干寵妾，當然有若干權閹，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嬖倖用事，車服第舍，僭越諸王子，弟多出爲守令，斬準欲設法除之，不得不聯絡閹人，表裏爲奸。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人品清正，素嫉宦官，雖在公座，不與王沈等交言。侍中卜幹，嘗引竇武陳蕃故事，見東漢演義 隱戒休崇。休崇情願一死，不肯少屈，果然儉人構陷，大禍臨頭。漢主聰忽御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大中大夫公帥，向書王瑛田歆，大司農朱誕，一併加誅。綦

毋達等，同爲宦寺所忌，故亦連坐。侍中卜幹，見詔旨猝下，慌忙諫阻，甚至叩頭流血。王沈站立聰側，厲聲叱幹道：「卜侍中膽敢拒詔麼？」聰聞沈言，拂衣竟入。休崇等遂被牽出市曹，一齊處斬。幹趨退後，有詔黜爲庶人。太宰河間王劉易，大將軍渤海王劉敷，弟 御史大夫陳元達，光祿大夫西河王劉延等，聯名上表，彈劾宦官。漢主聰反將所

上表章，取示王沈，且笑語道：「羣兒爲元達所引，乃致有此癡語呢？」沈卽叩頭稱謝。聰復召粲入問，粲極言沈等忠清，因復封沈等爲列侯。劉易聞詔，伏闕上疏，稽首固諫，聰竟大怒，把易疏撕碎，擲還劉易。易乃趨出，恚忿而死。陳元達臨喪大慟道：「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我從此不能再言，還要活着做甚麼？」及弔畢歸家，亦服毒自殺。何不早去

既而聰宴會羣臣，引見太弟，又見他面目憔悴，涕泣陳詞，也不覺潸然淚下，乃與又暢宴，待遇如初。那斬準王沈等，却非常惶急，兩謁相國劉粲，授與密計。粲卽使私黨王平，往語太弟，又道：「頃得密旨，謂京師將有大變，請飭左右衷甲戒嚴，豫備不虞。」又信爲真言，命宮臣衷甲以待。不意斬準王沈借此誣又聰，聽信讒言，竟使粲往圍東

左右衷甲戒嚴，豫備不虞。」又信爲真言，命宮臣衷甲以待。不意斬準王沈借此誣又聰，聽信讒言，竟使粲往圍東

宮收捕太弟僚佐，屈打成招，自誣與又謀反。供詞入呈。聽反稱沈等忠賢，立廢又爲北海王。粲又使準進毒酖，又死得不明，不白無處伸冤。東宮官屬亦枉死了數十人。粲得立爲皇太子，仍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

會聽出獵上林，召晉愍帝行車騎將軍，使他執戟前導，行三驅禮。平陽父老聚觀道旁，都不覺慘然道：「這便是長安故天子呢！」粲時在列，聽到是言，觸起舊感，俟罷獵回宮，卽向聰進言道：「周武王豈願殺紂，正恐同惡相求，容易生患，不如早除爲是。」聰躊躇道：「前殺庾珉，王儁，尚滋衆議，我今不忍再行此事。」粲不肯遽退，又復力請。聰聽以他日爲約，方纔退出。未幾，又在光極殿會宴。聰使愍帝行酒洗爵，及更衣時，又使執蓋。晉尚書郎辛賓侍從愍帝，不由的目擊心傷，起抱帝腰，大哭失聲。實屬無謂，不過表明一腔忠憤。聰憤憤道：「想汝不望再活，願隨庾珉輩後塵呢。」遂叱左右扯出辛賓，一刀殺死。愍帝嚇得亂抖，只因死期未屆，尚使退回。會榮陽太守李矩，招降洛陽漢將趙固，使與河內太守郭默，共攻漢境。師次小平津。聰令太子粲出禦，固因揚言道要：「當生縛劉粲，贖還天子。」粲卽使人奉表道：「今司馬容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皆以故主爲口實，須兩殺子業，示絕民望，彼矩固等無詞可藉，士卒必離，不戰自潰了。」聰乃害死愍帝，時年纔一十八歲。小子有詩嘆道：

一君陷死幾何年，又聽平陽慘報傳。執蓋洗樽猶遇害，可憐天地兩腥羶。

愍帝遇害，趙固郭默等衆，又被粲發兵擊退。那時晉室統緒，當然要屬諸王。睿了欲知底細，請看下回便知。

兩郡陷沒，晉室垂盡，所留遺者，惟南陽瑯琊二王，同居征鎮，欲求繼絕，舍一王其誰與歸？但南陽王保，局處秦州，瑯琊王睿，雄踞江左，兩者相較，固應屬睿而不屬保。卽以才行言之，睿亦似稍勝一籌。劉琨等之聯名勸進，誰曰不宜？惜乎睿有繼承之勢，而無匡復之心，懷愍窮蹙，不聞出援，至長安失守，移檄北征，亦不過徒有虛名，未見實事。此作者之所以不能無譏也。下半回敘愍帝被弑事，夾入漢太弟又之死讒，原爲銷納之筆，但西晉於此告終，漢亦由是大亂，骨肉相殘，必至覆祀，無古今中外一也。觀於此而知作者之垂戒深矣。

第三十一回 晉王睿稱尊嗣統 漢主聰見鬼亡身

却說愍帝凶問傳至建康，晉王睿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睿尚不許，前會稽內史紀瞻上書申請，大略說是：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神器去晉，於今二載，梓宮未殯，神人無主。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幸陛下垂察！

瞻一面上書，一面已安排御座，召集百官，力勸晉王睿登位。睿尚徘徊不進，至瞻等擁他升殿，還令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厲聲叱績道：「帝座上應列星，誰敢妄撤？妄撤即斬！」睿也爲動容。瞻即請睿下即位令，慰副民望。睿乃允諾，當有革令官繕就文辭，頒發朝堂，令云：

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繫，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謹從衆請，即日履新，特此令知！

令文甫下，忽由奉朝請周嵩遞入一牋，乃是諫阻登基，與衆不同。略言：「古時帝王，義全後取，讓成後受，故能

享世長久，萬載重光，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何不訓卒勵兵，先雪大恥，待至功德具隆，自然天與人歸！云云。這一張牋文，映入容目，不由的心下一驚，默付多時，纔把原牋遞示百官，又說出幾句謙遜的話頭。曲折寫來，心術已昭然如揭。紀瞻等頓時大譁，統言周嵩無知，應從貶斥。右將軍王導進言道：「諸公不必譁，殿下亦不必過謙。聖如孔子，猶言從衆，一二人異議，何足介懷？請殿下易衣登座，君臨萬民，然後四海有主，方好壹意討虜了。」容聞導言，始決意踐阼，復入內改着法服，袞冕出郊，祭告天地，還朝卽皇帝位，受百官謁賀。百官依次俯伏，山呼已畢，容命導並升御牀，導固辭道：「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從仰照呢？」容乃罷議，因卽下詔道：

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尹，至於華戎，致輯大命於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燔柴頌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我弘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慶，欽哉！惟命！

看官記着，容是江東開國的第一個主子，歷史上稱爲東晉，又因他後來廟號，叫作元皇帝，所以沿稱元帝。先是江左有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時人都莫名其妙。至永嘉年間，容與西陽王業，注見前文。汝南王祐，夷長孫。南頓王宗，業弟。彭城王釋，宣帝弟。東武城侯植，曾孫。相繼渡江，容獨得爲帝，童謠始驗。但窮究底細，實是牛代馬後，小子於前文中，已經敘過，想看官應早接洽呢。話休絮煩。

且說元帝容既已卽位，頒詔大赦，復改建武二年爲太興元年，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紹幼年聰穎，素得父寵，數歲時，坐置膝下，適長安使至，元帝問紹道：「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孰遠？」紹答道：「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次日，元帝款待來使，并宴及羣僚，又召紹出問道：「究竟長安近呢，還是日近呢？」紹却答言日近。元帝失色道：「

汝曾言長安近，爲何今日異詞？」紹又答道：「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所以說是日近。」元帝益覺驚異，羣僚當然推爲奇童。及長，頗知仁孝，喜屬文辭，又善武藝，好賢禮士，虛心納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仍不脫竹林舊日。元帝稱亮有清才，因納亮妹爲紹婦，紹爲太子，庾氏當然爲太子妃，亮亦得侍講東宮。元帝嘗以韓

非書賜太子，亮進諫道：「申韓刻薄傷化，不足取法。」太子紹深納亮言，故不尚煩苛，專主寬簡，中外目爲賢儲君。

紹弟瑯琊王哀，會奉父命，帶領銳卒三萬，往助豫州刺史祖逖，北討石勒。逖自擊楫渡江，進至譙城，見二十六回。流人張平樊雅，會聚衆譙郡，自稱塢主。逖使參軍殷乂往招平雅，乂意甚輕平，謂平屋只可作廐，又見大鑊，謂可置鐵器。平夸言是帝王鑊，待天下清平，大有用處。乂冷笑道：「頭且不保，尙愛這鑊麼？」平勃然怒起，拔劍斬乂。乂真不知世務，徒自取死。遂督衆固守。逖往攻不克，以重利啗平，將謝浮，使殺張平。浮將平刺死，攜首獻逖。惟樊雅尙據住

譙城，不肯降服。逖更使人說降，譙城乃下。石勒遣從子虎圍譙，適南中郎將王含，使參軍桓宣往援，虎乃退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至琅琊王哀馳至，譙城已經解圍，哀還建康，數月病歿。哀有弟冲，封東海王，使繼故太傅越宗祀，尊越妃裴氏爲太妃。見二十三回。冲弟晞，亦封武陵王，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進王敦爲江州牧，遷刁協爲尙書令，荀崧爲尙書左僕射，其餘內外文武各官，俱增位二等。惟出周嵩爲新安太守，陰示薄懲。

忽由河北傳到駭聞，乃是前并州都督劉琨，竟被幽州刺史段匹磾殺死，看官閱過前文，應知匹磾與琨，約爲兄弟，申以婚姻，同盟討漢，齊心事晉，爲甚麼凶終隙末，反致害琨呢？原來元帝卽位，會命琨爲太尉，仍廣武侯，匹磾爲渤海公。會匹磾因兄死奔喪，琨遣嫡子羣送往，偏匹磾從弟末桮，私通石勒，率衆襲擊匹磾，末桮得賄事見前回。匹磾

走脫，劉羣爲末桮所執，厚禮相待，許琨爲幽州刺史，誘羣同攻匹磾。羣不得已，允了末桮，作書遺父，請爲內應。偏匹磾回薊，防備未極，屢遣探騎偵察，湊巧末桮使人被他拘住，搜得羣書，獻與匹磾。匹磾卽將原書示琨，琨大爲驚異。匹磾道：「我知公無他意，所以白公。」琨答道：「與王同盟，志匡王室，仰仗威力，期雪國恥。若兒書密達，乃是末

杯爲反間計，離我二人，我終不私愛一子，負公忘義呢。」匹磾也一笑而罷。琨本別屯，故征北府小城，此次由匹磾召來，彼此證明心迹，情好如初。琨即欲還屯，匹磾弟叔軍、白兄道：「我等俱係胡人，向爲晉所輕視，今不過畏我兵衆，所以甘心俯就，若我骨肉構禍，示以間隙，適使彼得圖我，倘有人奉琨發難，我族將從此無遺了。」匹磾因留琨不遣。琨庶長子遵，留居北府小城，聞琨被拘，遂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使人慰諭，遵等不從。經、匹磾發兵圍攻，相持兼旬，小城中糧盡食空，守將龍季猛、暗降、匹磾斬橋、綏，劉遵開城納匹磾兵。遵與羣俱皆失計，徒致害死乃父。琨迭聞變故，自知難免，索性將生死置諸度外，毫不慌忙，惟尚有一腔忠憤，無處可揮，特吟五言詩一首，寄贈別駕盧諶詩云：

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維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曲逆侯陳平。鴻門賴留侯。張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通二霸王，安問黨與讎？中衣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數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作繞指柔？

詩中寓意，無非借鴻門、白登故事，激厲盧諶，諶無甚奇略，但用常詞酬和，且謂琨措詞未合，不應作帝王思想。現見他不知己意，付諸一歎罷了。已而代郡太守辟閭嵩，辟閭係複姓。與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同謀，欲襲匹磾，救出劉琨。不料韓據女爲匹磾兒妾，得知三人密計，竟告匹磾。匹磾即誘執王據、辟閭、嵩，並皆殺死。會江州牧王敦，寄書匹磾，嗾使殺琨。不知他所挾何讎，莫非因患奸不同，故有此舉。匹磾亦慮衆爲變，託稱建康有詔，處琨死刑。琨聞敦使到來，顧語子姪道：「處仲，敦字處仲。使來，不聞見告，這明明是誘殺我呢。死生有命，但恨讎恥未雪，愧與君親相見地下呢。」因嗚咽流涕。俄頃，即有吏趨入，僞傳詔命，逼琨自縊。琨子姪四人，亦俱被害。盧諶等率琨遺衆，走依末杯，奉琨子羣爲主，暫依末杯部下。末杯、匹磾，益尋讎不已，晉人尤不服匹磾，相率離散，匹磾亦轉盛爲衰。

元帝聞匹磾殺琨，尚畏匹磾勢焰，不敢指斥，且未嘗爲琨舉哀。琨右司馬溫嶠，表稱琨盡忠帝室，應加褒卹。元帝不報，但除琨爲散騎侍郎。嶠既悲琨死，又聞母亡，因固辭職位，苦請北歸。有詔不許，且勵責道：「今寇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尚不得進，嶠怎得專顧私難，任官不拜呢？」嶠不得已受命。

會涼州刺史西平公張寔，遣牙門將蔡忠，通問建康，書中尚用建興年號，不稱太興。當時東西懸隔，元帝卽位的詔書，尚未頒到，所以猶仍舊號，且遣忠東行，亦非無因。南陽王都尉陳安，舉兵叛保，入逼上邽。保向涼州告急，寔發步騎二萬人往援，安始退去。涼州兵還鎮，謂保欲自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因向寔獻議道：「南陽王不思國恥，遠欲稱尊，將來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公當爲天下首倡，奉戴江東。」寔依詵言，乃使忠詣建康。及忠自建康西歸，寔亦已知元帝卽位，并由忠代贄詔書，雖語多慰勉，實含有專制的義意。寔也未免懷嫌，陽若奉晉，陰實離晉，嗣是涼州亦別爲一國了。即十六國中之一。

當時尚有南安赤亭。

水名。

羌人姚弋仲，爲後漢時西羌校尉遷那子，懷帝末年，因見中國大亂，得由赤亭東徙。

榆眉，華夷人民，襁負相隨，共有數萬。弋仲遂自稱扶風公。爲後秦開國張本。洛陽氏曾楊茂搜，見前文。有子難敵，襲踞梁

州，刺史張光憤死，光子邁戰歿，嗣由州人張成，糾衆逐去難敵，舉州附成。成主李雄，得管領梁益二州，難敵回至略

陽，適茂搜病死，便嗣立爲氐王，這也是一路雜胡。代王普根，戡定國難，不久卽死。國人立猗盧從子鬱律爲主。鬱律

好武，擊走鐵弗部酋劉虎，收降虎衆，又西取烏孫故地，東併勿吉諸部，士馬精強，復得雄長北方。還有慕容廆庶兄

吐谷渾，吐谷讀若突欲。與廆分部自治。會二部馬鬪，廆遣人誚渾，渾卽率衆西徙，後復度隴而下，據洮水西，拓地至白

蘭，羌別種。

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懷兄渾，爲作阿干歌。渾子甚多，相傳有六十人，長子吐延嗣位，未幾

爲羌人所殺，子葉延繼立。葉延好學尚禮，謂公侯之子，得用王父字爲氏，因把吐谷渾三字作爲國號，後來享國最

長，在五胡十六國外，好算是一個西徼的雄封哩。連號數國自成一束。

獨漢主聰，驕淫荒虐，不修政事，朝廷內外，無復綱紀，佞人日進，貨賂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聰次子大將軍敷，屢次泣諫，聰大怒道：「爾欲乃公速死麼？朝朝暮暮，生來哭人。」敷積憂病死。河東大蝗，犬豕相交，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內史女人，化爲丈夫，災異不絕，聰毫不戒懼。已而聰所居螽斯百則堂，猝遭火災，焚死聰子孫二十餘人，聰自投牀下，哀寒氣絕，良久乃蘇。但事過又忘，淫昏如故。中常侍王沈，有一養女，年方十四，嬌小玲瓏，爲聰所愛，擬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上書諫阻，略云：

臣聞皇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嫺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關雎之化洽，則百世之祚永。孝成漢成帝，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侍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椽玉簀，而對腐木朽檻哉？臣恐無福於國家，反有害於宮寢也。明知冒瀆，不敢不陳，謹昧死上聞。

聰覽畢大怒，卽令中常侍宣懷傳語太子粲道：「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嫚語，無復君臣上下禮節，速卽加刑。」粲一奉命，便飭兵吏收捕鑒等，牽往市曹。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至殿門，意欲入諫，王沈密囑司閤，不許入內。沈却自赴市曹監刑，用杖叩鑒等道：「庸奴庸奴，尙能逞刁麼？乃公養女爲后，干汝甚事？」鑒瞋目叱沈道：「豎子！以豎子對庸奴，恰是絕對。」使皇漢滅亡，卽由汝等鼠輩與靳準一人。我死後，當詣先帝前訴汝，活捉汝等至地下一懿之亦厲聲道：「靳準梟聲獍形，必爲國患，汝等爲國蠹賊，黨同梟獍，今日食人，他日人亦食汝，看汝能活到幾時？」沈且怒且慚，立使刑吏加刃，刀光起處，首皆落地，時人都爲呼冤。

中常侍宣懷，也覓得一個麗姝，作爲養女，獻入漢宮。聰多多益善，一視同仁，復立他爲中皇后。這八九個年少嬌娃，輪流供御，再加後庭粉黛，不下千百，任令聰隨意選召，日夕淫嬲，就使銅頭鐵骨，也爲所鎔，何況是血肉身軀。

呢？聰漸覺不支，奄臥光極殿寢室中，常聞鬼哭，更遷至建始殿中，鬼哭如故。聰少子東平王約已經天逝，一日，聰適書寢，並未睡熟，驀見帳外有一人影，舉目審視，不是別人，正是東平王約，禁不住大聲呼異，聲浪一傳，那人影復杳然不見。這是聰淫慾過度，目光昏亂，並非真正見鬼。聰越加驚疑，便召太子粲入室，握手叮嚀道：「我寢疾纏綿，見聞多怪，今又見約來此，想是我命該終，此兒特來迎我呢。人死果有神靈，我亦何必怕死。但現今世難未平，汝不必拘守諒闇古制，朝死夕殮，旬日出葬便了。」何勞汝囑，他已憤汝速死了。粲含糊答應。聰又命粲頒發詔令，徵劉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並錄尚書事，夾輔朝政，二人皆奉表固辭。粲復入白，聰乃改令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毳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過了數日，聰病加劇，滿身呼痛，等到氣竭聲嘶，兩目一翻，嗚呼死了。共計在位九年，太子粲嗣爲漢主，依聰遺命，旬日即葬，追諡聰爲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小子有詩歎道：

九載淫荒惡貫盈，到頭一死國隨傾。及身倖免兒孫受，莫向蒼天怨不平。

粲既嗣位，恣行無道，比乃父還要荒淫，欲知詳情，試看下回續敘。

紀瞻周嵩，一勸晉王睿稱尊，一阻晉王睿即位，勸睿者以繼統爲正，阻睿者以雪恥爲先，固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但觀睿之無志北征，則知紀瞻之請實自揣摩迎合而來，不若周嵩之義正詞嚴，較爲直諫。睿一即位，使王導並坐御牀，夫自古無君臣共坐之理，睿喜極忘懷，故有此語，然則睿之情亦大可見矣。若漢主劉聰，荒淫不道，天變人異，不足以儆其心，甚至刑餘養女，俱冊爲后，古人謂並后匹嫡，足爲亂本，如聰之所爲，正不特並后匹嫡已也。乃在位九年，竟獲考終，閱者幾疑惡報之未彰，不知報愈遲者禍愈烈，試觀下回斬準之亂，掘墓毀廟，盡屠劉氏，乃知聰之惡爲最甚，而報之慘亦甚以加矣。

第三十二回 誅逆登基羊后專寵 乘釁獨立石勒稱王

却說劉粲爲劉聰長子，少時却也聰雋，具文武才，自得爲宰相後，威福自專，遠忠賢，近姦佞，任情嚴刻，拒諫飾非；好興宮室，羅列妾媵，相國府彷彿紫宮，及繼承大位，毫無戚容。聰后靳月華，得尊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這四后俱在妙年，未滿二十，而龐兒均皆齊整，模樣兒又皆輕狂，此次劉聰已死，眼見得四位嫠婦，不耐守孀，好在嗣主粲能體心貼意，善代父勞，一身周旋四后，夜以繼日，挨次恣淫，婦人家水性楊花，樂得屈尊就卑，共圖歡樂。聰只恁一單后，粲能恁及四人，確是勝盜。但粲已有妻孥，未免多嘴，粲乃立妻靳氏爲皇后，想又是靳家兒。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年漢昌。

司空靳準，陰蓄異志，潛入白粲道：「臣聞諸公欲行伊霍故事，將先殺太保，次殺臣身，另推大司馬統攝萬幾。陛下若不先圖，臣恐禍機不遠，便在旦夕間了。」粲瞿然道：「恐無此事，休得相疑。」準快快退出，恐粲轉告諸劉，反致殺身，乃急商諸太后皇后，教他乘間進讒。二后俱係靳家兒女，當然唯命是從，趁着粲入宮行樂，便說諸劉如何設謀，如何廢主，雖是無端捏造，一經鶯簧百囀，竟覺得語語似真。靳月華尤善逞刁，對着粲前，嗚咽與語道：「宗臣等密謀廢立，無非爲嗣君恣淫而起，嗣君欲脫免此禍，幸勿再至妾宮，妾願與陛下生別，冀得少安。」看官試想，粲與靳月華已似膠漆相投，融成一片，那裏還分拆得開？經此一激，遂不管他是真是假，是好是歹，便毅然下令，收逮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顛，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勸等，一古腦兒斬首。驥弟車騎大將軍吳王劉暹，亦連坐被誅，惟太傅朱紀，太保呼延宴，太尉兼尚書令范隆，出奔長安。

粲又大閱上林，謀討石勒，命丞相劉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留鎮長安。授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準暗

囑內侍，令勸粲晏處後宮，凡軍國重事，儘付大將軍裁決。粲正流連四美，倚翠偎紅，巴不得有此良臣，代主國事，好使他安心縱樂。那知準懷着鬼胎，潛謀不軌，乃大權到手，遂矯託粲旨，用從弟靳明爲車騎將軍，靳康爲衛將軍，彷彿生衍三窟。所有宮廷宿衛，概歸兄弟三人節制，於是決計作亂，戒兵待發。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老成碩德，向負時望，準欲引爲臂助，遣人與謀。延怎肯從亂？且擬入宮告粲，途次爲靳康所劫，送至準處。準把延拘住，當即勒兵入宮。宮中無人阻攔，一任準等闖進，直登光極殿，使人執粲。粲尚在太后宮中，與靳月華飲酒調情，突見甲士馳入，還道是同宗發難，走匿牀下。甲士呼道：「司空有令，請主上升殿！」粲聽了司空兩字，不待收捕，便放膽出來，隨甲士趨入殿中。那知準竟高升御座，瞑目叱粲，說他種種淫虐，罪在不赦。粲纔覺着忙，雙膝跪下，叩頭乞哀。女增向岳丈磕頭，理所應有，可惜這岳丈不肯容情。準置諸不保，竟喝令左右將粲刺死，一面拘拏劉氏眷屬，無論男女，不問少長，皆屠戮東市，只留着靳太后、靳皇后二人，發掘劉淵、劉聰、陵墓，梟聽死屍，焚燬劉氏宗廟。準與劉氏無縫，乃殘毒至此，是必冥冥之中，另有一種公案。嗣是徹夜鬼哭，聲聞百里。惟征北將軍劉雅，得出奔西平。

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召語漢臣胡嵩道：「從古無胡人爲天子，今將傳國璽付汝，汝可送還晉家。」既屠劉氏，却不願爲帝，準非乃太愚。嵩不敢受。準又怒起，立命殺嵩，另派人通使司州。司州尚有晉屬地，由河內太守李矩，遷爲刺史，聞漢使到來，不知何因。至相見時，來使語矩道：「劉淵屠各注見前文小醜，因大晉內亂，乘隙稱兵，矯稱天命，至使二帝幽沒北廷，現由靳大將軍漢天王爲晉復讎，屠滅劉氏，謹率衆扶侍梓宮，請代表上聞！」矩乃飛奏元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胤尚未至平陽，那劉曜、石勒等已合兵攻準，眼見是戰雲擾擾，不便進行。準潛居宮禁，超擢私黨，誅鋤異己，仍將王延釋出，令爲左光祿大夫。延怒罵道：「屠各逆奴，我豈肯爲逆臣！快快殺我，且剗我左目置西陽門，右目置建春門，好看相國大將軍入都，同誅逆賊哩！」準當然大憤，把延殺死。
相國劉曜，自長安發兵討逆，大將軍石勒，亦率精銳五萬人，先驅討準，據住襄陵北原。準屢撥兵挑戰，勒堅壁。

不動，通書劉曜，願會師同進。曜行抵赤壁，正與呼延晏、朱紀、范隆相遇，報明平陽慘狀，且言曜母及兄亦俱遭害。曜不禁大慟，誓報親讎。呼延晏等遂請曜即尊謂：「國家不可一日無主，應先加尊號，維繫衆望。」曜即依議，就在赤壁設壇，行即位禮。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使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各仍原職。遣使拜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平陽，收降羌羯人民七萬餘名，均徙往所部郡縣。劉曜亦檄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進屯汾陰，作爲聲援。

靳準聞兩路進兵，恐不能敵，乃使侍中卜泰持了乘輿服御，送往勒營，情願修和。勒將泰囚送曜營，曜釋了泰，婉顏與語道：「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仿行伊霍故例，使朕得登大位，不特無罪，並且有功。若能早迎大駕，當以政事相委，寧止免死，卿可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乃別去，返報靳準。準已害曜母及兄，恐曜未必相容，因沈吟不決。會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與將軍馬忠等，刺殺靳準，推靳明爲盟主，再使卜泰賫奉傳國六璽，獻與劉曜。曜欣然語泰道：「使朕得此神璽，建帝王大業，實賴卿力。」因厚待卜泰，囑令返報許他歸降。

石勒聞卜泰持璽降曜，未嘗報勒，遂不禁怒起，增兵攻明。明出戰屢敗，嬰城固守，且遣人向曜求救。曜使劉雅等納降，靳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歸曜營。不料曜變了面目，俟明入見時，一聲呼喝，便把他兩手綁住，推出梟斬。且將靳氏全家誅戮，就是靳太后、靳皇后等，亦悉數祭刀。惟靳康女，饒有姿容，爲曜所羨，擬納爲皇后。女慨然道：「陛下既誅妾父母兄弟，還要留妾何用？況妾家犯了逆案，致受誅夷，古人懲逆鋤惡，尙當污宮伐樹，難道可容留子女麼？」靳家亦有烈女，不得謂部婁之下，必無松柏。說至此，淚容滿面，越覺令人生憐。曜怎忍下手，還與他譬喻百端。康女總咬定一個「死」字，始終不肯從曜。曜乃縱令自去，且免康一子，使奉靳氏宗祀。

迎母胡氏喪於平陽，還葬粟邑，諡爲宣明皇太后，追尊三代爲皇帝，徙都長安，前築光世殿，後築紫光殿。立羊氏爲皇后，羊氏就是晉惠帝繼室，從前五廢五復，九死一生，不料尙有這一段外緣，要去做那外國皇帝的正宮。曜

嘗私問羊氏道：「我比司馬家兒優劣何如？」羊氏嫣然一笑，復柔聲作昵語道：「陛下乃開國聖主，怎得與亡國庸夫互相比論？彼貴爲帝王，只有一妻一子，及本身三人，尚不能保護，使妻子受辱庶人手中，妾當時已憤不欲生，何意復有今日？妾生長高門，誤配庸奴，嘗怪世間男子爲甚麼無丈夫氣，及得侍陛下，趨奉巾櫛，乃知天下自有丈夫，正不能一概並論呢。」虧他老臉，說得出這種話兒。

聞言大悅，寵愛有加。羊氏也格外逢迎，牀第承歡，情好百倍。接連生下三子，長名熙，次名襲，幼名闡，並得寵寵。寵前妻卜氏，已有子數人，曜竟舍長立幼，以羊氏長男熙爲嗣，冊爲太子，另封諸子爲王。繕宗廟，定社稷，用司空呼延晏議，謂：「晉以金德王天下，今宜承晉，取金水相生之義，不必沿漢舊號，可改稱爲趙。」趙出天水，正與水德相符。於是自稱大趙，復以匈奴大單于爲太祖，冒頓讀若墨特，見前漢演義。配天，淵配上帝，牲牡尚黑，旗幟尚玄，頒令大赦。且使侍中郭汜持節署石勒爲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

勒已入平陽，修復淵聰二墓，收瘞劉粲以下百餘屍骸，並將渾儀樂器，徙至襄國，一面遣左長史王修，至長安獻捷，且賀曜卽位。修謁曜稱臣，呈上勒表，曜見表中多恭遜語，很是欣慰，便留修館宴，待遇甚優。勒有舍人曹平樂，前由勒遣至長安，應對皆如曜意。曜使侍左右，未會遣歸，至是獨向曜進言道：「大司馬遣修到此，外表輸誠，內覘強弱，待修一返，報明虛實，彼必將潛兵西來，輕襲乘輿。羯人無信，不可不防。」曜矍然道：「卿言甚是，朕幾爲他所算。」遂發輕騎追還郭汜，且將王修牽出斬首。修隨吏劉茂逃歸，報明修被殺情形，勒遂回襄國，捕誅平樂家人夷及三族，追贈修爲太常，並下令示衆道：

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趙王趙常，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此後與劉氏絕好，俾衆周知！

自勒下此令後，與曜交惡，遂成讎敵，這便是胡羯分離的張本，也就是劉曜滅亡的禍根了。夷狄原無信義，但曜勸

交黨曲在嚙，不在勒。秦州刺史陳安，卽晉南陽王保都尉，他本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曾叛保附漢，叛保事見前同。尋復降成。及劉曜卽位，又遣人至曜處奉表，爲保復讎。原來保聞愍帝凶耗，便欲稱尊，好容易過了一年，竟自稱晉王，改元建康，分置官屬，保體極肥大，相傳重量至八百斤。想非十六兩秤。平居嗜睡，閻弱無能。部將張春、楊次，觸怒被責，因忿懟不平，相謀殺保。陳安嘗逼攻上邽，偏此次上表劉曜，自稱秦州刺史，托名討賊。曜權詞答覆，安卽引兵攻殺楊次，張春遁去。當下檢出保屍，用天子禮安葬，私諡曰元，因卽向曜告捷。曜授安爲大將軍，使鎮上邽。嗣是晉又失去秦州。

還有蓬陂，塢主陳川，嘗自號寧朔將軍，兼陳留太守。晉豫州刺史祖逖，遣人招撫，川願效指揮。逖攻張平、樊雅時，川曾撥部將李頭往助力，戰有功，得逖優待，贈給駿馬。頭感歎道：「若得此人爲主，雖死無恨。」及平誅雅降，均見前同。頭仍返蓬陂，不意陳川疑頭歸逖，將頭殺死。頭黨馮龍，率親屬四百人投奔逖軍。川得報益怒，竟入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滿載而歸。行至谷水，突有一彪人馬，從刺斜裏殺出，截住川衆，不許飽颺。川衆顧命不遑，亂奔亂竄，還管甚麼輜重。那時子女車馬，仍得重歸。看官欲問這支人馬的來歷，便是由祖逖差來，統將叫做衛策。策既截還所掠，還報祖逖。逖命將子女車馬，各歸原主，一無所私，百姓大悅。獨川恐逖進討，思借外援，自忖長安太遠，未便通使，不如就近依附石勒，或得呼應較靈，乃奉書襄國，乞降求救。石勒卽遣從子石虎，率兵五萬，往援陳川。可巧祖逖亦引兵來攻，彼此相見，免不得一場大戰。逖兵寡失利，退駐梁國。旣而勒將桃豹，復率精騎至蓬關，遂與石虎、陳川共擊祖逖。逖設伏待着，敗虎前驅，虎乃退去，與陳川同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卽蓬陂塢。當下由虎倡議，請勒自稱尊號。勒左長史張敬，右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右司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人，當然贊成。虎議異口同辭，勒佯不肯允。虎等又復上書道：

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霸迭興，靜難濟時，績侔

睿古伏維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繫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邱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並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剋日卽位，翹首俟命。

勸覽書後，尙裝出許多做作，西向五讓，南向四讓。越演越醜。僚佐等叩頭固請，勒乃允諾，卽趙王位，赦境內殊死以下，騰出百姓田租半額，分賜孝悌力田及死義子孫，帛各有差。孤老鰥寡，每人穀二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及漢初侯王故例，每世稱元，號爲趙王元年。史家稱爲後趙，示與劉曜有別。勒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並領律學祭酒；任播，崔澹，並領史學祭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並領門臣祭酒。禁胡人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爲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僚首。署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加驃騎將軍，賜爵中山公。其餘羣臣，授位進爵有差。又悉召武鄉耆舊，均至襄國，與同歡飲，暢敍平生。獨舊鄰李陽，不敢赴召。陽嘗與勒爭漚麻池，互致毆傷，所以畏縮不前。勒掀髯道：「我方經營天下，豈與匹夫爲讎？儘管前來，決無他患。」乃又遣鄉人召陽，陽只好硬着頭皮，隨同見勒，伏地謝罪。勒下座扶陽，引臂令起，且與笑語道：「孤往日惹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事成已往，何足介懷？」因特給巨觥，命他暢飲，並賜陽甲第一區，拜爲參軍都尉。不忿舊惡，原是厚道，惟拜官賜第，毋乃太過。嗣復下令道：「武鄉是我故里，譬如漢朝的豐沛，百年以後，魂靈仍當歸復，應豁除三世賦役，不得苦我鄉人。」

會聞桃豹自蓬陂敗還，頗以爲慮，乃致書與逖，願同和好。看官閱過上文，已知豹居守蓬陂，逖亦使部將韓潛，

率兵掩入蓬陂塢，據住東臺，從東門出入。豹守西臺，從南門出入，與潛相持至四旬。潛用布囊盛土，僞作米狀，使千飲人運囊與潛，又別使數人挑米繼進。豹見他陸續運糧，發兵出劫，挑米各人棄擔遁去。豹衆正苦飢疲，奪得糧米，自然喜歡。獨豹以逃糧食充足，不免加憂。逃却令部將馮鐵梭巡汴水，適值勒將劉夜堂運糧饋豹，馮鐵卽報知韓潛，會兵截擊，遂走夜堂，盡奪軍糧。豹聞糧被奪去，料知難守，遂蚤夜出走，遁往東燕城。

逃又使韓潛進次封邱，馮鐵據有蓬陂，自至雍邱駐節，規畫兩河，勦撫兼施。石勒所遣各鎮戍，不是散走，就是降逃，累得勒無法可施，只好與逃通好，乞求互市。逃得書不報，但默許商人往來，按貨課稅，收利十倍。勒因逃籍隸范陽，祖父墓皆在故里，特令范陽守吏代爲修墓，並置守塚二家。逃乃遣使報謝，貽贈方物。勒厚賞逃使，報逃禮儀，計馬百匹，金五十斤。旣而逃將童建擅殺新蔡內史周密，走降石勒。勒斬建首，函送與逃，且寄逃書道：「叛臣逃吏，是我深讎，建負將軍，膽敢叛亡我國，非逋逃藪，亦與將軍同惡，故梟惡以聞。」逃答書稱謝，自是勒衆來降，逃亦不納，彼此各禁侵暴，兩河南北，少得安息。小子有詩咏道：

中流擊楫誓澄清，百戰河南衆醜平。畢竟祖鞭先一著，虜庭也自懾威名。

石勒與逃修和，另圖幽冀并三州，欲知他略地情形，待至下回再詳。

靳準屠劉氏，劉曜亦屠靳家，天爲劉氏之縱惡，而假手靳準，又爲靳氏之肆逆，而假手劉曜，然則世人亦何苦縱惡肆逆，而自取滅門之禍哉？靳康有女，尙知守貞，而羊氏曾爲中國皇后，乃委身強虜，獻媚貢諛，我爲中國愧死矣。篇目特標明羊后，嫉之也。石勒之力攻靳明固未免營私，但如靳氏之敢爲大逆，正應聲罪行誅，豈可如曜之挾詐欺人，誘其降而復殲之乎？故略情原迹，勒尙不失爲正，而曜則行同鬼蜮，未足服人，至殺勒使，而其理尤曲矣，宜乎勒之背曜獨立也。

第三十三回 段匹磾受擒失河朔 王處仲抗表叛江南

却說幽州刺史段匹磾，害死劉琨，因致與情不服，多半叛離。見三十一回。末柸復屢攻匹磾，匹磾不能支持，擬北奔樂陵，往依冀州刺史邵續，行至鹽山，忽被一大隊人馬截住，統將叫作石越，乃是石勒麾下的選鋒。匹磾不敢戀戰，引衆急退，已被石越掩殺一陣，零零落落，走保薊城，已而石勒復遣部將孔萇，攻陷幽州諸郡，勢將及薊。匹磾大懼，又棄城出奔，擬往上谷。偏偏代王鬱律發兵扼阻，不令前進。匹磾恐代兵追來，慌忙竄去。途次又被末柸邀擊，連妻子都及顧，但與弟文鴛等，走依邵續。顧念舊情，留住匹磾。匹磾前曾救續，事見二十七回。匹磾淒然語續道：「我本夷人，因慕義破家，君若不忘舊好，乞與我同討末柸，感惠無窮。」匹磾如果知義，何致枉殺劉琨。續慨然許諾，即督領部曲，與匹磾同擊末柸，斬獲甚衆，末柸倉皇遁去。末柸弟佔據薊城，匹磾與弟文鴛復移兵往攻。

唯邵續還屯樂陵，石勒從子石虎與別將孔萇，同續空虛，竟來攻續，突至城下，大掠居民。續麾兵出救，虎詐敗佯輸，誘續遠追，暗中却令孔萇帶着精騎繞出續背，前後夾攻。續中箭落馬，爲虎所擒，縛至城下，脅令招降守兵。續呼兄子笠等，慷慨與語道：「我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但努力守城，奉匹磾爲主，勿生貳心。」語畢自退。虎將續解往襄國，勒使人責續道：「汝前既歸我，後復叛我，國有常刑，汝甘受否？」續答道：「續爲晉臣，宜盡臣節，本無貳心。前次委命納贖，無非爲保全鄉宗起見，大王不察愚衷，誅及續子，使續不得早叩天門，是大王負續，非續負大王。大王如欲殺續，續自甘就死，尚有何言？」勒聞續言，顧語張賓道：「續言忠摯，孤且增慚，右侯可爲孤招待便了。」賓奉勒命，延續入館，厚加慰撫。尋復令續爲從事中郎，續不願事勒，親自灌園鬻菜，作衣食資，勒稱爲高士，臨朝時輒加歎賞，激勵百僚。

惟續被擒後，匹磾得報，急與文鴛還救樂陵，中途爲石虎所遮，兵皆駭散。虧得文鴛多力，帶領數百親兵，保住匹磾，血戰入城，與續子緝及續從子存等乘陴拒守。石虎孔叢屢攻不克，叢恃強無備，反爲文鴛所襲，大敗一陣，退軍十里。虎亦却走。既而虎與叢又復進攻，相持兼旬，城內糧食垂盡，城外亦被掠一空。文鴛請諸匹磾願決一死戰。匹磾不許。文鴛毅然道：「我以勇力著名，故爲民所倚望，今不能救民，已失民心，況糧竭無援，守亦死，戰亦死，同是一死，何如一戰，倒還好殺死幾個胡虜。」說畢，徑率壯士數十騎出戰。石虎見文鴛出來，麾兵圍繞，至數十匝。文鴛手執長槊，左挑右撥，十盪九決，戳斃虎兵無數，人尙未困，馬却已乏，乃伏鞍少憩。虎高呼道：「兄與我俱出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復得相見，何必苦戰，請釋仗共敘。」文鴛罵道：「汝爲寇賊，早該致死，天不祚我，使我骨肉相戕，令汝猶得稱雄，我寧鬪死，不爲汝屈。」說着，下馬再戰，槊忽折斷，拔刀衝突，自辰至申，腹柙力盡，然後被執。城上守兵當然奪氣。文鴛原是勇士，惜乎徒勇無謀。先是邵續被圍，報至建康，吏部郎劉胤曾奏聞元帝道：「北方藩鎮，只一邵續，倘復爲石虎所滅，何以對忠臣義士，請亟發兵往救，免致沉淪。」元帝不能用。至續已陷沒，乃令

王英持節北行，令續子緝承襲父職。英到了樂陵，坐居圍城，不能南歸。匹磾欲與英突圍，同赴建康，偏邵續弟洎曾爲樂安內史，不許匹磾出城，且欲執英送虎。匹磾正色道：「卿不遵兄志，逼我不得歸朝，已經無禮，且併欲執天子使，送交寇虜，我雖夷人，却未聞有這般橫逆哩。」洎竟迫令緝等輿轎出降。石虎入城，見匹磾，尚拱手行禮。匹磾道：「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我國自亂，竟致如此，既不能死，也不能爲汝加敬呢。」虎竟擁匹磾出城，令與文鴛等同往襄國，勸授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各復本業，分置守宰，按地撫治。於是幽冀并三州，俱入後趙。匹磾留居襄國，猶常着晉朝服，持晉旌節，一住年餘，舊部又密謀規復，仍推匹磾爲主，不幸事泄，爲勒所殺。文鴛邵續亦被燒死。了過段匹磾等。惟末杯尙存，臣事後趙，奄然不振，後文自有表見，暫且擱下。

且說晉江州牧王敦扼守長江，權傾中外，但慮杜會難制，特囑梁州刺史周訪，叫他努力擒會，且預把荊州刺

史一職，作爲酬勞。上有元帝，孰忘私約，酬庸可見。敦已目無君上。

先是杜會出沒漢沔，糾合鄭攀、馬儁，屢與荊州刺史王廙爲難。小子於前文二十九回中，會已敘明。嗣由武昌太守趙彥襄、襄陽太守朱軌、合兵救廙，殺敗鄭攀、馬儁等軍，攀等惶恐乞降。杜會亦請擊第五猗，以自贖。廙因杜會服罪，乃自江安赴荊州，留長史劉浚屯成揚口，竟陵內史朱伺、白廙道：「會乃猾賊，佯示屈服，誘公西行，待公啓程，他定來襲揚口了。」廙不信，伺言，便即就道。途次，接得劉浚急報，會等果入襲揚口，慌忙遣伺還援，揚口已經被圍。伺力戰受傷，浮水得免。會遣人招伺，伺拒絕道：「我年踰六十，不能再從君作賊了。」乃還就王廙病歿甌山。杜會已陷入揚口，復擊退朱軌各軍，徑趨沔口。軌等再戰敗死，會勢大振。幸周訪屯兵沌陽，出奇制勝，大敗會兵。會還走武當、漢沔復平。

訪本爲豫章太守，至是始遷南中郎將，領梁州刺史，進屯襄陽。訪慨語將佐道：「春秋時晉楚交兵，城濮一戰，楚已敗退，晉文謂得臣未死，尚有憂色，今不斬會，禍難未已，我當與諸君再接再厲，誓誅此賊。」於是整繕兵馬，再擬進擊。可巧王敦以荊州相屬，樂得公私兩濟，鼓勇直前。會在武當，未及豫備，被訪領兵突至，踴躍登城，會衆潰散。獨會狼狽出走，距城約數十里，由訪部將蘇溫引兵追來。會欲逃無路，欲戰無兵，只好束手就擒，牽入訪營。訪歷數會罪，腰斬以徇，復移軍轉攻第五猗。猗聞會敗沒，已嚇得魂膽飛揚，那裏還敢對敵。東逃西竄，結果是仍入羅網，爲訪所獲。適王敦移鎮武昌，訪即將猗解往，且作書白敦，謂：「猗本中朝所署，爲會所逼，應特加寬宥，不可加誅。」敦方欲殺人示威，怎肯聽信。周訪待猗解至，即升座叱責，置諸重辟。

時王廙已早蒞荊州，濫殺陶侃將佐，士民交怨。元帝頗有所聞，徵廙爲散騎常侍，令訪代任荊州刺史。敦以前時曾與訪約，至此得朝廷委任，正好踐言，到也沒有異議。偏從事郭舒語敦道：「荊州雖遇寇難，現狀荒敝，但究係用武要區，不可輕易假人，公宜自領爲是。」訪既刺梁州已足報功，倘再移荊州，恐尾大不掉，轉爲公憂。敦聽了舒言，竟易初志，便表達元帝，請留訪仍任梁州，願自領荊州刺史。

雖由郭舒進說所致，但主權總在王敦，敦懷私失信，皆將安辭。

元帝不好駁議，只得加敦荊州牧，命訪留任，但使爲安南將軍。訪平素謙遜，不自矜功，此次也不禁動怒，貽書誶敦，裁賤作答，強爲慰解，並餽訪玉環玉盃，申明厚意。訪將環盃擲地，顧叱敦使道：「我非賈豎，不愛珍寶，怎得把此物欺我哩？」敦使自去。訪務農訓卒，秣馬厲兵，本意欲宣力中原，規復河洛，自與敦有隙，隱料敦有異志，遂壹意防敦。守宰有缺，卽擇心腹補任，然後奏聞。敦雖然加忌，但憚訪勇略，未敢逞威。無如訪已垂老，天不假年，平會後僅閱一載，竟致病逝。訪係南安人氏，與陶侃素相友善，且結爲兒女姻親。廬江人陳訓，有相人術，當訪與侃卑賤時，嘗語二人道：「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亦大略相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壽有長短，事業不能不少異了。」及訪病歿，梁州任所年六十一，尙小侃一歲。兩人俱爲刺史，適如訓言。有詔贈訪爲征西將軍，賜諡曰壯，另調湘州刺史甘卓繼任，兼督沔北諸軍事，仍鎮襄陽。

卓未到時，王敦已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至卓已蒞鎮，敦乃召還郭舒，元帝徵舒爲右丞，敦留舒不遣，自是元帝亦未免疑敦，另引刁協、劉隗爲腹心，裁抑王氏權勢。就是佐命元勳王茂弘，卽導表字，見前。亦漸被疎遠。中書郎孔愉，謂「王導忠賢，且有勳望，仍宜委任如初。」元帝竟出愉爲司徒左長史。王導尙隨勢浮沈，沒甚介意，獨王敦憤憤不平，上疏陳請道：

臣從弟王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維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頃導見疏外，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未免忘情。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激厲薄俗，明君臣合德之義。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維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尙書，杖節京都，並統六軍。旣爲刺史，兼居

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憑，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爲之。以臣闇識，未見其才。如導輔翼積年，實盡心力。自來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若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效忠於社稷耳。事闕補袞，不盡欲言。

這篇奏疏，明明是心懷怨望，挾制朝廷。使人到了建康，先至導第，取疏出示，導搖手道：「此疏不便上聞，煩汝持還便了。」因將原疏封固，交與來使，繳還王敦。敦不甘罷休，仍遣人直接奏陳。元帝覽到此疏，也覺介意，夜召譙王承入宮，出疏與閱，且語承道：「朕待敦不爲不厚，今敦要求不已，語多忿激，究宜如何處置？」承答道：「陛下不早爲抑損，致有今日。若再加姑息，禍患不遠了。」元帝亦不免歎悔。越日，復召劉隗入商，隗請速簡重臣，出鎮方面，以備非常。元帝點首，適王敦表薦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元帝不從，復召語譙王承道：「王敦姦逆已著，視朕如惠皇帝，朕若不圖，必蹈覆轍。湘州地居上游，形勢衝要，怎得再用王敦私人，同惡相濟？看來只好煩勞叔父，爲朕一行。」承答道：「臣仰承詔命，唯力是視，何敢辭勞？但湘州甫遭寇亂，人物凋敝，若奉命蒞鎮，必及三年，方可從戎。否則時日迫促，教養兩難，雖粉身亦恐無益呢。」却有先見之明。元帝竟頒下詔書，令承爲湘州刺史。

承係譙王遜次子，卽宣帝弟城陽亭侯進庶孫，兄隨已歿，承得襲父爵，秉性忠厚，爲元帝所親信。此次出刺湘州，陸辭就道，行至武昌，撤去戎備，坦然見敦。敦不得不設宴相待，席間用言諷承道：「大王係雅素佳士，恐未足爲將帥才。」承知他有意誚己，便應聲道：「鉛刀雖鈍，或堪一割，公亦休得輕人。」敦付諸一笑。及宴畢散席，敦入語參軍錢鳳道：「彼不知畏懼，漫學壯語，顯見是虛僞無術，有甚麼能爲呢？」遂聽令赴鎮。

閱年爲太興四年，春季天變，日中有黑子，夏仲地震，終南山忽崩，時人目爲不祥。元帝益恐王敦爲亂，更命尙

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出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軍事，領司州刺史，鎮守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出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領青州刺史，鎮守淮陰。兩人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隱爲防敦起見。且遷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外尊內疏，一切機事多不與議，但遙與劉隗密通敕奏，決定施行。隗實一庸才，元帝亦大誤信。敦探悉劉隗專政，卽寄書與隗，略言：「足下近得聖眷，朝野共知，現今北虜未滅，中原鼎沸，敦欲與足下等戮力王室，共靜海內，事若有成，帝祚永隆，否則從此無望了。」隗覆書道：「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濟以忠貞，便是區區素志，願與公各勉將來。」敦得覆書，見他言外寓意，更加忿恨。復表陳：「古今忠臣，見疑君上，俱由倖臣交構所致。」這明明是排斥劉隗。元帝益生疑忌，但因籌備未固，暫加敦羽葆鼓吹，藉示羈縻。

敦視劉隗刁協等人均非己敵，惟豫州刺史祖逖頗爲所憚。逖已肅清河南，蕩平羣醜，方擬規畫河北，逐漸進取。偏朝廷簡派戴淵來統豫州，逖因淵徒有虛名，不足共事，心甚快快。且聞王敦與刁劉構隙，將致內亂，眼見是國家多難，勢不能恢復中原，於是感憤成疾，日重一日。臨危時尚營繕虎牢，命諸將築壘，工未告竣，魂已長辭。當時豫州分野，發現妖星，術士戴洋謂祖逖九月當死，歷陽人陳訓亦謂西北當折一大將，就是逖。亦知自應星象，抱病長嘆道：「我志平河北，乃天不佑國，偏欲殺我，我死尚有何望呢？」長使英雄淚滿襟。已而果歿，享年五十有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多爲立祠，有詔贈逖車騎將軍，令逖弟約代領州事。約無撫馭才，士卒離心。王敦得祖逖死耗，喜出望外，遂以爲天下無敵，決計發難。是時爲太興五年正月，元帝方改元永昌，頒詔大赦。那王敦發難的表文，接踵呈入，表云：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中外杜口。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大起事役以擾士民，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

隗使更充征役，仍依舊名，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臣備位幸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驚駘，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乃進軍致討。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靡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憶昔陛下坐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如臣闇蔽，預奉徽猷，王業遂隆，維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令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奸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譏，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擐甲待命，無任翹企！

表文既上，遂帶領水陸各兵，出發武昌。宣城內史沈充，本係王敦爪牙，還至吳興原籍，招募徒衆，起應王敦。至蕪湖，命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又上表罪狀刁協，迫令加誅，建康大震。小子有詩歎道：

果然蠱目露豺聲，藐視朝廷敢逞兵。
縱使刁劉難免咎，叛君畢竟是橫行。

欲知元帝如何對付，下回再行說明。

先儒於段匹碑之死，多以全節許之，獨本書敘述匹碑，貶過於褒，非好爲此苛論也。劉琨志匡晉室，而匹碑殺之，彼固嘗與琨結爲昆季矣。口血未乾，遽下毒手，對琨則不義，對晉即不忠。至殺琨以後，人心不附，迄爲羯胡所虜，猶投石氏冠軍將軍之職，臨難不死，徒著晉服，持晉節，自命爲晉室忠臣，欺人耶？欺己耶？李陵答蘇武書，有虛死不如立節之言，而後人鮮有爲陵恕者，何於段匹碑而獨嘉之也？王敦蠱目，潘滔早料其噬人，而元帝反付以重權，令督六州軍事，夫當時義勇卓著，如祖逖、周訪、陶侃諸人，皆可分任，乃專用一殘忍無親之王敦，雖欲不亂，得乎？況有劉琨、刁協之從中醞釀者哉！

第三十四回 鎮湘中譙王舉義 失石頭元帝驚心

却說元帝連接逆表，已知王敦造反，不由的動起怒來，當下飛召征西大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師，一面下詔討敦。略云：

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統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朕不食言。

敦聞詔後，毫無懼色，仍決意進兵，且揀選名士入居幕府：一是故太傅羊祜從孫羊曼，一是前咸亭侯謝鯤，一是著作佐郎郭璞。曼本爲黃門侍郎，遷晉陵太守，坐事免官，敦却引爲左長史。曼性嗜酒，此時爲敦所邀，不便固辭，樂得借酒瀟迹，多醉少醒。那謝鯤是個放浪不羈的人物，能琴善歌，家住陽夏，表字幼輿，嘗爲東海掾吏，因佻達無行，除名回籍，鄰家高氏女有姿色，鯤屢往挑引，被該女投梭中唇，擊落門齒兩枚，時人作韻語譏鯤道：「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不以爲羞，怡然長嘯道：「尚不害我嘯歌，折齒亦何妨呢？」究乖名教。既而王敦辟爲長史，與討杜弼，弼功得封咸亭侯，嗣因母憂去職，至敦將作亂，仍使起復，且召入與語道：「劉隗奸邪，將危社稷，我欲入清君側，卿意以爲何如？」鯤答道：「隗誠足爲禍首，但城狐社鼠，何足計較。」此語恰還近理。敦憤歎道：「卿乃庸才，不達大體，」造反可謂大體嗎？便令鯤爲豫章太守，鯤卽日告辭，又留住不遣。及起兵東下，逼鯤同行，鯤隨時通變，却也無喜無憂。

惟郭璞家世河東，素長經學，好古文奇字，通陰陽算曆，嘗拜隱士郭公爲師，得青囊中書九卷，日夕研究，並通五行天文卜筮諸學，惠懷時河東先亂，璞筮得凶象，避走東南，抵將軍趙固汎地，適固喪良馬，璞謂能起死回生，固

向璞求術，璞答道：「可用健夫二三十人，俱持長竿東行，約三十里，見有邱林社廟，便用竿打拍，當得一物，可急持歸來，醫活此馬。」固如言施行，果得一物，彷彿似猴。璞令置馬旁，便向馬鼻噓吸，馬一躍而起，鳴食如常，惟此物遁去，不知下落。固大加詫異，厚給資斧，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由建康召爲軍諮祭酒，孟康不欲南渡，璞替他卜易，謂廬江不宜再居，孟康疑爲妄言，不甚禮璞。璞寄居逆旅，見主人有一婢，婉孌可愛，便想出一法，取小豆三斗，分撒主人住宅旁。主人晨出，見赤衣人數千圍繞，大駭奔還。璞自言能除此怪，謂宜賤鬻此婢，怪卽立除。主人不得已從了。璞言將婢賣去，璞卽爲畫一符，投入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入井，杳無形影。主人大悅，厚賜璞貲。其實該婢爲璞所買，不過囑人間接，至贖儀到手，除婢價外，尙有餘資，且得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鬟，挈領而去，途中假玉倚香，不問可知。術士之壞，往往如此。

過了數旬，廬江果被寇蹂躪，村邑成墟。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屢占屢驗，尋爲王導所聞，徵璞爲掾，嘗令卜筮。璞驚說道：「公當有災厄，速命駕西出，至數十里外，有柏樹一株，可截取至此，長如公身，置臥寢旁，災乃可免了。」導亟向西行，果有柏樹一株，取置寢室。數日有大聲出寢室，柏樹粉碎，導獨無恙。恐亦如前次撒豆成人之術，第借此以愚王導。

時元帝尙未登位，璞筮得咸井二卦，便白王導，謂東北有武名郡縣，當出鐸爲受命符瑞，西南有陽名郡縣，井當上沸已而武進。縣人果在田中得銅鐸五枚，獻入建康。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元帝爲晉王時，又使璞占易，得豫及睽卦。璞說道：「會稽當出瑞鐘，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爰辭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便是此兆。」作樂兩語，見周易豫卦象辭。未幾，由會稽剡縣，在井中發現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只有會稽嶽命四篆文，尙易辨認，餘皆莫識。璞獨指爲靈符，元帝就此稱尊。安知非郭璞隱鑄此鐘，藏此井內，璞嘗著江賦，又作南郊賦，詞皆偉麗，爲元帝所歎賞，因命爲著作佐郎，後來迭上數疏，無非借災祥變異，略進箴規。

王敦聞璞能預知，致書與導，召璞一行。導遣璞往武昌，敦即令爲記室參軍。璞知敦必爲亂，恐自己預禍，常以爲憂。大將軍掾陳述表字嗣祖，素有重名，爲敦所重。敦愍起兵，述即病逝。璞臨哭甚哀，且向樞連呼道：「嗣祖嗣祖，安知非福！」璞知將來遇禍，何不設法他去？難道命已注定，不能自免嗎？惟敦見朝廷無人，必能逞志，所以率兵遽發，毫不遲疑。

敦兄王含，曾在建康留仕，官拜光祿勳，聞敦已至蕪湖，遂溜出都門，乘舟歸敦。敦曾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同返，卓作爲允諾。及敦已出兵，卓竟不赴，但使參軍孫雙往阻敦行。敦驚問道：「甘侯已與我有約，奈何失信？我並非覬覦社稷，不過入除凶邪，事成以後，當使甘侯作公，煩汝歸報，幸勿渝盟。」雙回報甘卓，卓歎道：「昔陳敏作亂，我先從後違，時人譏我反覆無常，我若復作此態，如何自明？越要受人唾罵了。」乃使人轉告順陽太守魏該，該答覆道：「該但知盡忠王室，今王公舉兵內向，顯是悖逆，怎得相從呢？」卓得聞該言，益不願與敦同行。

敦又使參軍桓羆至湘州，請譙王承爲軍司，承長嘆道：「我將死了！地荒民寡，勢孤援絕，不死何爲？但得死忠義，亦所甘心。」因拘住桓羆，即檄長沙虞胤爲長史，胤適遭母喪，承親自往弔，向胤問計道：「我欲討王敦，但兵少糧乏，且蒞任不久，恩信未孚，卿兄弟係湘中豪傑，當如何教我？」胤答道：「大王不以胤兄弟爲鄙劣，親臨下問，胤兄弟敢不致死。但本州荒敝，實難進討，不如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先分敦勢，然後圖敦，或尚可望捷哩。」承遂授胤爲長史，胤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當即移檄遠近，勸令討逆。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劉翼，舂陵令易雄，皆應聲如響，舉兵討敦。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澹係敦姊夫，甘心附惡，承使司馬虞望討澹，澹出拒被誅，傳首四境，徇示吏民。

承復遣主簿鄧騫往說甘卓道：「劉大連隗字大連雖然驕蹇，自失民心，但與天下無甚大害，大將軍王敦蓄憾稱兵，敢向北闕，忠臣義士應當共憤，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便是齊桓晉文的盛舉了。」卓微笑道：「桓文事非我所能，若盡力國難，乃我本心，當徐圖良策。」總未免多疑少決。騫再欲進言，旁有參軍李梁爲卓獻議道：「東漢初年，

隗囂跋扈，竇融保守河西，徐歸光武，終享令名。今將軍控馭上游，還可效法古人，按兵坐待。若大將軍事捷，公必得方面，不捷亦可邀朝命，代大將軍後任，始終不失富貴，何必出生入死，與決存亡哩？」言未畢，騫卽接口駁梁道：「古今異勢，怎得相比？從前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竇融可從容觀望，今將軍已久事晉室，理應爲國盡力。襄陽又不若河西，可以固守，假使大將軍得克劉隗，還鎮武昌，增石城戍卒，絕荆湘糧運，試問將軍將歸何處？參軍將依何人呢？」梁被騫一駁，倒也啞口無言。惟卓尙遲疑不決，留騫小住，再決行止。

騫待了兩三日，未見舉動，乃復見卓道：「今公既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莫非坐自待禍麼？騫想公數日不決，大約恐強弱不同，未能制勝，實則大將軍部曲不過萬餘，至留守武昌，只得五千人，將軍麾下勢且過倍，本舊日的盛名，率本府的精銳，杖節鳴鼓，效順討逆，何憂不克？何患不成？爲將軍計，當乘虛先攻武昌，武昌一下，據軍實，施德惠，鎮撫二州，截斷大將軍歸路，大將軍當不戰自潰，怎能還與公敵？今有此機會，乃束手安坐，自待危亡，豈非不智？豈非不義？」快人快語。卓聽了騫語，也覺眉動色揚，躍躍欲動。

可巧來了王敦參軍樂道融，由卓召入，問明來意。道融答道：「大將軍催公東行，公果願意呢？還不願意呢？」卓半晌不答一詞。道融請屏除左右，然後進白道：「道融此來，實爲大將軍所遣，促公啓程，免得後顧。但道融究竟是晉臣，不便專事大將軍，試想主人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並非專用劉隗，乃王氏擅權構釁，背恩肆惡，舉兵犯關，敢爲不韙。公受國重寄，若與他同逆，便是違悖大義，生爲逆臣，死作愚鬼，豈不可惜？今不若僞許出兵，却暗地馳襲武昌，逆衆聞風生懼，自然潰散，公就得坐建大功了。」慷慨激昂，也是鸞流亞。卓乃轉疑爲喜，起座答道：「君言正合我意，我志決了。」恐怕還是未決。乃使道融與騫同留幕下，參議軍事，一面約同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檄數敦罪，合軍致討，更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入都，報明起義情形。再使參軍羅英南赴廣州，邀同刺史陶侃、會師討敦。侃便遣參軍高寶引兵北上，作爲聲援。

元帝加卓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梁二州軍，領荆州牧，兼梁州刺史。侃爲平南將軍，都督交廣二州軍事，兼領江州刺史。王敦聞警，却也心驚，惟令兄含固守武昌，慎防襲擊，另撥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率兵二萬，往攻長沙。長沙爲湘州治所，城郭不完，資儲又闕，單靠譙王承一腔忠義，乘城守着，到底是不能久持。或勸承南投陶侃，或退保零桂，零桂桂陽，承慨然道：「我起兵時，志在死節，豈可貪生苟免，臨難卽逃？事若不濟，我身雖死，我心總可告無愧哩。」遂遣司馬虞望出城交戰，互有殺傷，嗣復連戰數次，望中箭而亡，全城恟懼。

鄧騫聞長沙被圍，請諸甘卓，乞卽赴援。卓尙欲留騫，一再固辭，乃使參軍虞沖偕騫同赴長沙，賈交譙王承書，謂：「當出兵沔口，斷敦歸路，湘圍當然可解，請暫從嚴守。」云云。承遣還虞沖，付與覆書，略言：「江左中興，方在草創，不圖惡逆，啓自寵臣，我忝爲宗室，猝受重任，不勝艱鉅，但竭愚誠，足下能捲甲速來，尙可望救，若再遲疑，唯索我於枯魚肆中。」這一番書辭，也算是萬分迫切，偏甘卓年已垂老，暮氣甚深，當馳檄討敦時，頗似蹈厲發揚，饒有執戈前驅的狀態，及過了數日，便卽衰靡下去。想亦如今之所謂五分鐘熱心者且州郡各軍，一時亦未能趨集，他使得過且過，無心去顧及長沙了。

且說戴淵劉隗奉命入衛，隗先至建康，百官迎接道左。隗首戴岸幘，腰懸佩刀，談笑盡懽，意氣自若。及入見元帝，與刁協同陳御前，請盡誅王氏。元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王導率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輒詣臺待罪。尙書周顛晨起入朝，行徑臺省，導呼顛表字道：「伯仁！我家百口，今當累卿。」顛並不旁顧，昂然直入，既見元帝，却極言導忠，申救甚力。元帝頗加採納，且命顛侍飲暢談。顛素嗜酒，至醉乃出。導尙守候，又連呼伯仁，顛仍不與言，但顧語左右道：「今年當殺諸賊奴，好取斗大黃金印，繫諸肘後了。」狂態如繪，然終因此送命。一面說，一面趨歸宅中，又上表明導無罪，語甚切摯。導未知底細，還疑顛從中媒孽，暗暗切齒。會有中使出達帝命，還導朝服，導入闕謝恩，叩首陳詞道：「逆臣賊子，無代不有，可恨今日出自臣族。」元帝跣足下座，親執導

手道：「茂弘！朕方欲寄卿重命，何煩多言。」導拜謝而起，自請討敦，乃詔命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同掌軍務。進周顛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又使王廙往諭王敦，飭令撤兵還鎮。敦怎肯從命，留廙不遣。廙爲敦從弟，樂得在敦營中，希圖榮利。敦卽自蕪湖進向石頭，元帝命征虜將軍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另簡劉隗屯守金城，復親自披甲上馬，出閱諸軍，曉諭順逆，然後還都。

敦既至石頭，欲攻金城，敦將杜弘獻計道：「劉隗死士頗多，未易攻克，不如專搗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必致敗覆。我得敗札，隗衆亦自然駭走了。」敦點首稱善，卽命弘爲前鋒，驅兵至石頭城下，鼓譟攻城。城內守兵，果無鬪志，多半思遁。札料不能戰，竟開門納弘。弘麾衆直入，安安穩穩的據住石頭。敦亦繼進，登城自歎道：「我今不能爲盛德事了。」謝鯤在旁接入道：「大將軍何出此言？但使從今以後，日忘前忿，庶幾君臣猜嫌，亦可日去，便無傷盛德呢。」敦默然不答。旋聞刁協、劉隗、戴淵等，率衆來攻，便麾兵出戰。刁劉等本不知兵，所領軍士沒甚紀律，一經對壘，統皆觀望不前。那王敦部下，未曾劇戰，一些兒沒有勞乏，便仗着一股銳氣，橫衝直撞，馳突無前。自辰至午，刁劉戴三部將士均已潰走，三帥也撥馬奔還，再經王導、周顛，及他將郭逸、虞潭，分道出禦，導與顛已不相容，巴不得顛軍戰敗，那肯同仇敵愾，而且號令不一，行止不同，徒落得士崩瓦解，四散奔逃。郭逸、虞潭相繼敗走，顛亦退還，王導並不出兵，也且同聲報敗，願受那喪師失律的污名。直揭王導罪狀，不爲曲諱。

敗報連達宮廷，太子紹忍耐不住，擬自督將士出戰，決一存亡。當下升車欲行，中庶子溫嶠執轡進諫道：「殿下乃國家儲貳，關係至重，奈何輕冒不測，自棄天下？」紹尚欲前進，被嶠抽劍斷鞅，然後停留。太子尚有雄心，故後來卒能誅逆。宮廷宿衛驚慌的，了不得，逃的逃，躲的躲，只有安東將軍劉超及侍中二人尚留值殿中。元帝到了此時，一

籌莫展，但脫去戎衣，改著朝服，悶坐殿上，顧語劉超道：「欲得我座，亦可早言，何必如此害民？」前時不肯北征，纔道是以偏安誰知復有此日，超亦無詞可勸，隨聲歎息。驀聞敦縱使士卒，入掠都下，喧嚷聲與啼哭聲，雜沓不休。元帝乃遣使

諭敦道：「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共圖安樂。若未肯已，朕當歸老琅琊，自避賢路。」簡直要拱手讓人了。敦置諸不理，急得元帝沒法擺佈，越覺慌張。確是庸牛。適刁協、劉隗，狼狽入宮，俯伏座前，嗚咽不止。元帝握二人手，相對涕洟，好一歇，纔說出兩語道：「事已至此，卿二人速去避禍。」協答道：「臣誓守死，不敢有貳。」元帝又道：「卿等在此，徒死無益，不如速行。」說着，便顧令左右選擇厩馬二匹，賜與隗、協，並各給僕從數人，令他速去。二人拜別出殿，協老不堪騎，又素乏恩惠，一出都門，從人盡散，單剩他一人一騎，行至江乘，爲人所殺，攜首獻敦。隗返至第中，挈領妻孥，及親信數百人，出都北去，竟役後趙，勒用爲從事中郎，累遷至太子太傅，竟得壽終。小子有詩歎道：

無端構釁動京塵，一死猶難謝國人。況復逃生甘事虜，叛君誤國罪維鈞。

究竟元帝能否免禍，且至下回再詳。

譙王承與甘卓，皆不附王敦，傳檄討逆，迹似相同，而心術不同。承甫蒞長沙，兵單糧寡，加以亂離之後，城郭不完，自知不能禦侮，而桓鸞一至，卽置獄中，毅然決然，不少遲疑，彼固舍生取義，而置利害於不顧者。卓則多疑少決，臨事遲疑，論者謂其年老氣衰，以至於此，實則畏死之見，與生俱來。當陳敏爲逆時，甘心被脅，甚且冒充太弟，搖惑人心，設非畏死，何至昏憤若此？故譙王承之忠，乃爲真忠，甘卓非其倫也。刁協、劉隗，智不足以馭人，勇不足以却寇，構釁有餘，救亂不足。王敦一發，卽陷石頭，倉猝抵禦，狼狽敗還，刁協尙有守死不貳之言，而隗則不發一語，卽挈妻孥而遠遁，誰爲首禍，乃置天子於不顧，竟藉虜廷以求活耶？元帝不察，尙以爲忠，縱使避禍，此江左之所以終慨式微也。

第三十五回 逆賊橫行廷臣受戮 皇靈失馭嗣子承宗

却說刁協走死，劉隗奔往後趙，王敦並非不聞，本來君側已清，理應入朝謝罪，收兵還鎮，但敦是個蠱目豺聲。

的忍人，既已起事，怎肯就此罷休？當下據住石頭，按兵不朝，明明是脅迫元帝，志在橫行。元帝無法抵制，只得令公卿百官，統往石頭，勸令罷兵。敦盛氣相見，不待百官開口，便先問戴淵道：「前日交戰，君尚有餘力否？」淵聽了此語，暗暗吃驚，勉強接口道：「怎敢有餘，但苦不足。」敦又問道：「我今爲此事，天下以爲何如？」淵答道：「但論形迹，未免指公爲逆，若體誠心，應該諒公爲忠。」模稜語恐不足欺奸。敦冷笑道：「卿也好算是能言了。」又顧周顛道：「伯仁！汝未免負我。」顛抗聲道：「公與兵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盡職，終致王師挫敗，這原是有負公心呢。」敦被顛譏嘲，倒也無詞可答，但召入王導，屏人與語道：「老弟不用我言，險些兒滅族了。」導答道：「兄亦太覺孟浪，今日僥倖得志，還是祖宗的蔭庇，得休便休，幸勿太過。」敦掀髯道：「弟爲何這般膽小？」劉餘黨，尙列朝廷，還須除去數人，且主子由我等推戴，怎得疑忌我家？就使主位不移，也當有一番改革，方免後憂。」導又道：「但教朝廷悔禍，不再加忌，我兄弟長得安全，也好趁此罷手了。」可見適當時心術。敦尙是搖首，導乃退出。原來元帝卽位時，敦忌帝年長，意欲另立幼君，以便專政，獨導不肯依敦，所以敦有此云云。

導出與百官商議一番，還白元帝百官承導意旨，當然不敢斥敦，但請元帝頒發赦書，並加王敦官爵，飭令退兵。元帝無可如何，只得下詔大赦，進王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封武昌郡公，領江州牧，使太常荀崧賚冊詣敦，敦語荀崧道：「我此來不望升官，唯欲爲國家除患，一切封爵，我不願受，煩卿繳還便了。」實是無君，非特僞讓而已。崧申勸數語，敦終不聽，乃辭歸覆命。敦又召集百官，議廢太子，呼中庶子溫嶠至前，厲聲詰問道：「太子有何德望？卿侍東宮，理應深知。古人有言：『事父母幾諫。』主上有過，不聞太子諫阻，難道尙得稱孝麼？」嶠從容答道：「鉤深致遠，非淺見所能窺，據嶠看來，太子實是賢孝，就是公來輦下，亦未聞東宮抗議，貽誤國家，怎見他不從中幾諫哩？」大衆亦隨聲附和，齊稱太子有道，說得敦無可辯駁，不得不自發自收，含糊過去。百官乃復還朝。

元帝召周顛入見，蹙然與語道：「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果得副民望麼？」顛答道：「二宮原

如明諭，臣等生死，尚未可知。」元帝不禁長嘆。顛退至朝堂，護軍長史郝嘏等，與顛相遇，都勸顛暫避凶鋒。顛奮袂道：「我備位大臣，坐視朝廷喪敗，已足增羞，豈尚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麼？」郝嘏等乃不便再勸，各歎息而去。果然不到數天，即致發作，首惡是王敦參軍呂猗，從惡是王敦堂弟王導。書法嚴刻。呂猗嘗爲臺郎，性好諂諛，爲周顛戴淵所嫉。此時出爲敦助，竟乘隙白敦道：「顛與淵俱負重名，今日不除，必爲公患。」敦本忌二人，才望一聞猗言，遂起殺心。適值王導復入，便顧問道：「周戴望重南北，果應登列三司否？」導默然不答。敦又道：「若不應列三司，止可使爲令僕麼？」導又不答。敦復張目道：「既不應列三司，又不應爲令僕，看來只好殺却了。」導仍然不答。三問三答，無非不滿周戴。敦即遣部將鄧嶽，率兵往捕周顛戴淵。

敦復召謝鯤入問道：「近日都下人士，有無異議？」鯤應聲道：「物議悠悠，原不足計，但公嘗謂朝臣重望，莫如周戴，誠使大用二人，羣情自然帖服了。」敦動怒道：「君真蠢疏，不達時事，二人怎可大用？我已遣人收捕了。」鯤不禁駭愕，再欲進言，旁有參軍王嶠，向敦諫阻道：「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想公定知此語，奈何捕戮名士？」敦怒上加怒，竟欲殺嶠。鯤亟進諫道：「公舉大事，不妄戮一人。嶠不過納言忤意，便欲把他疊鼓，也未免過甚了。」敦乃釋嶠不誅，惟黜嶠爲領軍長史。周顛被收，道經太廟，向廟大呼道：「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應速誅殛，毋使漏網。」說至此，被兵士用戟刺口，血流至踵，仍不改形。道旁行人，俱爲流涕。至石頭城南門外，正值戴淵亦被擄前來，淵已面無人色，顛仍容止自若，引頸就刑。顛被害後，淵首亦相隨落地。同是一死，勇怯懸殊，泰山鴻毛，所以有別。

元帝又使王彬勞敦，慰勞他做甚？難道他能殺大臣麼？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見他面目淒慘，尙有淚痕，便問爲何事。彬直說道：「見伯仁屍首，不禁淒慘，所以下淚。」敦憤然道：「伯仁自尋死路，死何足惜？汝與他有甚麼情誼，反去哭他？」彬答道：「滿朝大臣，如伯仁忠直，實不多得。況朝廷新下赦詔，伯仁本無大罪，無故遭此酷刑，

怎得不悲？怎得不哭？」敦又道：「汝莫非病瘋麼？」彬不禁瞑目道：「如兄抗旌犯順，殺害忠良，謀爲不軌，如此過去，恐禍及全家了。」說着，詞氣慷慨，聲淚俱下。敦攘臂起詬道：「汝這般無禮，狂悖已極，難道我不能殺汝麼？」這數語聲達帳外。王導聞知，搶步趨入，忙爲排解，且勸彬向敦拜謝。彬直答道：「脚痛不能拜，況彬並未嘗得罪，何必致謝？」敦嚙視道：「脚痛比頸痛，究竟是何種利害？」彬仍無懼容，仍不肯拜。導恐他再起衝突，卽扯彬同出，導有愧彬多矣。敦乃不復追究。後來導入檢中書故事，方見顛上表救己，執表流涕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良友了。」死骨已朽，追悔何益。

且說王敦既殺死周顛戴淵，仍未罷兵，敦將沈充，陷入吳郡，吳國內史張茂被殺，此時鎮南大將軍甘卓，但出屯牖口，逗留不進。卓兄子印，曾爲敦參軍，敦先遣印歸卓，囑令傳語道：「君與師相抗，自守臣節，我也不敢怪君。但我爲身家起見，不得不然，事平便當歸鎮，君亦可返旆襄陽，彼此再結舊好，往事不必重提了。」甘卓本來是沒甚主意，見印得歸來，已喜出望外，且聞敦有意修好，樂得觀望徘徊，在途觀變。旣而敦又遣臺使賈騶虞幡，晉朝有白虎騶虞二幡，白虎是將軍，騶虞是解圍。令卓退兵。卓問明臺使，得周戴二人死狀，乃流涕語印道：「我正恐王敦得志，必害忠良，尙幸聖上元吉，太子無恙，我據敦上流，想敦必未敢遽危社稷，我若進奪武昌，敦無路可歸，必劫持天子，越加猖獗，今不如還守襄陽，再作後圖罷了。」便下令軍中，拔營退回。都尉秦康，邀同樂道融，道融見前回相偕進諫道：「將軍奈何還兵？試想將軍仗義東行，無非爲討逆起見，逆敦不除，有進無退，今正當分兵堵截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救，衆自離散，敦勢旣孤，一戰可擒。若就此中止，轉失人望，況將軍麾下士卒多思除逆立功，博取富貴，乃索然退回，恐反將嫁禍將軍，將軍尙能安然西還麼？」苦口危言，難救膏肓沈痼。卓不肯從。道融復連番泣諫，乃不見聽，竟致憂憤而歿。卓竟引兵退入襄陽去了。

王敦聞甘卓還軍，當然心慰，令西陽王羨爲太宰，王導爲尙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擅易百官，及各處鎮將，轉

徙黜免，數以百計。乃擬率兵西還武昌，謝鯤進言道：「公入都以來，累日不朝，所以功業雖成，衆心未服。今若入朝，天子使君臣兩釋猜嫌，尙有何人不服呢？」敦沈吟道：「我若入朝，能保無他變嗎？」鯤答道：「鯤近日入覲，主上正側席待公，宮省穆然，必無他虞。若防有他變，鯤願侍從。」敦勃然道：「君等屢來饒舌，我若殺君等數百人，也沒有甚麼害處。」一味蠻橫。鯤見他聲色俱厲，料難再諫，因卽告退，未幾病歿。敦始終不朝，自思佈置已妥，便卽啓行，徑還武昌。

南蠻校尉魏乂等，爲敦所遣，圍攻湘州。見前回。譙王承襲城拒守，已將匝月。宜都內史周緄曾密遣兄子該入長沙，向承投書，約爲援應。該留住圍城，見承危急，自請出外求援。承乃絕該出城，復命從事周崎與該俱出。冤家扯着對頭，竟被乂軍阻住，擒送乂營。乂升座語崎道：「汝尙望活否？」崎答道：「生死由公，要死就死。」乂又道：「汝若肯從我言，不但得活，並且加賞。」崎問爲何語，乂說道：「今令汝至城下，傳語守卒，但言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退還襄陽，外援阻絕，不如出降爲是。」崎卽允諾，徑往城下，朗聲大呼道：「我不幸爲賊所獲，恐城中未知消息，故來相報。各處援兵，便可到來，請諸君努力堅守便了。」乂聞崎易詞傳報，不禁大怒，立命軍士牽回，把崎殺死。一面嚴刑訊該，問他何故到此。該詭詞作答，甚至掠死，終不肯稍吐真情，乃父周緄纔得免禍。是忠臣，是孝子。

乂等奮力攻城，連日不已。嗣又由王敦遞到臺臣書疏，令乂射入城中，守兵知建康失守，莫不悵惋，但尙誓死守着，各無貳心。有時潛兵出擾，殺獲乂軍多名，相持至百餘日，糧食已盡，士卒多死。衡陽太守劉翼又復陣亡，於是支持不住，爲乂所陷。譙王承尙率領殘兵，巷戰多時，害得械盡力窮，相繼被執。長史虞悝罵乂助逆不忠，乂先令斬首。悝子弟俱對悝號泣，悝慨然道：「人生總有一死，今闔門爲忠義鬼，死得留名，尙有何恨！」遂伸頸受刑。子弟亦多被殺害。乂用檻車載承，及春陵令易雄，解送武昌。佐吏統皆逃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易服改裝，扮作家僮模樣，隨承同行，不離左右。乂見桓容止不凡，料非常人，將他殺斃。階與延仍無懼容，依然隨着。途次遇

着荊州刺史王廙，是密承王敦意旨，來殺譙王承。承便即被害，年五十有九。爲司馬氏中之佼佼者。階延兩人，收屍棺殮，送入都中安葬乃去。

惟易雄拘入武昌，意氣慷慨，絕不少屈。王敦取出湘中原檄，遣人示雄道：「小小邑令，檄中乃敢署名。」雄答道：「確有此事，可惜雄位卑力弱，不能救國。今日戰敗被執，死也甘心。」敦因他義正詞嚴，不便明戮，暫令釋縛，使就客舍。大衆以雄復更生，相率道賀。雄微笑道：「我不過暫活數天，怎得再生？」果然不到數日，由敦潛遣心腹，害死易雄。惟長沙主簿鄧騫遁歸故里，魏又屢遣人搜索，里人皆爲騫寒心。騫笑道：「這有何怕？我料他不敢殺我，反將用我。他新得湘州，多殺忠良，自知不滿衆口，所以求我出見，畀我一官，聊塞人望呢。」說畢，徑赴長沙見又，果稱爲古時解揚，命爲別駕。解揚，春秋時晉人。既而托疾引歸。

晉廷調陶侃爲湘州刺史，王敦不欲侃赴湘，貽書止侃。侃聞敦勢力尙盛，且按兵養晦，並將前時所遣的參軍高寶，亦召還廣州，徐作計較。獨甘卓引還襄陽，竟變易常度，性情粗暴，舉動失常，常對鏡自照，不見頭顱，顧視庭樹，彷彿頭在樹上，越加驚疑。全是怕死的心腸，激動出來。府舍中金櫃忽鳴，聲重似槌，召巫入卜。巫言金櫃將離，所以悲鳴。

主簿何無忌及家人子弟，皆勸卓隨時戒備。卓聞諫，輒怒，呵叱交加，復遣散兵衆，令他務農，毫不加防。襄陽太守周慮，得敦密書，囑使圖卓。慮遂想了一計，詐稱湖中多魚，勸卓遣發左右，向湖捕取。卓爲慮所給，即令帳下親卒，都往捕魚。到了夜間，正要就寢，忽聽外面有人馬聲，非常喧嚷，驚出探視。適值周慮帶兵進來，正要詰問，已被慮拔出佩刀，兜頭劈下。卓將頭一閃，刀中肩上，流血倒地，再復一刀，結果性命。卓有四子，俱爲所殺。慮即梟卓首級，送與王敦。長死者亦難免一死麼？敦心下大喜，便命從事中郎周撫，往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守襄陽，撫爲故梁州刺史周訪長子。

得襲父廕，任官武昌太守。他與父志趣不同，甘心助敦，得敦親信，所以特加委任。虎父生犬子。敦既得志，驕倨益甚，四方貢獻，多入府中。將相岳牧，皆出門下。用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

雍爲爪牙。充等皆凶險殘暴，大起營府，侵入里宅，剽掠市道，百姓互相咒詛，但祝王敦早亡。敦尚作福作威，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好像沒有君主一般。會荊州刺史王廙病死，敦並不奏聞，即令衛將軍王含代刺荊州，都督河南諸軍事，又使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幽平四州軍事，鎮守淮陰。武昌太守王諒爲交州刺史，且令諒誘殺交州刺史修洪。朝廷毫無主權，長江上下游，全然是王敦的勢力圈。餘如淮北河南，屢受後趙寇鋒。泰山太守徐龜忽叛，忽降，結果爲石虎所破，龜被擒斬。兗州刺史鄒鑒退保合肥，徐州刺史卞敦亦退保盱眙。石虎復進陷青州，別將石瞻又攻取東莞東海。河南爲後趙將石生所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屢戰屢敗，轉向趙主劉曜乞援。曜出擊石生，大敗奔還。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率衆南歸，病歿道中。豫州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守壽春，陳留被陷。嗣是司豫青徐兗諸州均被後趙奪去。總括一句簡而不漏。

元帝內迫叛臣，外逼強寇，名爲江左天子，幾乎號令不出國門，累日窮愁，無可告語，遂致憂鬱成疾，臥牀不起。自思內外重臣，只有司徒荀組，尙是老成宿望，因遷官太尉，兼領太子太保，意欲使他主持朝事，遙制王敦。偏組年已六十有五，未曾入拜，便即謝世。元帝很是悲歎，索性將司徒丞相二職，暫從罷撤，不再補官。好容易過了數宵，元帝病勢加劇，遂致彌留，不得已召入司空王導，囑授遺詔，令輔太子紹即位。是夕駕崩。總計元帝在位五年，改元二次，享年四十七歲。元帝生平無甚設施，只有節儉一端，尙傳後世。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應施絳帳，有詔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宮中將冊封貴人，侍從請購金雀釵，又奉詔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采，但着練裳，從母弟廙築屋過制，嘗流涕諭禁，終使改作。所以輕賦薄稅，民無怨聲。可惜自治有餘，治人不足，終致魁柄下移，豺狼當道，含羞忍垢，飲恨終身，這也是可憐可歎呢。評論精確。

太子紹受遺即位，是謂明帝，循例大赦，尊生母荀氏爲建安郡君，別立第宅，頤養慈顏。是時已爲永昌元年臘月，未幾即臘盡春來，元日因梓宮在殯，不受朝賀，年號尙沿稱永昌。再閱一月，始奉梓宮，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尊諡

元帝明帝送葬盡哀，徒跣至陵所，親視封墓，然後還宮。又閱月，方改元太寧，立妃虞氏爲皇后，后兄亮爲中書監，命特進華恆爲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諸軍事。兖州刺史郗鑒爲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這兩處鎮將，是由明帝特別簡任，明明是防備王敦，陰令扼守。如奕棋然，先下暗着，以此知明帝不凡。敦也知明帝謀略，密謀篡逆，特上表稱賀，且諷朝廷徵己入朝。明帝將計就計，卽下手詔，召敦詣闕，且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託辭入覲，引兵至姑孰，屯駐湖縣，仍然不進，請遷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部署軍士，擬將犯闕。侍中王彬係敦從弟，再四諫阻。敦面色遽變，顧視左右，意欲收彬。彬正色道：「君前時害兄，今又欲殺弟，麼？」原來彬從兄豫章太守王稜，曾爲敦所害，所以彬有是言。敦聽了彬語，也覺不忍，乃出彬爲豫章太守，復因郗鑒督領揚州江西諸多牽掣，乃表請授鑒尚書令，使他入輔。明帝也卽准議，鑒聞命入都，道過姑孰，與敦相見，自述志趣，語多激昂。敦留鑒不遣，繼思鑒爲名士，不應加害，乃許令東行。鑒至建康，遂與明帝謀討王敦，明帝方得着一個心腹士了。小子有詩咏道：

君明還要仗臣忠，一德同心始立功。莫道茂弘堪寄命，赤心到底讓郗公。

究竟王敦會否行逆，明帝能否致討，一切詳情，容至下回表明。

元帝實一庸主，毫無遠略，始則縱容王敦，使據長江上下游，繼則信任刁協、劉隗，疑忌王敦，激之使叛，而外無可恃之將，內無可倚之相，孤注一擲，坐致神京失守，受制賊臣，刁協死，劉隗遁，周顛、戴淵又復被戮，其不爲敦所篡弑者，亦幾希矣。譙王承之與城俱亡，最稱忠節，甘卓誤承，周慮給卓，卓畏死而終死，甚至四子駢戮，且何若用樂道、融言，斷彭澤，據武昌，或得建功立業，不幸敗死，猶不失爲忠義鬼。百世而下，以卓視承，其相去爲何如耶？元帝憂憤成疾，中年崩殂，猶幸付託得人，不致亡國，此專制之朝，所以不能無賴於君主也。

第三十六回 扶錢鳳卽席用謀 遣王含出兵犯順

却說明帝謀討王敦，雖與郗鑒定有密謀，究竟事關重大，王室孤危，未便倉猝從事。那王敦諂逆的心思，日甚一日，敦有從弟允之，年方總角，性甚聰警，爲敦所愛。一夕，侍敦夜飲，稍帶酒意，便辭醉先寢。敦尚未輟席，與錢鳳等商議逆謀，均爲允之所聞。允之恐敦多疑，就用指控喉，吐出許多宿食，累得表面俱污，還是閉眼睡着，僞作鼾聲。童子能用詐謀，却也非凡。及敦既散席，果然取燭入炷，見允之寢處污穢，尙自熟睡，不由的呼了數聲。允之明明醒着，却假意將身轉側，仍然睡去。敦置不復顧，自去安寢，纔不疑及允之。允之自喜得計，睡至天明，方整理被褥，不消細敘。既而允之父王舒，得拜廷尉，允之卽求歸省父，得敦允許，便赴建康，急將敦鳳祕謀，詳告乃父。舒與王導入白明帝，陰爲戒備。敦還道逆謀未洩，但欲分樹宗族，陵弱帝室，因請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這三人中，只有含爲敦兄，同惡相濟，舒彬雖爲敦從弟，却未甘助逆，所以明帝盡從敦請，一併遷調。

會稽內史周札，前在石頭城時，嘗開門納敦軍，見三十四回。敦迭加薦擢，遷右將軍，會稽內史，封東遷縣侯。札兄子懋，爲晉陵太守，封清流亭侯。懋弟筵，爲征虜將軍，兼吳興內史。筵弟贊，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封武康縣侯。贊弟縉，爲太子文學，封都鄉侯。還有札次兄子總，亦得爲臨淮太守，封烏程公。一門五侯，貴盛無比。及筵丁母憂，送葬達千人，因此反爲王敦所忌。敦適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也以爲然，遷延未發。周顛弟嵩，由敦引爲從事中郎，每憶兄無故遭殃，心常憤憤。敦無子嗣，便養王含子應爲繼子，竝令統兵。嵩爲王應嫂父，因私怨王敦，遂謂應難主軍事。敦聞嵩言，不免疑嵩。時有道士李弘，脫妖言惑衆，自稱八百歲，號爲李八百，由中州至建業，挾術療病，得人信事。有徒李弘，轉趨灤山，煽惑更甚，詭言應識當王。敦遂乘隙設謀，唆使廬江太守李恆，上表建康，謂「李弘謀反，勾通周札等人，請卽捕脫正法」。云云。晉廷接到此表，飭吏捕脫，訊得種種妖言，卽將脫梟斬都市。敦得脫死信，一面遣人至灤山，收誅李弘，一面就營中殺死周筵，並把周嵩也連坐在內，說他與筵串同一氣，潛通周札，故一概就戮。嵩爲故安東將軍周浚次子，與兄顛俱爲浚妾所生。浚妾李氏，名叫絡秀，係汝南人，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

遇雨，避止李家。李氏父兄，均皆外出，獨絡秀在室，宰牲備飯，款待浚等。浚左右約數十人，均得飽餐，且聞內室寂靜如常，並無忙亂形狀，不由的驚訝起來，暗地窺望，只有一女一婢，女容甚是秀美，浚因卽生心，既回府舍，便令人賚給金帛，往酬李氏，並求李女爲妾。李氏父兄，頗有難色。絡秀道：「門戶寒微，何惜一女？若得連姻貴族，將來總有益處。否則得罪軍門，恐反因此惹禍哩。」此女有識，並非情急求婚。父兄聽了，也覺女言有理，不得已遣女歸浚。浚當然寵愛，送生三子，長卽顗，次卽嵩，又次名謨。顗等年長，浚已去世，絡秀願語諸子道：「我屈節爲妾，無非爲門戶起見，汝家仍不與我家相親，我亦何惜餘生，願隨汝父同逝罷。」顗等惶恐受教，乃與李氏相往來。晉代最重門閥，自周李聯爲姻戚，李氏始得列入望族，免人奚落。及顗等並作顯官，母亦得受封。會逢冬至令節，母子團圓聚宴，絡秀因舉觴相慶道：「我家避難南來，嘗恐無處托足，今汝等並貴，列我目前，我從此可無憂了。」嵩起語道：「恐將來難如母意，伯仁志大才短，名高識闇，好乘人敝，未足自全。嵩性抗直，亦爲世所難容，惟阿奴碌碌，當得終養我母呢。」阿奴就是謨小字。絡秀聞言，未免不愜，那知後來果如嵩言，只有謨得免戮，送母歸靈，官至侍中，中護軍，乃終。絡秀入列女傳，故隨筆補敘，惟嵩既有自知之明，仍難免禍，弊在不學耳。

且說王敦既枉殺周嵩，復遣參軍賀鸞，往詣沈充，向充撥兵，執殺周札諸兄子，進襲會稽。札未嘗預防，倉猝被兵，但率麾下數百人，出城拒戰，兵散被殺。札貪財漁色，專務刻剝，庫中本儲有精仗，及賀鸞兵至，左右請撥仗給兵，札尚靳惜，但將敝械出給，所以士卒離心，終至夷戮。札曾附逆，不死何爲？是時已爲太寧二年，敦病尙未愈，延至夏季，病且加重，矯詔拜養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入省，敦疾，乘便問敦道：「尙有不諱，便當將後事付應麼？」敦唏噓道：「應尙年少，怎能當此大事？我果不起，只有三計可行。」鳳復問及三計，敦說道：「我死以後，卽釋兵散衆，歸事朝廷，保全門戶，最爲上計。若退還武昌，斂兵自守，貢獻不廢，便是中計。及我尙存，悉衆東下，萬一僥倖，得入京都，不幸失敗，身死族滅，這就是下計了。」鳳應命退出，召語同黨道：「如公下計，

實爲上策，我等就此照行罷。」嗚呼罷了。遂致書沈充，約同起兵，再犯建康。

中書令溫嶠，前遭敦忌，由敦表請爲左司馬，嶠竟詣敦，所伴爲勤敬，嘗進密謀，從敦所欲，厚結錢鳳，譽不絕口。鳳字世儀，嶠與同僚談及，必稱錢世儀精神滿腹，鳳得嶠贊揚，喜歡的了不得，遂與嶠爲莫逆交。可巧丹陽尹缺人，尚未補充，嶠向敦啓問道：「京尹責任重大，地扼咽喉，公宜急薦良才，免得朝廷用人致有後悔。」敦答道：「卿言誠是，但何人可補此缺？」嶠說道：「莫如錢鳳。」敦召鳳與語，鳳情願讓嶠，嶠一再推辭，鳳推嶠愈堅，敦遂表嶠爲丹陽尹，使覘伺朝廷。有詔召嶠蒞鎮，嶠本意是欲得丹陽，可以入依帝闕，設法圖敦，所謀既遂，卽向敦告辭。敦力疾起牀，爲嶠餞行。鳳亦列席，嶠恐自己去後，爲鳳所覺，或致遣人追還，因且飲且思，驀得一計，便假作醉態，向鳳斟酒，迫令速飲。鳳略覺遲慢，嶠卽用手版擊墮鳳幘，且作色道：「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乃敢不速飲麼？」鳳亦覺變色，敦見嶠已醉，忙出言勸解，始無爭言。至徹飲後，嶠與敦話別，涕泗橫流，既出復入，如是三次，方上馬徑去。鳳入語敦道：「嶠與庾亮有舊交，心在晉室，恐此去未必可恃。」敦冷笑道：「太真飲醉，稍加聲色，汝怎得便來相讒？」觀此可見溫嶠用計之妙。鳳捶了一鼻子灰，默然退去。

過了數日，接得建康探報，謂嶠入建康，卽與庾亮日夕密商，共圖姑執。敦勃然道：「我乃爲小物所欺，可恨可恨！」隨卽致書王導，略言太真別來幾日，膽敢負我，我當募人生致太真，親拔舌根，方洩我恨。」導此時已不願附敦，置諸不理。嶠與庾亮等定議討敦，並有郗鑒爲助，相偕入奏。明帝已有動機，再問光祿勳應詹，詹亦贊同衆議，乃決意興師。但究竟敦軍情形，尙未詳察，意欲親往一窺，驗明虛實，遂自乘巴滇駿馬，微服出都，隨身只帶得一二人，直至湖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見旭日繞城，紅光炎炎，頓時驚寤。適帳外有偵騎入報，說有數人窺營，內有一人，狀甚英武，想非常侶。敦不禁躍起道：「這定是黃鬚鮮卑奴，來探虛實，快快追去，毋使逃脫。」帳下將士卽有五人應聲，控騎出追。看官道：黃鬚鮮卑奴，是何出典？原是明帝生母荀氏，係代郡人，明帝狀類外家，鬚色頗黃，故敦呼爲

黃鬚奴追兵出發，明帝已經馳去，馬有遺糞，用水澆沃。道旁有老嫗賣餅，由明帝購得數枚，贈以七寶鞭，並語老嫗道：「後有騎兵追來，可取鞭出示。」說着卽行。俄而追騎至賣餅處，問及老嫗，老嫗卽取示七寶鞭，謂「客已去遠，恐難追及。」追騎互相把玩，遂致稽遲，且見馬糞已冷，料不可及，乃撥馬還營。明帝始得安然還宮。雖是曠略過人，但亦大覺冒險。越宿臨朝，遂加司徒王導爲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丹陽尹溫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共守石頭城。光祿勳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導等俱皆受職，惟郗鑒謂徒加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但請徵召外鎮，入衛京師。乃下詔徵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兗州刺史劉遐，臨淮太守蘇峻，廣陵太守陶瞻等，卽日入衛。一面擬傳詔罪敦，王導聞敦已病篤，謂「不如詐稱敦死，嫁罪錢鳳，方足振作士氣，免生畏心。」總不免掩耳盜鈴。乃率子弟爲敦舉哀，並令尚書頒詔討罪，大略說是：

先帝以聖德應運，勦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鬻拳兵諫，見春秋列國時。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刼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詔，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熒熒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後。而敦矜其不義之強，仍有侮辱朝廷之志，棄親用疎，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讒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札嘗附逆，安得爲忠？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濫及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乃立兄息以自承代，從古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兄相獎，無所顧忌。

擅錄冶工，私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旦則夕。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遣司徒導、丹陽尹嶠等，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即王邃，袁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即蘇峻。

奮威將軍瞻，即陶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率同左衛將軍亮，護軍將軍詹，中軍將軍壺，驃騎將軍南

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業等，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罪止

一人，朕不濫刑，有能誅鳳，送首者，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明邪正，前將軍周撫，質

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

方欲任之以事，其餘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

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歿，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

軍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給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

這詔傳到姑孰，爲敦所見，非常懊惱，但當久病以後，忽又惹動一片怒意，轉至病上加病，不能支持，惟心中總

不肯干休，即欲入犯京師，便召記室郭璞筮易，決一休咎。璞筮易畢，直言無成。敦含怒問道：「卿可更占我壽，可得

幾何？」璞答道：「不必再卜，即如前卦，已明示吉凶，公若起事，禍在旦夕。唯退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道：「卿

壽尚得幾何？」璞又道：「今日午刻，命已當終。」敦即令左右拘璞，牽出處斬。璞既出府，顧語役吏道：「當至何處？」

「役吏答稱南崗頭。璞言我命當盡雙柏樹下，及抵南崗，果有柏樹並立，璞又道：「此樹應有大鵲巢。」役吏徧索

不得，璞再令細覓，枝上果得一大鵲巢，爲葉所蔽，故一時不得相見。先是璞經越城間，遇一人呼璞姓名，璞即贈以

袴褶，辭不肯受。璞語道：「儘可受得，不必多謙，將來自有分曉哩。」於是領受而去。及遇害時，便是此人行刑，感念

璞惠，替璞棺殮，埋葬崗側。後璞子鷺，爲臨賀太守，纔得改葬。璞撰卜筮書甚多，又註釋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三倉

方言及楚辭、子虛上林賦，約數十萬言，均得流傳後世。死時四十九歲。及王敦平後，得追贈弘農太守。好藝者多以藝

死郭景純便是前鑑。

敦既殺璞，卽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東指京師。敦兄含語敦道：「這是家事，我當自行。」乃復使含爲元帥。錢鳳臨行，向敦啓問道：「事若得克，如何處置天子？」敦瞋目道：「尙未南郊，算什麼天子？但教保護東海王及表妃，此外盡卿兵力，無庸多顧了。」表妃卽東海王越妻，已見前文，但不知王敦何意，乃命保護。鳳領命卽發，王含亦隨後東行。敦又遣人上表，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明帝當然不睬。孟秋朔日，王含等水陸五萬，掩至江寧西岸，人情惶懼。溫嶠移軍水北，燒斷朱雀橋，阻住叛兵。含等不得渡，但在橋南列營。明帝欲親自往擊，聞橋梁燬斷，不禁動怒，召嶠入問。嶠答道：「今宿衛單弱，徵兵未集，若被賊突入，危及社稷，宗廟尙恐不保，何愛一橋梁呢？」明帝方纔無言。王導作書致含，勸令退兵，書云：

近聞大將軍困篤，或云已至不諱，慘怛之情，不能自已。尋知錢鳳首禍，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竊謂兄備受國恩，當抑制不逞，還鎮武昌，盡力藩任，乃猝奉來告，竟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日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不曾親口供狀，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敝，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卽王應字安期，斷乳未幾，又乖物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自開闢以來，曾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子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今爲兄計，願速建大計，擒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若再執迷不悟，恐大禍卽至，試思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壓制叛逆，豈可當乎禍福之機，間不容髮，兄其早思之。

王含得書，並不答覆，導待了兩日，未見回音，因復議及戰守事宜，或謂王含錢鳳挾衆前來，宜由御駕自出督

戰，挫他銳氣，方可制勝。郗鑒道：「羣賊爲逆，勢不可當，宜用智取，未便力敵。且舍等號令不一，但知抄掠，吏民懲前愆後，各自爲守，以順制逆，何憂不克？今賊衆專恃蠻突，但求一戰，我能堅壁相持，曠日持久，彼竭我盈，一鼓可滅。若急思決戰，萬一蹉跌，雖有申胥等投袂起義，何補既往？奈何舉天子爲孤注呢？」申胥卽申卞，春秋時楚人。於是各軍皆固壘自守，相戒勿動。王含錢鳳屢次出兵挑戰，不得交鋒，漸漸的懈弛起來。郗鑒却夜募壯士千人，令將軍段秀及中軍司馬曹渾等率領過江，掩他不備，突入含營。含倉皇命戰，前鋒將何康出遇段秀，戰未三合，被秀一刀劈落馬下，含衆大駭，俱擁含遁走。段秀等殺到天明，斬首千餘級，方渡江歸營。王敦養病姑孰，聞含敗狀，盛氣說道：「我兄好似老婢，不堪一戰，門戶衰敗，大事去了。看來只好由我自行。」說至此，便從牀上起坐，方欲下牀，不料一陣頭暈，仍然仆倒，竟致魂靈出竅，不省人事。小子有詩咏道：

病亟猶思犯帝京，狼心到死總難更。須知公理留天壤，亂賊千年播惡名。

王敦三計，惟上計最足圖存，既已知此計之善，則中計下計，何必再言。其所以不安緘默者，尙欲行險僥倖，冀圖一逞耳。錢鳳所言，正希敦旨，故敦未嘗論禁，尋卽內犯，要之一利令智昏而已。王允之僞醉給敦，確是奇策，溫嶠亦以佯醉戲敦，并及錢鳳，敦雖狡猾，不能察嶠，并不能察允之而妄思篡逆，幾何而不覆滅乎？元帝之爲敦所逼，實爲王導所誤，導固附敦，至溫嶠入都，敦猶與導書，將生致太真，其往來之密切可知。及明帝決意討敦，敦尙未死，而導且詐爲敦發喪，嫁罪錢鳳，如謂其不爲敦助，奚可得乎？厥後與王含一書，情僞益著，惟郭璞精於卜筮，乃居敦側而罹殺機，豈眞命該如此耶？吾爲之懷疑不置云。

第三十七回 平大憨羣臣進爵 立幼主太后臨朝

却說王敦暈倒牀上，不省人事，驚動帳下一班黨羽，都至牀前省視，設法營救，纔見王敦酥醒轉來，敦長歎數聲，張目四顧，見舅羊鑒及養子王應俱在牀側，便嗚咽道：「我已不望再活了，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辦理喪事，方不負我一番經營。」還想做皇帝麼？鑒與應唯唯受命。越宿敦死，應祕不發喪，用席裹屍，外塗以蠟，暫埋廳中，自與諸葛瑤等，任情淫狎，不顧軍情。王含自江寧敗後，退駐數里，遙促沈充會師，再圖進攻。明帝也恐沈充前來，特遣廷臣沈楨往說沈充，許爲司空，勸令投誠。充搖首道：「三司重任，我何敢當？古人謂幣重言甘，實是誘我，今日正應此語。況丈夫共事，始終不移，若中道變心，便失信義，將來還有何人容我呢？」順逆不明，自尋死路。遂舉兵趨江寧。宗正卿虞潭因病乞休，辭還會稽故里，至是獨起義餘姚，傳檄討充。明帝即授潭爲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亦皆募兵舉義，與充爲敵。義興人周蹇，殺死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亦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臺，彼此俱效命朝廷，交口討逆。沈充尚怙惡不悛，自率萬餘人兼程北行，與王含合兵。司馬顧颺說充道：「今欲舉大事，偏被王師先扼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不若決破柵塘，引湖中水灌入京邑，一面乘着水勢，縱舟進攻，這便是不戰屈人的上計。此計不行，或藉我軍初至的銳氣，併合東西各軍，十道並進，我衆彼寡，所向必摧，尚不失爲中計。若欲轉禍爲福，因敗爲成，誘召錢鳳計事，設伏斬鳳，攜首出降，乃是今日的下計。」我謂下計却是上計。充遲疑半晌，終不作答。颺料充無成，遁歸吳興。

那兖州刺史劉遐，臨淮太守蘇峻，已各率精兵萬人，同來勸王。明帝連夜召見，慰勞有加，并出庫帛分賜將士，衆皆踴躍。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迎頭進擊，乃自竹格渚渡淮，直前攻撲。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失利，退至宣陽門。充與鳳乘勝進逼，拔柵將戰，不意劉遐蘇峻從東塘橫擊過來，把充鳳兩軍衝斷，再加應詹趙胤也來助戰，殺得充鳳大敗，虜輸奪路飛奔，還踰淮水，人不及濟，後面追兵大至，叛衆紛紛投水，溺斃至三千人。劉遐尾追不捨，行至青溪，又奮擊沈充一陣，充狼狽走脫。

尋陽太守周光，係周撫弟，因王敦舉兵，也率數千人助敦。既至姑孰，與王應相見，便欲入省敦疾。應囑道：「我父病中，不願見客，且待異日進見罷。」光退語道：「我遠道來赴，不得一見王公，想必是已死了。」遂急赴軍前，去探乃兄。撫聞光至，當然出見，光開口便語道：「王公已死，兄何故與錢鳳作賊？」大衆聞言，都不勝驚愕。連周撫亦有悔心，卽夕遁還。王含勢孤失援，也燬營夜遁。

明帝本已出屯南皇堂，聞叛黨盡走，乃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在赦例。申命庾亮督同蘇峻等軍，往追沈充。溫嶠督同劉遐等，往追王含。錢鳳含奔回姑孰，擬挈王應同奔荊州。應謂不如投依江州。含皺眉道：「大將軍生前，與江州屢有齟齬，奈何往依？」應答道：「正爲江州平日異趨，所以宜往。彼時大將軍兵馬強盛，江州尚不肯阿附，識見高出常人，今見我困阨，必然相憐，不致加害。若荊州守文拘謹，怎能意外行事呢？」

王應雖少智過乃父，但天道惡淫，豈容

豎子漏網，含不肯依言，竟與應載一扁舟，往奔荊州。荊州刺史王舒遣兵出迎，俟含父子入城，立命拏下，縛住手足。投諸江中，眼見是葬身魚腹了。江州刺史王彬，却密具舟楫，靜待王含父子，日久不至，料知竄死，却引爲己恨。王含爲逆，何足深惜，惟亦未知大體。

錢鳳走至闔廬洲，爲周光所殺，函首詣闕，自贖前愆。沈充奔回吳興，聞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

招茂舊部，在途中守候充至，將執充，割爲夫復讎。茂爲充所殺，見三十五回。充不敢竟歸，繞道奔竄，竟致失路，誤入故

將周儒家。儒誘充入複壁中，因笑語充道：「我今日得三千戶侯了。」充始知爲儒所賺，乃流涕與語道：「汝能顧義活我，我必厚報，若爲利殺我，我死必令汝滅族，不要後悔。」儒竟殺充，傳首建康。充子勁，例當坐誅，爲鄉人錢舉所匿，幸得免死。後來勁竟滅周氏，如充所言。充爲叛賊，顧能作厲鬼耶？

晉廷因叛黨悉平，當然解嚴，有司發掘王敦屍首，焚去衣冠，扶屍跪着，梟去首級，與沈充首同懸高橋。郗鑒入奏明帝道：「前朝誅楊駿等人，皆先加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逆敦既伏王誅，不妨使全私義，可聽敦家收葬，藉示皇恩。」明帝准如所請，乃將敦首取下，聽令葬埋。敦黨周撫鄧嶽相偕出亡。撫弟光擬給兄路費，陰圖執嶽。撫怒道：

「我與鄧伯山同亡，如欲害鄧，寧先殺我。」伯山即嶽表字，俄而嶽至，撫卽趨出，遙與嶽語道：「快去快去！我弟尚不相容，何論他人？」嶽迴身返走，撫亦取得資斧，追及鄧嶽，同竄入西陽蠻中。後來再經大赦，纔得東還。

明帝加封王華爲始興公，溫嶠爲建寧公，卞壺爲建興公，庾亮爲永昌公，劉遐爲泉陵公，蘇峻爲邵陵公，郗鑒爲高平侯，應詹爲觀陽侯，卞敦爲益陽侯，趙胤爲湘南侯。下此按功晉秩，不勝殫述。有司奏稱王彬等爲敦親族，均應除名，覆詔謂：「司徒導大義滅親，應宥及百世，況彬等皆司徒近支，毋庸再問。」大義滅親四字，恐導不足當此。惟王敦綱紀，悉令除籍，參佐並皆禁錮。溫嶠又上疏解免道：

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仕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阻，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士人結舌，道路以目，讎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宴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還宜施之以寬。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謹昧死上聞！

明帝覽疏，頗加感動，特下羣臣議決。郗鑒謂：「君臣有義，義在死節，不應偷生。王敦佐吏，雖多被脅，但進不能諫，止逆謀，退不能脫身，遠引有虧亶道，宜加義責。」外此或從嶠議，或如鑒言，論久未決。還是明帝有意行仁，終從嶠請。於是敦黨皆免連坐。張茂妻陸氏詣闕上書，語多哀痛，表面上是爲茂謝罪，說他不能克敵，自致陣亡，實際上爲茂請封，無非說是略述原心，應待恩卹等語。明帝乃贈茂太僕，且撥庫帑，撫卹遺孀。陸氏始謝恩歸家。也算一個奇婦人。既而再敍前勳，命王導爲太保兼領司徒，西陽王綏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蘇峻爲歷陽內史，庾亮加護軍將軍，溫嶠加前將軍，惟導固辭不受。江州本由王彬鎮守，驟遭易任，吏民未安。嗣經詹加意懷

柔，纔得翕服。

轉瞬間又是一年，明帝追贈王承、甘卓、戴淵、周許、虞望、郭璞、王澄等官，不及周札。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臺謂札居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追贈。偏王導出來伸辨道：「往年札守石頭，王敦逆迹未彰，如臣等俱昧先幾，無怪一札。要想過護自己，不得不迴護周札。後來瞻破逆情，札便舉身委國，橫被誅夷。」札未嘗有義舉，急得謂舉身許國。臣意宜與周戴同例，一併贈諡。「郗鑒聽着，心下很是不服。我亦不服，便從旁參議道：「周戴死節，周札延寇，迹異賞同，何從勸善？如司徒議，謂往年王敦犯順，不妨延納，是誰、王周、戴等，俱當加責，何得贈諡？今三臣既予褒揚，札尚不應加貶麼？」是極。導尚強辯道：「札與誰、王周、戴，雖所見不同，後來均至死節，奈何必吹毛索瘢呢？」又道：「王敦謀逆，好似履霜堅冰，由來已久，必謂敦往年入犯，義等桓文，難道先帝亦如幽厲麼？」說到此語，駭得王導俯首無詞。明帝終不忍違導，仍贈札官。

會因儲君未立，國本有關，乃立長子衍爲皇太子。衍爲皇后庾氏所出，年甫五齡，受冊禮畢，大酺三日，增文武官員各二級，賜鰥寡孤獨布帛，每人二疋。調荊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領廣州刺史，卽邊、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侃性極勤謹，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諸事，檢攝無遺。遠近文牘，隨到隨答，不使積滯。賓佐求見，無不接談。嘗語人道：「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如衆人，當惜分陰，怎得逸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耶？」諸參佐或好飲好博，偶至廢事，侃隨時查察，搜得酒器、樗蒲等具，悉令投江，將吏有犯，且加鞭扑，嚴詞儆戒道：「樗蒲係牧豬奴戲，汝等奈何出此！」樗蒲卽博具。是時清談餘風，尚未盡改，侃輒忿恨道：「老莊浮華，並非先王法言，怎可遵行？君子當振衣冠，攝威儀，那有蓬頭跣足，自詡宏達呢？」古今傳爲格言，故備錄之。人民有所奉饋，必問所由來，若係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否則擲還不受。一日出遊，見有一人，手持禾桿，結穀未熟，因問作何用，答稱禾遺路旁，所以拾取。侃大怒道：「汝未嘗爲農，乃戲取人稻，還不知罪麼？」竟加鞭數十，方纔吐浪。荊州士女，聞侃復至，互相慶賀。且因侃注重農桑，便相戒嬉游，各勤工作。因此家給人足，境內大安。侃既不曠

時，又無棄物，竹頭木屑，並皆收藏，旁人都不解，侃意及元旦宴賀，積雪始晴，廳前餘雪尚濕，侃即將木屑鋪地，往來交便，人始知侃有先見，號爲精明。這且慢表。

且說明帝既調王舒至廣州，尋復徙鎮湘州，卽以湘州刺史劉顛，移督廣州，復命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軍事，暫鎮廣陵，授領軍將軍卞壺爲尚書令，尋復進尚書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用尚書鄧攸爲尚書左僕射。此種敘述，看仍閑文，實與後文俱有關係。

到了閏七月間，明帝忽得暴病，醫藥罔效，勢且垂危，亟召太子西陽王業，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前將軍溫嶠，領軍將軍陸暉，並受遺詔，使輔太子。詔云：

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概，亦何足深痛哉！朕抱病日劇，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歛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儉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園，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要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於冢宰，保佑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於地下，無恨黃泉。特此留諭，欽哉！惟命！

越日，明帝駕崩，年僅二十七歲，在位只得三年。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本得明帝親信，使典禁兵，入值殿內，掌守宮門管鑰。當明帝寢疾時，庾亮嘗夜入奏事，向宗求鑰，宗輒不與，且叱亮使道：「這難道是汝家門戶，好自由出入麼？」語亦近理，但不察緩急事宜，一味讒言，亦屬非是。亮從此恨宗。及明帝疾篤，羣臣多不得進見，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逐二人，明帝不從。既授遺詔，更命亮爲中書令，亮因得專政。太子衍承統嗣位，羣臣奉上璽

授，獨王導稱疾不至。無非忌一庾亮。卞壺入朝，正色道：「王公非社稷臣，大行在殯，嗣皇甫立，豈是大臣辭疾時麼？」這數語傳入導耳，導乃與疾而至，謁見新主，行卽位禮。再由大衆會議，謂嗣皇年甫五齡，不能親政，應請母后臨朝。於是尊母后庾氏爲皇太后，垂簾訓政。命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夾輔帝室。導遇事退讓，推亮主持。亮又是太后親兄，太后當然倚任，所以軍國重事，全歸亮一人裁決。導不過列一虛名罷了。亮遷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改授汝南王祐爲衛將軍，一面料理喪葬，至十月初旬，奉梓宮出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尊諡曰明。明帝在位三年，能奮發有爲，親除大慙，不可謂非英主。諡法稱明，却是名實相符。可惜天不永年，未壯卽歿。至太子衍立，便是成帝。越年改元咸和。

尚書左僕射鄧攸，及徐州刺史劉遐，江州刺史應詹，相繼去世。鄧攸就是鄧伯道，係平陽襄陵人氏，早喪父母，以孝友聞。祖殷嘗爲中庶子，攸得承祖廕，年踰弱冠，卽爲太子洗馬，嗣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年，陷沒石勒，勒使爲參軍，攸不願事虜，覷隙南奔，途挈妻子及從子綏，不幸遇賊，行裝被掠。攸因子姪皆幼，不能並攜，擬棄子存姪，與妻賈氏商議道：「我弟早亡，只有一子，理不可絕。但我兒亦幼，勢難兩全，只好把我兒棄去。我若得存，天必鑒我苦衷，再當使我生子。」賈氏涕泣從命。不愧攸妻。攸將子縛諸樹上，挈綏急遁，輾轉至江東。元帝令爲中庶子，尋復出守吳郡，載米赴任，不受俸祿，但飲吳水。會吳郡大饑，亟開倉賑民，先行後奏，致挂彈章，還算元帝仁恕，不加攸罪。嗣因遇病辭職，始終不取吳郡一錢。百姓遮道挽留，攸乃小停，待夜潛去。及病愈復起，入拜侍中，復遷吏部尚書。好幾年纔得超任右僕射。越年卽歿，追贈光祿大夫。攸妻賈氏終不得孕，攸生前納得一妾，頗加寵愛，旋訊妾家屬，乃是北人遭亂，流落江南，述及父母姓名，竟是攸的甥女。攸非常悔恨，乃不復畜妾，終至無嗣。時人嘗歎爲天道無知，乃使伯道無兒。從子綏服喪三年，悲號擗踊，不啻親生，這也好算得恩義兩全了。猶子比兒，可爲伯道一慰。

劉遐爲故冀州刺史邵續女夫，勇健無敵，冀人常擬爲關張。關羽張飛。河朔大亂，遐曾遣使至建康，稟承元帝節

制，元帝命爲龍驤將軍。遐妻邵氏，亦勇敢有父風。遐嘗爲石虎所圍，邵氏披甲跨馬，督率數騎，陷陣救遐。遐亦奮呼殺出，與妻同歸。後來渡江入朝，累任刺史，因功封泉陵公。已見前文，歿後得追贈安北將軍。應詹汝南人，弱冠知名，博通文藝。前鎮南大將軍劉弘，係詹祖舅，引詹爲長史，委以軍政，措置咸宜。嗣遷南平太守，兼督天門武陵二郡，討平叛蠻，民皆愛戴。尋且賁杜弢，敗杜充、錢鳳，出刺江州，尤洽民情。病篤時，尙致書陶侃，勸以忠義。少府卿章泓得詹厚惠，祀詹終身。江州百姓，聞詹病歿，遠近舉哀。晉廷追贈詹爲鎮南大將軍，子諡曰烈。小子有詩嘆道：

賢如伯道竟無兒，邵女能軍又守釐。再看江州悲霧起，茫茫天道果難知。

徐江二州，既亡刺史，免不得着人補授，欲知何人繼任，容至下回再詳。

王敦既平，餘黨概免連坐，雖曰行恕，究屬過寬。溫嶠之上疏營解，安知非由王導之囑託，始有此議乎？至追贈周札一事，尤屬不經。下壺郗鑒之言，百世不易，而導欲自洗前愆，必使札與周戴同例，明帝竟曲從所請，此蘇峻祖約之叛，所以旋踵而又興也。且明帝以未壯之年，遽爾溘逝，衷口幼兒，居然嗣位，青年國母，便即臨朝，國事委諸元舅，老成相繼淪亡，天不祚晉，降茲艱阨，江左其何自再振乎？

第三十八回 召外臣庾亮激變 入內廷蘇峻縱兇

却說劉遐應詹相繼去世，晉廷特派車騎將軍郗鑒，出領徐州刺史，前將軍溫嶠，出領江州刺史，再命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監督淮南諸軍事。劉遐妹夫田防，及部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願他屬，竟擁遐子肇接任，反抗朝命。遐妻邵氏，諭止不從，乃潛自縱火，燬去甲械，免得滋亂。田防等尙不肯罷手，仍部署徒衆，準備迎敵。晉廷卽遣郭默進兵，往討亂黨。默甫就道，那臨淮太守劉矯，已乘便襲擊，得斬田防、卞咸。史迭、李龍奔往下邳，由矯督兵追及。

也即擒誅，傳首詣闕。朝議令劉遐遣眷，及參佐將士，悉還建康。且因邵氏與肇，本未從亂，仍令肇襲父爵，留都養母。這也不必細表。

惟鄒鑿陛辭出都，朝臣皆爲餞別，王導常稱病乞假，至是也。出送鑿行，爲尚書令卞壺所見，卽上書劾導，說他虧法從私，失大臣體，應免宮示罰。宮廷雖擱起不提，但舉朝皆憚鑿風裁，各有戒心。壺平生廉儉，處事勤敏，不肯苟合時趨。丹陽尹阮孚嘗語壺道：「君常無閑泰，終日勞神，獨不嫌辛苦麼？」壺正色道：「諸君子道德恢弘，修尚風流，壺不與同性，自甘勞役，宜被人笑爲鄙吝了。」是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等人好爲放達。壺在朝指斥道：「悖禮傷教，實犯大罪，中朝傾覆，皆由此輩，我恨不一洗惡習哩。」實是正論。隨卽商諸王導，庾亮擬奏劾當時名士。導與亮皆以文采爲高，怎肯依議？壺只得罷休。惟導素尚寬和，能得衆心，至亮專國政，任法裁物，不滿意。豫州刺史祖約，自恃重望，不落人後，偏明帝顧命，但及鄒卞諸人，於己無與，不由的心下怏怏。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連陶侃亦不得與列，所以約與侃書，疑亮從中舞弊，故意刪除，侃因此亦不能無嫌。侃且如此，遑問他人。

歷陽內史蘇峻討賊有功，威望素著，部下甲仗精銳，遂致輕視朝廷，又嘗招納亡命，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肆忿言。事爲庾亮所聞，當然加忌，故令溫嶠出督江州，居守武昌，復調王舒爲會稽內史，陰樹聲援。一面修繕石頭城，作爲預備。丹陽尹阮孚私語親屬道：「江東勦業未久，主幼時艱，庾亮輕躁，德信未孚，恐禍亂又將發作了。」遂求爲廣州刺史，得請卽行。却是趨避的妙法。

南頓王宗，被亮調爲驃騎將軍，失去要職，遂生怨望，常與蘇峻往來通書，欲廢執政。亮頗有所聞，已有意除宗，可巧中丞鍾雅劾宗謀反，遂不請詔令，卽使右衛將軍趙胤，率兵捕宗。宗也挈部出拒，戰敗被殺，貶宗族爲馬氏。宗三子綽超演，皆廢爲庶人。西陽王蒙，係是宗兄，也降封爲弋陽縣王。前右衛將軍虞胤，已徙職大宗正，至此復左遷桂陽太守。宗是王室近支，兼又是先王保傅，一旦翦黜，罪狀不明，勢不能愜服輿情，成帝全未聞知。過了多日，始問及亮道：「前日的白頭公，許久不見，究往何處？」原來宗多白髮，故呼爲白頭公。

亮沈吟半晌，方答稱謀反伏誅。成帝流涕道：「舅言人反，便好殺死，倘人言舅反，應該如何處置呢？」幼主能作是語，却也不凡。亮不禁失色。但總以幼主易欺，遇有異己，必加排斥。宗黨卞闡，亡奔歷陽，亮遣人往索，蘇峻匿闡不與，去使

只好回報。亮益恨峻。適後趙將軍石聰進攻壽春，豫州刺史祖約正在壽春駐守，見三十五回。聞後趙兵至，亟向建康乞援。亮前已忌約，竟不發兵。人可棄，地亦可棄麼？聰進寇阜陵，建康大震。幸蘇峻遣將韓晃領兵邀截，方得擊退聰兵。

亮欲作涂塘，以遏胡寇，涂卽滌河，在壽春東，若就河築塘，便將壽春隔開。祖約聞報大恚道：「這明明是欲棄我呢。」遂與蘇峻密謀抗命，互通往來。庾亮以峻約勾連，必爲禍亂，擬下詔徵峻入朝。司徒王導勸阻道：「峻好猜疑，必不肯奉詔，不若姑示包容，待後再議。」亮不以為然，召集羣臣向衆揚言道：「蘇峻狼子野心，終必作亂，今日頒詔徵峻，就使彼不順命，爲禍尙淺，若再經年月，勢且益大，不可復制。譬如漢朝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哩。」語非不是，但知

彼不知己如何制勝？大衆聞言，莫敢駁議。獨卞壺接入道：「峻外擁強兵，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朝發夕至，現在都下空虛，還請審慎爲是。」亮不肯從。壺知亮必敗，乃與江州刺史溫嶠書略云：

元規亮字。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壺今所慮是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螫以召朝廷。朝廷威力，卽桓桓稱盛，接鋒履刃，尙未知能否擒逆。王公亦同此情。壺與之力爭，終不見信。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其諫，如何如何？幸足下教之。

嶠得書後，卽作書諫亮。亮終不聽。峻已得消息，遷司馬何仍入都，與亮婉商道：「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若欲峻內輔，實不相宜，請俯允通融，幸勿固執。」亮仍然不許，遣回何仍，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命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嚴兵戒備。於是下詔徵峻爲大司農，加官散騎常侍，令峻弟逸代領部曲。峻復上表道：「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虜，今中原未靖，臣何敢自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俾臣得效鷹犬微勞，不勝萬幸。」

這一篇表文，呈遞建康，亮置諸不理，但促峻卽日入都。觀峻兩次請求，尙非決意叛國；何物庾亮，必欲激成巨變。峻整裝將發，

欲行又止。參軍任讓入語道：「將軍求處荒郡，尚不見許，事勢至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還可求全。」阜陵令匡術亦阻峻入朝，峻遂不應詔，私自徵兵。

溫嶠聞變，便致書與亮，願率衆入衛京師。亮覆嶠書道：「我憂西陲，且過歷陽，足下幸勿越雷池一步，免我西憂。」嶠乃罷議。亮尚遣使諭峻，示無他意。峻語朝使道：「臺下說我欲反，我怎得再活哩。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從前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狗應烹，我已自分一死，不過我無端遭枉，死也要死得明白呢。」朝使見話不投機，自然東歸。峻即遣參軍徐會，馳赴壽春，推祖約爲盟主，共討庾亮。約不禁大喜。從子智衍又贊成約旨，便擬發兵助峻。譙國內史桓宣語智道：「本因強胡未滅，將戮力致討，奈何反還抗帝室呢？使君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自顯威名。今乃與峻同反，怎得久存？」智視爲迂談，鼻作嗤聲。宣更求見約，又以閉門羹相待，乃與約斷絕，不通往來。約遂遣兄子祖沛，逝之子內史祖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率兵會峻。逖妻許氏，即許柳姊，固諫不從。姊爲約嫂，弟爲約壻，亦覺名義不合。峻既得約兵，因即發難，當有警報傳入建康，有詔命尚書令卞壺，領右衛將軍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諸郡軍事，整繕行伍，籌備出師。尚書右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司徒屬下有司馬。

共至王導前獻議道：「峻已倡亂，必將東來，今請乘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塗諸口，阻住叛兵，以逸待勞，一戰可決。若峻遲迴不發，我亦可往攻歷陽，否則我尚未往，彼已先來，人心一動，使不能與戰了。」導極口稱善，轉告庾亮。亮不知兵法，躊躇未決。纔閱兩日，果得姑孰緊急報，峻將韓晃、張健等，掩入姑孰，所有鹽米，盡被取去。亮歎悔無及，乃頒詔戒嚴，自督征討。請軍事，授右衛將軍趙胤，爲冠軍將軍，兼歷陽太守，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出守慈湖，另派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翹，典征討軍事，並使弟庾翼，白衣從戎，領數百人戍石頭。

宣城內史桓彝，擬起兵赴難，長史裨惠謂：「郡兵寡弱，山民易擾，不如靜守待時。」彝厲色道：「汝獨不聞古語麼？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見春秋左傳。今社稷危迫，君主受困，難道尚坐視不成？」說畢，即調集數千人。

馬進屯蕪湖。峻將韓晃，乘他初至，便掩殺過去。究竟宣城兵弱，敵不過歷陽銳卒，戰不多時，竟致敗退。韓晃就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縱兵四掠，飽載而還。徐州刺史郗鑒表請入衛，有詔令他備禦北寇，不必移兵。時已殘冬，雨雪載塗，彼此未便行軍，因得相持過年。

未幾，爲咸秋三年正月，江州刺史溫嶠，出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即前文之鄧嶽，遇赦復官。鄱陽太守紀睦爲前鋒，進次直瀆。荊州刺史陶侃也，遣督護襲登，率兵會嶠，聽嶠驅遣。蘇峻恐日久兵集，屢促韓晃等進攻慈湖。慈湖守將司馬流，素來懦弱，未戰先怯，但請濟師。庾亮再撥侍中鍾雅爲驍騎將軍，督領水師，前往助流。不防流爲韓晃所襲，猝被摧陷，竟至敗死。趙胤亦拒戰失利，慈湖被奪，單剩鍾雅一支舟軍，如何濟事？沒奈何撥棹退回。蘇峻徑率祖渙、許柳等，擁衆二萬人，自橫江東渡，直登牛渚，進至蔣陵覆舟山。臺軍節節敗退，警報與雪片相似，庾亮未免惶急。陶回復入獻計道：「石頭設有重戍，峻必不敢直下。回料他必出間道，當從小丹陽步行前來，若用伏兵邀擊，定可擒峻。峻既受擒，祖約等自無能爲了。」亮謂峻必直向石頭，不從回言。嗣聞峻果出小丹陽，夜迷失道，部伍盡亂，亮又自悔失機，縱峻得入，愚而好自用，戒必及身。都中大懼，吏民相率潛奔，朝臣亦各遣妻孥，東出避難。獨左衛將軍劉超挈妻孥入居宮內，冀定衆心。

亮又傳出詔書，命卞壺都督大桁以東軍事。大桁即朱雀桁。所有鍾雅、趙胤、郭默等軍，盡歸節制。壺尚有繼母裴氏，亦奉養京師，至此與母訣別，挈得二子，眡肝慨然赴敵，出戰西陵。峻兵兇悍，遠過臺軍，任爾卞將軍如何忠憤，不顧死生，可奈兵不用命，孤掌難鳴，叛軍節節向前，臺軍步步退後，結果是旗靡轍亂，輿尸敗歸。既而峻又進攻青溪，柵壺再率諸軍抵禦，兩軍攻守多時，未分勝負。偏是天不做美，竟起了一陣絕大的東風，峻因風縱火，烟霧迷漫，柵內各軍避火不暇，如何抗拒，霎時間柵盡延燒，一炬成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壺知事不濟，決計死節，尙率左右力戰。時正背瘡新愈，創痕未合，一經氣憤，流血淋漓，再加用力過度，頓至暴裂，自覺忍痛不住，大叫一聲，血從口出，倒地而

亡。二子追隨父後，見父畢命，亦痛不欲生，索性突入敵陣，格殺叛黨數十名，身上各受重創，相繼捐生。部下將壺尸搶回，昇入壺家，母裴氏撫尸大慟道：「父爲忠臣，子爲孝子，諒無遺恨，只恨我年已老，尚見此慘劇哩。」壺字望之，係濟陰冤句人，陣亡時年四十八。還有丹陽尹羊曼，守住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統皆戰死。庾亮在宣陽門內，麾兵布陣，尙未及列，衆皆散走，不得已挈弟三人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臨行時，顧待中鍾雅道：「後事一概委公。」雅答道：「棟折榱崩，究是何人所致？」亮愀然道：「事已至此，也不必再言了。」圍得一塌糊塗，竟以走了之，真好計策。說着，匆匆出城，趨駕小舟。亂兵沿途劫掠，亮執弓射賊，誤中舵工，應弦卽倒。技藝又如此不精。船上各相驚失色，亮獨不動，且徐徐道：「此手何可使著賊？」你手不可著賊，人家的性命如何視同草菅？衆見他形態雍容，方纔心定，駛舟而去。

峻兵突入臺城，燬去臺省及諸營寺署，焚掠一空。司徒王導，馳入宮廷，急語侍中褚裒道：「至尊當速御正殿，君可啓閣，請御駕出來。」裒卽詣閣中，抱掖成帝，出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尙書張閭，共登御床，夾衛幼主。左衛將軍劉超，及侍中鍾雅、褚裒，站立兩旁。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呼噪而至，叱令褚裒下殿。裒兀立不動，還聲呵斥道：「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怎得侵逼？」峻兵被他一斥，倒也面面相覷，不敢闖入殿門。小立多時，待峻不至，乃轉往後宮。宮中統是女寺，如何阻擋，被亂兵東牽西扯，劫去多人，所有珍玩衣飾，亦遭擄掠，甚至庾太后宮中，亦膽敢搜索，左右女侍，稍有姿色，便難幸脫。亂兵奪得子女玉帛，一擁出宮，復去劫掠豪門，任意陵侮，不但奪取財貨，還要驅役官僚，令他肩挑背負，送往蔣山，稍一遲延，便加鞭撻。前江州刺史王彬，去職入都，受職光祿勳，素性抗直，與亂兵爭論數語，亂兵卽鞭捶交下，幾至擊死。最可悲的是宦家婦女，多被他掖往僻處，褫去衣服，污辱一番，且赤條條的任他臥着，自往別處搶掠。婦女含羞忍恥，或覓得敝蓆壞毡，少蔽身體，無毡無蓆，用土自覆，哀號聲震動內外。蘇峻並不加禁，縱兵橫行，宮中所藏布帛二十萬疋，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穀米數百斛，一古

騰兒搬往峻營，只留御廚中食米數石，聊供御膳。

或語侍中鍾雅道：「君性亮直，必不爲寇賊所容，何不見幾趨避？」雅答道：「國亂不能救，君危不能扶，尚欲趨避求生，朝廷要用甚麼臣子呢？」還是硬漢。既而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赦例。平素頗推重王導，故仍使爲原官，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令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許柳爲丹陽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秉，徒步見峻，稱述峻功，峻當然心喜，仍封秉爲西陽王，兼官太宰，錄尚書事。峻復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係亮弟，所以峻不肯干休，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行至浙江，追兵尚不肯捨，幸有吳卒引冰下船，覆以草薦，吟嘯鼓棹，泝流而去。每過邏所，輒用棹叩船口作吳歌道：「蘇將軍，懸賞緝庾冰，庾冰正在此，奈何不問儂？」岸上邏兵見他舟中無人，還道他是酒醉胡言，由他過去。冰得倖免，往依會稽內史王舒。庾亮奔抵尋陽，宣太后詔命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爲司空。嶠愴然道：「今日當以滅賊爲急，若無功加官，何以服天下？」遂辭官不受。一面分兵給亮，涕泣誓師，志在討峻，且先遣使奉表建康，慰問二宮起居。偏蘇峻已經防着，出屯湖陰，不容外使出入，嶠使只得返報。其實太后庾氏，已不堪憂鬱，得病身亡，年僅三十二歲。太后性本仁惠，兼美容儀，臨朝一事，曾推讓再三，不得已乃受。咸和元年，有司請追贈后父琛及母邱氏，又由太后固讓，終不見從。只是陰教雖嫻，難語治國，名爲訓政，實都歸庾亮一人主持，釀成叛亂，終至憂憤而崩。小子有詩嘆道：

洵洵亂黨入宮城，母后遭凶飽受驚。
三十二年悲短命，九原應自怨親兄。

欲知建康能否再安，且待下回再表。

王敦甫平，蘇峻又亂，敦見忌於元帝，遂蓄異圖。峻見忌於庾亮，乃生變志，推原禍始，皆由朝廷馭將無方，釀成巨釁。然庾亮之失，較元帝爲尤甚。峻雖有不臣之心，但觀其聞召之始，遣使自亮，自願外遷，乃徵命已下，又復乞補荒郡，倘亮許爲通融，尙未敢稱兵犯闕，大禍潛消，未可知也。乃一再不許，激之爲亂，溫嶠郗鑒求入衛而俱却之，孔坦陶回謀截擊而復不從，事前無弭變

之方，臨事無禦賊之策，卒至忠臣戰死，亂黨入都，憑陵宮闕，劫掠府庫，辱官吏，汚士女，而亮反駕舟遠逸，竄匿尋陽，謀人家國者，果可若是之躁妄粗疏，輕狂狡猾耶？故吾謂蘇峻之亂，亮實首禍，而峻尤其次焉者也。

第三十九回 溫嶠推誠迎陶侃 毛寶負劍救桓宣

却說建康爲蘇峻所困，內外不通，宮中一切情事，外人無從得聞。江州刺史溫嶠，原想進兵討逆，無如京城消息，一無所知，也不好冒昧前進。可巧有都人范汪，從間道奔至尋陽，報稱：「蘇峻政令不壹，貪暴凶橫，人情憤怒，共願誅峻，朝廷亦待援甚急，宜速進討。」云云。嶠即使汪轉白庾亮，亮即令汪參護軍事。嶠與亮本相友善，因互推爲盟主。嶠有從兄名充，佐嶠戎幕，獨向嶠進議道：「陶征西位重兵強，何不推爲領袖？」陶侃爲征西大將軍，見三十七回。嶠頗以爲然，遂遣督護王愨，期馳往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與庾亮有隙，且以未預顧命爲恨，見前回。便答愨期道：「我乃疆場外將，未敢與聞內事。」陶公大悞。愨期依言覆嶠，嶠再手書敦勉，終不見從，乃復遣使語侃，但說是仁公且守，僕當先行。使人已發，適參軍毛寶從他處回來，亟入見嶠道：「欲舉大事，當與天下共謀，古人謂師克在和，便是此意。就使情迹可疑，尙當示人不覺，況自爲攜貳，尙能成事麼？公急追使改書，推誠相與，料陶公亦不至固執了。」嶠乃追還去使，另草一書，說得誠懇懇，願奉侃爲盟主。果然使人往返得了效果，由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有衆七千，灑淚登舟，一面列數蘇峻罪狀，移告各鎮，文云：

賊臣蘇峻，祖約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進討，屯次滋口，即日護軍庾亮來營，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兇，陵轢宗廟，火延宮掖，

矢流太極。二宮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刼辱子女。承聞悲惶，精魂飛散。嶠關弱不武，不能殉艱，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負先帝託負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與鄧嶽同時還朝，得爲江夏相。乃心求征

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蔣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刼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臺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飢乏，後將軍郭默，已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祖約情性褊窄，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凶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耳。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等，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毋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不在多言。

這篇移文，分使四頒，滿望各處響應，同時舉義。不意陶侃督護龔登，竟至嶠舟相見，說是得陶公來書，促令還鎮，弄得嶠莫明其妙，慌忙將登留住，再遣王愨，期致書陶侃，書中有云：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日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二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督軍戾止，使齊進耳。仁公今乃召還督護，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賴

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於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銜耳。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於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傾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必有甚於今日者。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體，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如以石投卵，無慮不克。若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愨期到了，荆州奉書與侃，侃展書詳覽，至慈父雪愛子之痛句，不禁流涕道：「我兒果死了嗎？」看官，你道侃子爲誰？原來就是廬江太守陶瞻。小子在前回中，已曾敘及，不過尙未說明侃子，就是當時內外斷絕，陶瞻戰死，侃雖稍有所聞，尙未確悉。此次得了嶠書，已經證實，當然生悲。愨期復接口道：「公子殉難，真實不虛。且蘇峻乃是豺狼，如得逞志，四海雖廣，肯容明公托足麼？」侃將書放下，投袂而起，立即大集將士，戎服登舟，與愨期同赴嶠軍，倍道急進。將至尋陽，令愨期先行返報。愨期馳抵嶠營，嶠問明原委，喜出望外，只庾亮捏着一把冷汗，惟恐侃來報復，不得不與嶠相謀。誰叫你平日量狹？嶠說道：「陶公既來赴難，諒不至再記前嫌，就使尙有芥蒂，總教向彼謝過便了。有嶠在此，保無他憂。」遂與亮回舟相迎，兩下會敘，由嶠引導，庾亮代達殷勤。侃見亮趨入，故意不睬，亮只好硬着頭皮，向侃拜謝。急來抱佛脚，侃捋鬚冷笑道：「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麼？」亮見他詞色不佳，慌忙引咎自責，虧得他生就厚臉，又有三寸妙舌，說得悻悻動人。賴有此爾，侃意乃少解，握住亮手道：「君侯修石頭城，防備老子，今日反來相求，纔知老子是忠心爲國，未嘗通叛呢。」嶠在旁婉勸，侃益釋然，便相偕入尋陽城，大開筵宴，歡談竟夕。越宿復登舟啓行，東指建康，共計戍卒四萬，旌旗相蔽，軸輻互連，鉦鼓聲遠達數百里。

徐州刺史郗鑒，在廣陵接得亮書，并所傳太后詔旨，已流涕誓衆，指日勤王。及聞陶溫聯兵東指，復遣將軍夏侯長，間行語嶠道：「公既仗義興師，願執鞭從事，但聞叛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請公先立營壘，屯據要害，防賊逃逸，又斷彼糧道，堅壁清野，與賊相持，賊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出旬月，自然潰散了。」嶠深服鑒策，遣還夏侯長，麾舟進行。

蘇峻聞四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拒敵，一面入宮劫遷幼主，出居石頭城。司徒王導與峻力爭，舌劍談鋒，怎敵真刀真槊，畢竟拘他不過，強脅幼主登車。八齡天子，驟遭迫辱，那得不掩面哀啼？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並步行相隨，天適大雨，道路泥濘，峻給劉鍾二人乘馬，二人皆不願乘坐，且泣且行。到了石頭，扶帝下車，入居倉屋，塵糶委積，不堪小住。峻即號爲行宮，令親信許方等人補充司馬督殿中監，外托宿衛爲名，內實監制劉超。鍾雅、超與雅日侍帝側，還有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邃，侍中丁潭等，同處患難，各不相離。成帝在宮，嘗讀孝經論語，超仍然稟授，不使少閒。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峻既忌超，又復敬超，時有饋遺，超皆不受。左光祿大夫陸暉，爲峻所迫，令守行臺，峻黨匡術守臺城。

尚書左丞孔坦，奔往陶侃，侃令爲長史，與同計議，坦謂須聯合東軍，兩面夾攻，方可滅賊。侃也稱良策，只慮道路中梗，不得相通。事有湊巧，那司徒王導，已遣密使得達三、吳，託稱太后詔諭，勉令東軍起義，入救天子。於是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爲奮威將軍，領兵萬人，西渡浙江。吳與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均望風起應，募兵討賊。潭母孫氏，係吳孫權族孫女，早歲守齋，教子有方，至是復盡發家僮，隨潭助戰，且嚮去環佩衣飾，充作軍資。復召潭申誠道：「汝當移孝作忠，舍生取義，勿以我老爲累呢。」是眞賢母。潭益加奮勉，整兵將行。孫氏又聞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乃再語潭道：「王府君遣子出征，汝何不相效，反出入？」潭因令子楚爲督護，使爲前驅，往會允之，允之與庾冰同至吳國。冰曾任吳國內史，見前回。蔡謨以冰當還舊任，卽去職讓冰，彼此同心協

力相繼西進。途次與峻將管商張健等相值，兩下交鋒，互有殺傷，急切不能抵京。東邊方兵爭未決，西邊小戰艦迭乘，陶侃溫嶠進軍茄子浦，嶠因部兵習水不善陸戰，因下令軍中，如有擅自登岸，立處死刑。

會峻送米萬斛，餽連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率兵接應，爲嶠前鋒將毛寶所聞，便欲上岸劫糧。部將以軍令爲辭，寶奮然道：「兵法有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賊糧在道，難道可縱令過去，仍不登岸邀擊麼？」遂不暇白嶠，卽應兵上岸，鼓勇直前，殺退桓撫及連糧等人，把糧米一併奪來，始向嶠處請罪。嶠大喜道：「君能通變達權，立功不小，何罪可言？」遂薦寶爲廬江太守。陶侃亦表請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節制舒潭等軍。鑒率衆渡江，與侃等會合。雍州刺史魏該亦引兵詣侃，侃乃麾動舟師，直指石頭，屯次查浦。嶠軍另屯沙門浦。蘇峻聞西軍大至，自登烽火樓，望見長江一帶舟楫如林，不禁失色道：「我原防溫嶠，能得衆心，今果成事實了。」說畢，下樓派兵分道扼守。庾亮使督護王彰領兵進擊，爲峻黨張曜所敗，乃使司馬殷融送節謝侃。侃答道：「古人三敗，君侯尚止二次，當今事勢急迫，不宜自擾，致惑軍心。」遂遣還殷融，勸令靜守。侃部下都欲決戰，侃與語道：「賊衆尙盛，未可爭鋒，不如寬待時日，用計破賊，方保萬全。」由是按兵待變，未嘗進攻。

蘇峻得再遣部將韓晃往攻宣城，宣城內史桓彝前次入討無功，反致敗還。見前回。長史裨惠復勸彝，迪好蘇峻，權與周旋，冀紓兵禍。彝勃然道：「我受國厚恩，義在致死，怎能忍恥與逆臣通問事或不濟，也是命數使然，雖死無恨。」遂遣偏將俞縱往戍蘭石。縱在戍未久，不遑修繕，聞韓晃掩至，只得驅兵出戰。晃係百戰悍將，部衆又都精銳，眼見俞縱不是敵手，縱雖拚死奮鬪，可奈部卒力弱，再進再却。左右勸縱退軍，縱嘆息道：「我受桓侯厚恩，理當死報，我不負桓侯，猶桓侯不負國家。今日是我絕命時期了。」說着，策馬突陣，竟至戰死。韓晃乘勝進薄宣城，彝困守多日，勢孤力屈，終遭陷沒，爲晃所害。不沒兩忠。

先是彝與郭璞爲友，嘗令璞筮定休咎，筮旣成卦，璞卽用手攪亂，彝驚問何因，璞悵然道：「卦與我同，丈夫當

此必無良好結果，奈何奈何？」已而璞語彛道：「我與君情好多年，如來訪我，儘可入室，但千萬不可如廁。倘或誤犯，必至客主有殃。」彛記在心中，未敢犯忌。一日過飲至醉，竟闖入璞家，覓璞無着，便往廁所。家人忙來攔阻，已是無及。他見璞對廁兀立，裸身被髮，銜刀奠醢，禁不住狂笑起來。却是好笑。璞聞聲回顧，見是桓彛，不覺大驚，擲刀與語道：「我前囑君勿來廁所，君竟失約，不但禍我，君亦難免。天數難逃，無可禳解了。」彛似信非信，尚疑璞為搗鬼，大笑而去。誰料後來果如璞言，兩人俱不得善終。命也何如。

話休敘煩，且說陶侃溫嶠屯兵江上，自夏經秋，已經累月。嶠本主張急進，屢次出戰，亦皆失利。侃決意坐守，並未與峻黨交鋒。會因嶠軍敗還，峻兵尚耀威江岸，擬迫侃軍。侃軍多有懼色。監軍李根請諸陶侃擬築白石壘，以蔽舟車。侃依根議，即撥兵蚤夜趕築，至曉即成。忽聞峻軍內有號礮聲，諸將互相驚愕。總道是峻來攻壘，獨長史孔坦駁議道：「峻若攻壘，必待東北風起，今天氣清靜，必不敢來，儘可勿慮。」諸將問何故鳴礮，坦又道：「我料他必發兵東出，堵禦東來各軍。」諸將尚不肯信，及偵騎來報，果由峻出兵東向，擊敗王舒虞潭等軍。孔坦復獻議道：「峻兵既得敗東軍，必來攻白石壘了，須亟遣重兵鎮守。還有一慮，東軍敗退，京口隨在可危，宜速使郗公還鎮，尚可無憂。」侃乃使庾亮率精兵二千，往守白石，又令郗鑒與後將軍郭默同戍京口，立大業曲阿庾亭三壘，分峻兵勢。峻果率步騎萬餘，攻白石壘，幸由庾亮嚴守，無隙可乘，方纔退去。忽聞祖渙桓撫等來襲，侃料是祖約應峻，雙方並舉，遂擬遣雍州刺史魏該率兵往禦，便有軍吏入報道：「魏刺史病故了。」侃驚疑道：「魏刺史病故，只好由我自行了。」遂往會溫嶠，擬留嶠暫統各軍，自率偏師，往援湓口。莫非石去意麼？嶠尚未答言，旁有一將應聲道：「義軍恃公為主帥，公奈何輕行此等小賊，只配末將等往勦呢。」侃見是毛寶發言，便問寶願往否？寶答稱願往，奉令即行。途次接得譙國警耗，乃是祖渙桓撫道出譙國，竟將譙城圍住，當由寶兼程赴援，纔到城下，即被渙撫等一陣衝突，并令弓弩手更番迭射，斃寶前隊多人。寶向前力戰，也為流矢所中，貫髀徹窠。寶使人踢鞞拔箭，流血滿鞞，他却

毫不呼痛，收軍暫退。等到箭聲中斷，復轉身殺上，衝將過去。渙與撫已自幸得勝，不加防備，忽見寶躍馬衝來，一時未及攔阻，竟被突入。寶軍見主將受傷，向如此奮勇，那有不相率感奮，一齊隨上。你刀我斧，盡力掩殺，立將敵陣搗亂。桓撫料不可敵，撥馬先逃。祖渙獨力難支，自然隨走。譙城因得解圍，內史桓宣得出城迎寶，寶見他憔悴得很，不能再當衝要，乃使他東赴嶠營，自率軍進搗東關，攻破合肥戍壘。會接嶠營來使，召令東還，乃引兵退歸。祖約聞寶已退去，又欲派兵進擊，不料故向書令陳光號召徒黨，潛入攻約，好容易把約擒住，及仔細審視，乃是一個假祖約，貌似相類，實出兩人，姓名叫做閻禿，係約帳下的從吏，約已從後牆逸出，無從追獲了。想還有數日可活。光斬了閻禿，恐約召兵來攻，不能抵敵，乃北奔後趙，請石勒襲取壽春。勒遂令石聰石堪領兵渡淮，徑抵壽春城下。又由光寄發密書，誘動約將，使爲內應。內外連結，頓將祖約逐去。約奔往歷陽，聰等擄得壽春人民二萬餘戶，渡淮北還。小子有詩咏道：

昆季如何大不同，乃兄靖虜弟興戎。
癡心未遂先遭逐，叛賊由來少令終。

祖約敗蹙，嶠當然失勢，峻將路永匡術賈寧等，向峻獻策，峻却不從。究竟所獻何計，容待下回敘明。

陶侃爲晉室重臣，擁兵上游，理應爲國圖存，與同休戚，乃以一時之私忿，置國家於不顧，寧非大誤？溫嶠一再貽書，推爲盟主，而侃猶不從，甚至襲登已遣，尙欲召還，可私憾之深，一至於此耶？及聞陶瞻戰死，舐犢生哀，乃登舟東指，與嶠相會，然猶譏嘲庾亮，情見乎詞，亮固有誤國之罪，而侃亦不得爲保國，若非溫嶠之推誠相與，則侃必不肯赴難，其去亮果幾何也？厥後屯兵江上，曠日持久，雖峻兵尙盛，未易撓鋒，然其徘徊瞻顧之狀，猶可想見。桓彝之死，安知非侃之歛兵不動，有以致之？以視溫嶠之志，在勤王，毛寶之志，在戮力，蓋不能無慙德矣。虞母孫氏，尙知大義，奈何以堂堂之鬚眉，反出巾幗？下吾不禁爲陶士行歎息云。

第四十回 梟首逆戡亂成功 宥元舅顧親屈法

却說蘇峻部將，如路永、匡術、賈寧等人，聞祖約敗奔歷陽，恐勢孤援絕，不能成事，特向峻獻議，勸峻盡誅司徒王導等，斷絕人望，別樹腹心。峻素來敬導，不允衆議。路永遂生貳心。王導探知消息，即使參軍袁耽，誘永歸順。永便即從導，導欲奉帝出奔，恐被峻黨攔阻，反致不妙，因挈二子恬、怡，與路永俱奔白石，往依義軍。舍主自去，亦太取巧。陶侃溫嶠，與蘇峻相持日久，仍然不決。峻却分兵四出，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洶懼。就是朝士奔往西軍，亦云峻衆勢盛，銳不可當，侃未免恹恹。獨嶠怒答道：「諸君怯懦，不能討賊，反來譽賊麼？」話雖如此，但屢戰不勝，也覺膽寒。已而嶠軍糧盡，向侃告貸。侃憤憤道：「使君曾與我言，不患無良將，無兵糧，但欲得老僕爲主帥，今數戰皆敗，良將何在？荆州接近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再無兵食，如何保守？僕便當西歸，更思良策。他日再來滅賊，也是未遲。」君可忘乎，亦可忘嗎？」嶠聞言大驚，忙答道：「一師克在和，古有明訓，從前光武濟昆陽，曹公拔官渡，兵以義動，故能用寡勝衆。今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患不滅？峻驟勝生驕，自謂無敵，若誘令來戰，一鼓可擒，奈何自敗垂成，反欲却退哩？況天子幽逼，社稷顛危，四海臣子，正當肝腦塗地，奮不顧身，嶠與公並受國恩，何能坐視？事若得濟，臣主同休，萬一無成，亦惟灰身以謝先帝。今日勢成騎虎，不能再下，公或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公身了。」侃默然不答。

嶠乃退出，與參軍毛寶熟商。寶奮然道：「一下官能留住陶公。」乃詣侃進言道：「公本應鎮守蕪湖，爲南北聲援，前既東下，勢難再返，軍法有進無退，非但整率三軍，示衆必死，就是一退以後，士心離沮，倉皇失據，必致敗亡。前日杜弢爲亂，亦嘗猖獗，公一舉滅弢，始享盛名，今難道不能滅峻麼？賊亦畏死，未必統是勇悍，公可先撥給寶兵，上

岸截糧，若寶不立功，然後公去，人情也不致生恨了。」侃方答道：「君既肯奮力殺賊，我願依議。」遂加寶爲督護，撥兵數千，遣令速往。寶奉令卽行。

竟陵太守李陽，又替嶠白侃道：「今溫軍乏食，向公借糧。公若不借，必至溫軍潰散，大事無成，陽恐各軍將集，怨公身，公雖有粟，也無從得食了。」侃乃分米五萬石，接濟嶠軍。嗣聞毛寶告捷，把勾容湖熟諸屯糧，悉數燬去。這屯糧是蘇峻的根本，根本既撤，料峻軍必至乏食，久將自亂。侃乃留屯江上，不復言歸。

峻遣韓晃、張健等，往攻大業戍壘。不出孔坦所料。壘爲後將軍郭默所守，被韓晃等困住，水洩不通，守兵無從汲水，甚至取飲糞汁，聊自解渴。郭默不耐苦守，突圍出奔，惟留戍卒守着。郗鑒在京口駐節，幕聞郭默潛遁，不免加憂。參軍曹納進言道：「大業爲京口屏蔽，業失守，京口恐難保全，不如亟還廣陵，再圖後舉。」鑒搖手不答，但命左右召集僚佐。至僚佐已集，方責納道：「我嘗受先帝顧命，不能預救危難，雖捐軀九泉，未足塞責。今強寇在邇，衆志未定，君爲我腹心，乃倡議退歸，搖惑衆心，教我如何馭衆呢？」說至此，便旁顧左右，擬將納推出斬首。納嚇得魂不附體，慌忙跪伏哀求，僚佐亦替他解免，方得貸死。鑒卽撥兵助守大業，且遣使至侃軍乞援。

侃欲親自赴救，長史殷羨進諫道：「我兵不慣步戰，若往救大業，不能得勝，大事反從此去了。今不若急攻石頭，石頭得克，大業不勞往救，自然解圍呢。」侃依了羨言，遂與庾亮、溫嶠、趙胤等會商，使亮等率着步兵，從白石南進，自督水軍攻石頭城。亮等皆如侃議，乃命率步兵萬人登岸南行。胤爲前驅，嶠與亮爲後應。

蘇峻聞步兵來攻，親率八千人迎戰，遣子碩與部將匡孝分領前軍數十騎，先薄胤軍。匡孝驍勇異常，當先開路，及與胤軍相遇，仗着那一幹鐵槊，左挑右撥，運動如飛。胤軍紛紛落馬，無人敢當。後隊兵士相率倒退。胤亦禁遏不住，只好退走。峻在馬上遙望，見胤軍退去，不禁惹起野心，顧語左右道：「孝能破賊，難道我不如孝麼？」說着，卽率數騎前進，往追趙胤。尋死去了。可巧溫嶠軍至，來助胤軍，併力將匡孝殺退。孝已回馬他遁，峻却冒冒失失，向前突

陣。嶠胤兩軍，已經排齊隊伍，準備廝殺，還怕甚麼蘇峻？峻見不可敵，回趨白木阪，忽聽得撲踢一聲，馬失前蹄，竟至撲倒。峻亦隨向前撲，不能安坐，正擬下馬易騎，不防背後有物投來，忍不住一陣奇痛，便即跌下。看官道是何物？原來是一種兵器，叫作鈎矛，俗語呼爲鈎頭鎗。這鈎頭鎗是何人所擲？乃是彭世李千、彭李兩人爲陶侃部將從嶠助戰，他見蘇峻返奔，便策馬力追。峻聞後有追兵，脚忙手亂，馬韁一鬆，因致顛躓。彭李見他馬蹶，相距還有數丈，只恐峻得脫逃，所以將矛遙擲，也是蘇峻惡貫滿盈，命數該絕，巧巧擲中背上，遂至墜地。彭世李千立刻馳至，下馬拔刀，將峻梟首。峻手下尚有數騎，逃命要緊，走得一個不留。溫嶠、趙胤等一併趨集白木阪，命將峻屍割如糜，燬去屍骨。衆軍齊呼萬歲。峻兵八千人，頓時駭散，惟石頭城還未潰亂。峻弟逸在城中，由司馬任讓等奉爲主將，閉城自守。峻將韓晃得峻死耗，撤大業圍，引還石頭。他將管商、弘徽，尙留攻凌亭壘，爲郗鑒部將李閔及長史滕含所破。管商走降庾亮，弘徽走依張健。溫嶠進薄石頭城，就在城外設立大營，暫作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自效。官吏陸續趨集，各思圖功。見危卽避，聞利卽趨，真是好計。

時光易過，兩下相持，又過殘年。光祿大夫陸曄，本由峻派守行臺，峻將匡術派守臺城，至是曄令弟尙書陸玩勸術反正。術見大勢已去，樂得變計求生，遂舉臺城歸附西軍。百官亦乘勢出頭，推曄督領宮城軍事。陶侃又遣毛寶入守南城，鄧嶽入守西城，建康復定，只有石頭未下。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擬奉成帝出赴西軍，不幸密謀被洩，卽由任讓奉蘇逸令帶兵入宮，拘住超雅。成帝下座，將超雅二人抱住，且語且泣道：「還我侍中右衛。」讓不肯從，扯開成帝，竟把二人牽出一刀一個，殺死了事。復大發兵攻臺城。韓晃當先，逸與從子碩繼進，用了火弓火箭，射入城中，焚去太極東堂，延及祕閣。毛寶飭兵士撲救，自執弓矢，登城守禦，弓弦響處，無不倒斃。晃見寶箭法如神，便仰首呼寶道：「君號勇果，何不出鬪？」寶亦答道：「君號健將，何不入鬪？」晃不禁大笑，再欲攻城，忽接到石頭被攻消息，乃收兵退去。蘇逸、蘇碩先已引還，那圍攻石頭的兵馬，便是陶侃、溫嶠等軍。就是扼守京

口的郗鑿，亦遣長史滕含等入助。滕含帶着步兵，在石頭城下待着，邀擊蘇逸。蘇逸退還時，被含痛擊一陣，傷亡甚多。蘇頌後至，與含混戰，方得殺開走路，擁逸入城。至韓晃到來，含已退去，頌自恃驍勇，率領壯士數百，渡淮赴戰，正值溫嶠截住，乘頌渡至中流，颯舟急擊，把頌兵衝作數段。頌長陸戰，不善水鬪，弄得進退兩難，立被嶠軍擊斃。石頭戍兵，聞頌敗死，統皆奪氣。韓晃開城出走，兵士爭先恐後，一齊狂奔，無如門隘難容，互相踐踏，死不勝計。滕含正在城外巡弋，趁機掩殺，門不及閉，使得攻進，兜頭撞着蘇逸，兩馬相交，刀鎗並舉，不到數合，被含賣個破綻，刺逸下馬。含將李湯從旁趨至，將逸擒住，任讓急來搶救，已是不及。含麾衆圍讓，讓欲走無路，也即受擒。成帝尚在行宮，由含將曹據入衛，抱帝赴溫嶠船。嶠率羣臣迎謁，頓首請罪。成帝雖然年穉，究竟在位四年，多見多聞，也說了幾句慰勞的話兒，均令起身。未幾陶侃亦至，見過成帝，奉入京師，隨即誅死蘇逸，并斬任讓。讓與侃有舊交，侃請貸一死，成帝流淚道：「他殺我侍中右衛，怎得赦免呢？」侃多懷私，反不及幼主明白。侃不便再言，讓乃伏誅。又捕戮西陽王羨及羨二子播充。司徒王導，由白石入石頭，令取故節，侃嘲語道：「蘇武節似不如是。」導不禁赧顏，侃一笑而散。於是頒詔大赦。

峻黨張健，奔駐曲阿，弘徽韓晃等，先後趨至。健擬東竄吳興，弘徽謂不如北走，兩人爭論起來。健拔出佩刀，剝斃弘徽，遂使韓晃等乘車陸行，自己乘舟水行。舟車中滿載子女玉帛，由延陵東赴吳興，東軍尚未退去，即由王允之親督將士，截住水陸兩路叛黨，大破張健韓晃，奪得男女萬餘口，并金銀布帛等物。健、晃收拾餘衆，改向西奔，又被郗鑿阻住，不能過去，因轉走嚴山。鑿使參軍李閔領兵追擊，健等逃匿山岡，不敢出戰。惟韓晃挾箭兩囊，至山腰中，自坐胡牀，彎弓迭射，閔麾衆登山，前驅多中箭倒斃，直至箭已射盡，纔得殺上，把晃圍住，四面攢擊，任你韓晃如何梟悍，也落得身首異處，一命嗚呼。閔衆挾刃再登，搜殺健等，健料不能免，惶恐出降。閔責他罪惡滔天，立命梟首。自是峻黨盡平。冠軍將軍趙胤，復遣部將甘苗，往攻歷陽，祖約部將牽騰，開城迎苗。約挈領家族，及左右數百人，逃

奔後趙去了。

兩叛既滅，江左粗安，惟建康宮闕已成灰燼，一時不及築造，但借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人士，請遷都會稽。議出兩岐，紛紜未決。司徒王導獨主張仍舊，排斥衆議道：「孫仲謀與劉玄德俱言建康饒有王氣，足爲皇都，怎得無端遷徙呢？古時聖帝明王，卑宮菲服，不求華麗，若能務本節用，休養生息，不出數年，元氣漸復，自見蕃昌，否則移居樂土，亦且成墟，卽如近來北寇日伺我隙，我再避往蠻越，更屬非計。道在鎮定如常，安內馭外，纔無後憂。」此語却說得有理。溫嶠等聽到此言，也以爲導有遠見，取消前議，不復遷都，卽用褚裒爲丹陽尹，裒收集散亡，盡心撫字，京邑復安。朝廷論功行賞，進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公，兼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封南昌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公。陸曄進爵江陵公。此外得進封侯伯子男，不可勝計。追贈卞壺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等官爵，并各賜諡。峻黨路永匡術賈寧相繼反正，王導欲悉予封階。溫嶠道：「永等皆蘇峻腹心，首爲亂階，負罪甚大，晚雖改悟，未足贖罪。誠使得全首領，已爲幸事，豈尙可再給榮封麼？」導乃罷議。

陶侃因江陵偏遠，請移鎮巴陵。有詔依議，侃乃辭去。溫嶠亦陛辭歸鎮，朝議欲留嶠輔政。嶠推讓王導，謂係先皇舊臣，仍當照常倚任，不宜參用藩臣，因固辭而出。且以京邑荒殘，費用不足，特將私蓄財物，留獻宮廷，然後西行。溫太真確是純臣。惟庾亮初謁成帝，稽顙謝罪，嗣復上表辭職，欲闔門投竄山海。成帝手詔慰諭，謂係社稷危難，責不在舅云云。未免左袒。亮自覺過意不去，又上書引咎道：

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謀展轉，便膺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攬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責。

是以激節驅馳，志以死報。顧乃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謗怨，羣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實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愆之心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歿，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冒昧瀆陳，翹切待命。

這書呈入，復有詔覆答道：

蘇峻竊逆，人所共聞，今年不反，明年必反。舅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繩以國法，誠則然矣。但舅申告方伯，席捲東來，舅躬擐甲胄，卒得殄逆，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與二三方伯，忘身陳力之勳耶？方當策勳行賞，豈可咎及既往？舅當上奉先帝付託之重，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

亮既接詔，尚欲逃入山海，準備舟楫，東出暨陽。

可不必做作了。詔令有司收截各舟，亮乃改求外鎮，效力自贖，因

出督江西宣城諸軍，拜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守蕪湖。還有湘州刺史卞敦，前曾聞難不赴，但遣督護帶領數百人，隨從大軍。陶侃劾敦阻軍觀望，請檻車收付廷尉。敦原宜劾，但出自陶公，問心果能免疚否？獨王導謂喪亂甫平，應從寬宥，惟徙敦為廣州刺史。敦適抱病，不願南行，乃徵為光祿大夫。未幾病死，尚追贈散騎常侍，賜諡曰敬。宜削去右旁諡一苟字。

溫嶠自建康西還武昌，舟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摸，相傳下多怪物。嶠發出奇想，令燬犀角照水，果見怪物叢

集，或乘馬，或乘車，多着赤衣，奇形異狀，見所未見。是夕臥宿舟中，夢有一異人來語道：「與君幽明相隔，何故照我？」嶠尚欲詳問，被異人用物擊來，適中門牙，痛極而醒。次日齒尚覺痛，他本有齒疾，至此因痛不可耐，將牙齒拔落二枚。不意痛仍未痊，反致唇舌艱澀，如中風狀。蒞鎮以後，醫治無效，不到旬日，便即去世。年只四十有二。江州士民相率下淚。有詔贈嶠侍中大將軍，賜錢百萬，布千匹，予諡忠武。

即令嶠軍司劉胤嗣爲江州刺史。陶侃鄙鑒，表稱胤不勝任，宜別簡良才。王導不從。胤素縱酒漁色，不恤政事。後將軍郭默，曾爲胤所侮，時常懷恨。此時留屯淮北，竟率兵夜向武昌，候旦開門，突然掩入，詐稱有詔收胤，不問他人。胤部下將吏不知何因，未便抗拒。默突入內寢，胤尚擁妾同臥，被默牽出牀下，一刀砍死。妾有姿色，取爲己有，又掠得金寶及胤妻女，自稱江州刺史。一面將胤首傳入建康，誣胤謀逆。王導慮不可制，但令默爲豫州刺史，不敢問罪。王導專倚姑息。武昌太守鄧嶽，馳白陶侃，侃即上表討默，且致導書道：「郭默害方州，就用爲方州，倘再害宰相，莫非便使爲宰相麼？」詰問得妙。導覆書謂：「遵養時晦，留待足下。」侃覽書大笑道：「這乃遵養時賊哩。」遂驅兵登舟，直向武昌，四面環攻。默將張丑、宋侯等，懼侃威勢，縛默出降。侃斬默梟首，解送京師，詔令侃兼督江州，并領刺史。小子有詩嘆道：

藐視王章太不倫，
況經矯詔害疆臣。
若非當日陶公在，
時賊居然得蒞新。

侃既平默，威名益震，連後趙都憚他英威，不敢南窺。惟後趙主石勒，時正強盛，併吞前趙，欲知詳情，請看下同分解。

合東西各軍之力，夾攻蘇峻，猶至曠日無功，非將帥之皆無用，弊在號令不專，互相觀望耳。蘇峻之突陣被斬，實遭大殛，非盡由人力也。試觀書中所敘，唯溫嶠一人志在討逆，徹始貫終。毛寶勇敢，未始非爲嶠所激感奮而成。陶士行輩皆無取爾。庾亮身爲元舅，取不能死，徒自引咎，以塞衆謗，下敦觀望不前，仍不加罪，晉政不綱，亦可知矣。成帝幼沖，原無足怪，司其責者，實惟王

導而時人反曰爲江左夷吾，其然豈其然乎？

第四十一回 察鈴音異僧獻技 失軍律醉漢遭擒

却說後趙主勒乘晉內亂，連奪司豫青徐兗諸州，見三十五回。復遣兵進擾江淮，攻陷壽春。見三十九回。一面令石虎等率衆四萬，從軹關西行，往攻劉曜，略定河東五十餘縣，進迫蒲坂。曜大發水陸各軍，親自督領，由衛關北渡黃河，爲蒲坂援應。石虎聞曜軍大至，不免震懼，乃撤圍退兵。曜追至高候，得及虎兵，兩下交戰，虎兵大敗，偏將石瞻戰死，餘衆亦傷亡大半，伏屍二百餘里，喪失資械，不可勝計。虎逃奔朝歌，曜乘勝南下，攻金鋪城。後趙守將石生竭力抵禦，躍猛撲不克，因決穿千金塢外的流水灌入城中。城內兵民險些兒變成魚鼈，幸虧金鋪城素來堅固，不致坍沒。石生移民登阜，麾兵乘城，日夜嚴防，兀自支撐得住。曜見金鋪難拔，又分兵轉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均迎降曜軍，曜勢大振，襄國戒嚴。

是時石勒右長史張賓已經病歿，勒如失左右手，嘗臨喪大慟道：「天不欲我成事麼？何故奪我右侯？」不令汝死，老天煞是有情。既而令司馬程遐代爲右長史，遐智計不及張賓，但因妹爲勒妾，得預政權，勒每與遐議及國事，意見不合，輒流涕道：「右侯遽捨我長逝，乃令我與此輩共議，豈非天數？」又要歸咎於天，天豈常來顧汝麼？及曜圍金鋪，勒擬親出爲援，程遐等入諫道：「劉曜乘勝南行，一時難與爭鋒，惟金鋪城堅糧足，不致遽陷，待曜師老力疲，自然退去。大王不宜親動，一或躁率，難保萬全，大業反從此失敗了。」勒怒叱道：「汝等何知休來妄言！」遐尙欲再諫，勒竟拔劍置案，幾欲動手殺遐，遐乃怯退。

先是參軍徐光醉後忘情，致忤勒意，爲勒所幽。至是勒復憶光，釋令出獄，召與商議道：「劉曜乘高候勝仗，進

圍洛陽，看似鋒不可當，但孤思曜帶甲十萬，圍攻一城，多日不克，勢必懈怠。若率我銳卒，擊彼怠兵，無慮不勝。倘遲至洛陽不守，曜必鼓勇前來，席捲河北，直至冀州，我軍爲彼所懼，不戰必潰，大事去了。程遐等不欲我行，卿意以爲何如？光應聲道：「大王所料，確是勝算，試想劉曜既戰勝高候，不能進臨襄國，乃反往攻金墉，顯見是無能爲呢。誠使大王督兵親征，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何必多疑？」勒猶笑道：「如卿纔合孤心哩。」遂下令調集人馬，尅日啓行。

勒平時常敬禮西僧佛圖澄，因復將出師休咎，令他預決。澄忽作梵語道：「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勒聽了茫然不解，請澄釋明意義。澄乃答道：「秀支便是兵，替戾岡是出行的意義，僕谷指劉曜，胡位，劬秃當就是捉人意。依此解釋，定能出兵拒曜了。」勒又問出自何經，澄答稱是相輪寺鈴音。鈴音可作預讖。勒將信將疑。澄自言尙有一法，可覘未來，當由勒請令一試。澄謂須展期七日，七日內令一童子持齋，齋期滿，方能覘視。於是如法施行。貶眼間已是七日，澄卽入見，在勒前作法，令左右取過麻油及臙脂，二物攙合，置諸掌心，又用兩手摩擦，好一歇方纔啓掌，粲然有光。勒等只見他掌中光芒，看不出甚麼奇異，獨持齋七日的童子，顧視澄掌，不禁大詫道：「內有無數兵馬，捉住一鬚長面白的大人。」澄卽語勒道：「這就是劉曜了。」掌中有如此幻影，無怪如來佛能捉孫悟空。勒乃大喜，卽令親將石堪、石聰，往會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率部衆趨滎陽，復飭石虎進據石門，自統步騎四萬，出發襄國，下令敢諫者斬。程遐等自然不敢再言，一任勒上馬登途去了。

但佛圖澄究是何人，能有這般祕術相傳？澄生長天竺，本姓帛氏，至晉懷帝永嘉四年，始至洛陽，自云百有餘歲，能服氣攝生，連日不食。每持神呪，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用絮塞住，夜間拔絮，露孔，光照一室。又嘗至流水側，從孔中取出臟腑，就水洗淨，還納腹中，洛人稱爲奇僧。至洛中大亂，投依勒將郭黑，黑從勒四出，每預知行兵吉凶，勒當然疑問，黑謂由澄所授，因卽召澄相見，試以道法。澄取鉢盛水，焚香持呪，立見鉢中生出青蓮，花光曜日，勒乃驚

服。嗣是勒有舉動，澄輒先知，勒爲趙王至五年，襄國大旱，勒令澄禱雨，澄言禱求無益，別有良法，遂率徒侶往石井崗掘得死龍一條，長約尺餘，取置水盂，半日復蘇。澄向龍呪誦，用酒爲奠，羴見龍一躍上升，騰往天空，卽見陰霾四塞，大雨傾盆，田野霑足。因改名天井崗爲龍崗。過了數年，襄國城壕水源驟涸，勒又求澄設法。澄笑答道：「城壕無水，敕龍往取便了。」勒本字世胤，疑澄有心嘲弄，亦笑語道：「正因龍不能取水，所以商諸高僧。」澄乃正色道：「這是實語，並非戲言。水泉無論大小，必有神龍居住，今城塹水源，在西北五里團丸祠下，若非敕龍取水，水何從來？」一說畢自出，隨引弟子法首等數人，徑至團丸祠下，自坐繩牀，燒安息香，口中念念有詞，絮絮不絕。直至三日三夜，方有小水流，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出沒，人民相率趨視。澄禁令逼視，不到半日，水勢驟漲，洶湧澎湃，流滿隍塹，龍亦不知去向了。澄返報石勒，勒益加敬禮，號爲大和尚，這且待後再表。事見十六國春秋中。

且說趙王劉曜，自據位稱尊後，起初還從善納諫，用游子遠爲車騎大將軍，討平氐羌，依侍中喬豫和苞等言，罷建宮室，又在長樂宮東隅立太學，未央宮西隅立小學，凡百姓年在十三以上，二十五以下，聰穎可教，俱令入學肄業，共得千五百人。命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散騎侍郎董景道爲崇文祭酒，居然尊經講道，用夏變夷。曜后羊氏，雖得專寵干政，究竟也沒有甚麼權力。曜立羊氏爲后，見三十二回。在位四年，境內尙稱平安，不過與後趙已成縫隙，屢有兵爭。是年五月，終南山忽崩，長安人劉終，從山崩處拾得白玉一方，上有篆文云：「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粵西小衰，困囂喪鳴，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終莫明其妙，但賚玉獻曜。曜臣都稱爲石勒將滅，乃有此徵，因聯翩入賀。曜也以爲天錫禎祥，特齋戒七日，至太廟中拜受瑞玉，命終爲奉瑞大夫。好像做夢。獨中書監劉均上書道：

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鏡，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可知。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

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王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絕滅以構成趙也。粵者歲之次，名作粵也。言歲馭作粵西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之殆盡，無復遺也。太歲在酉曰作粵，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語見爾雅。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耳。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則國家幸甚！

曜覽畢，均書到也。慙然動容。廷臣劾均狂言警說，誣妄妖瑞，應作大不敬論。曜却謂不問災祥，均當深戒，怎得加罪劉均。越年，又從并州獻入玉璽一枚，文爲趙盛二字。曜乃不復稱瑞，但收貯庫中罷了。旣而征服仇池，王楊難敵，又因秦州刺史陳安叛亂，親往討平。赤亭羌酋姚弋仲亦稱臣受封。姚弋仲見前文。涼州牧張寔爲帳下將閻涉所戕，張寔見第三回。寔弟張茂，平定內亂，嗣爲涼州刺史。曜復率領戍卒二十八萬，進攻涼州。茂憚曜兵威，奉表稱藩，曜乃退兵。自是漸即驕盈，沈緬酒色。羊后病死，更立侍中劉昶。昶女劉氏爲后，纔閱一年，劉氏又病不能起，留有遺言，請納從妹劉芳。芳女姿色比姊秀美，年甫十三，已長七尺八寸，垂手過膝，髮與身齊。曜當然納入，卽冊爲繼后，時已爲光初十一年。光初爲劉曜年號，見三十二回。

曜命驃騎將軍劉述爲大司徒，侍中劉昶爲太保，召公卿以下子弟入闕親選，見有材武出衆，便使爲親御郎，被甲乘馬，隨同出入。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謂人主不宜日近武人，致觸曜怒，勒令服毒自盡。是夕，曜夢見空中降下三神，統是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卽退。當下恍惚前追，屈身下拜，俯履三人足迹。俄而驚寤，細思夢兆，辨不出什麼吉凶。翌晨召入公卿，令他詳夢。一班諸臣媚子，無非曲意獻諛，交口稱賀，惟太史令任義謂夢兆不詳，列陳見解，大略說是：

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唇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服於人也。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幸熟思而慎防之！

曜聞言大懼，卽親祀二郊，修繕神祠，徧禱名山大川，大赦死罪以下，減免百姓半租。徒務表面，有何益處？越年，春

令大旱，好幾月不見甘霖，曜偏分兵襲仇池，攻涼州，略河南，一些兒不加軫恤，但令出掠境外，奪得子女玉帛，還充府實。國人遇着旱災，令他四出縱掠，不可謂非理財妙訣。又越年，出敗石虎，便是圍攻金墉城一役。補敘劉曜數年間事，使知敗亡之由來。

後趙主石勒，自救金墉，至大碣渡河，時當仲冬，寒風似刀，河濱更甚。及勒軍將渡，忽天氣轉爲晴和，風靜冰泮。安然得濟。濟畢，又狂風大起，沉陰如故。勒大喜道：「這是天神祐我哩！」此番纔喜有天了。遂改名大碣爲靈昌津。參軍

徐光亦隨勒南行，勒顧語光道：「劉曜聞我出兵，若移兵成皋，據關拒我，方爲上策。依洛爲營，負水自固，乃是下策。

坐守洛陽，束手待擒，便成無策了。」旣而勒至成皋，會集諸軍，得步兵六萬，騎兵二萬七千，鼓行而進，一路無阻，並

不見有曜軍。勒舉手上指，又自指額，連聲呼天。天何言哉。復令兵士捲甲銜枚，從間道出鞏營間，晝不休，直至洛水

遙見曜兵俱退駐對岸，連營十餘里，差不多有十多萬人，更不禁大喜道：「曜真庸奴，爲我所料，諸將士已好賀我

了。」大衆聞言，統向勒道賀。勒揚鞭得意，督步騎入宣陽門，由守將石生迎接，迎入故太極前殿，升座勞衆，休息一

宵。越宿，乃部署兵馬，整頓器械，准期明日出戰。命石虎率步卒三萬人，自城北趨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各領騎兵

八千人，自城西趨北，擊曜前鋒。三人領命歸營。勒又預戒親卒，五更造飯，黎明飽餐，開城助戰。

這一邊已安排就緒，那一邊尙雜亂無章。劉曜圍攻金墉，已過了三月有餘，他見堅城難下，索性置諸度外，鎮

日與羣臣飲博，酣醉無度，不恤士卒。左右或進言相規，曜斥爲妄語，連殺數人。及聞勒渡河親至，方擬遣兵增戍，堵

截勒兵。議尙未定，勒兵已抵洛水，前驅謀使被曜候騎獲得一人，獻入營中。曜親問道：「大胡自來，麼率衆幾何？」

諜使答道：「大王自來，兵勢甚盛。」曜聞言不禁失色，便下令撤圍，浪營洛水西岸。敘出曜軍情形，方與上文接筭。到了勒兵入城，曜尚無佈置，仍然拚命飲酒，臨戰的早晨，已聞石虎石堪等兩路殺來，還要飲酒數斗，喝得醉意醺醺，方披甲上馬。馬無故悲鳴，立住不動，經曜揮了數鞭，反見馬倒退下去，一前一却，幾乎把曜掀落，虧得左右將曜扶住，倉猝下馬，改乘他騎。已兆不祥。曜疑是酒力未足，致馬作怪，再命左右進酒一斗，一氣喝乾，乃策馬出營，徑詣西陽門。說時遲，那時快，石虎從左殺到，石堪石聰從右殺來，曜兵抵擋不住，紛紛潰亂。曜已爛醉如泥，不知進退，但向西陽門馳去，不防石勒帶着親兵，由閭闔門繞至西陽門，迎頭擊曜。曜醉眼朦朧，望不出甚麼石勒，惟聽得一聲大喝道：「劉曜快來受死！」這一語傳人耳鼓，纔把十分酒意，嚇退三分，又見前面兵士好幾個滾下頭顱，乃拍馬返奔，忙不擇路，只管沿洛水邊亂跑。又聽背後有人叫道：「劉曜休走！」曜也不敢回頭，飛馬奔逃。那後面的箭鏃，接連射來，可恨背上不生眼睛，無從閃避，徒受了三處箭傷，馬亦中了數箭，負痛亂躍，高低不辨，竟致陷入石渠。曜慌忙提韁，馬足雖得拔出，馬力已竭，墜倒水濱，曜亦當然同墜。可巧水結成冰，將人馬一同攔住，不致沈溺。還是溺死的好。奈左右俱已逃散，無人相救。俄而追兵馳到，用着撓鉤等件，將曜鈎起。曜身上又受創十餘，臥在地上，由他捆縛，勉強開眼一瞧，面前立着一馬，馬上坐着一員大將，正是後趙都尉石堪。堪見曜西奔，率馬追來，用箭射倒劉曜，遂得擒曜報功。

曜兵一半逃去，一半被殺。勒乃下令道：「我只欲擒獲一人，今已得擒住，將士等可抑鋒止銳，毋得再加殺戮，有傷天仁。」於是收軍入城，牽曜至河南丞廨，把他拘住。一面宰牛設饗，大犒將士。一連三日，方班師北還。襄國使征東將軍石邃，押曜同行。曜創痕未痊，不能行動，因用馬車載曜，令金創醫李永與曜同載，沿途療治。既至北苑市，三老孫機請諸勒前，願一見曜，勒即允諾。機持酒一大觥，進白劉曜道：「僕谷王關右稱帝王，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量，進一觴。」曜見機龐眉皓首，鬚髮似銀，乃接觥答語道：「老翁年當近百，尚這般

康健麼？我當爲公滿飲此觴。」說着一吸立盡。適配胃口。孫機乃退。勒聞機言，也爲悵然道：「亡國奴，應該使老叟數罪哩。」及馳入襄國，勒令曜居永豐小城，遣還伎妾，與曜爲伴，惟派兵監守，不准曜出入自由。

先是兩趙連歲交兵，互有擒獲，勒將石佗爲曜軍所擒，便即殺死。曜將劉岳劉震爲勒軍所擒，尚未被殺，至此岳震等得奉勒命，許令見曜。曜瞿然道：「我道卿等久爲灰土，不意石王仁厚，全宥至今，我驟殺石佗，有愧石王，無怪今日遭禍呢。」乃留岳震等同宴，終日始別。此時已近死期，樂得痛喝數盃。勒使人語曜，令致彼太子熙書，囑使速降。曜不從，勒意但飭熙與羣臣維持社稷，不必爲我易慮云云。勒因此嫉曜，尋即將曜害死。曜僭位十三年，歲次戊子，兵敗被擒，正與劉均言相符。小子有詩嘆道：

織緯遺文寧足憑？荒耽纔是國亡徵。
古今多少滄桑感，無道保邦得未曾。

曜子熙居守長安，能否保全宗祀，且看下回自知。

佛圖澄之種種祕術，俱載前史，相傳至今，是否確鑿，亦無從證實，即果有其事，亦不過如張陸于吉之流耳。律以治國平天下之大道，澄固未足語此也。劉曜少時，以聰慧聞，劉淵嘗稱爲千里駒，及長尤多奇略，自比樂毅蕭曹，劉聰又以世祖魏武擬之，及斬準篡漢，仗義討賊，再興劉氏，似乎劉淵父子之言，不爲無見，乃觀其金墉一役，醉態昏迷，毫無軍謀，倉猝一戰，便爲所擒，豈其天奪之魄，使汨性靈，抑亦由沉湎酒色，乃有此昏庸之結果也。世間自有大丈夫，特淫婦人之媒詞耳，曜願信之不疑，釀成驕態，其曷能免滅亡之禍哉？

第四十二回 併前趙石勒稱尊 防中山徐遐泣諫

却說劉熙居守長安，接得乃父被擒消息，當然大駭，急與南陽王劉胤等商量方法。胤本是劉曜嫡子，爲元配

卜氏所生，從前斬準作亂，胤逃匿鄰近郁鞠部，及劉曜即位，郁鞠部送胤歸國。曜見他身長多力，意欲廢熙立胤。胤左光祿大夫卜泰及太子太保韓廣等，均謂不宜廢立。胤亦涕泣固辭。曜也追憶羊后，不忍廢熙，乃封胤爲王，號爲皇子，追諡元配卜氏爲元悼皇后。進卜泰爲太子太傅，儀同三司。其實太子熙原是懦弱，就是胤亦徒有外表，未足稱能。曜率兵南下時，胤且進署大司馬，輔熙居守。一切政事，歸胤裁決，所以曜陷沒後，趙熙即召胤計議。胤謂長安難守，不如退保秦州。尙書胡勳進言道：「今主子雖已喪亡，國家尙未殘缺，兵士不下數十萬人，正可併力扼險，堵禦石氏，萬一力不能拒，再走未遲。」胤怒叱道：「汝敢撓沮衆心麼？」遂喝令左右，把胡勳牽出斬首。胤不但無能，且是個糊塗蟲，怎能保國？勳既冤死，還有何人再敢多嘴，遂相率奔往上邽。首都一動，各鎮皆搖。汝陰王劉厚、安定王劉策，各棄鎮西走關中大亂。

將軍蔣英辛怒，擁衆數萬，入據長安，遣人奉表後趙，情願投降。石勒覽表，即敕洛陽守將石生，乘便西略。生即帶領部曲，徑入長安。那時劉胤却率兵數萬，從上邽出發，來與石生爭長安城。前時已願棄去，此時復欲奪還，奇極怪極。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胡人，亦奮起應胤。胤軍次仲橋，石生嬰城自守，飛使向襄國乞援。勒即遣石虎往救，撥給騎兵二萬，由虎帶去。虎行至義渠，與各郡胡人相值，好似虎入羊羣，不值一掃。夷人四面遁去，虎即進搗胤營。胤聞胡人敗遁，已是心怯，沒奈何出營迎戰。兩陣對圓，鋒刃相交，虎壓動鐵騎，衝入胤陣，縱橫馳驟，十盪十決。胤慌忙奔還，經虎從後追擊，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遂進薄上邽城下。上邽城內的將吏，見胤逃還，都嚇得魂魄飛揚，那裏還敢抵禦，不到數日，便即潰散。虎揮衆登城，擒住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王公卿校以上三千餘人，一律殺死。所有後宮妃妾，俱分給將士。惟曜有女安定公主，年甫十二，却生得身材窈窕，眉目輕盈，虎取爲己有，也不管他年齡長幼，到了夜間，便將他抱入寢處，恣情行樂，虧得胡人體質，本來強壯，還勉強容受得住，但已是葺破花幄，不堪狼藉了。身入虎口，不死亦傷。歡娛數夕，方挈女東行，並徙趙臺省文武，關東流民及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俱至襄國。

又坑死王公等及五郡胡人，共五千餘名，比虎狼還要凶暴。前趙遂亡。總計自劉淵僭號，共歷三傳，前稱漢，繼稱趙，凡三十五年。劉曜受擒，歲次戊子，劉熙被屠，歲次己丑，困囂喪鳴，赤牛其盡，白玉篆文，至次畢驗了。

石虎還至襄國，賫獻前趙國璽，並擬上勅尊號，奉爲趙帝。勅未肯違許，再經內外百僚全體申請，無非說是「功德並隆，祥符俱萃，應亟崇徽號，下副人望」等語。勅又遷延過年，始自稱爲趙天王，行皇帝事。名稱亦奇。立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餘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兼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右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進中山公，虎爲太尉，兼尚書令，易公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石生爲河東王，堪爲彭城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邈爲右僕射，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此外文武百官，各封拜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謂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方符天命。勅依議而行。右僕射程遐進言道：「天下初定，應明罰敕法，顯示順逆。從前漢高斬丁公，赦季布，便是此意。大王自起兵以來，褒忠誅逆，中外歸心，惟江左叛臣祖約，猶存我國，竊爲不解。且約大引賓客，又佔奪先人田里，地主多銜怨切骨。大王何尙事姑容，不申天罰呢？」勸本謂約不忠，有心鄙薄，雖然前次收納，却未嘗召見。約降後趙見四十回。至此聽了遐言，便使人給約道：「祖侯遠來，未暇權敘，今幸西寇告平，國家無事，可率子弟來會，藉表積誠。」言外又與訂會期。

約得了此信，當然欣慰，屆期這一日，約挈子弟登殿，求見趙天王石勒。勒佯稱疾，但令程遐接待。遐邀入別室，引與共飲，暗中着人詐託約言，召約親屬一併到來。約見全族俱至，不禁動疑，且室外甲士趨集，料知凶多吉少，自思無法脫身，索性拚命亂喝，得能從此醉死，也省得眼見慘刑。偏程遐瞧透約意，待約半醉，便起座大言道：「天王有令，祖約叛國不忠，罪應誅夷。」這語說出，甲士俱從外突入，立將祖約拏下，所有約親信數十人，均被驅出，牽往市曹。驀見有一羣罪犯，由兵役押令前來，仔細一瞧，乃是一班蓬頭少婦，垢面童兒，沒一個不是家眷。此時心如刀割，險些兒暈了過去，忽有一數齡穉子，趨至約旁，手牽衣襟，哭呼外祖。約手未被縛，便將穉子抱起，且泣且語道：「

外孫外孫，汝外祖不該背國，連害汝曹。」悔也遲了。旁邊走過似虎似狼的甲士，把他外孫奪去，擲諸地上，已是跌個半死，一聲礮響，刀光閃閃，可憐祖約以下的男子，不論老少長幼，都做了無頭鬼，就中只有祖逖庶子道重，由後趙左衛將軍王安買囑兵士，將他留下，爲安攜去。餘如婦女妓妾，也算赦免，但已皆沒爲官奴，分充羯人的婢妾去了。
叛國賊聽者！

看官道：王安何人肯救逖子，原來安本羯奴，爲逖所得，留侍左右，很加寵愛。及逖鎮雍邱，安亦淩長，逖與語道：「石勒與汝同種，汝可往依，免汝久羈他鄉，汝可願否？」安尚不忍別，逖復說道：「我亦不在爾一人，爾儘管前去便了。」遂厚給路費，遣令北去。安得見勒，累擢至左衛將軍，及聞約族誅，不禁長嘆道：「怎可使祖士雅無後呢？」一乃設法取出道重，匿居僧舍，令爲沙門。時道重尚祇十歲，及石氏滅後，始得南歸。這未始非忠臣之報。逖有兄祖納，與約異母，憎納如讎，嘗閑散家居，覽書自樂。約爲逆時，納得不坐。及約奔降後趙，納仍在江東，由溫嶠薦引，辟爲光祿大夫，卒獲考終。祖氏一脈，賴此不亡。道重歸宗，便與納子孫同居，不在話下。

且說石勒既自稱天王，羣臣尚申表固請，統說是名位未正，應加帝號。勒乃加號稱帝，改元建平，由襄國遷都臨漳，追尊三代。妻稱皇后，王子弘爲皇子，封進百官，毋庸再殺。惟史家因前趙已亡，此後但稱勒爲趙主，不稱後趙。小子亦依史敘述，止稱爲趙，看官不要疑我脫漏一字呢。敘法謹密。勒併吞關隴，復窺江淮，特遣荊州監軍郭敬，與南蠻校尉董幼，寇晉襄陽。晉南中郎將周撫，不能固守，退保武昌。襄陽遂陷，中州流民，悉數降趙，就是前平北將軍魏該弟遐，亦率領部曲，自石城降。敬遂毀襄陽城，徙百姓至沔北，就樊城旁增築城堡，居民屯兵，作爲城鎮。趙主石勒，卽署敬爲荊州刺史，領秦州牧。隴右氏羌，不受趙命，興衆爲亂，勒遣河東王石生往討，一鼓盪平。趙威大震，東方的高句驪、肅慎諸國，貢入楛矢，宇文部並獻名馬。涼州牧張駿，本承叔父張茂遺命，囑令服事晉室，仍守祖制，所以茂死駿繼，自稱晉大將軍涼州牧，與前趙屢起戰爭。前趙亡後，趙主勒遣使至涼州，拜駿征西大將軍，兼涼州牧，加

九錫殊禮，駿抗拒不受。及氏羌爲石生所敗，多奔涼州，駿恐生乘勝進擊，乃遣官詣趙，奉貢稱臣。還有西域諸部落，如高昌、于窰、鄯善、大宛等，亦皆向趙奉貢，不憚遠行。

趙主勒喜出望外，遂欲大營鄴宮，自壯觀瞻。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道：「不斬此老，朕宮如何得成？」說着，卽飭御史收咸下獄。中書令徐光進規道：「陛下天資聰睿，臣以爲將超越唐虞，今乃厭聞直言，是將變作桀紂了。咸言可用卽用，不可用亦當大度包容，奈何反欲加誅呢？」勒乃歎道：「人主不得自專，一至於此。朕豈不知咸言爲忠，但偶與爲戲呢。匹夫略積家貲，尙想購一別室，況富有天下，難道不能營繕一宮，將來終當築造，現且暫停工作，不負忠言。」乃釋咸引見，面加慰諭，賜絹百疋，稻百斛。隨命公卿百寮，薦舉賢良方正，直言秀異，孝義清廉各一人，一面就襄國西偏，創造明堂辟雍靈臺，侈然有上法姬周的癡想。

旣而霖雨經旬，中山西北，水忽暴漲，漂集巨木百餘萬根，共至堂陽。勒聞報大喜道：「天意欲我營鄴宮哩。」遂大興工作，親授規模。自建平二年孟秋營造，歷久未成。越年正月，勒仍在舊殿朝見羣臣，徧賜盛宴，酒至半酣，願語中書令道：「朕可比古時何等君主？」光答道：「陛下神武謀略，越過漢高，雄材卓犖，超絕魏武，自古以來，罕可比倫，大約爲軒轅黃帝的流亞哩。」勒掀髯道：「人生豈不自知？卿言未免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臣事，與韓彭毗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須磊磊落落，皎如日月，怎可似曹孟德、司馬仲達輩，曹操字孟德，司馬懿字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竊取天下，如朕品詣，應在二劉上下。軒轅乃上古聖人，朕何敢比擬哩。」羣臣聞言，皆下座叩首，齊呼萬歲。

勒本不識文字，但好令諸生講讀古書，靜坐聽誦，或出己意評論得失，類皆中肯，人多佩服。一日聽讀漢書，至鄼食其勸立六國後，不禁驚詫道：「此法大誤，何故能得天下？」及聞爲留侯張良所阻，乃恍然道：「賴有此呢。」聰明原是過人，可惜不學。勒視當世人物，都不足取，惟晉豫州刺史祖逖，與荊州牧陶侃，先後推重，目爲將才，侃方鎮守

巴陵聞襄陽被陷，武昌垂危，到也吃一大驚，接連是蘇峻、馮鐵、暗殺侃子，奔依石勒，得爲戍將，害得侃又驚又悲，乃繕就一書，遣人賫往臨漳，責勒納用叛臣。勒有心干譽，便召入馮鐵，對着侃使，把他斬首。侃使纔告謝南歸。侃再遣長史王敷，賫送江南珍寶，與勒修好，並表謝忱。勒當即收受，厚待王敷，並贈贖儀。敷乃返報。

看官你道侃果真願與勒和麼？他因襄陽失守，意欲設法規復，所以計上加計，令他自弛兵備，好乘虛奪回襄陽。既得王敷歸報，便從巴陵移鎮武昌，命子斌率領銳卒，會同南中郎將桓宣，往襲樊城。趙將郭敬果然無備，且督兵南掠江西，桓宣等掩入城中，將所有居守兵民，悉數俘獲，又料敬必還援，使斌留鎮樊城，自往涅水埋伏，截敬來路。敬得樊城警報，挾怒前來，到了涅水，聽得一聲號砲，伏兵猝發，他却毫不驚慌，分頭抵敵。桓宣也督衆力戰，自午至暮，方將趙兵殺敗，陸續退去。這一次麀門，趙卒原死了多人，宣兵亦傷亡過半。宣因飛使報侃，再請濟師。侃令兒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率兵萬人，共攻新野，遙應樊城。郭敬往救新野，又吃了一回敗仗，方纔北遁。襄陽城前已被燬，無人守着，當由侃軍唾手取回。侃卽命桓宣鎮守。宣重修城堦，招集流亡，簡刑罰，課農桑，復成重鎮。趙一再進攻，終不能克。宣鎮襄陽十餘年，遠近畏懷，時人比諸祖逖。周訪可見得捍邊固圉，全靠着有良將呢。總斷一筆。

惟趙主石勒，中了侃計，歎息累日，暗想陶侃用僞和計，奪去襄陽，自己亦好如法泡製，與晉言和。計策已定，待至建平四年正月，借着賀年的名目，遣使至晉，奉帛修好。偏晉廷拒絕來使，且將所獻各帛焚燬都下。趙使撞了一鼻子灰，匆匆北歸。勒頓時怒起，又欲動兵侵晉，偏偏天變迭興，內憂隱伏，轉令一個足智多謀的石季龍，有所顧忌，未敢妄行。

建平三年的夏天，已是疾風驟雨，雷震建德殿端門，及襄國市西門，殛死五人。旣而雹降西河介山，大如雞卵，平地水深三尺。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避殿禳災，且問中書令徐光，主何凶兆。光言：「介山爲介之推所依，之推焚死，陰靈未泯，宜普復寒食故制，立祠奉祀。」原來勒曾禁止寒食，故光疑之。

推爲祟，因致此災。黃門郎章諷，駁去光議，獨援春秋左氏傳言，謂：「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與之推無關。若以之推爲賢臣，但令縣介間人民奉祀，便足申敬，何必普及全國呢？」此說較光語爲長，但在氏傳亦非真足據。勅從諫議，只命

并州復行寒食，更遷冰室至極寒處，所期順天時。到了建平四年的夏天，紅日當空，寂靜無風，塔上一鈴，無故自鳴。佛圖澄素識鈴音，說是國有大喪，不出今年。過了數日，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蛇形，自北極西南流動，約五十餘丈，光芒燭地，墜入河中，聲聞九百餘里。勅亦自覺非祥，忽愛子斌暴亡，遂疑爲流星所應，將備棺殮。忽佛圖澄趨入道：「小殿下尙未致死，何故驟令入棺？」勑驚嘆道：「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起死回生，難道大和尙亦能救死麼？」澄答一「能」字，遂取楊枝露水，且灑且呪，果見屍身少動，手足漸能屈伸。澄卽向前握手道：「可起來了！」言已，斌卽坐起，飲食如常。勑因命諸少子居澄寺中，託他照管。惟太子弘年已弱冠，留居東宮，襄辦軍國大事，凡尙書奏請，多歸太子參決。次爲驃騎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宏，亦得預政，權侔首相。石虎守鄴有年，前時宏爲大單于，虎甚不平，私語子石邃道：「我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得成大趙基業，大單于位置，應該屬我，奈何反輕授黃口婢兒？俟主上宴駕後，當盡殺無遺，方洩我恨。」勑自號英明，奈何養虎貽患，及弘宏兄弟得專國政，虎益快快。

弘素好文士，嘗引與交遊。石勑謂：「世未承平，不宜右文輕武。」乃使劉徹任播等教弘兵書，王陽教弘擊刺。但弘已性格生成，終不脫文人氣象。勑嘗語徐光道：「大雅弘字大雅，愔愔，可惜不類將種。」光答道：「漢高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帝治以玄默，守文令主，原與創業不同，何必過憂？」勑始有喜色。光因進言道：「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萬歲以後，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柄，休使上逼儲君。」勑雖然點首，但因虎累立大功，也未便遽奪虎權。旣而右僕射程遐，復入白道：「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及，看他志意，除陛下一人外，統皆蔑視。今專征日久，威振內外，性又不仁，殘暴好殺，諸子又並長大，似虎添翼，共預兵權，陛下在日，諒無他變，將來必致跋扈，非少主臣，還請陛下綢繆，早除此患。」勑變色道：「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年少，宜資輔弼，中山係佐命

功臣親同魯衛，朕方欲委以重任，何至如卿所言。卿莫非因中山在側，雖然身為帝舅，將來不得專政，故有此慮？朕已早為卿計，如或不諱，先當使卿參預顧命，卿儘可安心哩。」遐不禁流淚道：「臣實公言，並非私計，陛下奈何疑臣有私？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究竟非陛下骨肉，難語恩義，近不過托陛下神規，稍建功績，陛下報以重爵，并及嗣子，也可謂恩至義盡了。魏任司馬懿父子，終被篡國，前鑒未遠，怎得不防？臣累沐寵榮，又與東宮托附瓜葛，若不盡言，尚望何人陛下今不除中山，恐社稷不復血食了。」以疎間親，亦非良策。勒終不肯從。遐只好叩頭告退，小子有詩歎道：

養虎原為心腹憂，如何先事未綢繆？
毀巢取子猶難料，漫向廷臣詡智謀。
遐退出後，適與徐光相遇，免不得有一番敘談，欲知後事，且至下回表明。

梟桀如石勒，不可謂非一世雄，觀其智料劉曜，算無遺策，卒能舉前趙而盡有之，及稱尊以後，誅祖約，戮馮鐵，雖曰權謀，不戾正道。天下之惡一也，約為晉臣，敢行悖逆，不誅何待？鐵係逆黨，又殺侃子，召而誅之，誰曰不宜？示人以彰瘅之公，與世無愛憎之異，勒之自矜磊落者，其以此夫。然明於遠而忽於近，知其著未見其微，以凶殘暴戾之石虎，不善駕馭，致貽後患，徐光諫之而不用，程遐言之而反致疑，此其所以身死未幾，而子嗣淪亡也。

第四十三回 背顧命鴆子毀室 凜夢兆狐首歸邱

却說程遐出遇徐光，便與光敘談，述及進諫不從情形。光答道：「中山王對我兩人，時常切齒，不但與國有害，且必累及家禍，我等總當預先設法，保國安家，怎可坐待危禍哩？」遐皺眉道：「君有甚麼良策？」光想了多時，方答道：「中山手擁強兵，威勢甚盛，我等無拳無勇，如何抵制？看來只好再三進諫，得能感悟主心，方得轉禍為福。」

呢。」但靠此策，何能制虎？」
退搖首道：「只恐主上未必肯從。」光說道：「待我再去一試罷。」說畢乃散。過了數日，光入內白事，見勸面有愁容，便乘間諷勸道：「陛下廓平八州，駕馭海內，爲何神色未怡？當有隱患。」勸悵然道：「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兒未絕丹陽，後世將疑我未應符籙，難爲真主，我一想着，便不覺有憂色了。」光應聲道：「臣以爲陛下憂及心腹，那知陛下徒憂及四肢，四肢尚不足憂，腹心乃是大患呢。從前魏承漢祚，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總不能謂漢尚未亡，吳嘗跨據江東，與魏無損，今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適與魏王相符，被司馬家僻居江左，無異劉備，李氏據蜀，尚遜孫權，帝王大統，不屬陛下，將屬何人？這不過是四肢的微患，無庸深憂。惟中山王托陛下威靈，所向無敵，中外共目爲英武，有類陛下，可惜他殘暴多姦，見利忘義，迹同管蔡，情異伊霍，且父子竝據權位，勢傾王室，臣見他尚未滿意，陰蓄異圖，近在東宮侍讎，傲慢不恭，輕視太子，陛下想亦察覺，不過曲示寬容，臣恐陛下傳及太子，宗社必生荆棘，這纔是腹心重病，足爲大患，奈何陛下顧小忘大呢？」勸默然不答。光當然說不下去，沒奈何趨回私第。

已而安定府間，報稱蛇鼠相鬪，越宿蛇死，臨涇亦報稱馬忽生角，長安城內，又報稱雞有怪聲，勸不以爲意，西巡灑水宮，途次感冒風寒，竟致成疾，便卽還都。那病勢日加沈重，因召太子弘，中常侍嚴震與中山王虎，竝侍禁中。虎立卽入宮，矯托勸命，阻住弘震，不准入侍，就是王公大臣等問疾，也一概拒絕。內外隔斷，不通音問，連勸病勢的增減，都無人知曉。虎又召還秦王宏及彭城王璡，可巧勸病少痊，起牀散步，忽見宏進來請安，便向虎驚問道：「秦王何故來此？我使王等出處藩鎮，正爲今日的預備，究竟是何人召入，還是不召自來呢？如或有人矯制召王，便當處斬。」虎慌忙答語道：「秦王想念陛下，暫時歸省，今卽遣令還鎮便了。」宏聞虎言，纔知是由虎擅召，只因虎勢力逼人，未敢與辯，不得已含忍而退。待了數日，並無遣還命令，又只好留住都下。勸問虎曾否遣宏，虎詐言奉諭卽遣，所以勸不復再言。

是時癸惑入昴，星隕鄴中，又有赤黑黃雲，縣亘如幕，聲如雷震，墜地後氣熱如火，塵起連天。勸是番王，未必果應天象，且據新學家言，天象與人事無關，惟史家羅列災異，故略述一二。勸病勢復劇，勢難再起，乃遺令三日即葬，概從儉樸。牧守等不

必奔喪，仍令照常鎮守。內外百寮，既葬除服，毋禁婚嫁祭祀，飲酒食肉。又復申囑數語道：「大雅文弱，恐未能紹承我志，中山以下，宜各司所典，勿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好自維持，司馬氏即汝等殷鑒，務須互相和好，勿蹈彼轍。中山王亦當三思周霍，勉力匡輔，我死方得瞑目了。」恐不能如汝所願。言訖即逝，年正六十，僭位十五年。虎主持勸喪，棺

殮既畢，即昇棺夜瘞山谷，人不能測。這是何意思，亦如魏武疑塚，恐被人發掘，或即由勸私囑石虎，亦未可知。別使大臣子弟六十

人，爲挽歌郎，引錦一疋，備具文物儀衛，虛葬城外，號高平陵，尊爲高祖明皇帝。當下劫出太子弘，使他升殿，脅令手

書收捕程遐，徐光下獄，并召齊王邃入宮宿衛，監制太子。文武百官，統皆駭散。弘亦大懼，情願讓位與虎。虎冷笑道：

「一君薨，世子當立，這是古今通義，臣怎敢背越禮法？」弘料虎不懷好意，復泣陳：「才力庸弱，不堪重寄，還是讓位爲是。」虎變色道：「如果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論，也不能私相授受呢。」豈亦想磊磊落落麼？遂逼弘登位，改元延熙。

文武百官，各進位一等，惟將程遐、徐光、牽斬市曹。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禮，據魏郡等十三邑，總攝百揆。

虎妻鄭氏爲魏王后，長子邃爲王太子，加官侍中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並錄尚書事。次子宣爲車騎大將軍，領冀

州刺史，封河間王。三子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四子遵爲齊王，五子鑒爲代王，六子苞爲樂平王，徙太

原王斌爲章武王，所有虎舊時僚屬，悉署臺省要職，改稱太子宮爲崇訓宮，勸后劉氏以下，俱遷居崇訓宮中。凡故

宮侍女，具有姿色，及車馬珍寶服飾玩好等類，盡被載入丞相府署，令鎮軍將軍麴安爲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

射。安與殷均虎黨羽，所有舉措，俱稟虎後行。虎雖未篡位，簡直與君主無二。

勸后劉氏，不堪脅迫，密召彭城王石堪入見，流涕與語道：「皇祚恐將覆滅了。王與先帝，義同父子，應該顧全

一脈，毋致凌夷。」堪唏噓道：「先帝舊臣，均已被斥，宮廷僚屬，統是中山心腹，無可與謀。臣惟有出奔兗州，據住廩

一脈，毋致凌夷。」堪唏噓道：「先帝舊臣，均已被斥，宮廷僚屬，統是中山心腹，無可與謀。臣惟有出奔兗州，據住廩

邱，挾南陽王爲盟主，勒子恢爲南陽王，見前同。宣太后詔，號召諸鎮牧守，令各起義兵，入討桀逆，方能濟事。劉氏道：「事已萬急，便應速發，毋使日久變生。」堪應命而出，微服輕騎，往襲兗州。不料兗州有備，未能掩入，部下不過百餘騎，如何持久？只好南奔譙城。石虎得知消息，亟遣部將郭太等追擊，行至城父，與堪相值。堪兵單力寡，被太圍住，一陣亂箭，把堪射倒，活捉了去。虎見了石堪，怒衝牛斗，即命左右取出鼎鑊，將他炙死，復召石恢還都，嗣探得劉氏與謀，竟帶兵入崇訓宮，逼令自殺，別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

關中鎮將石生，洛陽鎮將石朗，聞虎敢殺太后，很是不平，遂連兵討虎。虎留子邃居襄國，自率步騎七萬人，倍道攻金墉城，朗不意虎兵驟至，倉猝守禦，偏守兵各無關志，相率駭走，城即被陷，朗被擒住。虎命先別朗足，繼砍朗首，然後移兵轉攻長安，用將軍石挺爲前鋒，大都督引兵急進。石生遣部將郭權與鮮卑兵曉悍異常，橫衝直撞，立將挺陣搗破。挺驕，自統大軍爲後應。權等到了潼關，正值石挺領兵前來，兩下爭鋒，鮮卑兵驍悍異常，橫衝直撞，立將挺陣搗破。挺竟戰死，衆多覆沒。虎亦退走澠池，暗中差人賫着重賂，買囑鮮卑，令他反攻石生。鮮卑貪賂忘信，背了郭權，還擊生軍。生猝不及防，單騎奔長安，又恐虎兵追至，潛逃至鷄頭山。前此俱爲驍將，何此時統皆沒用。郭權尚有餘衆三千，退保渭汭，虎令裨將石廣與權相持，自率輕騎入關，竟至長安城下。長安守將蔣英，倒還憑城抵拒，好容易過了十多日，爲虎所破，蔣英陣亡。再分兵四覓石生，且懸賞購募。生部下又貪厚賞，斬生出降。郭權孤軍在外，當然不能支持，即逃往隴右。虎又遣將軍麻秋進討，氏酋略陽公蒲洪，見前文。洪率部落二萬戶降虎，虎授洪爲龍驤將軍，使居枋頭。羌帥姚弋仲，亦率衆迎接虎軍，虎又拜弋仲爲奮武將軍，兼西羌大都督，令徙居清河澗頭，乃引兵東還襄國，頒令大赦，且諷弘命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尋聞郭權據住上邽，向晉投誠，晉授權爲鎮西將軍，領秦州刺史。石廣進攻失利，乃再遣將軍郭赦及章武王斌等，率步騎四萬人攻權，行次華陰，那上邽人聞風惶駭，竟將權刺死，函首迎降。

虎因亂黨悉平，躊躇滿志，便欲篡移趙祚。適秦王隱有違言，即將他拘入別室，幽禁起來。弘更大懼，親往魏宮，奉璽與虎。父如龍而兒如豚，奈何？虎搖首道：「帝王大業，當由天下人公論，怎得屢來擾我？」遂却璽不受。弘流涕還宮，入白太后程氏道：「先帝種果不得再遺了。」讓位求生，還做不倒，真正苦極。未幾，即由尚書省出名，向虎上書，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勃然道：「弘性愚惰，居喪無禮，不能君臨天下，直可廢去，說甚麼禪讓呢？」倒還爽快，免得許多做作。便令右僕射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為海陽王，迫令徙居。弘徐步就車，顧語左右道：「愚昧不堪承統，自慙羣后。但也由天命已去，致遭此禍，尚復何言？」左右統皆流涕，宮人亦慟哭失聲。於是羣臣俱詣魏臺勸進。虎下書道：「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勉從推戴。但朕聞道合乾坤，方可稱皇，德協神人，方可稱帝。皇帝尊號，朕不敢當，今暫稱為居攝趙天王，聊副衆望。」既自稱朕，又不願稱皇帝，此次未免近迂。羣臣不好違議，虎即號居攝趙天王，升殿視朝，改元建武。立子邃為太子，進夔安為太尉，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王波為中書令，外此文武百官，俱進秩有差。當下放出毒手，命將故主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等，一古腦兒鎖禁崇訓宮，派兵監守，暗中却囑使黨羽，乘夜突入，凡自程太后以下，悉數被戕。弘在位纔得踰年，只二十二歲而終。

是時各郡鎮將，俱奉表賀虎，獨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疑他有異志，屢次發使馳召。弋仲始至，正色語虎道：「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乃遽行篡奪呢？」虎答道：「我豈樂為此謀，但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所以代為主治，卿亦太不諒我哩。」弋仲聽不入耳，奮衣趨出。虎見弋仲誠實，也不加罪。實是自愧。惟因職文中云：「天子當從東北來。」乃特備法駕，東往信都，再向北方環巡一周，然後還都，這算是自己應職的意思。全是癡想。

徐州從事朱縱，不服趙政，殺斃刺史郭祥，舉城降晉。虎遣將軍王朗擊縱，縱奔淮南。虎率衆南下，行近歷陽，但

欲張皇聲威，恫嚇晉廷，實無深入用兵的意思。歷陽太守袁耽，嚇得心膽俱裂，飛使報達建康，混稱石虎入寇，江南已有好幾年不聞兵革，驟得此信，都是錯愕失措，相顧徬徨，再加太尉荊州牧陶侃已經病亡，朝廷失去一座長城，更覺得守邊乏材，不寒而慄。小子敍到此處，又不得不將侃死情形，略爲表明。侃自克復襄陽後，見前回晉廷因功加賞，拜侃爲大司馬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上表固辭，不肯受賞，相傳侃少時往漁雷澤，網得一織布梭，取回家中，懸挂壁上。俄而天大雷雨，梭化爲龍，破壁飛去。侃視爲祥徵，有志自負。尋復在夜間得了一夢，乃是身生八翼，奮飛上天，得登天門八重，惟一重不得闖入，內有闔人，攜杖出擊，觸身墜地，致折左翼，痛極而寤。次日左腋尚痛，數宿乃愈。又嘗詣廁所，見一人朱衣介幘，歛版前謁道：「君有長者風，故特來報君，將來當得公封，位至八州都督。」言訖不見。嗣復有相士師圭，握視侃手，隨卽指示道：「君左手中指有直紋，理當封公。若向上貫徹，便貴不可言了。」侃聞圭言，就用針戳中指上紋，欲使紋路上達，忽有指血漂入壁上，流爲公字，再用紙揩指中惡血，也現出一個公字，愈拭愈明。及都督八州，受封長沙公，自思前事俱驗，不敢再有他望，且每念及折翼夢兆，更恐盈滿致禍，屢與僚佐言及，將上書乞休。僚佐再三苦留，方纔中止。至成帝咸和七年，侃已七十六歲，一病垂危，卽上表辭職，略云：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故土。臣父母舊葬，尚在尋陽，擬以來秋奉迎窆窆，待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遣毋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敍，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

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榮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職銜，俾臣得歸死首邱，雖在泉壤，亦拜賜無窮矣。謹待死上聞。

表文已發，卽將軍諮器仗，牛馬舟車，照簿移交。倉庫自加管鑰，付與王愆期掌管，自己一無所私，乃力疾登輿，出府自去。愆期等送至江口，灑淚告別。侃顧語道：「老子婆娑，徘徊未去之意。正爲君輩，今恐當長別了。」說罷，下輿登舟，行至樊溪，越宿便逝。訃聞晉廷，卽有詔頒發道：

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於外，八州肅清，勤王於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子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冊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於厥心，今特追贈大司馬，予諡曰桓，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總計侃在軍中四十一年，雄毅有權，臨機善斷，事無大小，莫不明察，因此兵民不敢相欺。自南陵至白帝城，道不拾遺，尙書梅陶嘗與友人書云：「陶公機神明察，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非陸抗諸人所能及。」太常卿謝衷子安亦謂：「陶公用法，常得法外意。」可見得陶侃才名實爲東晉諸臣的翹楚，不過蘇峻亂時，稍存芥蒂，不離俗見，未免有些闕憾哩。評論公允晉廷以侃既壽終，特調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庾亮代鎮武昌，亮名不副實，又辟殷浩爲記室參軍，專談老易，徒尙風流，怎能與陶侃時相比？一聞石虎南來，正是自顧不暇，晉廷選不出將才，只好仍請出這位年高望重的王茂弘，抵禦羯寇，當下加官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成帝時已十有四歲，也觀兵廣漢門，分遣諸將，命將軍劉仕救歷陽，趙胤屯慈湖，路永戍牛渚，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亦使廣陵相陳光率衆衛京

師，中外戒嚴，非常緊急。小子有詩嘆道：

到底江南暮氣深，一聞寇至便驚心。
紛紛遣將徒滋擾，虎子懷安不爾侵。
欲知後來有無戰事，且待下回再表。

石勒之有從子虎，猶劉淵之有族子曜。曜助淵而建漢祚，虎佐勒而成趙業，當時之爲主立功，情固相同。厥後曜得嗣聰，虎得繼弘，迹亦相類。但曜之得國，取諸靳準之手，尙有中興之名，虎則直攫勒子而有之，其罪大，其惡極，曜尙不若是也。夫劉氏之亡，主之者勒，輔之者虎，而勒之妻孥，亦終爲虎所殘滅，養虎噬人，卽還而自噬，何報應之若是其速耶？若東晉將才，足以畏趙者，惟祖逖陶侃二人，而侃之功爲尤大。史稱其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而止，是說未足盡信。侃生平並無逆迹，第當蘇峻之亂，不遽入援，必待溫嶠之敦促而始發。時人乃疑其有貳耳。然袁氏了凡，猶謂其誣，是則侃固東晉之名臣歟。本回又於侃之沒世，特加詳敘，正善善從長之遺意也。

第四十四回 盡愚孝適貽蜀亂 保遺孤終立代王

却說晉廷防備石虎，遣將調兵，慌張的了不得。忽有探馬來報，趙兵退向東陽去了，建康城中，方稍稍安定。嗣聞石虎已回臨漳，乃下詔解嚴，但授南中郎將桓宣爲平北將軍，都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領司州刺史，仍鎮襄陽。石虎還都後，復遣征虜將軍石遇，率同騎兵七千人，渡過沔水，進攻桓宣。宣督兵守城，更遣人至荊州乞援。荊州都督庾亮，亟使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往救襄陽。石遇掘地攻城，三面掘通，三窟欲從地道入達城中。宣早已防着，招募壯士，先在地道中守候。俟外兵潛入，用了火器，向地道外燒將出去，外兵連忙倒退，已死傷了好幾百人。遇策全然失敗。宣又縱兵殺出，獲得鎧馬甚多，弄得遇無法可施。又聞援兵將至，自己軍糧

垂盡，乃撤圍夜遁。宣收回南陽諸郡難民，共八千餘人，詔令宣督南陽襄陽新野南鄉諸軍事，兼梁州刺史。毛寶爲征虜將軍，鎮守邾城，邊境少安。

是年已爲成帝第十年，應加元服，改元咸康，增文武位秩各一等，大酺三日。成帝甚推重王導，幼時相見，每向導下拜，卽位後手書與導，猶必加『惶恐言』三字，下詔亦云『敬問』。導年垂六十，常有羸疾，不能赴朝，成帝親幸導第，縱酒作樂，盡歡乃歸。世未平治，亦不應在大臣第飲酒作樂。遇有要政召詢，必令乘輿入殿，賜座案側。導性和緩，與人無忤，所以兩遇內亂，終得保全祿位，安享天年。獨導妻曹氏，性甚妒忌，爲導所憚，導密營別館，居住姬妾。老頭兒尙欲藏嬌麼？不料爲曹氏所聞，卽欲往視。導恐衆妾被辱，忙令備車，自去保護。車夫駕馬稍遲，竟至迫不及待，卽改乘牛車，自執塵尾柄驅牛，馳至別館，使衆妾避匿他處。及曹氏到來，已變了一間空屋，但向導詬詈不休，導如癡聾一般，置諸不理，曹氏亦急得沒法，只好悻悻歸去。不能齊家，安能治國，但以柔道制悍妻，不可謂非良訣。太常蔡謨，聞知此事，向導

戲語道：「朝廷將加公九錫了。」導自言無功無德，決不敢受。謨笑語道：「可惜未曾備物，但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罷了。」導不禁色變，謨大笑而去。導引爲恥事，嘗語僚屬道：「我昔與諸賢共游洛中，並未聞有蔡克兒，今反來侮弄老夫，也太不循禮了。」原來謨父名克，曾爲河北從事中郎，新蔡王騰爲汲桑等所害，克亦殉難。騰死時見前文。謨少有令名，累任至太常，素好談諧，故與導爲戲。導當時頗覺不平，後來事過情忘，却也不忍報復，這便是他的大度。想是爲冤殺伯仁，所以改過。話休敘煩。

且說成帝卽位以後，西北兩方的僭國，除前後趙興亡，並見前文外，尙有成代二國，先後代嬗，也經過許多沿革，應該大略表明。成主李雄，據有巴蜀，却安享了二三十年，彼時中原大亂，晉氏播蕩，勢不能顧及西隅，就是前後兩趙，也只管寇擾兩河，無暇西略。雄既將巴蜀佔據，已是心滿意足，與學校薄賦斂，與民休息，無志動兵，所以四海鼎沸，蜀獨安全。未始非蜀民之幸。惟朝無威儀，官無祿秩，君子小人，服章無別，免不得品流猥雜，賢否混淆，又因舍子

立姪，致啓後來的爭端。當時說他貽謀不臧，釀成禍患，其實也是國運使然，不能專責李雄。雄嘗立妻任氏爲后，任氏無子，惟有妾子十餘人，他因長兄蕩戰死成都。見前文。蕩子班，性頗仁孝，且嘗好學，遂命立爲太子。雄叔父太傅驥，與司徒王達進諫道：「先王傅子立嫡，無非爲防備篡奪起見，吳王舍子立弟，終致專諸刺僚，指春秋吳王餘祭事。」宋宣不立與夷，獨立穆公，終致華督弑主。亦見春秋左傳。事貴守經，不宜自紊，請三思後行！」雄嘆道：「我從前起兵據蜀，不過舉手扞頭，本無帝王思想，適值天下喪亂，得安西土，諸君謬相推戴，忝竊大位，自思目前基業，皆爲先考所貽，吾兄嫡長，不幸捐軀，有子成材，應使主器，怎得私子忘姪呢？我志已定，毋庸多言。」語亦近理。驥知難再諫，退朝流涕道：「亂從此起了一！」

會涼州牧張駿，遣使詣蜀，勸雄自去帝號，向晉稱藩。雄覆稱：「晉室陵夷，德聲不振，所以稱長西方，君欲遠尊楚漢，推崇義帝，見漢史，雄借以比晉。却是春秋大義。假使晉出明主，我亦相從，引領東望，非自今始了。」一派滑頭話。駿還道：「雄語出真誠，很加敬服，自是聘問不絕。既而駿爲趙兵所逼，不得已向趙稱臣，見前同。及趙有內亂，復欲通表建康，因遣使向成借道。雄不肯許。駿又使治中從事張淳，再向成稱藩，卑辭假道。雄佯爲允諾，暗使心腹扮作盜狀，將俟淳出東峽，把他顛覆江中。可巧有蜀人橋贊，偵知消息，潛往告淳。淳乃使人白雄道：「寡君使臣假道上國，通誠建康，實因陛下嘉賞忠義，樂成人美，故有此舉。今聞欲使盜殺臣江中，威刑不顯，何以示人？」雄不意密謀被洩，只答稱：「並無此事。」司隸校尉景騫謂：「淳係壯士，不如留爲我用。」雄答道：「壯士怎肯爲我留？卿且先探彼意。」騫遂往見淳道：「卿體豐肥，天熱未便行道，不如小住我個，待至天涼，再行未遲。」淳答道：「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故遣淳通誠上都，會議北伐，就使湯山火海，亦所不辭，寒暑何足憚呢？」雄乃引淳入見，并問淳道：「貴主英名蓋世，地險兵強，何不亦乘時稱帝，自娛一方？」淳應聲道：「寡君自祖考以來，世篤忠貞，近因讎恨未雪，方且枕戈待旦，何暇自娛？」雄不禁懷慙，赧顏與語道：「我乃祖乃父，也是晉臣，前與六郡流民，避難此地，

爲衆所推，乃有今日。果使晉室中興，自當率衆歸附，卿至建康，可爲我達意。」說着，卽厚禮餽淳，遣淳就道。淳謝別而出，自往建康去了。可謂不辱使命。

會太傅李驥病死，雄令驥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如驥故例。此亦一禍本。又命太子班爲撫軍將軍，班弟琚爲征北將軍，兼梁州牧。嗣遣壽督同征南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邵，陷晉巴郡。太守楊謙，退保建平。費黑乘勝進逼，建平監軍毋邱奧，退屯宜都。壽引兵西歸，但使任邵屯巴東。已而又調費黑攻朱提，朱提與寧州相近，刺史尹奉，發兵往援。黑屢攻不下，壽親督兵往攻，包圍數月，城中食盡。朱提太守董炳，及寧州援將霍彪等，開城出降。壽復移兵攻寧州，尹奉聞風惶懼，亦舉州降壽。壽遷奉至蜀，自領寧州刺史，雄因壽有功，加封建寧王，召令還朝。壽乃分寧州地，別置交州，使降將霍彪爲寧州刺史，爨琛爲交州刺史，自引兵還成都。時雄在位，已三十年，壽躡六十，忽頭上生瘍，膿血淋漓。雄子車騎將軍越等，統憎嫌的，了不得，不願近前。獨班親爲吮癰，毫無難色，每當膏藥，輒至流涕，晝夜不脫冠帶，侍奉寢宮。可奈雄癰大潰，不可收拾，加以前時百戰，傷痕甚多，至此相繼潰決，遂至喪命。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擁班嗣位，尊諡雄爲武帝，廟號太宗。班依諒闇古禮，苦次守喪，政事皆委壽辦理。雄子越，曾出鎮江陽，前雖入省，未幾卽還。此次聞訃奔喪，自思大位傳班，很覺不平，遂與弟期密謀爲亂。班弟琚，却瞧透三分，勸班遣越還鎮，並出期爲梁州刺史，戍萌葭關。班言梓宮未葬，怎可遽遣？不如推誠相待，使釋猜嫌。想是多讓古書執而不化。

琚再加苦諫，班非但不從，反調琚出戍涪城。適天空有白氣六道，流動不休，太史令韓豹入奏，謂：「宮中有陰謀起兵，兆主宗親。」班尙未悟，但在殯宮居哭，日夕聞聲。越與期夤夜突入，班尙對棺慟哭，不防刀光一閃，頭已落地，兩目還帶淚痕，年終四十有七，在位不滿一年。迂愚亦足致死。

越又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詐傳太后任氏命，誣班罪狀，廢爲戾太子。期欲奉越嗣位，越却讓與弟期，這却令人不解。期遂僭就大位，徙封建寧王。壽爲漢王，進任大都督，又封兄越爲建寧王，位兼相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

竝錄尚書事，仲兄霸爲鎮南中領軍，弟保爲鎮西中領軍，從兄始爲征東將軍，代越鎮江陽。一面移雄遺柩，出葬安都陵。始因期弑主篡位，隱懷不服，乃與壽密商，意圖討逆。壽憚不敢發，始不禁怒起，竟向期告變，反說壽欲爲逆。前

後如出兩人可見人禽之界，只判幾希。

期本擬誅壽，適值涪城守將李珣抗命起兵，將爲兄復讎。期欲藉壽敵珣，因改變前

意，令壽出攻涪城。壽先遣人告珣，爲言去就利害，示明去路。珣料不能敵，便與部將進會羅凱等，棄城東奔，向晉乞降。壽據實報期，即使壽爲梁州刺史，居守涪城。越年期，改元玉恆，立妻閻氏爲皇后，仍尊任氏爲皇太后。期爲雄第四子，生母冉氏，本爲賤妾，任氏見期面目清秀，移養爲兒，故期事任氏，不啻己母。僕射羅演爲班母舅，表面上雖爲期臣，心中恨期甚深，常欲殺期。洩忿漢王相上官澹與演友善，遂同謀殺期，改立班子幽爲主。事尚未行，計已先洩。期卽收殺演、澹，並害班母羅氏。嗣是期放斥舊臣，專任親倖，外倚尚書令景騫及尚書姚華、田褒，內恃中常侍許涪等人，慶賞刑威，但令數人裁決，紀綱廢弛，法度蕩然，國勢漸見衰頹了。暫作一束。

且說代王鬱律，爲猗苞、猗盧從子，自猗苞子普根歿後，入嗣王爵，已見前文。姿質雄壯，饒有威略，擊走匈奴支部

劉虎，收降劉虎從弟路孤，復西取烏孫故地，東併勿吉西境，士馬精強，雄長朔方。趙主石勒遣使通問，願與鬱律結爲兄弟，鬱律不許，斬使示威。東晉授册加封，亦拒絕不納。好容易過了五年，普根母惟氏欲立己子賀偃，想把鬱律摔去。鬱律向來疎闊，毫不加防，那惟氏却陰結諸將，乘間逞謀，得將鬱律害死，並戮部酋數十人。鬱律有子什翼犍，幼在襁褓，母王氏匿居袴中，向天遙祝道：「天若有意存孤，切切勿啼。」果然什翼犍並不發聲，好似睡熟一般。王氏藏兒出帳，惟氏令諸將監視，但見他子身外徒，總道婦女沒有能力，樂得放走，那知他已挈兒出去。還有什翼犍、兄翳槐，年已長成，向居外部，故亦得避難逃奔，往依賀蘭部酋藹頭。藹頭係翳槐舅家，就是王氏帶出什翼犍，亦借賀蘭爲藏身地，藹頭當然收納，概令羈居。惟氏遂得立賀偃，自己出來訓政，總握朝綱。他恐趙主記念前讎，或致加兵，因特着人賚書往趙，說是一翳槐已受天誅，今另立新君，力反舊政，情願修好鄰邦。一趙主勒問明情形，含糊答

鷹，惟索交宗子爲質。代使答須回稟太后，方可定奪，勒乃遣歸。趙人因他權歸惟氏，特號他爲女國使。

過了四年，惟氏病死，賀惲始得親政，但賀惲素來懦弱，未足服人，不似乃母，各部會多半生貳，陰有違言，累得賀惲膽怯心虛，徙居東木根山，倚險築城，作爲都邑。他尚恐各部進逼，時懷憂懼，愁裏光陰，不堪消受，結果是心神勞悴，終喪天年。得馬安知非福賀惲死後，弟紇那嗣，紇那較爲剛猛，制服諸部，又向賀蘭部會，索交翳槐、藹頭、顧全

親誼，不肯從命。紇那卽約同宇文部，共擊藹頭。藹頭向趙求救，趙撥兵助藹頭，破宇文部，并逐紇那。紇那退保大寧，於是藹頭號召諸部，擁立翳槐爲代王，再向大寧進兵。紇那復奔宇文部，收合餘燼，徐圖恢復。翳槐當然加防，因使季弟什翼健至趙爲質，與敦和好，隱樹外援。紇那却也生畏，不敢動兵，偏是藹頭恃擁立功，驕恣不臣，非但不修職貢，還要今歲索金，明歲索幣，屢與翳槐爲難。翳槐初尙容受，積忿至六七年，實是忍耐不住，因誘藹頭入帳，暗伏甲士，刺殺藹頭。藹頭一死，各部會俱各翳槐負德，相繼離畔。兩造俱屬非是紇那得乘隙而入，再還大寧，與諸部共攻翳槐。翳槐奔鄴，依趙。趙王石虎遣將軍李稷等，幫助翳槐，往攻紇那。紇那拒守數月，部落復叛，自知不能久持，棄城奔

燕。翳槐復得爲代王，就盛樂築城，安然居住。先後在位九年，得病不起，召庶弟屈孤與語道：「我命在旦夕，想難再生，兩弟皆非治國才，看來只有迎立什翼健，方可主持社稷，長治久安。」未幾遂歿。孤欲奉兄遺命，往迎什翼健，獨屈有心自立，故意遷延，各部會互相私議，謂：「國家不可無君，什翼健在趙爲質，來否尙未可定，就使得來，恐爲屈所拒，未必得位。屈剛暴多詐，難爲人主，不如殺屈立孤，較爲妥當。」議定後，當卽舉行，共入盛樂，把屈殺死，請孤卽日正位。孤流涕道：「孤實不才，不堪承統，諸公如不忘先王，應各守遺言，迎立什翼健。否則孤寧飲刃，尙可對我父兄。」不亞賈子威矣季札各部會見他名正言順，到也未便抗議，但慮趙不肯放還質子。孤復道：「由我自往，不患什翼健不來。」遂跨馬出都，星夜馳至趙都，入見趙主石虎，說明來意。石虎果然遲疑，孤慨語道：「孤奉先君遺命，來迎什翼健，若大王見疑，孤情願留身爲質，但求放還什翼健便了。」石虎聽了，不禁贊許道：「孝友兼全，情義兩盡，

我怎得不曲成人美哩。」殘廢如虎，猶知仁義。因遣令俱歸。孤拜謝而出，即與什翼健同還。

什翼健年方十九，身長八尺，儀表過人，隆準龍顏，立時髮長委地，臥時乳垂至席，翳槐嘗目爲英器，所以留有遺囑使立。什翼健既歸故帳，就在繁峙北設壇登位，創立正朔，紀元建國，革弊制，訂新儀，仿華夏立國規程，設立百官，分掌衆務。用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特定叛逆殺人姦盜諸刑律，號令嚴明，政事清簡，人民悅服，相率趨附。在位甫及三年，已得衆數十萬人，東自濊貊，西至破落那，南距陰山，北及沙漠，統翕然向慕，無復異言。果非凡品。什翼健又大會諸部，議定都灑源川，彼此持論未決，什翼健母王氏道：「我先世以來，居無定所，無非爲防患起見。今國家多難，尙未奠平，若必築城定都，恐一旦寇至，無從避難，不如仍守舊制罷。」什翼健依了母命，不復營都，但將境內分作二大部，北境命孤監守，南境命寔君監守。狐即什翼健弟兄，寔君係什翼健子，年甫數齡，另遣大臣爲輔。什翼健雖然有室，不過系出卑微，並非望族，此次擬立皇后，意欲求婚他國，較示優崇。當時北方強國，除趙以外，要算燕王慕容皝，什翼健乃遣使詣燕，乞與和親，小子有詩咏道：

奉幣遠來乞許婚，欲加象服待邦媛。休言齊大非吾耦，得匹豪宗卽外援。

究竟慕容氏曾否許婚，待至下回續敘。

李雄舍子嗣而立班，李班盡子道以事雄，雄能傳賢，班能全孝，不可謂非盛德事。然卒釀成篡奪之禍者，何哉？蓋非有盛德者，不能爲盛德事，有堯之盛德，而後能開禪讓之局，有舜之盛德，而後能化頑傲之心，否則如宋宣公，如吳王餘祭，皆以授受之，不經釀成隱禍，何惑於李雄？卽宋殤吳僚之遭弑，亦皆與李班相同，何惑於李班？顧或者謂班性仁孝，乃罹慘禍，幾疑天道之無知，實則班似仁而實迂，似孝而實愚，對盜賊而談禮義，入裸國而被衣冠，幾何不爲所戕害也。什翼健以患難餘生，終得嗣統，惟氏不能殺，石虎不能拘，冥漢中似隱有護之者。然鬱律無過而被戕，賀儷無才而攘國，其不能不輾轉推遷，屬諸什翼健之身，亦理數之所必然者也。況有翳槐之知人，與拓跋孤之守義乎哉？

第四十五回 殺妻孥趙王寡恩 協君臣燕都却敵

却說燕王慕容皝，就是慕容廆第三子。慕容廆見前文。廆與鮮卑大單于，建牙遼西大棘城，禮賢下士，聲望日隆。平州刺史崔攄，密結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謀滅廆，三分廆地。廆遣子皝，與長史裴嶷擊破宇文部。段氏高句麗皆懼，遣使乞和。崔攄遁往高句麗。廆乃使裴嶷獻捷建康，晉封廆爲遼東公，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領平州牧，仍爲鮮卑大單于。廆因置官司守宰，立子皝爲世子，命庶長子翰爲建威將軍，少子仁爲征虜將軍，分守要害。趙遣使通和，因廆拒命，嗾使宇文部酋乞得歸，再引兵攻廆。廆仍命皝等出禦，連敗乞得歸，直入宇文部帳，虜得人民牲畜，奏凱班師。乞得歸窮蹙失勢，爲別部逸豆歸所逐，竄死荒郊。逸豆歸繼爲宇文部長，收復故土，復經慕容皝率兵往討。逸豆歸惶恐乞盟，方纔引還。皝威名大振。補敘慕容廆兼及慕容皝文法不漏。已而廆得病身亡，壽終六十五歲。廆自晉武帝十年時，受晉封爲鮮卑都督，直至封公去世，共閱四十九年。

皝承襲父位，忌翰及仁，翰奔依段氏，仁據住平郭，與皝爲讎，盡取遼東地。皝督兵攻克遼東，輕騎趨平郭，掩仁不備，擒仁而歸，殺死了事。又遣將軍封奕等，擊敗段氏宇文氏，遂自稱燕王，立妻段氏爲王后，子儁爲王太子，拜封奕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騫王、宇、李洪等爲列卿。歷史上稱爲前燕。卽十六國中之一。至代王什翼犍遣使求婚，皝聞什翼犍才名，自爲兩雄相遇，願與和親，乃將妹與平公主嫁與什翼犍。什翼犍大喜，迎爲王后，就在盛樂城築起宮室，暗寓金屋藏嬌的意思。看官記着，這時候除東晉外，共爲五國，趙爲最大，次爲成，次爲燕，次爲代，次爲涼。提要鈞玄點醒眉目。涼州牧張駿，雖未曾僭號，但境內統稱他爲涼王，不過他尙守先命，仍然稱藩晉室，自遣張淳赴建康，見前回。晉廷格外嘉尙，特拜駿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駿乃歲修朝貢，通使不絕。至成帝咸康元

年冬季，駿復遣參軍麴護，奉表晉都，請卽北伐。表文有云：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湖寂靜，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及至奉詔，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震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維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鷓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捷，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併力聲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視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銷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尙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慄悍，盡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臣願執囊韉，以從，廓清河朔，不難矣。拜表神馳，無任引企。

這篇表文，到了建康，正值成帝籌備大婚，有甚磨工夫，去討北虜，但不過禮遣麴護，期諸他日罷了。越年二月，册立杜氏爲皇后，后係故鎮南將軍杜預曾孫女，父父曾爲丹陽丞，姿容秀美，擅有盛名。前宣城內史桓彝嘗謂衛玠神清，杜氏形清，王導從子祕書郎羲之，亦稱父膚若凝脂，目如點漆，可謂神仙中人。怎奈天不假年，早歲去世，所遺僅一女子。妻裴氏，罄居養女，謹守禮教，甚有德音。女少擅容儀，姿采發越，有是父，應有是女。惟年至二七，尙未生齒，因此人來求婚，往往中止。及成帝選爲中宮，納采這一夕，齒忽盡生，當時傳爲奇聞。至備禮入宮時，成帝親御太極前殿，受羣臣慶賀，盛賜筵宴，直至晝漏已盡，宮門懸籥，百官始散席告歸。后與成帝同年，乾坤合德，龍鳳呈祥，當然恩愛纏綿，不消細說。當張駿申請北伐時，插入立后一段，雖是按時敘事，未免寓有諷意。惟張駿因未遂所請，再遣使申陳前意，適

值趙主石虎遷都鄴城，聞張駿常與晉往來，料有他故，特命偵騎四布，遇有涼州使人，由西赴東，往往把他截住，拘回鄴中，所以駿使東行，多不得達。石虎自恃富強，寢成驕侈，命在舊都築太武殿，新都造東西宮，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闊七十五步，砌以文石，下置窟室，設衛士五百人，用漆灌瓦，金瑣銀楹，珠簾玉壁，窮工極巧，不計價值。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特製金蓮花，蓋住帳頂，廣採良家美女，充作宮妾，服珠玉，被綺縠，長黛輕裾，多至萬餘人。又教宮女占星氣，習騎射，用女騎千人爲鹵簿，皆着紫綸巾，衣熟錦袴，金銀鑲帶，五色成文，每一出遊，必令他隨行，執羽儀，鳴鼓吹，彷彿天女散花，令人眩目。是時境內大旱，粟二斗，值金一斤，百姓嗷嗷待哺。虎却徭役並興，日夜不休，又使牙門將張彌，至洛陽宮中，遷徙鐘虬九龍翁仲飛廉等物，搬入鄴城。一鐘沈入河流，募得泗水壯士三百人，撈取此鐘，岸上繫着竹繩，驅牛百頭，仿轆轤法，引鐘出水，纔得撈起，用大舟載歸。石虎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粟帛，賜民爵一級。又依尙方令，鮮飛計議，就鄴南役石河中，欲造飛橋，工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既而趙太保龔安等，上虎尊號，甫入殿庭，庭燎油沸，猝然倒下，散及百官身上，炮得頭青面腫，有幾個火氣攻心，昇回家中，竟致暴斃。虎引爲深恨，擊下值殿侍臣成公段，責他疏忽，腰斬閭闔門。

先是虎已欲稱尊，戴服冕，將祀南郊，嘗攬鏡自照，不見己首，乃大加惶懼，不敢稱帝。至此因羣臣勸上尊號，但自稱趙天王，再就南郊築壇，卽位受朝。天王與皇帝何殊，豈卽可保全首領麼？立后鄭氏爲天王后，太子邃爲天王太子，惟諸子反降王爲公，宗室且降王爲侯。這是何意？大約卽民無二王之意。鄭后小字櫻桃，本爲晉兪從僕射鄭世達家歌妓，沒入襄國。虎見他妖冶絕倫，卽納爲己妾。虎元配郭氏，係征北將軍郭榮女弟，虎本與他相敬如賓，未嘗反目。不過郭氏無子，常爲虎憂。及櫻桃入室，生成一種淫妒性質，先用柔媚手段，把虎迷住，然後掩袖工讒，媒孽正室。郭氏不堪忍受，免不得反唇相譏，那知虎袒護櫻桃，不令郭氏插嘴。郭氏如何肯依，竟致與虎爭執。虎性似烈火，口舌不足繼以武力，拳打足踢，立將郭氏毆斃，再娶清河崔氏女爲繼室。相處年餘，適值櫻桃生男，崔氏欲養爲己子，櫻桃不

許俄而嬰兒夭殤，櫻桃又對虎哭訴，捏稱崔氏挾嫌誚呪，致子夭亡。且多取胡兒爲養子，未識何心。虎聞言大怒，急取弓箭，召崔入問。崔徒跌出庭，且泣且語道：「勿妄殺妾，乞聽妾言！」虎猶笑道：「汝若不牛歹意，何必着忙。且還入座中，隨汝分割。」崔氏轉身入座，不防背後弓弦聲響，急欲閃避，已是不及，剛剛穿入胸中，倒地畢命。虎善咥人，違問愛妾。

自是櫻桃得爲虎繼妻，生有二男，長子就是太子邃，小名阿鐵，次子名遵，受封郡公。邃秉性陰鷲，膂力過人，確是有遺傳性。虎既立邃爲天王太子，復命他參決尙書奏事，且常顧左右道：「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試想阿鐵是我大兒，我肯忍心殺他否？」慢着，左右齊聲道：「陸下父慈子孝，怎出此言？」已而太子邃恃寵生驕，因驕成暴，酗酒漁色，縱欲無度，或終日遊畋，入夜乃歸，或夜出宮臣家，見有姿色婦女，卽迫與交歡，有時且粧飾宮人，斬首洗血，置諸盤上，傳示四座。又採納美貌女尼，白日宣淫，狎嫖既畢，便視作豬羊一般，洗剝宰割，與豬羊肉合貯一器，煮熟取食，有餘徧賜左右，令他分嘗一瓣。肉味何如？河間公石宣樂安公石韜皆邃庶弟，得虎寵愛，邃獨視如仇讎，虎毫不加察，也變做一個糊塗蟲。左抱嬌妾，右執大觥，鎮日裏昏昏沈沈，不問朝事。邃嘗有事呈報，虎嫌他瑣碎，卽呵斥道：「這等小事，呈報什麼？」後來邃未報聞，被虎察覺，又召邃入罵道：「爲甚麼指匿不報？」邃未免記述前言，益觸虎怒，往往鞭笞交下，不少寬貸。邃屢遭鞭責，當然不平，私語中庶子李顏等道：「官家指太子言很難服侍，我欲行冒頓故事，卿等肯從我否？」冒頓弑父自立，見西漢時。顏等不敢置詞，都與傀儡相似。邃卽托詞有疾，不出蒞事，暗中却帶領宮僚，共計五百餘騎，往飲李顏家。酒至半酣，顧顏與語道：「我欲往殺河間公。」顏答言：「今日飲酒，且從緩圖。」邃又狂飲數觥，因酒使氣，勃然起座，卽上馬，飭衆道：「快隨我殺河間公，如或不從，便當斬首。」大家駭走。顏叩頭苦諫，邃亦醉不能支，踉蹌趨歸。

虎聞邃有疾，擬往探視，命人駕車，驀見一人趨入，叩馬諫阻道：「陛下不宜屢往東宮。」虎瞧將過去，乃是大

和尚佛圖澄，遂延他入座，且命停車不赴。原來佛圖澄言多奇驗，很爲虎所敬信，及與澄談了數語，澄卽別去。虎又不禁懷疑，瞋目大言道：「我爲天下主，難道親如父子，反不相信麼？」隨卽遣女官覘遂，遂佯呼與語，背地裏拔出佩劍，毆擊女官。幸虧女官身材伶俐，只被他擊了一下，便轉身逃出，奔回報虎。虎乃大怒，收逮中庶子李顏等三十餘人，當面詰問。顏知無可諱，具白遂狀。虎仍責他輔導無方，都令推出斬首。全是強暴行爲。因將遂幽錮東宮。甫經半日，便令釋出，傳他入見。遂照常朝謁，並未叩謝，拜畢便退。虎令左右傳諭道：「太子當入朝中宮，奈何便去？」遂似無所聞，昂頭徑出。於是虎怒不可遏，立廢遂爲庶人，仍把他拘禁起來。到了夜間，索性遣人殺遂，并遂妻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一律誅死，同瘞一棺。又殺東宮僚屬二百餘人，就是遂母王后鄭櫻桃，也連坐得罪，被廢爲東海太妃。另立河間公宣爲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后。

適燕主慕容皝，遣使至趙，具表稱藩，願乞師會討段氏。虎最喜用兵，又見皝表文恭順，當然大悅，便與來使約定師期，遣他歸報，當卽招募壯士三萬人，賜官龍騰中郎，旋命橫海將軍桃豹，渡遼將軍王華，統領舟師十萬，出漂淪津。龍驤將軍支雄，冠軍將軍姚弋仲，統領步騎十萬，充作前鋒，往伐段氏。虎也督率親兵，出次金臺。段氏會長名遼，聞趙將入犯，先遣從弟段屈雲，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州，及支雄兵到，擊退屈雲，復長驅直進，連拔四十餘城。燕王慕容皝，亦出兵遙應，攻掠令支北面。令支卽段氏建牙處，段遼使弟蘭禦皝，爲皝所誘，引入伏中，大破蘭兵，驅五千戶而返。遼南北皆敗，又聞趙兵已入安次，殺斃部酋那樓，奇不由的心驚意駭，急率母妻子姓等，夤夜出奔，逃往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好府庫，遣使至虎軍乞降。虎再遣將軍郭泰、麻秋，帶着輕騎二萬，倍道追遼，行至密雲，與遼相遇，遼衆無心戀戰，怎能敵得過趙兵，眼見是倉皇四潰，如鳥獸散。遼亦單騎竄去，連母妻都及顧，盡被趙兵挈住，又乘勢追殺，斬首三千級。虎直入令支，據住遼宮，正值遼子乞特真，齎獻表文，情願投誠，並貢名馬百匹。虎許令降附，收受名馬，徙民戶二萬餘人，入居司雍，哀豫四州。

是時燕王慕容皝已早還師，不復來會。虎恨他無禮，擬移軍攻燕。佛圖澄隨虎偕行，從旁諫阻道：「燕勢方盛，福德正隆，現在未可加兵，不若班師爲是。」虎作色道：「我率大衆進攻，戰必勝，攻必取，區區小豎，唾手可擒，能逃到那裏去呢？」太史令趙攬亦入諫道：「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且恐受禍。」虎大怒道：「你也敢來阻我麼？」命左右鞭攬百下，把他逐出，謫爲肥如長。當下引衆出令支城，攻入燕境，並遣使招誘民夷。燕地各郡縣，却也聞風惶駭，相繼請降。虎得燕城三十六，乘銳東進，直搗棘城，有衆數十萬，四面猛撲，吶喊聲震徹遼東。燕王皝日夕擔憂，竟欲出走，帳下將士慕容根進言道：「趙強我弱，不宜輕動。大王若一舉足，全局瓦解，適張趙威。若趙人掠我國民，奪我府實，兵多糧足，如何可敵？且趙人四面環迫，正欲大王畏懼出亡，奈何墮他詭計？今不若固守堅城，鎮定士心，觀形察變，出奇制勝，就使不能濟事，走亦未晚，怎可望風委去，自速滅亡哩？」言之有理。皝乃決計守城，但面上總難免懼色。玄菟太守劉佩獻議道：「今強寇在外，衆志驚惶，國事安危，繫諸一人。大王今日無從推諉，當振作精神，率厲將士，不宜再示疲弱，事已萬急，臣願拚死出擊，就使不能大捷，亦可小挫敵鋒，藉定衆心呢？」皝乃許諾。佩即率敢死士數百騎，乘夜出城，掩擊趙兵。趙兵雖然防備，究竟夜深月黑，不知有多少來軍，倉猝抵敵，虛張聲勢，那佩衆却人自爲戰，不按紀律，但用短兵突陣，亂砍亂斫，俘斬趙兵數百名，便收軍入城。爲了這一番踴躍，趙兵稍稍氣沮，守卒纔有生機。

皝再向封奕問計，奕答道：「石虎凶殘已甚，人神共嫉，禍敗將至，計日可待。今傾國遠來，攻守勢異，彼雖強橫，無能爲患。若頓兵多日，必將自亂，大王但堅守不怠，俟彼退去，遣銳追擊，必得大勝。」皝意乃安。石虎射書招降，守兵拾書呈皝，皝扯碎來書，慨然說道：「孤方欲規取天下，肯降這凶豎麼？」旣而虎督兵猛攻，四面蟻附，緣城而上。守將慕輿根等，力戰不退，所有綠城的趙兵，盡被擊仆，相持至十餘日，趙兵死了無數，終不能克。虎無法可施，只好引退。行了數里，忽見後面塵頭大起，燕兵努力追來，爲首一員少年將官，橫槊躍馬，當先趨至，大呼石虎快來受死，

虎聞聲怒起，飭令大衆回馬接戰，偏各軍都有歸志，不服號令，隨你石虎如何督飭，只是掉頭不顧，落荒竄去。小子有詩歎道：

自古佳兵定不祥，況兼暴戾等豺狼。
勞師已久軍心潰，失律貽凶卽否臧。

晉元東渡，兩河爲墟，胡羯鮮卑諸部落，乘勢入據，互相吞併，其目無典午也久矣。獨涼州張氏，本爲漢族，世奉晉室，如張駿之申請北伐，尤爲東晉史上僅見之文字，本回錄入原表，所以旌張氏之忠也。惜乎江左諸君，志在偏安，無暇北討，而殘虐凶暴之石虎，反得橫行河洛，稱霸一方，天地晦冥，虜腥四煽，豈非一極大厄運歟？夫石虎寵妾殺妻，性本殘忍，及子邃謀逆，連坐妻孥，邃有罪當誅，邃之妻子，何爲俱誅？東宮僚屬，寧無臧否一併屠戮，其草菅人命也甚矣。至若攻燕一役，頓兵城下，日久無功，雖由燕臣之善謀，堅守不撓，要亦由石虎之暮氣已深，天不容其再逞耳。否則如慕容皝之賤賊骨肉，背盟敗約，亦石虎之流亞也，虎何至遽爲所敗哉！

第四十六回 議北伐蔡謨抗諫 篡西蜀李壽改元

却說石虎還至中途，遇着燕兵追來，燕將叫作慕容恪，乃是慕容皝的第四子，恪爲皝妾高氏所生，高氏無寵，恪亦失愛。及恪年十五，容貌雄毅，謀慮精詳，皝始目爲奇童，授以孫吳兵法，至是統兵追虎，部下不過二千騎，却擊敗趙兵十餘萬人。趙兵原是勞敝，不堪再戰，但亦由恪勇往直前，纔得大破虎衆，斬獲至三萬餘級，奪還三十六城，奏凱而回。虎狼狽還鄴，檢點各軍，統皆殘缺，獨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本姓冉，世居魏郡，石勒破魏，擄得閔父冉瞻，少年有力，爲勒所愛，乃命侍虎左右，使爲虎養子，瞻遂易姓爲石，歷任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後竟戰死。虎憫

膽殉難，因撫闕如孫，使承父廕。闕既長成，也饒勇略，得爲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至是從虎出師，還軍時隊伍整齊，不缺一人。虎極口贊賞，獎敘有加。養虎貽患，好一個冥中報應。復召趙攬爲太史令，一面造船積穀，再圖攻燕。

時段遼尙在密雲山，遣使詣趙，乞趙發兵相迎，嗣復中悔，又遣使至燕謝罪投誠。燕王皝親率諸軍迎遼，遼與皝相見，自述前時使趙情形，現當助燕拒趙，計殲趙軍。皝大喜過望，便遣慕容恪帶領精騎，埋伏密雲山，專待趙軍到來。趙主石虎，怎知段遼中變，竟遣征東將軍麻秋，領衆三萬，往迎段遼。臨行時，却面囑麻秋道：「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哩。」畢竟有些智略，可意已中人計。又命尙書左丞陽裕爲軍司馬，令作嚮導。裕本段氏舊臣，前次趙軍入薊，戰敗降，趙虎因他駕輕就熟，所以命助麻秋，也是格外謹慎的意思。麻秋領兵前進，還道是石虎過慮，儘管縱馬急行，將到三藏口，乃是密雲山入谷要道，遠遠探望，只有深林叢箐，並無兵馬往來。他遂麾兵入谷，纔經一半，猛聽得胡哨聲起，深谷震響，始覺得毛髮森豎，膽戰心驚。正顧慮間，那慕容恪已揮動伏兵，兩面殺來，秋慌忙退兵，可奈山路崎嶇，易進難退，一時情急失措，竟致自相蹴踏，傷斃甚多。再經燕兵大刀闊斧，當頭亂劈，就使銅頭鐵骨，也被斫傷，何況是血肉身軀，怎禁得這番橫暴？當下趙兵三萬人，約死了二萬有餘。單剩得幾千殘兵，保秋還奔秋。馬已受傷，下馬急跑，纔得倖免。

陽裕已被燕兵擒去。趙將單于亮失馬被圍，衝突不出，索性倚石危坐。燕兵叱令起來，亮厲聲道：「我是大趙上將，怎肯受屈小人汝等？若能殺我，儘可下平，否則讓開走路，聽我自歸。」燕兵見他狀貌偉岸，聲氣雄壯，倒也不敢進逼，但遣人走報慕容皝。皝用馬迎亮，召與敘談，大加器重，遂授爲左常侍。亮見皝厚禮相待，也即受命，從前平州刺史崔恣東遁，妻女沒入燕庭。崔恣事見前回。皝命將恣女妻亮，且釋出陽裕，使爲郎中令，遂載遼俱歸，待若上賓。越年，遼復謀叛，乃把遼殺死，并遼黨與數十人，又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至晉報捷，並乞冊封晉廷未許，惟聞趙爲燕敗，也不禁躍躍思逞，倡出北伐的議論來了。也想出些風頭，其實可以不必。

看官道何人首倡此議？原來是征西將軍庾亮。出諸彼口，尤屬不符。咸康四年，成帝命司徒王導爲太傅，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朝臣多引以爲憂。亮不服王導，挾嫌尤深，嘗與太尉郗鑒書道：「人主春秋既盛，尚不稽首歸政，究竟懷着何意？況身爲師傅，象養無賴，更屬非宜。公與下官並受顧命，朝廷有此大奸，不能掃除，他日到了地下，如何對得住先帝？現擬與公同日起事，廓清君側，公作內應，亮爲外援，不患無成，願公勿疑！」鑒覽書後，付諸一笑，並不答覆。有人探悉此事，報知王導，勸導密爲防備。導歎息道：「我與元規、同休戚當無異心，果如君言，我便角巾還第，有什麼畏懼呢？」話雖如此，但因亮在外藩，却要來干預內政，心下總未免不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慢慢的說道：「元規、塵汚人，晉臣多半矯情。晉廷諸臣，統因導老成宿望，爲帝師傅，格外推重，且擬降禮相見。太常馮懷、商諸光祿勳顏含，含正色道：「王公雖爲傅相，究竟是個人臣，禮無偏敬，諸君如要降禮，可請自便。」鄙人年老，未識時務，但知遵守古禮呢。」及馮懷別去，轉告親友道：「我聞伐國不問仁人，馮祖思、懷字祖思。意欲諂人，偏來問我，莫非我有邪德不成？」隨卽上表辭官，退歸琅琊故里。再歷二十餘年，安歿家中。表明高尚。

惟庾亮既反對王導，又欲竊名邀譽，借着北伐的虛聲，張皇中外。因特援舉不避親的古義，把兩弟登諸薦牘。一是臨川太守庾懌，謂可監督梁雍、二州軍事，使領梁州刺史鎮守魏興。一是西陽太守庾翼，謂可充任南蠻校尉，使領南郡太守鎮守江陵，再請授征虜將軍毛寶，監督揚州及江西諸軍事，與豫州刺史樊峻，同率精騎萬人，出成、荊城，然後調集大兵十萬，分布江河，由自己移鎮石城。此非江南之石頭城，乃在河水左近。規復中原，乘機伐趙。表文上面說得天花亂墜，儼然有連籌帷幄，決勝疆場的狀態。這叫做畫餅充飢。成帝覽到亮表，也不禁怦然心動，便將表文頒示廷臣，令他議覆。太傅王導是朝中領袖，且又得成帝詔命，升任丞相。這番軍國大事，當然要他首先裁決。導看了表文，掀髯微笑道：「庾元規能行此事，還有何說，不妨請旨施行。」言下有不滿意，實是請君入彀。太尉郗鑒接口道：「

我看是行不得的，現在軍糧未備，兵械尙虛，如何大舉？」忠厚人口吻。此外百官，亦多贊成鑒議。太常蔡謨更發出一篇大議論，作爲議案，由小子錄述如下：

蓋聞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屈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是耳。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強，爲吾國計，莫若養威以待時。時之可否，繫於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於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欲誅虎，虎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舉而拔金墉，再舉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還據根本，內外平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抑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抑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但不信百戰之效，而徒執一攻之驗，譬諸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即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自至，乃石遇之邊師也。桓平北桓宣爲北平將軍，見前。守邊之將耳，遇攻襄陽，所爭者疆場之土，利則進，否取退，非所急也。今征西指庾亮。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捲河南，虎必自率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守城，何如金墉欲沮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較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愚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田於城北，慮賊來攻，預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

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愚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嶮函，而石虎首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愚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苟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鄙議如此，伏乞明鑒。

這篇大文，表示大衆沒一人敢與他批駁，就是呈入御覽，成帝亦一目了然，料知北伐是一種難事，乃詔亮停止北伐，不必移鎮。會太尉郗鑒得疾，上疏遜位，疏中有云：

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力，不能再起，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媿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危在旦夕，因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邱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以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子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却奚春秋時晉人迫切上聞。

這疏上後，不到數日，便即謝世。年已七十有一，鑒係高平金鄉人，忠亮清正，能識大體，歿後予諡文成。所有朝廷贈卹，一如溫嶠故事。且依鑒遺疏，遷蔡謨爲徐州刺史，都督徐兗二州軍事，即授郗邁爲兗州刺史。可巧丞相王導與鑒同時起病，先鑒告終，成帝特別哀悼，特遣大鴻臚監護喪事，贈祿典禮，仿諸漢博陸侯霍光及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予諡文獻。導卒年六十有四，當時號爲中興第一名臣。看官閱過前文，應知導畢生事實，究竟優劣何如，請

看官自下斷語，小子恕不瑣敘了。意在言中，且隨郝鑿帶敘，明示導不如鑿，有瑜不掩瑕之意。

成帝徵庾亮爲丞相，亮覆表固辭，乃進丹陽 尹何充爲護軍將軍，亮弟會稽 內史 庾冰爲中書監，領揚州 刺史，充並參錄尚書事。冰辦理政務，不舍晝夜，禮遇朝賢，引擢後進，朝野翕然歸心，號爲賢相。勝過乃兄。獨 庾亮尚欲北伐，又想申表固請，適接邾 城失守警信，方不敢再提北伐二字。邾 城 虛懸 江 北 內 無 所 倚，外 接 羣 夷，真是孤危得很。從前陶侃在日，鎮守武昌，僚屬屢勸侃分戍邾 城，侃乃引集將佐，渡水指示道：「此城爲江 北 要 衝，差不多是虎口中物，我國家現在勢力，只能保守江 南，倚江爲塹，阻住戎馬，若出守此城，必致引虜入寇，非但無益，反且有損。我聞孫 吳禦魏，嘗用三萬兵扼守此城，今我兵不過數萬，怎能分顧不若棄爲空地，省得夷人省心，我却好安守江 南，尚不失爲中策呢。」將佐因侃說得有理，當然無言，隨侃渡江回鎮。侃既去世，由亮代任，亮視邾 城爲要地，謂可藉此進兵，乃使毛 寶 樊 峻往守邾 城。見本回上文。果被石 虎聞知，立遣大 都 督 夔 安，帶領石 鑿 石 閔 李 農 張 貉 李 菟等五將，分率五萬人進攻邾 城。毛 寶忙向亮求救，亮反視若無事，不急往援，終致邾 城陷沒，寶與峻突圍出走，爲趙 兵所追，俱投江溺死。夔 安又轉陷河南，連拔江 夏 義 陽等郡，進圍石 城，還虧竟 陵 太 守 李 陽發兵掩擊，得破趙 兵，斬首五千餘級，纔將趙 兵殺退。亮始終不敢渡江，但上表謝過，自願貶降三等，權領安 西 將 軍。有志北伐者，果如是乎。有詔免議，惟庾 懌爲輔 國 將 軍，領豫 州 刺 史，監 督 宣 城 廬 江 歷 陽 安 豐 四 郡 軍 事，鎮守蕪 湖。亮自邾 城陷沒，憂慨成疾，旋即歿世，年五十二，追贈太 尉，諡曰文 康，進護軍將軍，何充爲中書令，命南 郡 太 守 庾 翼爲安 西 將 軍，領荆 州 刺 史，都 督 江 荆 司 雍 梁 益 六 州 諸 軍 事，代亮鎮武 昌。

翼年僅及壯，超居大任，時人恐他不能稱職，他却竭盡志慮，勞謙不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自是公私充實，輿論帖然。惟翼志大言大，好談兵事，既欲滅趙，又思平蜀，仍不脫阿 兄 氣 習。因通使燕 涼，擬與和好，倚爲外援。那趙 主 石 虎，却也雄心逞，貽書西 蜀，志在併吞江 南，願與蜀 主 平 分。蜀 本 稱 成，此時已改號爲漢，就是主 子 李 期，也已遭弑。

爲大將軍李壽所篡了。李期見四十四回。期據位後，驕虐日甚，濫殺無辜，籍沒資財婦女，充入後宮，內外洶洶，道路側目。鎮南大將軍李霸、鎮北大將軍李保，俱係雄子，相繼暴亡，朝臣都說是爲期所酖。期從子尚書僕射李戴，素有才名，期又誣他謀反，迫令自盡。大將軍漢王李壽，本爲期所忌，倖得不死，外鎮涪城。亦見前文。每當入朝，輒詐造邊書，辭以緊急，會有巴西處士龔壯，謁見李壽，爲壽畫策，勸他入襲成都。看官道是何因？原來龔壯父叔，前爲李特所殺，壯早欲報讎，苦不得間，歷年悲慟，服闋未除，遠近稱爲孝子。壽亦聞壯名，禮徵不起，及壽與期有嫌，爲壯所知，乃擬借壽洩恨，密加游說。壽竟信壯言，遂與掾吏羅恆、解思明謀攻成都。期亦防壽爲變，屢遣中常侍許涪窺壽，偵察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李攸，一面與足建寧王越，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姚華等，共議襲壽，將要發兵，不料壽已先發，自率步騎萬人，由涪城徑趨成都，用部將李奕爲先鋒，長驅直達。壽子勢爲翊軍校尉，留居成都，正是一個好內應，馬上開城迎接。李奕先入，李壽繼進，便圍住宮門，鼓噪不休。期不及防備，急得沒法，只得遣人出慰壽軍。壽奏稱建寧王越與景騫、田褒、姚華，以及李遐、李西，統皆懷姦亂政，宜加重辟。期尚未覆報，已由壽指揮兵士收捕越等，隨到隨誅。兵士乘間四掠，數日乃定。壽卽矯稱任太后令，廢期爲郫都縣公，幽居別室，追諡戾太子李班爲哀皇帝。於是大會將佐，熟商後事。

羅恆、解思明、李奕，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向晉稱藩，執郫都公，送往建康。獨壽妹夫任調，與侍中李艷、司馬蔡興等，請壽稱帝，不宜屈膝江東。壽乃令卜人占驗吉凶，卜人視得卦兆，謂可作數年天子。任調躍起道：「一日爲帝，已足稱威，況多至數年呢？」怪不得古今盜賊，都想自做皇帝。解思明駁說道：「數年天子，何如百世諸侯？」壽微笑道：「朝聞道，夕死尚可。任卿語原上是上策哩。」所望在此。遂僭卽帝位，改國號漢，紀元漢興，追尊父驥爲獻皇帝，母咎氏爲皇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皇太子，命舊吏董皎爲相國，羅恆爲尚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征北將軍，領梁州刺史，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所有公卿守令，一律參換，舊臣近親，悉皆擯斥。

特用安車乘馬，徵襲壯爲太師，壯獨不受，乃聽令縞巾素帶，待若賓師。庸中俊傑，即都公李期，被幽兼旬，慨然歎道：「天下主降爲小縣公，生不如死。」說着，即解帶自縊，年僅二十五，在位三年，壽諡爲幽公。期妻子徒死窮邊，小子有詩歎道：

敢戕孝子亂天常，叛賊何能不速亡？容易得來容易失，投環尙幸免刑章。

壽既僭位，便得趙主石虎來書，約他連兵寇晉，究竟壽如何覆趙，待至下回說明。

亡西晉，據懷惑者，非他，一爲劉曜，一卽石勒也。曜爲勒所滅，已受其誅，勒雖死而虎尙存，雄暴且過於勒。爲典午復讎計，原宜北伐，爲河朔救民計，亦宜北伐，庾亮之奏請伐趙，似也。所惜者，亮有其志而無其才耳。蔡謨之駁議，非謂趙不可伐，正以亮之不能伐趙，不得不爲此激切之辭也。若夫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此而能久，誰不可爲天下主。李壽直入成都，一舉而即廢之，彼尙以小縣公爲怏怏，自言生不如死，遂致投環畢命，會亦思李班何罪，乃擅加弑逆乎？我殺人人，人亦殺我，推及之報，固其宜也。於李壽乎何尤？

第四十七回 餞劉翔晉臣受責 逐高釗燕主逞威

却說漢主李壽，得了趙主來書，竟喜出望外，卽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馳赴鄴中，與趙定約。襲壯會上陳封事，勸壽附晉，壽不肯從。至是，又諫阻聯趙，仍然不聽。且大修軍艦，儲糧繕甲，准備東下一面。命尙書令馬當爲六軍大都督，調集軍士七萬餘人，齊至東場，由壽親往校閱，並下書誓衆，略言：「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討。」云云。小人得志，往往大言不慚。及軍艦告成，便分載水師，臚集成都城下。壽登城俯矚，但見帆檣蔽日，軸轡橫江，不由的露出驕容，揚揚得意。偏羣臣多與壽異心，相率諫阻道：「我國地小兵單，只可自守，不應進取。且吳

會險遠，更未易圖，一動不如一靜，幸勿爲趙所誤，自蹈危機。」壽怒叱道：「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趙欲與我平分江南，正是天授我朝的機會，奈何勿往？」廣漢太守解思明，再向壽反覆陳詞，極言利害，壽終不信。至龔壯申疏切諫，謂通胡寧可通晉，並援假虞滅虢事以戒壽，壽尚以爲非。又經羣臣叩頭固爭，方纔罷議。大衆齊稱萬歲。

壽有舊將李閔，前爲東晉所獲，得間奔趙。壽向趙致書，請遣還李閔。書中稱虎爲趙王石君，虎未免不悅，付諸廷議。中書監王波進言道：「李閔嘗志在故國，以死自誓，誠使陛下遣還蜀漢，使彼感恩，理當糾率宗族，歸嚮王化，就使不如臣料，我國將多士衆，何必留這一人。今壽旣自稱尊號，僭據一方，若我用制詔，彼必不受，不如贈以國書，示彼大度，免有違言，這也未始非懷柔之計。」虎意乃釋然，遣閔使歸。適挹婁國獻入楛矢，波謂可轉贈巴蜀，使壽知我國威服遠人，虎亦依議，因派使臣偕閔赴蜀，往送楛矢。及使臣返國，報稱李壽並未稱謝，且下令國中道：「羯使來庭，獻楛矢。」於是石虎大怒，黜免王波，令以白衣領職。旣而涼州牧張駿，遣別駕馬詵至趙，貢獻方物，虎頗有喜色，覽及來文，語多蹇傲，虎轉喜爲怒，卽欲斬詵。全喜怒無常。侍中石璞道：「今日爲陛下大患，莫若江東區區河右，何關輕重？今若斬馬詵，必征張駿，出師西略，無暇南討，建業君臣，反得苟延過去，豈非失策？況梁州一隅，就使勝彼，也不足爲武，不勝反貽笑四鄰，倒不如格外厚撫，使彼改圖謝罪，彼若執迷不悟，往討未遲。」璞與王波却同是一流人物，虎乃禮待馬詵，便卽遣歸。

忽聞燕兵有入侵消息，乃大加防備，集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至樂安城，且由幽州東迄白狼山，廣興屯田，括取民馬，得四萬餘匹，大閱宛陽，爲攻燕計。那知燕王皝已探悉虎謀，密與諸將商議道：「石虎專顧樂安城，總道是防守重複，固若金湯，若薊城南北，必不設備，我今從間道出發，掩他不備，破彼積聚，纔不致他輕覷哩。」說着卽整率各軍，從螻蛄塞攻入趙境，連破各戍，直抵薊城。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不敢出戰，但閉城拒守。燕兵轉渡武遂津，馳詣高陽，沿途焚燬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而還。虎聞燕兵入境，急擬整軍對敵，一時

未及召齊，只好遷延數日。到了兵馬會集，燕兵已飽載遠颺，虎始知孰有智略，倒也不敢輕自出兵了。孰引兵歸國，因前使劉翔等尚留江東，未見北返，乃再貽晉中書監庾冰書，責他忘讎誤國，大略說是：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納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勳，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嘗忿歷代之王，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寧復有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虛己好善，天下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天下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併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若之何不自振作，反爲胡人笑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幸執事圖之！

是時江左君臣爲了燕使乞封問題，議論經年，尚未決定。燕使劉翔爭論數次，晉廷總藉口成制，謂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不得所請，所以淹留不去。至燕王皝貽書冰，冰頗加慙懼，乃與中書令何充商議，不如封孰爲王。充嘗與劉翔會敘，翔直言語充道：「四海板蕩，忽已三紀，宗社爲墟，生靈塗炭，這正廟堂宵旰憂勞，臥薪嘗膽的時候。翔羈居年餘，每見諸公宴安江左，以奢靡爲榮，以放誕爲賢，試問如此過去，怎能尊主濟民呢？」應被椰榆。充聞翔言，也覺抱愧。因與冰聯名奏請，乞封慕容皝爲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成帝下詔依議，翔既得奉詔，乃入朝辭行。朝旨又授翔爲代郡太守，翔固辭不受，叩頭趨出。當下與晉臣等告別，整裝啓行。公卿等餞送都門，宴飲盡權，翔慨然道：「古時少康興夏，一成一旅，尚滅有窮，句踐霸越，甲楯三千，終沼強吳，蔓草尚宜早除，況國讎呢？今石虎李壽志在吞噬，王師卽未能澄清北方，亦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西併李壽，據形勝地以臨東南，雖有

智士，恐也不能善後了。」是有心人吐屬。中護軍謝廣，時亦在座，奮衣起應道：「劉君高論，實獲我心，應該大家努力呢。」已而飲畢，撤席，翔等自去，晉臣等當然散歸。

纔過數日，忽宮中傳出大喪，乃是皇后杜氏得病而亡，百官相率入臨，毋庸絮述。杜后在位六年，未得子嗣，享年只二十有一。當時三吳女子，竝簪白花，好似素柰一般。相傳爲天亡織女，因着素服，那知適應在杜后身上。成帝下詔治喪，概從節儉，應築陵墓，但求潔掃，不得濫用塗車芻靈。又禁遠近遣使弔賙，俟至葬訖，概令臣民釋服。追諡杜后爲恭皇后。杜后歿後，宮中要算周貴人最邀寵眷，生有二男，長名丕，次名奕，後文自有表見。

好容易過了一年，元旦正值日食，都人目爲不祥。又越半載，成帝不豫，竟至輟朝。王公大臣，統至宮門請安，不意有中書符敕，頒發出來，謂不得擅納宰相，大衆不禁失色。中書監庾冰，獨不改容，徐徐說道：「敕從何來？我備位中書，毫不接洽，可見得是虛僞了。」當下入宮考問，果無是敕。冰但戒飭僚吏，此後務從審慎，不必追究既往，所以羣疑俱釋，鎮定如常。冰頗能持大體。及入謁成帝，見帝病已垂危，擬請以瑯琊王岳爲嗣。岳係成帝母弟，比成帝僅少一歲，冰因成帝二子，皆在襁褓，即丕奕，故欲立長君。中書何充在側，私語庾冰道：「父子相傳，先王舊典，若嗣立皇弟，如何處置孺子？」冰答道：「強寇逼伺，國家未靖，倘再立幼主，如何支持社稷呢？」未幾，由成帝傳召大臣，竝授顧命，除冰充二人外，尚有武陵王晞。元帝子。會稽王昱。元帝少子。尚書令諸葛恢，均至榻前受旨。冰即請立瑯琊王岳。成帝頷首，便令冰代草遺詔，詔云：

朕以眇年，獲嗣洪緒，托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剪除逋寇，夙夜戰兢，不遑寧處。今忽遘疾，竟致不起，是用震悼於厥心。千齡奕子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瑯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顧命！

遺詔既已草就，冰等乃退。越三日，成帝駕崩，年祇二十二。帝沖齡嗣統，受制舅家，蘇峻叛亂，寶由庾亮一人激

成，及亂事告平，遷亮出鎮，成帝方得親理萬幾。但亮尚思干預朝綱，引子弟爲要援，庾冰居內，庾翼居外，還算有些才幹，足當大任。惟豫州刺史庾懌，素性褊狹，嘗與江州刺史王允之有嫌，特遣人賫送毒酒，謀害允之。允之却也小心，先把酒令犬試飲，犬一飲卽斃，因將情狀表聞。成帝不禁動怒道：「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敢出此麼？」這語傳到蕪湖，懌懼交并，又當庾亮歿後，失一護符，自恐得罪被譴，遂致仰藥自殺。本欲害人，反致害己，可爲陰險者鑒。王公大臣，始畏成帝英明，且成帝崇儉惡奢，力求簡約，嘗欲就後園增設射堂，估計需四十金，便卽罷議。可惜年方逾冠，便卽去世，這也是氣運使然，無可挽回呢。

皇弟瑯琊王岳，受遣入嗣，卽皇帝位，是謂康帝。封成帝子丕爲瑯琊王，丕弟弈爲東海王，追尊成帝爲顯宗，奉葬興平陵。進中書令何充爲驃騎將軍，中書監庾冰爲車騎將軍，令他同心輔政，匡弼王室。此外文武百官，各增二等。立王妃褚氏爲皇后，后爲豫章太守褚裒女，裒字季野，爲京兆人氏，慎重寡言，夙負盛名。桓彝嘗謂季野有皮裏春秋，說他外無臧否，內寓褒貶。謝安亦極加推重，嘗語人云：「裒雖不言，却具四時正氣。」郗鑒辟裒爲參軍，嗣遷司徒從事中郎，轉任給事黃門侍郎。成帝聞裒女端淑，因聘爲母弟瑯琊王妃，至是夫尊妻貴，遂得正位中宮。裒方出爲豫章太守，特旨徵召，遷官侍中。他却是不願內任，有志避嫌，堅求外調。適江州刺史王允之病歿，乃令裒代刺江州，出鎮半洲。

越年元旦，改正朔爲建元元年，建元二字，由庾冰議定。冰擁立康帝，原以長君利國爲名，但未嘗不懷着一種鬼胎。康帝爲成帝母弟，當然是庾氏次甥，冰仍居舅氏地位，不致疏遠，所以年號亦議定建元，取再興中朝的意義。有人入語冰道：「從前郭璞遺下讖文，曾云立始之際，丘山頽，今年號建元，建訓爲立，元訓爲始，丘山卽嗣皇本名。」據此看來，這年號應卽改易，不宜自應讖語。冰也覺失驚，漸復自歎道：「吉凶早定，但改年號，恐未必就能禳災呢。」遂仍用建元二字。果然康帝不能永年，事見後文。冰謂吉凶早定，我亦云然，但冰不應自存私意。

且說燕王 皝既受晉冊封，特授劉翔爲東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使內史 陽裕爲左司馬，令至龍山 西麓，督工築城，建立宗廟宮闕，取名龍城，率衆徙居，作爲新都。皝見慕容翰曾出奔段氏，見四十五回。段氏敗亡，又北走宇文部，部酋逸豆歸忌翰才名，陰欲加害。翰乃伴狂酣飲，或被髮歌呼，或拜跪乞食，逸豆歸以爲真瘋，不復監察，聽令自由。翰得隨地往返，默覽山川形勢，一一記憶。皝追憶翰才，且因他挾嫌出奔，並非叛亂，特令商人王車，至宇文部覘翰，勸令歸國，并密遣弓矢。翰遂竊逸豆歸名馬，自挈二子，攜弓矢逃歸。逸豆歸聞翰脫走，忙使驍騎百餘名追翰，將要追及，翰迴身顧語道：「我久客思歸，既得上馬，斷無還理，我前此伴作愚狂，實是誑汝，我藝猶在，幸勿相逼，自取死亡哩。」追騎見他手下寥寥，不肯退回，仍然趨進。翰復朗聲道：「我久居汝國，不願殺汝，汝今可距我百步，握刀立住，我若得射中汝刀，汝即可回去，非我敵手，否則我射不中，汝等儘可追來。」前追騎乃解刀立住，由翰射箭。翰發箭射去，叮噹一響，正中刀環，追騎便即駭走。翰得攬轡徐歸。

皝聞翰至，大喜出迎，握手道故，殷勤款待，仍署翰爲建威將軍。翰乃爲皝設策道：「宇文部強盛日久，屢爲我患，今逸豆歸性情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他國，熟悉地形，彼雖遠附強，聲勢不接，緩急難恃，我若發兵往擊，可保必勝，惟高句麗接近我國，常相窺伺，我果破滅宇文，免不得使彼生懼，俟我一出，必且掩我不備，乘虛深入，我少留兵卒，不足自守，多留兵卒，不足遠行，這却是心腹大患，應該早除。宇文部只知負固，料不能遠來爭利，我既得取高句麗，再還取宇文部，勢如反手，立見成功。至兩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返顧憂，然後好徐圖中原了。」獨不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語，乃必設策毒人，真是何苦。皝連聲稱善，即召集將士，出攻高句麗。高句麗古稱朝鮮，係周時箕子舊封，漢初爲燕人衛滿所篡，兩傳卽亡，地爲漢有。見西漢演義。至漢元帝時，漢威已衰，不能及遠，高朱蒙糾衆自立，創建高句麗國，後來日漸強大，屢寇遼東。慕容氏據有遼土，尙與高句麗時有戰爭，朱蒙十世孫劔，號稱故國原王，正與慕容皝同時。皝既決意東略，遂與諸將會議軍情，諸將謂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坦平，南道險狹，

今不如從北道進兵，較爲無虞。獨慕容翰獻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臣謂宜南北並進，使他應接不暇，方可得志。且虜情必謂我從北道，當重北輕南，我正可避實擊虛，以南道爲正兵，北道爲偏師，大王宜自率銳騎，掩入南道，出其不意，直搗彼都，別遣他將出北道，就使北道無功，我已取彼腹心，四肢亦何能爲呢？」魏依翰議，卽命翰爲前鋒，由南道進兵，自督勁卒四萬爲後應。另派長史王宇等，率兵萬五千人，從北道徐入。

高句麗王釗，果然如翰所料，注重北面，所有國中精銳，悉令出諸北道，卽命弟武爲統帥，自挈老弱殘兵，防備南道。不意慕容翰從南道殺來，部下都是銳卒，攪入高句麗陣中，好似虎入羊羣，所向披靡。釗尙勉強抵敵，東攔西阻，至慕容翰繼進，勢如潮湧，無堅不摧。高句麗兵統是羸弱，那裏還能招架？不是被殺，就是四潰。單剩釗子身逃走，不敢還都。燕兵乘勝長驅，攻入高句麗都城。釗母及妻子統被燕兵拘住，釗父利墓，亦爲所掘，所有庫中珍寶，及男女五萬餘口，悉遭擄掠。高句麗都城，叫作丸都，簡直是搬徙一空，變做墟落。魏還擬窮兵追釗，聞北道兵已經敗沒，乃變計言歸，載釗父尸及釗母釗妻釗子，並子女玉帛等，一併驅回。臨行時，復將丸都城燬去。釗窮無所歸，不得已遣使至燕，奉款稱臣，乞還父尸及母妻等。魏將釗父尸發還，留母爲質。釗亦沒法，只好收拾殘衆，徙都國內城。小子有詩歎道：

慈母嬌妻悉受擒，丸都王氣盡銷沉。須知禦侮需才智，庸弱何能免敵侵？

魏既戰勝高句麗，乃規取宇文部，究竟宇文部是否被滅，且看下回分解。

有國恥而不能雪，有國讎而不能報，偷安旦夕，故步自封，宜其見笑外人，爲慕容魏所擲揄，與燕使劉翔之譏議也。庾冰身爲大臣，但知久攬政權，擁立次甥，聽其言，未始非計，問其心，不免近私，其與亮之相去有幾何哉？慕容魏貽書而卽懼，至若何充抗議，乃以長君爲藉口，固執不從，對外何怯，對內何勇也？魏用慕容翰言，欲圖宇文部，先攻高句麗，並且避實擊虛，皆如所料。高釗敗走，丸都陷沒，子女玉帛，悉數擄歸。翰之爲魏計固得矣，而其自爲計則未也。敵國破而謀臣亡，翰其能免此禍乎？

第四十八回 斬敵將進滅宇文部 遼朝議徙鎮襄陽城

却說慕容皝既破高句麗，即謀取宇文部。宇文部會逸豆歸，却先遣國相莫淺渾，引兵擊燕。皝反，令諸將不准出戰，但須嚴守堡砦。無處非計，莫淺渾數次挑戰，無人對敵，還道是燕兵怯弱，不足為慮。遂報知逸豆歸，述及燕兵畏懦情形。逸豆歸信以為真，遂酣飲縱獵，不復設備。那知過了一月，燕兵奮擊莫淺渾，莫淺渾大敗而逃，僅以身免。餘衆都被燕兵俘去。逸豆歸方纔着急，忙遣驍將涉奕干等調集精兵，防堵燕軍。果然慕容皝乘勝大舉，令建威將軍慕容翰為先鋒，劉佩為副，率着騎士二萬，作為正兵，再分遣廣威將軍慕容容，渡遼將軍慕容恪，平狄將軍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三道竝進，自引親兵為後應。左司馬高詡道：「我軍今伐宇文部，無慮不勝，惟恐將帥未免罹殃。」說着，也不願回家，但使人傳語妻孥，囑及家事，便從從軍前行。

宇文將涉奕干，自恃驍勇，麾衆逆戰。慕容翰、劉佩、高詡等，與他廝殺，兩下鏖鬥，足足戰了半日有餘，未分勝負。時將天暮，翰等擬鳴金收軍，不防對面陣內，一聲梆響，箭如雨發，燕兵多被射倒。翰不禁大怒，自與劉佩、高詡斷後，麾軍退還。那來箭尚未中斷，競向翰等射來。翰佩詡三將，各中流矢，忍痛支持，且戰且回。既歸本營，檢點兵馬，傷亡不少。翰令受傷軍士，皆至後帳休養，自與佩詡拔去箭鏃，幸向未中要害，不過各負創痛，彼此敷上箭瘡藥，方覺少瘳。一面遣人報達燕王皝，使人覆語道：「奕干雄悍，勇冠三軍，未可輕敵，不如暫避凶鋒，待虜勢驕怠，然後進戰，自足制勝。」翰奮然道：「逸豆歸盡出銳卒，付與涉奕干，正為奕干素有勇名，威傾全部，我能殺敗涉奕干，部衆聞風畏懼，不戰自潰了。惟我在宇文部有年，素知奕干有勇無謀，徒播虛聲，未識韜略，但教用一小計，便可擒戮渠魁，奈何避鋒示弱，挫我兵氣呢？」遂佯為高臥，累日不起，暗中却約同平狄將軍慕容霸，為夾攻計。霸年方二九，善用

雙槩，有萬夫不當之勇，他本與翰等分道異趨，及得翰書，方與翰約期會兵，同攻涉奕干。

涉奕干屢逼翰營，再四搦戰，見翰兵固壘不動，他便令兵士指名辱罵，囉囉囂囂，無非說翰背德負義，應速受死等語。翰置若罔聞，但戒軍士妄動，違令者斬。約莫過了三五天，已知慕容霸將到，便自起整軍，披甲上馬，開營躍出。涉奕干正來挑戰，還道慕容翰照常閉壘，仍無戰事，因此飭衆散坐，信口喧嘩，不意翰一馬當先，厲聲大呼道：「涉奕干休得囉哩，今日是汝死期，特來取汝首級。」寫得突兀。涉奕干雖然驍勇，見翰突至，聲若洪鐘，也不禁慌亂起來，忙令部衆上馬，倒退里許，纔與接戰。部衆不知就裏，疑是涉奕干怯退，相率駭走，無復行列。翰引兵殺上，好似摧枯拉朽一般，刺倒敵兵好幾百名。涉奕干大吼一聲，舞着大刀，挺身接戰，翰略與交鋒，一來一往，約有數合，劉佩馳馬衝至，代翰戰住。涉奕干即退下，俟佩續戰數合，又命高翽替佩。是用車輪戰計。涉奕干連戰三將，並不退縮，刀法盤旋，一無滲漏。翽負瘡未愈，反敵不住。涉奕干刀法一緊，沒頭沒腦的劈來，害得翽眼花撩亂，幾乎不能招架。忽刺斜裏，馳到一將，雙槩並舉，左槩格住涉奕干刀鋒，右槩刺入涉奕干心窩，涉奕干不及閃避，倉猝被刺，鮮血直噴，一聲狂叫，倒斃馬下。寫得奔干死狀，益見其有勇無謀。

看官道來將爲誰？原來就是慕容霸。霸既挑死涉奕干，便趁勢亂戳虜兵，虜兵已失了主將，當然亂竄，逃得慢的，都做了刀頭鬼。於是慕容霸在先，慕容翰在後，直入宇文部，沿途無人阻擋，一任他殺到虜庭。逸豆歸素無恩惠，部下離心，都一闕兒遁去，僅剩逸豆歸家屬，如何固守？急忙相挈遁逃，竄往漠北。宇文氏從此散亡。燕王凱接得捷報，也馳入宇文氏都城，盡收畜產資貨，闢地千餘里，徙宇文部衆五萬餘至昌黎。先是涉奕干居南羅城，爲宇文部各城領袖，凱命改爲威德城，使弟左將軍彪居守，自引諸軍還都。趙主石虎因宇文部本爲藩屬，累歲朝貢不絕，至此聞逸豆歸被兵，特派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出兵相救。及行至宇文部，已成墟落，只得進攻威德城。連日未克，撤兵退去，反被慕容彪追擊一陣，傷失許多輜重，連兵士亦死了千人。虎聞白勝等敗還，也只有付諸一嘆，再探

逸豆歸消息，已在漠北病死。無從援助了。了過字文氏。

高翽劉佩，箭瘡迸發，相繼畢命。翽善占天文，嘗與語道：「卿有佳書，獨不肯給我，未免不忠。」翽答道：「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乃逸，執職乃勞。所以後稷播種，堯不預聞。今欲占候天文，必須深夜不寐，未晨即興，備極勞苦，非至尊所宜親爲，殿下何用出此哩？」觀此知高翽前言，當是從占候而知。翽乃罷議。惟慕容翰還軍後，亦因箭瘡未愈，臥病多日，嗣得漸痊，在家試騎乘馬，有人與翰有嫌，向翽進讒，誣翰詐病不朝，私習騎乘，恐將爲變。翽雖藉翰勇略，但心下常自忌翰，竟不察真僞，遽賜翰死。翰聞命自歎道：「我負罪出奔，幸得重還，直至今日方死，已是遲了。但弼賊跨據中原，我不自量，意欲爲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遺恨無窮，這想是命數使然，尙有何言呢？」說畢，即仰藥而死。弼庶兄，害功臣，翽之殘忍可見。

會代王什翼鞬，因翽妹與平公主病亡，復向燕求婚，翽使納馬千匹作爲聘禮。什翼鞬不允，復書多倨慢語。什翼鞬妻燕王翽妹，見四十五回。翽遣世子儁等往討，什翼鞬遁去，儁乃退還。既而鞬復遣部酋長孫秩，至燕謝罪，翽乃遣女適代，嫁與什翼鞬爲繼室，一面請代女爲己妃。什翼鞬乃將翽槐遺女，遣嫁慕容翽。什翼鞬本爲慕容翽妹夫，乃娶翽女爲繼室，是變做翽婿了。又復將翽槐女嫁翽，翽槐爲健兄，兄女爲翽妻，翽又變爲健之姪婿，未知彼時將如何相呼。燕代仍歸和好，待後再表。

且說晉安西將軍庾翼，代兄亮鎮守武昌，府舍中屢有妖怪，乃欲移鎮樂鄉，上書朝廷，乞如所請。朝議紛紜未決，征虜長史王述，獨向車騎將軍庾冰上牋，謂不宜徙鎮，略云：

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新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呼應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旦江渚有虞，不相接救，寧不可慮？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適啓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但當憑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

長計耳。安西之請，似不可行，乞公鑒之！

冰得賤後，頗以爲然，乃撤銷翼議，仍令鎮守武昌。驃騎將軍何充，本與冰同受遺詔。夾輔晉室，嗣見冰自恃貴戚，事多專斷，乃不欲在朝戶位，乞請外調。朝旨乃令充出鎮京口，都督揚徐二州軍事，兼領徐州刺史。自是冰主內政，翼主外務，兄弟相應，又把那東晉國家，變做庾氏的產業了。

時瑯琊內史桓溫，爲宣城內史。桓彝子彝，殉難後，晉廷特加優卹，使溫得尙南康公主。溫性情豪爽，議論崇閎，嘗與庾翼友善。翼甚相器重，當成帝未崩時，會上疏推薦道：「溫係當世英雄，願陛下勿以常人相待，常婿相畜，誠使委以重任，必能弘濟艱難，方叔召虎，不難復見哩。」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成帝乃令溫爲瑯琊內史。溫與翼彼此通問，互相標榜，卽互相期許。翼常欲滅趙取蜀，及得溫慫恿，更躍躍欲動，遂遣使東約燕王，西約涼王，剋期並舉，當卽上表道：

羯賊石虎，年垂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肘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激天良，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盡舉，且議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里，通道瀆水，先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往取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路永可進屯合肥。伏願表上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謹此籲聞。

這表旣上，遂調發所統六州兵馬，晝夜催迫，百姓不堪需索，怨聲盈路。康帝遣使諭止，朝士亦多貽書勸阻。還有車騎參軍孫綽，又上牋力諫。翼皆不從，徑引衆出發夏口，復上表請徙鎮襄陽，略云：

臣近以胡寇有敝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略復江夏數城。臣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簡卒蒐乘，停當上道，而所調供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畜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

往返二千里，或容躡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竊思襄陽爲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厚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之誠，下藉士民義憤之誠，因寇衰敝，漸臨逼之。去年春，會上表請據樂鄉，廣農蓄穀，以伺二寇之釁，乃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微，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爲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不進據要害。徐思攻取之宜，是以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

康帝迭覽翼表，與己意實不相同，就是中外臣僚，也多有異議，只庾冰、桓溫與前譙王承子無忌，極口贊成。兩庾統是元舅，雖康帝亦拘他不過，只得聽他施行。冰因翼移鎮襄陽，亦欲外出爲繼，作翼聲援。康帝乃使冰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及豫州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出鎮武昌，爲翼援應，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徵徐州刺史何充入朝輔政，錄尚書事，調瑯琊內史。桓溫都督青、兗、徐三州軍事，領徐州刺史，召還江州刺史褚裒，入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轉眼間已是一年，翼有衆四萬，駐節襄陽，大會僚佐，具陳旌甲，親授各將弓矢，分給後尙餘三箭，遂奮身起座道：「我今日引衆北行，有如此矢，左右可取正鵠，至百步外，由我迭射，試看我命中否！」說着，已有軍吏擺好箭靶，翼三射三中，頓時大衆喝采，喧聲如雷。當下檄令梁州刺史桓宣往擊丹水。宣奉檄出行，兵至丹水附近，正與趙將李熊相值。熊驍勇過人，部下亦多精銳，竟將宣軍殺敗。宣失利奔回，翼奏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竟致謝世。翼令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授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並戍西戎。

時趙王石虎，方大興土木，建築臺觀四十餘所，又營洛陽長安二宮，工役多至四十餘萬人，并欲自鄴城起造關道，直達襄國，一面飭河南四州，整備舟楫，爲南侵計，并朔秦雍，籌集兵馬，爲西略計。青冀幽州，儲積芻粟，爲東攻

計。諸州軍趕造甲冑，共集五十餘萬人，還有舟夫篙工，又多至十七萬名。再加公侯牧宰，競營私利，暴斂橫征，民不堪命。貝邱人李弘，乘勢爲亂，自言姓名應讖，號召黨羽，署置百僚。經石虎派兵剿捕，始得誅滅，連坐至數千家。虎以爲亂黨立平，無人敢侮，索性日日畋遊，縱情淫樂。又嘗微服出行，覘察工役。侍中韋諛，婉言規諫，虎厚賜綬帛，似重善言，其實是並不少悛，荒耽如故。秦公韜爲虎庶子，常得虎寵，獨太子宣隱加猜忌，與韜有嫌。右僕射張離，向宣獻媚，謂宜減削諸公府吏，免致侵逼東宮。宣聞言大悅，卽令張離上書奏請，得虎允許，遂飭秦燕義陽樂平四公府，只准置吏百九十七人，兵二百人。四公以下，三成減二，爲這一番裁減，得騰出兵士四萬，悉配東宮。諸公相率含怨，遂生暗釁。石虎尚似睡在夢中，一些兒沒有察覺。

會青州守吏報稱濟南平陵城北，有一石頭雕製的老虎，忽然活動，走至城東南，後有狼狐千餘頭跟着，所過脚迹，統皆成蹊。石虎大喜道：「石虎便是朕名。自西北徙至東南，大約天意欲使朕盪平東南呢。天意不可違，應敕諸州兵悉集，明年當由朕親率六軍，奉天南討便了。」全是妄想。於是羣臣皆賀。就中有一百七人，上皇德頌，說得石虎功德巍巍，盡情諛媚。虎益加歡忭，遂制令民家五戶，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違令者斬。不足亦斬。可憐百姓無從籌給，甚至賣男鬻女，上供軍需，尚不滿數，沒奈何自縊道旁。鄉村林麓，遺骸纍纍，一方怨氣，釀成變異。泰山上面，有石自燃，八日乃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出血十餘步，延袤二尺餘。太武殿初成，壁上多繪古聖先賢，忠臣孝子，貞夫烈婦，忽皆變做異狀，獐獍可怖。過了旬日，頭皆縮入肩中，僅餘冠巾露出。虎也覺驚異，祕不使宣。惟佛圖澄爲虎所信，呼令入視。澄但歔歔流涕，不發一言。澄爲奇僧，何不借端規諫？乃徒以流涕了事。已而虎御太武前殿，宴饗羣臣，見有白雁數百翔集，虎命羣臣起射，無一得中。復由自己射雁，亦無所得，不由的驚詫起來，乃召問太史令趙攬。攬密白道：「白雁集庭，是宮室將空的預兆。陛下但靜鎮宮城，不可南行，便足隱弭此變了。」還是攬能善諫。虎因往至宣武觀，大閱軍士，各軍已會集百餘萬，候命南下。當由虎校閱一番，飭令散歸，全體解嚴。

嗣是虎無意南下，但飭各戍將嚴守本汛，不得擅離，所以晉朝的庾翼、庾冰，主張北伐，調兵遣將，瞎鬧了一年有餘，雖然不見成功，還算是未經大敵。不至大敗。至康帝建元二年九月，帝忽寢疾，日甚一日，險些兒要歸天了。小子有詩嘆道：

國喪纔了又遭喪，兩載君王一旦亡。
畢竟丘山容易倒，識文未必盡荒唐。識文見前回。

欲知康帝曾否崩逝，且看下回再表。

慕容翰之智，足以料涉突干，並足以料逸豆歸，獨於慕容皝之雄猜好忌，反不能逆料，卒至自殺其身，豈明能獨遠，而昧於察近耶？蓋喜功之心一深，往往忽近圖遠，能料敵人於千里之外，而於蕭牆之間，轉輕心掉之。文種見誅於勾踐，韓信被殺於呂后，皆類是耳。彼晉之庾翼、庾冰，亦未始非喜功之士，才不逮慕容翰，而權且過於慕容翰。幸而趙虎荒虐，將士離心，晉康庸弱，主權旁落，兩庾得張皇其詞，違衆自行，丹水一戰而桓宣敗還，先機已挫，假令石氏之百萬雄師，長驅兩牧，試問兩庾將如何對待乎？謀之未臧，乃欲以僥倖圖功，雖曰名正言順，其如才力之未逮何也？

第四十九回 擢桓溫移督荆梁 降李勢蕩平巴蜀

却說康帝寢疾，日甚一日，內外諸臣，免不得有些惶急。最緊要的第一著，是儲嗣未定，將來康帝不起，應由何人承統？大衆遂開緊急會議，一面且遙問二庾。庾冰、庾翼，仍欲推立長君，擬立會稽王昱為嗣。見四十七回。惟何充在內建議，願立康帝長子暉為太子，領司徒蔡謨等亦皆贊成。此時兩庾在外，鞭長莫及，內事統由何充作主，一經議定，便即冊定東宮。兩庾亦無可奈何，只有暗恨何充罷了。悔不該出外圖功。未幾康帝告崩，年僅二十有二，在位只閱兩年，何充等奉太子暉即位，是為穆帝。暉甫及二齡，鎮日裏需人保抱，怎能親攬萬幾？當下由何充、蔡謨想出一策，

尊康帝后褚氏爲皇太后，卽請太后臨朝攝政。當下推蔡謨領銜，上奏太后道：

嗣皇誕哲，歧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竝亦臨朝，近明穆指明帝后庾氏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協慶，羣黎更生，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褚太后覽奏後，亦下了一道詔旨，無非說是一嗣主幼沖，宜賴羣公同心夾輔，今既衆謀僉同，懇切上詞，當勉從所請，暫遵先后故事。云云。於是遂臨朝稱制。何充希太后旨，獨表薦后父褚裒，宜總朝政。太后乃命裒爲侍中，兼衛將軍，錄尚書事。偏裒以近戚避嫌，固辭內職，堅請外調，乃改授裒都督徐兗青三州，竝揚州二郡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仍官衛將軍，出鎮京口。另徵江州刺史庾冰入朝。冰適有疾，不便就徵，已而病篤，臨終時，語長史江彪道：「我將死了，報國初心，不能終展，豈非天命？我死以後，殮用常服，毋得妄用官物呢。」言訖而逝。冰清廉自矢，臨財不苟，歿後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時人傳爲美談。一節之長，亦必備錄。計聞朝廷，追贈侍中司空，予諡忠成。庾翼得報，留子方之戍襄陽，自還夏口，兼轄冰所遺部兵。有詔令翼仍督江州，并領豫州刺史。翼表辭豫州，又請移鎮樂鄉，廷議不許。翼乃繕修軍器，大修積穀，勉圖後舉。但尚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侵入蜀境，與蜀將李桓接戰，得破蜀兵，奪得輜重牲畜，隨卽還師。

越年元旦，晉廷改元永和，皇太后御太極殿，懸設白紗帷，抱帝臨軒，頒詔大赦。進武陵王暕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軍將軍顧衆爲尚書右僕射，且復召褚裒入輔。吏部尚書劉遐及長史王胡之向裒進言道：「會稽王令德雅望，可作周公，理宜授以大政，公何弗推德讓美，避重就輕呢？」裒乃辭不就徵，卽表稱會稽王昱可當大任。有詔令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五民號爲六條。昱清虛寡欲，好爲玄辭，嘗引劉惔王

濃韓伯爲談客，郗超爲撫軍掾，謝萬爲從事中郎，清談遺俗，至此復盛，這也是司馬家的氣運了。

會由江州都督庾翼上表，報稱患病甚劇，特薦次子爰之爲荊州刺史，委以後任。朝旨尚未答覆，接連是訃狀上聞，乃追贈翼爲車騎將軍，予諡曰肅。當時廷臣會議，謂：「諸庾世在西藩，人心嚮附，不如從翼所請，卽令爰之繼任。」獨何充駁斥道：「荆楚爲我國西門，戶口百萬，北控強胡，西鄰勁蜀，難道可用一白面少年，當此重任麼？我看現在牧守，只有徐州刺史桓溫，才略過人，足守西藩，外此恐皆未及呢。」會稽王昱亦以爲然。獨丹陽尹劉惔，私白昱道：「溫原有大才，可惜心術未純，此人得志，適爲國憂。荊州地控上游，夙號形勝，怎可令他往鎮，釀成後患？」王計，不如自請出守。惔雖不敏，粗具智識，若以軍司馬見委，效勞麾下，諒亦不至憤事呢。」言人所未言，不爲無益。昱未信惔言，竟遣使傳詔，命溫代翼都督荆梁諸州軍事。

惔字真長，世居沛國，祖宏，曾爲光祿勳，表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官至侍中。宏弟潢，字仲嘏，官至吏部尚書。兄弟並有時名，都人嘗謂洛中雅雅，唯有三嘏。惔父耽，亦嘗爲晉陵太守，中年去世，家無遺財。惔與母任氏寓居京口，織履爲業，人莫能識。獨王導留意延攬，推爲清才。後來入登仕籍，聲望鵠起，得尙明帝女廬陵公主。會稽王昱待如上賓，每一列座，語輒驚人，無敢與辯。就是桓溫亦服他偉論。溫嘗問惔道：「近日會稽王談玄，有進境否？」惔答道：「大有進境，不過未列上乘，只好排在第三流哩。」溫驚問道：「第一流當屬何人？」惔答道：「當在我輩。」溫一笑而散。

小子前時敘及桓溫，但云爲宣城內史，桓彝子，就中尙有許多故事，尙未詳載，應該撮要申明。溫生未及暮，爲故將軍溫嶠所見，便謂溫有奇骨，又試溫使啼，聲甚洪壯，嶠極嘆爲英物。彝因嬰兒爲嶠所賞，遂取名爲溫，表字元子。嶠笑語道：「移姓爲名，此後我將易姓呢。」及彝爲蘇峻部將韓晃所害，涇令江播亦曾助晃。桓彝殉難，見前文。溫年方十五，枕戈泣血，誓復父讎。播已反正，隨時戒備，無隙可乘。越三年，播病死發喪，溫佯爲弔客，挾刃踵門，突入喪

次，斫死播子彪等三人，隨即自首。朝廷嘉溫孝義，不復論罪。溫以此得名。及溫年逾冠，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劉惔嘗語人道：「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是孫仲謀、司馬宣王的流亞呢。」語有分寸，與對會稽王、昱語相符。

既而溫得尚公主，

見前。

累任至荆梁都督，他本是個豪爽不羈，睥睨一切的人物，既得蟠踞上游，手握重兵，當然想做些事業，顯些威風。到了永和二年，何充又復病歿，晉廷予諡文穆，特進前國子祭酒顧和為尚書令，前司徒

長史殷浩為揚州刺史，這兩人為褚裒所薦，和以孝著名，正直有餘，幹濟不足。浩父名羨，嘗為豫章太守，就是不肯

寄書，擲諸流水的殷洪，喬，羨字洪喬。浩素尚風流，談吐不俗，前為庾亮參軍，得亮信任。亮歿後，屏居墓側，屢徵不起。時

人目為管葛，王濛謝尚，且相偕勸駕，不得邀允，歸途互語道：「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深源即浩小字。浩越不肯出，

越負令名，獨庾翼謂「喪亂時代，此輩只應束諸高閣，俟天下太平，再議任使。」嗣翼為江荆都督，擬辟浩為司馬，

致書與浩，有一母為王夷甫，即王衍見前。當出圖濟世」等語。浩當然不就。桓溫亦嘗輕浩，謂少時嘗與浩戲游，共騎

竹馬，我將竹馬棄去，浩輒取歸，可見浩出我下。至是命浩為揚州刺史，浩尚固辭，會稽王昱貽書勸勉，至有一足下

去就，關係興廢」二語，於是浩乃授命就職。何必擬這般架子。桓溫隱加鄙薄，每嘆朝廷用人失宜，惟因情急建功，尚

無暇顧及內事，但與僚佐等議伐胡蜀，准備出師。江夏相袁喬白溫道：「胡蜀二寇，俱為我患，但蜀雖險固，比胡為

弱，再加李勢無道，臣民不附，若用精卒萬人，輕齎疾進，直趨蜀境，待彼驚覺，我已得入據險要，就使李氏君臣出來

抵禦，也可一戰成擒了。」溫大喜道：「誠如卿言。」將佐等尚多異議，謂「我軍入蜀，趙必乘虛襲我，不可不防。」

袁喬又申駁道：「羯趙久據河朔，內訌不已，勢亦寢衰。且聞我萬里出征，總道我有內備，未敢輕舉，就使隸河南來

沿江諸軍，亦足自守，可無他憂。惟蜀土富實，號稱天府，從前諸葛武侯特蜀為固，抗衡中夏，今即不能為害，究竟他

據住上游，易為寇盜，我若乘機襲取，得蜀財，撫蜀衆，豈非國家的大利麼？」溫奮起道：「我志決了，卿可為我先驅，

我為卿後應，滅蜀就在此舉了。」喬應聲道：「願效微勞。」溫遂令喬率水軍二千人，充作前鋒，自與益州刺史周

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等領軍繼進，即日拜表入都，不待覆報，便即啓行。晉廷接到溫表，慮溫兵少無繼，驟入險地，恐難成功。獨丹陽尹劉惔、料溫必克，或問惔如何先知，惔笑道：「溫素好博，今日伐蜀與博相似，若自知不勝，如何肯行？但恐溫既勝蜀，未免專恣，倒是朝廷的隱憂了。」始終是看透溫志。這且不必絮敘。

且說蜀已稱漢，漢主李勢就是李壽的太子，見四十六回。壽篡位後，嘗欲與趙連橫圖晉，經龔壯再三諫阻，方纔中止。壯勸壽向晉稱藩，壽終不從，因此壯辭疾歸里，終身不復入成都。壽初尚寬儉，旋由使臣往返鄴中，屢述石虎威強，宮殿美麗，刑禁苛嚴，壽不禁生慕，乃改從侈汰，也居然大修宮室，廣鑿陂池，募工興役，多多益善。臣下偶有諫議，即指爲誹謗，置諸極刑。左僕射蔡興入宮極諫，竟被叱出處斬。右僕射李嶷也，因直言忤旨，誣以他罪，下獄論死。並把李雄諸子一律駢戮，好容易過了五年，忽得了一種重病，鎮日裏狂言譎語，鬧個不休，不是說李期索命，就是說蔡興伸冤，喧譟了好幾天，終落得一命嗚呼，伏惟尚饗。太子勢嗣稱漢帝，改元太和，尊嫡母閻氏爲皇太后，生母李氏爲太后。閻氏無子，勢爲壽妾李氏所出，李父名鳳，前爲李驤所殺，鳳女沒入掖庭，身長貌美，姿態動人，壽遂納爲妾媵，生子名勢。殺人父而納其女，怪不得生亡國兒。勢亦腦滿腸肥，腰帶十四圍，猶善俯仰，蜀人稱爲奇姿。所娶妻室也是姓李，父作子述，即位後，册爲皇后。李后也連生數女，不得一男。

勢弟漢王廣，求爲太弟，勢不肯允。舊臣馬當解思明相偕入諫道：「陛下兄弟不多，若復加廢黜，恐益孤危，不如從漢王議，可固國基。」勢默然不答。兩人又復力請，惹動勢怒，將他叱出。嗣復疑馬當等與廣有謀，竟使相國董皎收誅馬當，解思明夷及三族。思明素有智謀，抗直敢諫，臨刑長嘆道：「國家不亡，賴有我等數人，今我等無罪遭誅，國亡不遠了。」說着，伸首就刑，毫無懼態。馬當亦素得民心，及兩人死後，士卒無不動哀。勢且令太保李奕襲執漢王廣，貶廣爲臨邛侯。廣服毒自盡，奕得受命爲鎮東大將軍，鎮守晉壽。越年，奕竟謀反，攻陷巴東，蜀人相率從奕，聚至數萬，遂進迫成都。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守兵覷奕不防，暗放冷箭，得中奕腦，倒斃馬下，叛衆駭散。勢引兵

屠抄奔家，獨見奕女有色，貨他死罪，帶回宮中。是夕即令他侍寢，一夜歡娛，曲盡恩愛，詰旦即封女爲妃，并大赦境內，改元嘉寧。自是日益淫縱，漁財好色，每令內侍訪求美婦，不問他有夫無夫，但教面貌韶秀，盡令強取入宮，該夫或稍爭執，當即殺死。後庭婦女，多至千百，勢遂日夜宣淫，不問國事，坐此衆叛親離，夷獠四起。羣下諫諍，無一聽從，反且橫加夷戮，冤氣盈衢。宮人張氏，妖淫善媚，大得勢寵，一夕忽化大斑理蛇，長約丈餘，由勢逐出宮門，竄入苑中。到了夜半，蛇復入宮，臥勢牀下，勢益驚懼，呼令武士將蛇殺死。張氏想是蛇妖，故終化爲蛇，但婦人心性，多半是蛇蝎，幻影何足深怪？還有一個鄭美人，也是勢所寵愛，忽然化爲雌虎，噬食宮人，宮人大譁，各持械驅逐，虎竟自斃。此外怪異，不可勝舉。勢尙不少改，依然荒淫。

幕得邊戍急報，晉桓溫引軍入境，前鋒已到青衣江，勢乃出調將士，遣叔父右衛將軍李福，從兄鎮南將軍李權，與前將軍咎堅等，帶領數千人，自山陽趨往合水，堵截晉軍。諸將謂宜設伏江南，以逸待勞，咎堅不從，引兵渡江，竟向犍爲進發。那時晉軍已進次彭模，與漢兵相距不遠。桓溫擬分作兩軍，異道竝進，袁喬道：「今懸軍深入，不遑返顧，事若得濟，大功可成，否則將無遺類。爲我軍計，惟有同心併力，一戰揚威，若分作兩路，反致軍心不壹，一或偏敗，大事去了。故不如合軍亟進，棄去釜餽，但費三日乾糧，示無還志，方得將士死力，戰勝可豫決了。」溫依喬議，留參軍孫盛、周楚，在彭模守住輜重，自率步兵徑趨成都。蜀將李福進攻彭模，被孫盛一鼓擊退。桓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蜀兵盡敗，還成都。咎堅到了犍爲，方知與溫異道，急忙返渡沙頭津，還救成都，行至十里陌，但見晉軍已排好陣勢，旌旗甲仗，甚是精嚴，不由的魂馳魄散，相率竄去。

勢聞各軍俱潰，不得已悉衆出戰，到了笮橋，正與溫軍相遇，兩下交戰，蜀兵却也利害，迎頭痛擊。晉參軍襲護陣亡，溫未肯遽却，尙自麾軍前搏，不防前面突來一箭，險些兒射中腦前，虧得溫眼明手快，縱轡一躍，那箭向馬頭落下，得免受傷。溫遭此一嚇，也覺膽寒，便勒馬不進。大衆俱不敢向前，即欲退還，令鼓吏擊鼓退兵。偏鼓吏誤作進

鼓又蓬蓬勃勃的插將起來，袁喬拔劍當先，督衆力戰。於是人人拚死，爭突敵陣。勢不能抵禦，敗回成都，各軍皆潰。溫遂進薄成都城，四面縱火，焚燬城門，守兵大駭，一日數驚。漢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出降。勢轉問侍中馮孚，孚答道：「東漢時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若諸李出降，恐亦未必能保全呢。」勢乃夜開城門，與管堅等突圍出走，奔至葭萌城。逃亦無益。溫得入成都，擬即遣兵追勢，可巧勢遣散騎常侍王幼來送降書，由溫展開，只見紙上寫着道：

偽嘉寧二年，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維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儲，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宏，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並敕州郡投戈釋仗，窮池之魚，待命漏刻，諸乞矜鑒。

溫既得降書，便令王幼還報，准他投誠，不加罪責。幼奉令去後，果見李勢面縛輿櫬，趨至軍門。還有李福、李權等十餘人，也隨同前來。溫開營納降，令勢入見，當卽釋縛焚櫬，以禮相待。隨將李勢等送往建康，所有漢司空譙獻之等，仍用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大悅。惟漢尙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復糾衆拒溫。溫與袁喬、周撫等分頭撲滅，陣斬王誓、王潤，惟鄧定、隗文遁去。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留益州刺史周撫鎮守彭模。既而鄧定、隗文復入據成都，迎立故國師范長生子范賁爲帝，捏造妖言，煽動蜀境。蜀人多半趨附，也猖獗了一兩年。嗣經益州刺史周撫引兵往勦，圍攻多日，方得破入成都，擒斬范賁等人。蜀土復平。李勢到了建康，受封爲歸義侯，總計李氏據蜀，自特爲始，至勢被滅，共得六世，凡四十六年。勢居建康十二年，乃死，小子有詩嘆道：

笮橋一敗蜀中休，面縛迎降也足羞。試問十年天子貴，何如百世作諸侯。

溫既平蜀，晉廷論功行賞，擬封溫爲豫章郡公，忽有一人出來諫阻，欲知他姓甚名誰，容待下回再表。

本回敘桓溫之發迹，以及桓溫之建功，當其時頭角不凡，英才卓犖，固儼然一忠臣子也，殺江彪而報父讎，無慙孝義，輕股浩而加鄙薄，不愧靈明，至引兵伐蜀，一鼓蕩平，舉四十六年之蜀土，重還晉室，此固與冰炭翼之所不能逮，何充司馬昱之所未及料也。假令功高不伐，全節終身，即起祖逖陶侃而問之，亦且自歎弗如。乃中外方稱爲英器，而劉惔獨料其不臣，天未祚晉，愜不幸多言而中。蓋古來之奸雄初起，如曹操司馬懿輩，未有不先自立功，而繼成專恣者，溫亦猶是也，而惔之所見遠矣。

第五十回 選將得人涼州破敵 築宮漁色石氏宣淫

却說晉廷議加封桓溫，將給豫章大郡，有一人出來梗議道：「溫若復平河洛，試問將賞他何地？」朝臣相率注視，乃是尚書左丞荀蕤，一時瞠目結舌，不知所對。於是改封溫爲臨賀郡公，兼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譙王無忌爲前將軍，袁喬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自從溫平蜀後，威名大盛，震動朝廷。會稽王昱，也不禁畏忌起來，乃引殷浩爲心膂，陰欲抗溫。浩方因父憂去職，揚州刺史一缺，由領司徒蔡謨攝任。至浩已服闋，復起爲揚州刺史，兼建武將軍，參預政權。祕書丞荀羨，即尚書左丞蕤弟，少有令名，浩特薦爲征北將軍，兼義興太守。未幾，又遷任吳國內史，所有桓溫奏請，浩與羨互相抗議，酌量駁斥。看官試想，這時候的桓元子，溫字元子見前回。威勢方隆，怎肯受制？浩羨不過因國無他覺，勉強容忍，心下實已是銜恨了。暗伏下文。

故丞相王導從子羲之，識見曠達，素有清名，表字叫作逸少，與導子王悅，湛子王承，皆以年少見稱，時號爲王氏三少。太尉鄒鑿，嘗使門生至王導府中，選擇女婿，導令往就東廂，徧覽子弟，門生覽畢自歸，向鑿覆報道：「王氏諸少竝佳，但聽到擇婿二字，各自矜持，反至拘謹，獨一人在東牀坦腹，飲食自如，恍若不聞，此子應算是王氏翹楚了。」鑿驚喜道：「佳婿佳婿，我當訪明確實，即與聯姻。」後來探知坦腹王郎，便是羲之，當即將女許嫁。羲之生平

最工書法，尤長隸書，相傳羲之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先是魏太傅鍾繇，以善書聞，繇曾孫女琰，頗得祖傳，能文工書，嗣嫁與晉司徒王渾爲妻，禮儀法度，爲中表則，又與渾弟湛妻郝氏，和好無間。琰爲世家，未嘗挾貴陵郝，郝出卑族，未嘗因賤諂琰，當時稱爲鍾有禮，郝有法。古人最重婦德，所以鍾夫人的文字，反擱起不提。鍾女往適衛家，爲故太子洗馬衛玠母，玠祖衛瓘，善草書，父衛恆，善草隸書，因此衛氏子女，俱工書法。恆有從妹名鑠，曾適太守李矩，筆法高妙，冠絕一時，時號爲衛夫人。羲之家世瑯琊，與王渾系出晉陽，雖是同姓不宗，但因伯叔通籍，當然與王衛二家，互相往來。羲之少時，素慕鍾繇書法，後得衛夫人筆迹，彷彿鍾繇，纔知他展轉傳授，學有淵源，因卽師事衛夫人，親承指示，遂臻絕技。插入此段，敘明魏晉字學真傳，且將鍾郝禮法及衛夫人書法，亦就此補敘，借古以諷今也。初出爲祕書郎，旋爲征西長史，累遷寧遠將軍。殷浩雅重羲之，復引爲護軍將軍。羲之固辭不允，復求外調，乃命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既至會稽，聞浩與桓溫不協，貽書勸浩，略稱內外和衷，然後國家可安。浩私心未化，怎肯遽納嘉言？因此內外嫌隙，越積越深。惟溫素輕浩，雖然挾嫌，却瞧浩不起，以爲容易猝去，倒不如再行圖功。等到河洛平定，那時威震四海，就是皇帝老子，也在掌中，還怕甚麼殷浩呢？

是時涼州牧張駿病歿，由世子重華嗣位，駿本誓守臣節，不願稱王，惟境內都以涼王相呼。到了晚年，分境地爲二十三郡，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攝涼王，置百官，建旌旗，私擬王制，越年卽歿。永和元年，重華自稱涼州牧，假涼王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生母馬氏爲王太后，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賑貧窮，居然有寬仁氣象。惟因趙主石虎比晉爲強，恐不免乘喪入犯，所以遣使報喪，先趙後晉，偏石虎不講道理，一味蠻橫，既聞張駿去世，嗣子重華，年未及冠，便道是機不可失，樂得興兵圖涼，略定河西。當下令將軍王擢，引兵襲武街，擒去守將曹權，胡宣再遣將軍麻秋，爲涼州刺史，進攻金城，脅降太守張冲，涼州大震。

重華亟使征南將軍裴恆，統率境內全軍，出禦趙兵。恆行次廣武，逗留不進。涼州司馬張耽，進白重華道：「臣

聞國以兵爲強，兵以將爲主，將有優劣，關繫存亡，所以燕任樂毅，幾下全齊，及騎劫代將，立失七十餘城，可見是將難輕任呢。今朝士舉將，多推宿舊，臣獨謂未盡合宜。試想漢舉韓信，齊用穰苴，吳用呂蒙，何嘗是任用舊將？但教才足專闢，便可委任。今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國勢岌岌，若再不另擢良將，主持軍務，如何能却敵安民？臣見主薄謝艾，文武兼長，曉明兵略，若授彼斧鉞，使彼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除醜類，請殿下勿疑。」張說不愧薦賢。重華聽了，即召艾入詢方略。艾答道：「漢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蜀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今殿下委心用臣，臣願假兵五千，自足掃賊。」王擢麻秋，怕他甚麼？重華大喜，即授艾爲中堅將軍，使統步騎五千人，出擊麻秋。

艾拜命即行。道出振武，正值天暮，乃擇地安營，到了夜半，有二梟飛止營帳，鳴聲咭噪。艾聞聲遽起道：「六博得梟，便是勝兆。今梟鳴帳上，勝敵無疑。」這是借梟鳴以作士氣，並非真寓勝兆。說着，即令部衆齊起，埋鍋造飯，飽餐一頓。

不待天明，便拔寨前進，銜枚疾走，直逼趙營。趙將麻秋，因連日不得一戰，懈怠無備，尙是高枕臥着，那知營外鼓角亂鳴，一彪軍奮勇殺到，待至麻秋驚起，壘門已被搗破，趙兵身不及甲，馬不及鞍，又兼腹中饑餓，如何支持？眼見是棄營四散了。麻秋也跨馬遁去，倖全性命。涼州兵乘勢追殺，斬首五千級，天已大明，纔收軍退回。重華聞捷，大喜過望，即封艾爲福祿伯，待遇甚隆。偏貴戚豪門，互嫉艾功，交相譖毀，乃出艾爲酒泉太守。功臣之難處如此。石虎聞謝艾

被斥，又遣麻秋進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住太守宋晏，舉城降秋。秋脅晏作書，招降宛成都尉宋距，距扯毀來書，逐出來使。秋得報大怒，麾衆往攻。宋距自知不敵，向秋遙語道：「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距寧爲主死，不敢偷生。」說畢，即先殺妻子，然後自刎。戍卒皆散。秋遂移兵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謂枹罕城大難守，擬棄去外城。武城太守張悛道：「不可不可。外城一棄，衆心搖動，內城亦不能守了。」寧成校尉張璩，贊成悛議，固守大城。秋屢攻不下，調集兵士八萬人，把枹罕城四面圍住，上架雲梯，下穿地道，仰攻俯擊，日夕不休。張璩隨方守禦，用炬燬梯，用土塞穴，擊斃趙兵甚多。趙復遣劉渾率兵二萬來助麻秋。張璩仍嬰城死守，獨郎坦恨己言不用，密囑

奔目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乘夜登城，虧得瓌防備甚嚴，立率諸將力戰，殺退趙兵，斬獲三百餘人，且查出李嘉奸謀，誅嘉徇衆。一面佯爲嘉使，出誘趙兵，乘隙縱火，燬去趙兵攻具。麻秋劉渾，沒奈何退回大夏。張瓌功績不亞謝艾，可惜

耶坦未聞加誅。

石虎聞秋等敗回，再遣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領并司二州兵二萬餘人，會同秋等，再攻涼州。重華使部將宋秦統兵堵禦，秦畏趙勢盛，反驅民二萬戶降趙。趙兵長驅直進，警報飛達重華，幾與雪片相似。重華惶急非常，只好再召酒泉太守謝艾，使爲軍師將軍，率步騎兵三萬人往堵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進行，到了臨河前面，遇着趙將麻秋帶着大隊，截住途中，他便叫過裨將張瑁，密囑祕計。瑁奉命自去。艾乃乘車徑出，直呼麻秋答話。秋見艾冠服雍容，神情閑暇，不由的大怒道：「艾一年少書生，身臨大敵，乃敢這般閑雅，這明明是輕我呢！我與他有什麼扳談，但殺將過去，擒住了他，便好進搗涼州了。」遂督黑稍龍驤軍三千人，鼓勇突陣。艾將李偉見趙兵踴躍過來，忙請艾退回陣內，易車乘馬，就是艾衆亦俱有懼容。惟艾不慌不忙，容色自若，反令左右移出胡牀，索性下車坐着，指揮軍士，站立兩旁，不准妄動。秋率趙兵馳至，距艾坐處，不過丈許，便令軍士吶喊起來，響聲震徹山谷。艾似不見不聞一般，仍然端坐。鎮定如此，纔足爲將。秋不禁動疑，戒兵輕進，但默默的瞧艾舉動。艾令左右大呼道：「麻秋何不進兵？」呼聲愈急，秋愈不敢進，猛聽得趙兵陣後，喊聲大振，由秋迴頭一顧，見涼州兵繞出後面，慌忙還救。艾見秋退去，却上馬麾軍，併力追擊，并下令軍前，能擒斬麻秋，立加重賞。部衆已經放膽追殺，更兼望賞心切，統不管死活，向秋進躡。再加涼州將張瑁，在趙軍後隊殺入，兩下夾攻，大敗趙兵。秋從刺斜裏逃去，涼州兵將，怎肯捨秋？只管前追。秋將杜勳汲魚，返身攔阻，被涼州將圍裏攏來，一陣亂砍，殺死兩人。秋得了兩個替死鬼，一溜風的奔往大夏去了。

艾得此大捷，檢點俘馘，約得一萬三千名，當然返報。重華進艾爲左長史，封邑五千戶，賞帛八千疋。纔閱兩旬，

麻秋又與石寧王擢等集兵十二萬，分道進攻。重華以寇衆大至，擬親出拒敵。艾極力諫阻，從事案選，亦進諫道：「一國主君，不應輕動。左長史謝艾，屢建奇功，足當大任。殿下但居中作鎮，委艾禦賊，已破賊有餘了。」重華乃使艾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選爲正軍將軍，率二萬人出拒趙兵。艾建牙誓衆，適有西北風吹至，飄動旌旗，盡指東南。遐喜語艾道：「風爲號令，今使旗幟俱指東南，正天令我破賊哩。」也是鼓動士氣之言。艾亦大悅，進次神烏。正值趙將王擢前鋒，便驅衆痛擊，擢等敗遁。艾又進擊麻秋，斬首千餘級，俘二千八百人，獲牛羊十餘萬頭。秋遁還金城。石虎屢接敗報，不禁長嘆道：「我帥偏師定九州，所向無敵，今用九州兵力，出攻枹罕，反爲所困，可見涼州有人，未可輕圖呢。」遂無心西略，專事游畋。

太子宣亦日興土木，使人四伐大樹，充作宮材，役夫數萬，吁嗟滿道。領軍王朗，據實白虎，請下禁令，爲宣所恨。會星象告變，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進言道：「房爲天王，今爲熒惑所守，必主禍殃，請陛下移禍貴臣，方可禳災。」虎問何人可當此禍，攬答道：「無如王領軍。」虎躊躇道：「此外尚有何人？」攬想了多時，便將中書監王波對答出去。想是與波積有仇恨。虎乃下詔收波，追論波前議楛矢罪，楛矢事見四十七回。把他腰斬，并殺波四子，投尸漳水。嗣復閔波無辜，追贈司空，封波孫爲侯。虎第五子鑿，封義陽公，出鎮長安，旋復令鑿弟樂平公苞代鑿出鎮，修治長安未央宮，又發諸州工役二十六萬人，往繕洛陽宮闕，再使各州民出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場，增置女官二十四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令置女官九等。凡民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概令應選，充作女官。郡縣有司，仰承意旨，務求美色，往往奪人妻女，多至三萬餘名。太子及諸公，又私自采訪，強取至萬餘人。這四萬婦女，驅至鄴中，虎臨軒簡選。多是妙年韶秀，嬈嬈婷婷，不由的心花怒開，盛稱采擇得人，賞功封爵，計得十有二侯。當下按第分派，與衆同樂，自己仗着一種虎力，糟蹋民婦，日夜不休。那知義夫烈婦，不肯應命，或被殺，或自盡，已是不可勝計。河南人民流叛，略盡。虎又坐罪守令，說他不善撫綏，下獄論死，共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遼明，當面切諫，虎叱武士將明拉死，自是

朝臣杜口，莫敢發言。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未協生，屢思構陷，會值霖雨連縣，道路溼陷，生遂譖軌不修道途，訕謗朝政。虎當然動怒，收軌繫獄。冠軍將軍蒲洪，上書直諫道：

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臺，象箸玉盃，截脛剖心，肺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足康帝宇，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畋游，耽於女色，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忍爲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數萬口，以充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則天下安而國祚自永矣。伏乞明鑒施行！

虎覽書不悅，惟畏洪強直，却也不敢加罪，爲罷洛陽長安諸工役，但仍不肯赦軌，竟處死刑。一面聚斂金帛，貪多無厭，悉發前代陵墓，掘取寶貨。沙門吳進白虎道：「國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鎮壓戾氣。」虎乃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至鄴城北隅，築華林苑，沿苑徧築長牆，廣袤數十里。是年八月，天大雨，雪積地三尺，役夫凍斃至數千人。趙攬申鍾石璞等，上言：「天文錯亂，百姓彫敝，宜停止工役。」虎大怒道：「我築苑牆，干天甚事，然使陰致天譴，但得苑牆朝成，我雖夕死，也無遺恨。」遂促張羣連夜趕造，四圍燃燭，光同白晝，築三觀闕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用鐵屏爲障，忽遇暴風大雨，漲水丈餘，漂沒至數萬人。揚州獻黃鶴五雛，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虎令游泳池中，俄化爲龜，因號池爲玄武池。此外郡國牧守，先後獻入蒼麟十七頭，白鹿七頭。虎命司虞張昌柱管取麟鹿，駕以芝蓋，每遇朝會，即將麟鹿站立殿庭，侈然有百獸率舞的意思。已而令太子宣出祀山川，爲祈福計。虎不覺天何需祈福，宣駕着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前呼後擁，戎卒至十八萬，出金明門。虎在後宮登凌霄觀，遙見宣儀容烜赫，甲仗如林，便掀髯笑語道：「我家父子，如此威武，若非天崩地塌，尚有何憂？我但當抱子弄孫，

自求樂趣便了。」彷彿夢囈。

宣藉禱祀爲名，沿途駐足，輒列長圍，驅逐禽獸，至暮皆集行幄，文武官吏，或跪或立，環繞幄外，烽炬連宵，照徹百里。夜間猶令勁騎馳射，日與姬妾乘輦臨觀，歡娛忘返，必至獸盡乃止。所過三州十五郡，有司供張，窮極珍奇，歷年積儲，皆無子遺。及還，鄴覆命，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秦雍，亦與宣行，逕相似。宣本已忌韜，又聞韜與己匹敵，格外生嫌。宦官趙生，得宣寵倖，遂勸宣謀韜。宣性暴戾，往往與虎面談，亦有傲色。虎嘗謂悔不立韜，韜聞言益驕，宣恨韜及虎，隱起殺心，可巧韜在府第中築起一堂，取名宣光殿，梁長九丈，宣當然聞知，引衆往視，斥他踰制，斬匠截梁，悻悻而去。韜亦怒甚，重加修築，增至十丈。宣乃與力士楊杯，及倖臣趙生，牟成道：「兇豎傲悞，敢違我命，汝等如能殺却，我當將韜所有國邑，分給汝等。且韜既殺死，主上必親臨，韜喪，我乘此得行大事，當無慮不濟了。」杯等應聲道：「殿下所委，敢不敬從。」宣因此大喜，便令杯等伺隙行事，要做出一種逆天害理的行爲來了。小子有詩嘆道：

到底豺狼種禍苗，一波纔了一波搖。
東宮興甲成常事，險覺都緣乃父招。
欲知宣如何逞謀，試看下回便知。

石虎以九州兵力，不能制一涼州，雖敵有謝艾，智力過人，而石趙之勢，已覺浸衰，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虎尚不少悛，反且大築宮室，妄戮諫臣，甚至奪民婦數萬人，驅入鄴中，自淫不足，反導子弟盡爲淫人，是亦安望有賢子弟耶？虎子邃陰謀弑父，爲虎所殺，別立邃弟宣爲太子，宣建天子旌旗，出祀山川，是其心目中已無君父，虎不加禁止，反有喜色，是明明縱子爲惡，與人何尤？至悔不立韜，蓋已晚矣。雖然，如虎之淫暴，而使其有令子，是善不足勸，而惡不必懼也。雖曰亂世，豈真無天道哉？

兩晉通俗演義

第五十回

選將得人涼州破敵

築宮漁色石氏宣淫

三四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5588

